

龍川文集 附辨僞考異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龍川文集

附辨僞考異

(一)



3 0646 3551 3

陳坑書

龍川文集

本館據金華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龍川文集序

同甫文字行於世者。酌古論。陳子課藁。上皇帝四書最著者也。子沆聚他作爲四十卷以授予。初天子得同甫所上書。驚異累日。以爲絕出。使執政召問當從何處下手。將繇布衣徑唯諾殿上。以定大事。何其盛也。然而詆訕交起。竟用空言羅織成罪。再入大理獄。幾死。又何酷也。使同甫晚不登進士第。則世終以爲狠疾人矣。嗚呼。悲夫。同甫其果有罪於世乎。天乎。予知其無罪也。同甫其果無罪於世乎。世之好惡。未有不以情者。彼於同甫何獨異哉。雖然。同甫爲德不爲怨。自厚而薄責人。則疑若以爲有罪焉可也。同甫旣修皇帝王霸之學。上下二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祕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開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朱公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呂公伯恭退居金華。同甫間往視之。極論至夜分。呂公歎曰。未可以世爲不能用。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同甫亦頗慰意焉。予最鄙且鈍。同甫微言。十不能解一二。猶以爲可教者。病眊十年。耗忘盡矣。今其遺文。大抵斑斑具焉。覽者詳之而已。

嘉泰甲子春三月朔旦。龍泉葉適序。

083
1121
212324

重刊龍川文集序

龍川文集三十卷。其後裔故明時吾邑陳某。及國朝道光間義烏陳東屏司馬。皆嘗校刊行於世。此外湘蜀間亦間有鈔本。然不多覩也。今余家藏書數千百卷。憶自髫齡就外傳。心獨嗜陳氏文。時時誦習。竊嚮慕之。自咸豐辛酉。粵賊徧躡江。浙諸郡縣。曩時藏書。焚如棄如。所至板本亦燬失。龍川集遂無存者。其後嘗游於皖。復自皖之鄂。往來求龍川集不可得。又寓書湘。蜀間求之。訖無有。同治丁卯。余司鄂中書局。延監利王子壽比部。總校讎事。一日。比部出一編授余。余觀之。則龍川集也。大喜不自勝。以近歲窮力蒐訪不可見者。而一旦乃得之乎。是本蓋亦明崇禎中錢塘鄒氏所刻。今秋比部回里。又檢寄一編。則國朝義烏陳司馬校刊。較鄒氏本多補遺五則。今余從詞綜中搜出朱竹垞先生探選水龍吟、洞仙歌、虞美人詞三首。附入補遺梅花五律之後。所稱龍川集詞一卷。未窺全豹。茲合鄒陳二編。互相讎校。其間時有訛誤。謹就所知者。另纂辨訛考異二卷。刊正之。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既乃付之梓人。以廣其傳。凡五閱月。歲事爰爲志。其顛末如此。若其文之崇論宏議。體用賅備。固已如日月並行。江河不廢。前人具道之。無俟余之贅言也。

同治戊辰八月。邑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刻龍川先生全集小引

立言居三不朽之一。故斲輪氏謂其人與骨俱朽。獨其言在。言真不朽者哉。迺惠施之書。五車而不足多。則不朽者又不獨以言也。必其本之德行。而能見諸事功。然後其言能歷萬古而不毀。陳龍川先生當弱宋之世。挺然持華夷君父之大節。故其言有根本。卒能動人主之聽。使至今讀之者。覺行間猶勃勃有生氣。而可試之於實用而無疑。世間如此等書。是真可爲不朽者矣。龍湖老人於龍川集摘而丹鉛之。雖自謂點睛手。取其一鱗一爪。亦足以鼓動雲霧。然而潛見惕亢之妙。運於毫端者。非備觀之。猶未易以盡其變。今故梓其全集。任有目者縱覽焉。不求文序。尊王言也。雖異代傑臣。不可以履加首。不用評點。洗時格也。且通人別愛。自能以磁吸鍼。所不全者飾。而所全者真。真物無贋。不可擇也。譬之靈木久存。其根幹枝葉。都無朽法。豈必去枝葉而留根幹哉。雖然。羣龍之見。仍未嘗以首示人。其言具在其妙不傳。觀其自贊爲人中之龍。文中之虎。亦自信其言之神明乎德。而能出而成非常不測之功效。今之立言者。其有所師矣。

崇禎癸酉冬仲。錢塘鄒質士孝直父書於西湖之小築。

龍川先生像



自贊

其服甚野。其貌亦古。倚天而號。提劍而舞。惟稟性之至愚。故與人而多憚。歎朱紫之未服。謗丹青而描取。遠觀之一似陳亮。近視之一似同甫。未論似與不似。且說當今之世。孰是人中之龍。文中之虎。

宋史本傳

陳亮字同甫。婺州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攷古人用兵成敗之跡。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相與論難。奇之。曰。他日國士也。請爲上客。及葵爲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議論。因授以中庸。大學。曰。讀此可精性命之說。遂受而盡心焉。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已而退。脩于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者十年。先是亮嘗環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耳。蓋以地下於西湖也。至是當淳熙五年。孝宗卽位。蓋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詣闕上書曰。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是爲可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遏而久不得聘。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係也。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之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敵。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惰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讎。一切不復關念。自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爲何事也。況望其憤故國之恥。而相率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尙以爲遠。而海陵之禍。蓋陛下卽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不自顧。志於殄滅。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

事時。方口議腹非。以陛下爲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昔春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爲三綱旣絕。則人道遂爲禽獸。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讎。此豈人道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之道。當導陛下以有爲。決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豈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爲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繫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爲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吳、越起於小邦。遂伯諸侯。黃池之會。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金源之植根旣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爲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爲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跡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聘。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

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論，常如敵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數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敵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爲速和以惰其心乎？晉、楚之戰於郟也，欒書以爲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爲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繇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廢，故雖成、康、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遼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讎，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天大義而慨然與金絕也？貶損乘輿，卻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讎，以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卻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而致也。臣請爲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爲之機。惟陛下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

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筦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嘗宿重兵以爲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紀綱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偉功。天子蚤夜憂勤於其上。以禮義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絲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爲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渾然無別。微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歷增幣之事。富弼以爲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契丹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之備也。慶歷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爲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

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爲彊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椿。以爲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絀口畏罪矣。西北兩邊。至使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爲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然南征北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爲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覆。而卒爲金人侵侮之資。尙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四裔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爲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讎。飾太平於一隅。以爲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讎。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爲強。括郡縣之利。以爲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蚤朝晏罷。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洩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闕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外之明也。藝祖經畫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盡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令臣畢陳于前。則今日大有爲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又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閩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

爲重。及我宋受命，倣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爲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爲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繇此起輔先主，荆襄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雍常雄於東南，而東南往往倚以爲彊，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爲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爲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況至于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于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繇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爲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其東通吳會。

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于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爲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鷲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勵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于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眞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卽位。國家之事。於此一變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爲靖康之禍。天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讎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矣。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爲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嘗數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爲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繇。天人之際。昭昭然可攷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彊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彊。不知何者謂之富彊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

志復讎。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明足以照臨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睿奏孝宗赫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勵羣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爲。惟曾覲知之。將見亮。亮恥之。踰垣而逃。覲以其不詣已。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臨以上旨。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曰。恭惟皇帝陛下。厲志復讎。不肯卽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然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爲之志乖矣。此臣所以不勝忠憤。齋沐裁書。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爲之機。務合於藝祖經畫天下之本指。然待命八日。未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有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又上書曰。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爲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爲百五六十一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效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二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鏖頽墮。不復

知讎恥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讎。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而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之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臣所以爲大臣論者。其略如此。書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爲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嘗爲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嫌之。卽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答掠亮無完膚。誣服爲不軌。事聞。孝宗知爲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割其臙于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于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次尹。其家疑事繇亮。聞于官。答榜僮死。而復蘇者數。不服。又囚亮父于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理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晬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高宗崩。金遣使來弔。簡慢。而光宗繇潛邸。

判臨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視形勢。復上疏曰。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濟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天下之志始知所向。其有功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何以不於此時。而命東宮爲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高宗與金有父兄之讎。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諸讎哉。遣留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金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哀祭之辭。寂寥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陛下倘以大義爲當正。撫軍之言爲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縱今歲未爲北舉之謀。而爲經理建康之計。以振動天下。而與金絕。陛下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陛下試一聽臣。用其喜怒哀樂之權。鼓動天下。大略欲激孝宗恢復。而是時孝宗將內禪。不報。繇是在廷交怒。以爲狂怪。先是鄉人會宴。末胡椒特置亮羹。馘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會呂興。何念四。歐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

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閱其單詞。大異曰。此天下奇材也。國家若無罪而殺士。上干天和。下傷國脉矣。力言於光宗。遂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嘆陛下之於壽皇。洫政二十有八年之閒。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以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也哉。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羣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迺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閒。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爲亮。則大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之皆喜。故賜第告詞曰。爾蚤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動慈宸之聽。親閱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殆天畱以貽朕也。授僉書建康軍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亮之既第而歸也。弟充迎拜于境。相對感泣。亮曰。使吾他日而貴。澤首逮汝。死之日。各以命服見先人于地下足矣。聞者悲傷其意。然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與人言。必本於君臣父子之義。雖爲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中產。畸人寒士。衣食之不衰。卒之後。吏部郎葉適請于朝。命補一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謚文毅。更與一子官。

宋史紀事總議

張溥曰。賈生年少秀才。建議更秦法。漢孝文心嚮之。欲任以公卿。厄於絳灌。東陽出傅諸王。不得意而哭泣死。陳亮上書孝宗。天子震動。辭官而歸。屢罹大獄。紹熙對策。光宗親擢第一。未及用。卽死。兩生皆命世才。風采議論。見知人主。卒陷坎壈。異代同悲。然孝文治當太平。衆庶休息。誼忽痛哭流涕。其辭過激。疑爲闊遠。宋隆興之際。大仇震鄰。枕戈飲血。猶恐不及。非可飲食燕樂。塞耳無聞也。斥亮不用。何哉。或云。亮譏當世儒士。好言正心誠意。意在詆朱熹。呂祖謙等。熹雅不合。目爲粗豪。今觀熹在孝宗朝。其所立論曰。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而亮亦痛言通和非策。曾覲張說之徒用事。內批盛行。熹首以正君心爲規。而亮亦諫帝喜易制之臣。屏度外之士。言論同揆。未嘗少異。烏得云新安專性命。龍川專事功乎。李綱藥石高宗。屢請都建康。以營荆襄。亮見亦然。錢塘一隅。本非帝都。君臣因循。不百年而亡。亮豈狂者哉。何澹憾亮訕議。欲中以死罪。他日卽排擊道學。指爲邪迹。凡爲小人。未有不惡正人。惡正人。未有不惡才士者。何則。才與正。皆君子所有也。

宋喬行簡奏請諡陳龍川劄子

臣聞褒崇既往。所以激勸方來。乾道淳熙之間。名儒輩出。其所植立。雖有不同。要皆有以垂於後。如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旣蒙國家錫以美諡。或錄其子孫。而並時奮興。其才學迥出前古。而乃有未經褒卹者焉。臣伏見承事郎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亮。以特出之才。卓絕之識。而究皇帝王霸之略。期於開物成務。酌古理今。其說蓋近世儒者之所未講。平生所交。如熹、栻、祖謙、九淵。皆稱之曰是實有經濟之學。所爲文。號龍川集。行於世。當淳熙之戊戌。三上書極論社稷大計。孝宗皇帝覽之。感涕召赴都堂。審察。將以种放故事。不次擢用。左右用事。亟來謁亮。欲掠美市恩。而亮不出見之。故爲所讒沮而止。晚際光宗皇帝。親擢進士第一。曾未及小用。而不祿。其遺文爲世所珍重。其淵微英特之論。雄邁超脫之氣。由晉宋、隋唐以後。自成一家。惜不究其所蘊。而僅見諸空言也。臣竊謂亮之學。有遺文具存。學者尙知所宗。至若當渡江積安之後。首勸孝宗以修藝祖法度爲恢復中原之本。將以伸大義而雪仇恥。其忠與漢諸葛亮、本朝張浚相望於後先。尤不可磨滅。當今國家多事。所少者忠義之士。苟褒其人。亦足以激昂人心。其人生長於婺。臣少壯接聞。取爲模範。今獨後死。遭時竊位。倘不引義一陳於上。使表見於明時。非惟有媿於前賢。抑亦無以垂示於後學。況如亮者。非所謂一鄉一國之士。乃天下之士。臣故敢冒昧以言。臣竊照諡法。聲問顯著者。雖無官爵。特聽令諡。又淳熙勅。勳德節義。聲實彰著者。不以官品。特與命諡。若亮識足

以明義氣足以折奸可謂節義彰著矣學足以名家文足以傳後可謂聲聞顯著矣迹其所立實應得諡臣愚欲望聖慈憫其不遇特頒睿旨下有司定諡庶幾天下之士知朝廷風勸之意翕然有所興起臣無任拳拳之至

李氏藏書名臣傳

陳亮字同甫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曰。他日國士也。及葵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亮圓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淳熙五年。孝宗卽位。又十七年矣。亮更名同。復詣闕上書。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榜朝堂。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惡其直言。遂有都堂審察之命。亮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遂渡江而歸。日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爲大言。有欲中亮者。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澹嘗爲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嫌之。卽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笞掠亮無完膚。孝宗知爲亮。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牘於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適被殺者嘗辱亮父。其家疑事繇亮。聞於官。乃囚亮父于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屢遭大獄。歸家讀書。所學益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理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睥而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是時熹與亮

往復論王伯之辨。葉適曰：同甫既修皇帝王伯之學，上下三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秘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開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朱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於時鄉人宴會，多末胡椒置羹，馘中以爲敬。同坐者歸而暴死。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閱其單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才也。力言於光宗，遂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政刑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羣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乃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閒。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爲亮，則大喜。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之皆喜，授僉書建康軍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年五十五。亮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雖爲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中產，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之後，葉適請于朝，命補一子官，非典故也。李卓吾曰：終始知公者葉，雖與文公游，文公不知也。乃郡守周葵早歲便知亮，異哉堂堂朱夫子，反以章句繩亮，麤豪目亮，悲夫！士唯患不麤豪耳，有麤有豪，而後真精細出矣，不然皆假也。

方孝孺先生讀陳同甫上孝宗四書

予始讀陳同甫論史諸文。見其馳騁爲驚人可喜之談。以爲同甫特尙氣狂生耳。未必足用也。及觀其上孝宗四書。不覺慨然而嘆。毛髮森然上豎。嗚呼。同甫豈狂者哉。蓋俊傑丈夫也。宋之不興。天實棄之。使孝宗之志不伸者。史浩沮之於前。湯思退敗之於後。及同甫上書之時。孝宗之初志已衰矣。當隆興間。孝宗苟聞此言。將不踰時而召用之。寧使同甫至四上而不報。死於布衣而不用哉。設用同甫。聽其言。從其設施。則未必無成功。而卒不用者。天也。宋之不復興者。亦孝宗也。興亡天命。非余所知。余所憾者。以同甫之才。而不得一展以死。又豈非天哉。展勿展。不足以論同甫。予所深悲者。世愈下而俗愈變。士大夫厭厭無氣。有言責者。不敢吐一詞。況若同甫一布衣乎。人不以爲狂。則以爲妄。得全身進退。以死於牖下。若同甫者。幸矣。尙何不用之恠乎。世之相遠。兩百餘年。而俗之相下如此。使同甫而見之。當何如耶。

龍川文集目錄

卷之一

書疏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上孝宗皇帝第二書

上孝宗皇帝第三書

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卷之二

中興論

中興五論序

中興論

論開誠之道

論執要之道

論勵臣之道

龍川文集 目錄

論正體之道

卷之三

問答上

問答二凡十道

卷之四

問答下

問答

卷之五

酌古論一

序

光武

先主

曹公

孫權

卷之六

酌古論二

苻堅

韓信

薛公

鄧禹

馬援

卷之七

酌古論三

諸葛孔明上

諸葛孔明下

呂蒙

鄧艾

羊祜

卷之八

酌古論四

龍川文集

目錄

崔浩

李靖

封常清

馬燧

李愬

桑維翰

卷之九

論

謝安比王導

王珪確論如何

揚雄度越諸子

勉彊行道有大功

卷之十

經書發題

書經

詩經

周禮

春秋

禮記

論語

孟子

箴銘贊

上光宗皇帝鑒成箴

耘齋銘

力齋銘

安齋銘

朱晦菴畫像贊

辛稼軒畫像贊

卷之十一

策

龍川文集

目錄

廷對

國子

傳註

江河淮汴

量度權衡

銓選資格

四弊

變文法

制舉

子房賈生孔明魏徵何以學異端

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何以獨名於漢唐

卷之十二

三國紀年

序

漢昭烈皇帝

漢後主

諸葛亮

龐統法正

關羽

魏武帝

魏文帝

魏明帝

齊王高貴鄉公常道鄉公陳留王

荀彧

荀攸

賈翽程昱郭嘉董昭 鍾繇華歆王朗

陳登田疇

崔琰毛玠

袁渙

劉曄蔣濟劉放孫資

夏侯玄李豐張緝

王陵令狐愬母丘儉諸葛誕

嵇康阮籍

司馬懿司馬昭司馬師

吳武烈皇帝長沙桓王 吳大皇帝

會稽王景皇帝歸命侯

張昭周瑜

建安七子

鄧禹耿弇 附錄

諸葛亮 附錄

曹植 附錄

呂東萊答書

卷之十三

史傳序

高士傳序

忠臣傳序

義士傳序

謀臣傳序

辯士傳序

英豪錄序

中興遺傳序

二列女傳

卷之十四

序說引

伊洛正源書序

伊洛禮書補亡序

三先生論事錄序

楊龜山中庸解序

春秋比事序

胡仁仲遺文序

鄭景望書說序

鄭景望雜著序

桑澤卿詩集序

西銘說

類次文中子引

卷之十五

序

送韓子師侍郎序

送邱秀州宗卿序

送諸生赴補序

送徐子才赴富陽序

送吳恭父知縣序

送叔祖主簿高安簿序

送巖起叔之官序

送王仲德序

送吳允成運幹序

贈武川陳童子序

贈樓應元序

贈術者宣顛序

贈術者戴生序

後杜應氏宗譜序

卷之十六

記

笏記

信州永豐縣社壇記

義烏縣減酒額記

普明寺置田記

普明寺長生穀記

重建紫霄觀記

北山普濟院記

元寶觀重建大殿記

題跋

書類次文中子後

書文中子附錄後

書伊洛遺禮後

書伊川先生春秋傳後

書歐陽文粹後

書家譜石刻後

書職事題名後

書趙永豐訓之行錄後

書林勳本政書後

題喻季直文編

跋焦伯強帖

跋米元章帖

跋朱晦庵送寫照郭秀才序後

書作論法後

卷之十七

詩

廷對應制

和御賜詩韻

歌詞

謫仙歌并序

詞三十闕

表

皇帝正謝表

重華宮正謝表

啓

謝畱丞相啓

謝葛丞相啓

謝陳叅政啓

龍川文集

目錄

謝趙同知啓

謝羅尙書啓

謝曾察院啓

謝張侍御啓

謝黃正言啓

謝章司諫啓

謝楊解元啓

答陳知丞啓

送陳給事去國啓

卷之十八

啓

賀周丞相啓

賀洪景盧除內翰啓

謝王丞相啓

謝留丞相啓

謝葛知院啓

謝胡叅政啓

謝陳同知啓

謝羅尙書啓

謝汪侍郎啓

謝梁侍郎啓

謝陳侍郎啓

謝鄭侍郎啓

謝曾察院啓

謝何正言啓

復吳氏定婚啓

卷之十九

書

與周叅政葵

與王丞相淮

與韓無咎尙書

與徐大諫良能

與章德茂侍郎四

與應仲實

與呂伯恭正字三

又戊戌冬書

與林和叔侍郎

與韓子師侍郎

復樓大防郎中

復陸伯壽

復杜伯高

復杜仲高

復何叔厚

復呂子約

復呂子陽

復李唐欽

卷之二十

書

壬寅答朱元晦秘書又書

又癸卯通書

又甲辰答書

與朱元晦秘書

又書

又乙巳通書

丙午復朱元晦秘書

卷之二十一

書

與葉丞相衡 又書三

與周叅政 必大

與周丞相 必大

龍川文集 目錄

與辛幼安殿撰

與張定叟侍郎

與勾熙載提舉 又書一

與彭子壽祭酒

與范東叔龍圖 又書一

與尤延之侍郎

與吳益恭安撫

與鄭景元提幹

與陳君舉 又書一

與石天民

與石應之

復吳叔異

復張好仁

復胡德永

復喻謙父

復黃伯起

卷之二十二

祝文

告先聖文

告先師文

告鄒國公文

石井祈雨文

廣惠王祈雨文

佑順侯祈雨文

告高曾祖文

告祖考文

祭文

祭章德文侍郎文

祭周叅政文

祭呂治先郎中文

龍川文集 目錄

祭薛仕隆知府文

祭三五伯祖文

祭三七叔祖文

祭鄭景望龍圖文

祭張師古司戶文

祭妻叔文

祭喻德載知縣文

卷之二十三

祭文

先考卒哭文

先考移靈文

祭王永康文

祭鄭景元提幹文

祭何茂恭文

祭楊子固縣尉文

祭潘叔源文

祭潘叔度文

祭朱壽之文

祭林聖材文

祭何子剛文

祭陳肖夫文

祭周賢董文

祭喻夏卿文

祭郭德揚文

祭宗式之文

祭妹夫周英伯文

祭胡彥功墓文

祭俞景山文

祭何茂材文

卷之二十四

祭文

祭呂東萊文

又祭呂東萊文

祭妻父何茂宏文

祭石天民知軍文

衆祭潘用和文

祭章孟容文

祭孫冲季文

衆祭孫冲季文

祭宗成老文

祭妻弟何少嘉文

祭徐子宜父文

祭陳聖嘉父承務文

祭凌正仲父文

祭王木叔父文

祭彭子復父文

祭金伯清父文

祭王天若父母文

祭王文卿父母文

卷之二十五

祭文

祭妻祖母夫人王氏文

祭姨母周夫人黃氏文

祭妻叔母噲氏文

祭林和叔母夫人文

祭徐子才母夫人文

祭葉正則母夫人文

祭趙尉母夫人文

祭王道甫母太宜人文

祭錢伯同母碩人文

祭樓德潤母夫人文

祭鄭景元母夫人文

祭邱宗卿母碩人臧氏文

祭盧欽叔母夫人文

祭蔡行之母太恭人文

祭李從仲母夫人文

祭郭伯瞻母夫人文

祭凌存仲母夫人文

祭葉正則外母高恭人翁氏文

祭妻姑劉夫人文

祭妹文

祭徐子宜內子宋恭人文

祭薛象先內子黃恭人文

祭王丞內子文

祭潘叔度內子朱氏文

卷之二十六

行狀哀詞

吏部侍郎章公德文行狀

東陽郭德麟哀辭

卷之二十七

墓誌銘

先祖府君墓誌銘

蔡元德墓碣銘

宗縣尉墓誌銘

林公材墓誌銘

孫貫墓誌銘

章晦文墓誌銘

陳性之墓碑銘

錢元卿墓碣銘

郎秀才墓誌銘

胡公濟墓碣銘

方元卿墓誌銘

孫天賦墓碣銘

周叔辯夫妻祔葬墓誌銘

卷之二十八

墓誌銘

何茂宏墓誌銘

陳府君墓誌銘

謝教授墓誌銘

陳元嘉墓誌銘

庶弟昭甫墓誌銘

陳春坊墓碑銘

金元卿墓誌銘

陳思正墓誌銘

喻夏卿墓誌銘

錢叔因墓碣銘

姚唐佐墓誌銘

何少嘉墓誌銘

劉和卿墓誌銘

卷之二十九

墓誌銘

先妣黃氏夫人墓誌銘

孫夫人周氏墓誌銘

商夫人陳氏墓誌銘

章婦胡氏墓誌銘

胡夫人呂氏墓碣銘

章夫人田氏墓誌銘

徐婦趙氏墓誌銘

喻夫人王氏改葬墓誌銘

卷之三十

墓誌銘

汪夫人曹氏墓誌銘

周夫人黃氏墓誌銘

劉夫人陳氏墓誌銘

何夫人杜氏墓誌銘

劉夫人何氏墓誌銘

姚漢英母夫人沈氏墓誌銘

凌夫人何氏墓誌銘

呂夫人夏氏墓誌銘

黃夫人樓氏墓誌銘

補遺

王應麟困學紀聞二則

法深無善治

畏羞于君子

梅花詩

水龍吟

洞仙歌

虞美人

附錄朱文公經濟文衡

論堯舜禹相傳之旨答陳同甫

論漢祖唐宗只是暗合於道答陳同甫

再論古今漢唐之異答陳同甫

論理欲係義利邪正之閒答陳同甫

論聖門成人之說答陳同甫

又答書 六篇

附錄葉水心先生文集

祭陳同甫文

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

龍川集序 見前首卷

書龍川集後

龍川文集 目錄

龍川文集 目錄

陳同甫抱膝齋二首

龍川文集卷之一

書疏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臣竊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之所鍾也。人心之所會也。衣冠禮樂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豈天地之外夷狄邪氣之所可好哉。不幸而好之。至於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繫。然豈以是爲可久安而無事也。使其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於一隅。凡其志慮之經營。一切置中國於度外。如元氣偏注一肢。其他肢體。往往萎枯而不自覺矣。則其所謂一肢者。又何恃而能久存哉。天地之正氣。鬱遏於腥羶。而久不得聘。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久係也。東晉自元帝息心於一隅。而胡、羯、鮮卑、氐、羌迭起中國。中國無歲不尋干戈。而江左卒亦不得一日寧。然淵、勒遂無遺種。而愍、懷之痛。猶有所諉以安也。晉之植根。本無可言者。而江左諸臣。若祖逖、周訪、陶侃、庾翼之徒。皆有虎視河、洛之意。而桓溫之師。西至灊上。東至枋頭。又於其閒。修陵寢於洛陽。蓋猶未盡置中國於度外也。故劉裕竟能一平河、洛。而後晉亡。百年之閒。其事旣已如此。而天地之正氣。固將有所發泄矣。元魏起而承之。孝文遂定都洛陽。以修中國之衣冠禮樂。而江左衣冠禮樂之舊。非復天命人心之所繫矣。

宋 陳



是以一天下者。卒在西北。而不在東南。天人之際。豈不甚可畏哉。一日之苟安。數百年之大患也。恭惟我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堂堂中國。而蠢爾醜虜。安坐而據之。以二帝三王之所都。而爲五十年犬羊之淵藪。國家之恥。不得雪。臣子之憤。不得伸。天地之正氣。不得而發泄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虜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虜。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惰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讎。一切不復關念。自非逆亮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之爲何事也。況望其憤中國之腥羶。而相率北向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尙以爲遠。而靖康皇帝之禍。蓋陛下卽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身不顧。志在滅虜。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腹非。以陛下爲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昔者春秋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爲三綱旣絕。則人道遂爲禽獸夷狄。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者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讎。此豈人道之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當導陛下以有爲。決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河洛腥羶。而天地之正氣。抑鬱而不得泄。豈以堂堂中國。而五十年之間。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爲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繫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爲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

衰諸侯往往困於陪臣而不自振。當此之時。雖如魯衛之邦。苟能舉大義以正諸侯。則天下可以一指麾而定也。孔子惓惓斯世。而卒莫能用。吳越起於蠻夷之小邦。而舉兵以臨齊晉。如履無人之地。遂伯諸侯。黃池之會。孔子之所甚痛也。天地之氣發泄於蠻夷之小邦。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醜虜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爲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安庸兩售之地。宜其爲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甲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迹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胡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聘。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安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閒。南北未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而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而朝野之論。常如虜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是固不知勢者之論也。然使朝野常如虜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爲速和以情其

心乎晉、楚之戰于郟也。樂書以爲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爲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繇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之不可廢，故雖成康之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之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虜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讎，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安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天義而慨然與虜絕也。貶損乘輿，卻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讎，以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卻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而致也。臣請爲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爲之機。伏惟陛下試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而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畱難，自管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嘗宿重兵以爲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綱

紀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偉功。天子蚤夜憂勤於上。以禮義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繇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大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夷狄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爲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混然無別。微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歷增幣之事。富弼以爲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夷狄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之備也。慶歷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徽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爲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夷狄平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爲強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樁。以爲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事矣。西北兩邊。至使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爲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旣多。銳然南征北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爲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

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覆。而卒爲夷狄侵侮之資。尙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夷狄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爲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而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讎。飾太平於一隅。以爲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讎。而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爲強。括郡縣之利。以爲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早朝宴罷。以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泄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闕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以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略。太宗皇帝已不能盡用。臣不敢盡具之紙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幸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爲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也。錢塘又吳之一隅也。當唐之衰。而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爲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爲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可以張形勢而事恢復也。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宴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隙之地。

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爲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雍常雄於東南。往往倚以爲強。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爲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爲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況至於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于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繇。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爲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爲虜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鷺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

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至於相時弛張。以就形勢者。有非書之所能盡載也。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於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眞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卽位。國家之事。於是一變矣。又六十年。而丙午、丁未。遂爲靖康之禍。天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讎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耳。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爲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常欲求天下豪傑之士。而與之論今日之大計。蓋嘗數至行都。而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爲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繇。天人之際。昭昭然可察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讎。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仁明足以臨照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驅委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干冒

天威罪當萬死。

上孝宗皇帝第二書

臣嘗嘆西周之末。犬戎之禍。蓋天地之大變。國家之深恥。臣子之至痛也。平王東遷以來。使其痛內切於心。必將因臣子之憤。藉晉鄭之勢。以告哀於天下之諸侯。以大義責其興師。以獎王室。其不至者。天下共誅之。則可以掃蕩犬戎。洗國家之恥。而舒臣子之憤矣。然後正紀綱。修法度。親魯衛。以和柔中國。命齊晉爲方伯。以糾合天下之諸侯。文武之迹可尋。東周之業可興也。今乃卽安於洛邑。雖周民賴以粗安。宗祀賴以不絕。然使其臣子忘君父之大讎。而置天下之諸侯於度外。周之名號雖存。而其實則眇然一列國耳。當平王在位之時。世之君子。尙意其猶有待也。及待之四十九年。而士君子之望亦衰矣。天子之命令。不足以制諸侯。則其互相吞滅。蓋其勢之所必至也。天下不明於復讎之義。則其君臣父子相賊殺。習以爲常。而不之怪也。孔子傷宗周之無主。痛人道之將絕。而作春秋。其書天王之義嚴矣。書其有所求者。明天王之不可失其柄也。其書討賊之義嚴矣。賊不討不書葬者。明一國之無臣子也。一人討賊。而以衆書者。示夫人之皆可得而討也。天子旣不能以保天下之民。而一國各自以有其民。其君之有志於民而閔雨者。必書。無志於民而不閔雨者。必書。土功必書。饑饉必書。孔子之心。未嘗不庶幾天下之民。一日之獲瘳也。是君道之大端。而聖人望天下與來世者。可謂深切著明矣。臣恭惟皇帝陛下。厲志復讎。不肯卽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而天下之經生學士。講先王之道者。反不足以明陛下之心。陛下篤意恤民。

每遇水旱。憂見顏色。是有大德於天下也。而天下之才。臣智士。趨當世之務者。又不足以明陛下之義。論恢復。則曰修德待時。論富強。則曰節用愛人。論治則曰正心。論事則曰守法。君以從諫務學爲美。臣以識心見性爲賢。論安言計。動引聖人。舉一世謂之正論。而經生學士合爲一辭。以靡切陛下者也。夫豈知安一隅之地。則不足以承天命。忘君父之讎。則不足以立人道。民窮兵疲而事不可已者。不可以常理論。消息盈虛而與時偕行者。不可以常法拘。爲天下之正論。而不足以明天下之大義。宜其取輕於陛下也。論恢復。則曰精閒謀。結豪望。論富強。則曰廣招募。括隱漏。論治則曰立志。論事則曰從權。君以駕馭籠絡爲明。臣以奮勵驅馳爲最。察事見情。自許豪傑。舉一世謂之奇論。而才臣智士合爲一辭。以撼動陛下者也。夫豈知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爲天下之奇論。而無取於辦天下之大計。此所以取疑於陛下者也。三光五岳之氣分。而人才之高者。止於如此。經生學士。旣揆之以大義。而取輕才。臣智士。又權之以大計。而取疑。陛下始不知所仗。而有獨運四海之意矣。故左右親信之臣。又得以窺意嚮而效忠款。陛下喜其頤指如意。而士大夫亦喜其有言之易達也。是以附會之風浸長。而陛下之大權移矣。尋常無過之人。安然坐廟堂而奉使令。陛下幸其易制無他。而天下之人亦幸其苟安而無事也。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爲之志乖矣。陛下勵志復讎。有大功於社稷。篤意恤民。有大德於天下。而卒不免籠絡小儒。驅委庸人。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此臣之所以不勝忠憤。而齋沐裁書。擇今者丁巳而

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爲之機。務合於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八日待命而未有聞焉。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使天下之言者。越月踰時而後得報。在安平無事之時。猶且不可。今者當陛下大有爲之際。陳天下之大義。獻天下之大計。而八日不得命焉。臣恐天下之豪傑。得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陛下積財養兵。志在滅虜。而不免與之通和以俟時。固已不足以動天下之心矣。故旣和而聚財。人反以爲厲民。旣和而練兵。人反以爲動衆。舉足造事。皆足以致人之疑。議者惟其不明大義以示之。而後大計不可得而立也。苟又無意於臣之言。則天下愈不知所向矣。張浚始終任事。竟無一功可論。而天下之兒童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爲社稷之臣。彼其誓不與虜俱生。百敗而不折者。誠有以合於天人之心也。秦檜專權二十餘年。東南賴以無事。而天下之兒童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爲國之賊。彼其忘君父之讎。而置中國於度外者。其違天人之心亦甚矣。陛下將以辦天下之大計。而大義未足以震動天下。亦執事者之所當蚤正而預計也。臣區區之心。皆已具之前書。惟陛下財幸。

上孝宗皇帝第三書

臣竊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略。蓋將上承周漢之治。太宗皇帝一切律之於規矩準繩之內。以立百五六十年太平之基。至於今日而不思所以變而通之。則維持之具窮矣。舉江浙閩廣之士。亡慮十四五萬數。蜀不與焉。而齷齪拘繫。日甚於一日。選人之在銓者。殆以萬計。而僥倖之原。未有窮已。財用之入。倍

於承平之時。而費於養兵者十之九。兵不足用。而民日以困。非必道微俗薄而至此也。蓋本朝維持之具。二百年之餘。其勢固必至此。藝祖皇帝固已逆知之矣。使天下安平無事。猶將望陛下變而通之。而況版輿之地。半入於夷狄。國家之恥未雪。而臣子之痛未伸。天錫陛下以非常之智勇。而又啟陛下以北向復讎之意。乃欲因今之勢而有爲焉。此所以十有七年之閒。聖慮愈勞。而取效愈遠也。羣臣旣不足以望清光。而草茅賤士。不勝憂國之心。私以爲陛下春秋五十有二。經天下之事變爲已多。閱天下之義理爲已熟。舉足造事。必不傷國家之大體。叩囊底之智。猶足以辦此醜虜。六十以往。願將望一日之安。而亦何忍遺患於後人乎。臣以爲拘繫齷齪之中。其勢當有卓然自奮於草茅。而開悟聖聰者。臣不自量其分之不足。而竊有志焉。是以具國家社稷之大計。質之天地鬼神。而獻之闕下。陛下亦卓然拔之羣言之中。特命大臣。察其所欲言之意。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爲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爲百五六十一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效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二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而草茅亦不自知其開口觸諱也。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頽惰。不復知讎恥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讎。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若祇與一二臣爲密。是以天下之公憤。而私自爲計。恐不足以感動天人之心。恢

復之事。亦恐茫然未知攸濟耳。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故其勢必至於委靡而不振。五代之際。兵財之柄。倒持於下。藝祖皇帝束之於上。以定禍亂。後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縣空虛。而本末俱弱。今不變其勢而求恢復。雖一旦得精兵數十萬。得財數萬萬計。而恢復之期愈遠。就使虜人盡舉河南之地以還我。亦恐不能守耳。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而五代之亂。不崇朝而定。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爛熟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以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皇帝之本旨。而東西馳驅。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前漢以軍吏立國。而用儒以致太平。要之人各有家法。未易輕動。惟在變而通之耳。天下大勢之所趨。非人力之所能移也。臣之所以爲大臣論者。其大略如此。而所謂數十年之策。百五六十年的計。數百年之基。與夫恢復之形勢。事大體重。苟未決之聖心。則不可泄之大臣之前也。故止陳其大略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二三大臣已相顧駭然。而臣亦皇恐而退。疎遠草茅。寧復有路以望清光乎。馬周一時瑣瑣之才也。太宗喜其爲常何陳事。召使面對。未至之間。使者連數輩趣之。使有能爲太宗開禮樂法度者。其召之當不容喘矣。陛下聰明邁越太宗。而拔臣於羣言混淆之中。孤立以行一意。卒不免泯沒而止。其罪在臣之蹤跡不明。有以悞陛下也。臣本太學諸生。自憂制以來。退而讀書者。六七年矣。雖蚤夜以求皇帝王伯之略。而科舉之文。不合於程度。不止也。去年一發其狂論於小試之間。滿學之士。口語紛然。

至騰謗以動朝路數月而未已。而爲之學官者。迄今進退未有據也。臣自是始棄學校而決歸耕之計矣。旋復自念。數年之間。所學云何。而陛下之心。臣獨又知之。苟徒恤一世之謗。而不爲陛下一陳國家社稷之大計。將得罪於天地之神。與藝祖皇帝在天之靈。而不可解。是故昧於一來。舊名已在學校之籍。於法不得以上書言事。使臣有一毫攫取爵祿之心。以臣所習科舉之文。更一二試。而考官又平心以攷之。則亦隨例得之矣。何忍假數百年社稷之大計。以爲一日之僥倖。而徒以累陛下哉。世固有卻萬鍾之祿而不受者。亦有爭一錢以至於相殺者。人情相去之遠。何啻於十百千萬也。而臣欲持空言以自明。亦淺矣。然審察十日。而不得自便之命。臣將無以自見於山林之士。徒以傷陛下招致天下豪傑之道。臣今更待罪三日。而後渡江。誓將終老田畝。以弭羣論。以報陛下拔臣言於衆中之恩。故昧死拜書。以辭於闕下。臣閩門數十口。去行都無四百里。當席藁私室。以聽雷霆之誅。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臣聞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濟也。前史有言。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古之英豪。豈樂於驚世駭俗哉。蓋不有以新天下之耳目。易斯民之志慮。則吾之所求。亦泛泛焉而已耳。皇天全付予有家。而半沒於夷狄。此君天下者之所當恥也。春秋許九世復讎。而再世則不問。此爲人後嗣者之所當憤也。中國聖賢之所建置。而悉淪於左袵。此英雄豪傑之所當同以爲病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而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

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而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德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之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以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皇帝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閒。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近者以宅憂之故。特命東宮以監國。天下之論。皆以爲事有是非可否。而父子之際。至難言也。東宮聰明睿知。而四十之年。不必試以事也。故東宮不敢安。而陛下亦知其難矣。陛下何不於此時。命東宮爲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通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雖未出。而聖意振動天下之英雄豪傑。靡然知所向矣。天下知所向。則吾之馳驅運動。亦有所憑藉矣。臣請爲陛下論天下之形勢。而後知江南之不必憂。和議之不必守。虜人之不足畏。而書生之論不足憑也。臣聞吳會者。晉人以爲不可都。而錢鏐據之以抗四鄰。蓋自毗陵而外。不能有也。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則有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澤。橫互其前。雖有戎馬百萬。何所用之。此錢鏐所恃以爲安。而國家六十年都之。而無外憂者也。獨海道可以徑達吳會。而海道之險。吳兒習舟楫者之所畏。虜人能以輕師而徑至乎。破人家國。而止可用其輕師乎。書生以爲江南不易保者。是真兒女子之論也。臣嘗疑書冊不足憑。故嘗一到京口。建業。登高四望。深識天地設險之意。而古今之論爲未盡也。京口連岡三面。而大江橫陳。江傍極

目千里。其勢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也。昔人以爲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而北府之兵。爲天下雄。蓋其地勢當然。而人善用之耳。臣雖不到采石。其地與京口股肱建業。必有據險臨前之勢。而非止於斬斬自守者也。天豈使南方自限於一江之表。而不使與中國而爲一哉。江傍極目千里。固將使謀夫勇士。得以展布四體。以與中國爭衡者也。韓世忠頓兵八萬於山陽。如老熊之當道。而淮東賴以安寢。此守淮東之要法也。天下有變。則長驅而用之耳。若一一欲壅而守之。分兵而據之。出奇設險。如兔之護窟。勢分力弱。反以成戎馬長驅之勢耳。是以二十年閒。紛紛獻策。以勞聖慮。而卒無一成。雖成亦不足恃者。不知所以用淮東之勢者也。而書生便以爲長淮不易守者。是亦問道於盲之類耳。自晉之永嘉。以迄於隋之開皇。其在南。則定建業爲都。更六姓。而天下分裂者三百餘年。南師之謀北者。不知其幾。北師之謀南者。蓋亦甚有數。而南北通和之時。則絕無而僅有。未聞有如今日之岌岌然。以北方爲可畏。以南方爲可憂。一日不和。則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謀夕也。罪在於書生之不識形勢。併與夫逆順曲直而忘之耳。高宗皇帝於虜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之仇哉。遺囑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虜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聞諸道路。哀祭之辭。寂寥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意者執事之臣。憂畏萬端。有以誤陛下也。南方之紅女。積尺寸之功於機杼。歲以輸虜。人固已不勝其痛矣。金寶之出於山澤者有限。而輸諸虜人者無窮。十數年後。豈不遂就盡哉。陛下何不翻然思首足之倒置。尋卽位之初心。大泄而一用之。以與天下更始乎。未聞以數千

里之地而畏人者也。劉淵、石勒、石虎、苻堅皆夷虜之雄，曾不能以終其世，而阿骨打之興，於今僅八十年。中原塗炭，又六十年矣。父子相夷之禍，具在眼中，而方畏其爲南方之患，豈不誤哉！陛下倘以大義爲當正，撫軍之言爲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今之建業，非昔之建業也。臣嘗登石頭，鍾阜而望，今也直在沙嘴之傍耳。鍾阜之支隴，隱隱而下，今行宮據其平處，以臨城市。城之前則逼山而斗絕焉。此必後世之讀山經而相宅者之所定。江南李氏之所爲，非有據高臨下以乘王氣而用之之意也。本朝以至仁平天下，不恃險以爲固，而與天下共守之，故因而不廢耳。臣嘗問之鍾阜之僧，亦能言臺城在鍾阜之側，大司馬門適當在今馬軍新營之傍耳。其地據高臨下，東環平岡以爲固，西城石頭以爲重，帶玄武湖以爲險，擁秦淮、青溪以爲阻，是以王氣可乘，而運動如意。若如今城，則費侯景數日之力耳。曹彬之登長干，兀朮之上雨花臺，皆俯瞰城市，雖一飛鳥不能逃也。臣又嘗問之守臣，以爲今城不必改作。若上有北方之志，則此直寄路焉耳。臣疑其言雖大而實未切也。據其地而命將出師，以謀中國，不使之乘王氣而有爲，雖省目前經營之勞，烏知其異日不垂得而復失哉！縱今歲未爲北舉之謀，而爲經理建業之計，以震動天下，而與虜絕。陛下卽位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第非常之事，非可與常人謀也。陛下卽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好惡，皦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太怯，故書生得拘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真有志者，私自奮勵，以求稱聖意之所在，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見天下之士，皆不足以望清光，而書生拘文執法之說，往往有驗，而聖意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必資格，才者以

跡弛而棄。不才者以平穩而用。正言以迂闊而廢。巽言以軟美而入。奇論指爲橫議。庸論謂有典則。陛下以雄心英略。委曲上下於其間。機會在前。而不敢爲翻然之喜。隱忍事讎。而不敢奮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而暮以當路不便而逐。心知爲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而用依違以爲仁。戒諭以爲義。牢籠以爲禮。關防以爲智。陛下聰明自天。英武蓋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可制之姦。虜人非有方興未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哉。夫喜怒哀樂愛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具也。而皇極之所謂先作者。不使加意於其閒耳。豈欲如老莊所謂槁木死灰。與天下爲嬰兒。而後爲至治之極哉。陛下二十七年之閒。遵養時晦。示天下以樂其有親。而天下歸其孝。行三年之喪。一誠不變。示天下以哀而從禮。而天下服其義。陛下以一身之哀樂。而鼓天下以從之。其驗如影響矣。乙巳丙午之閒。虜人非無變故。而陛下不獨不形諸喜。而亦不泄諸機密之臣。近者非常之變。虜人略於奉慰。而陛下不獨不形諸怒。而亦不密其簡慢之文。陛下不以喜示天下。而天下惡知機會之可乘。陛下不以怒示天下。而天下惡知讎敵之不可安。棄其喜怒。以動天下之機。而欲事功之自成。是閉目而欲行也。小臣之得對陛下。有卓然知其才者。外臣之奉公。陛下有隱然念其忠者。而已用者。旋去。旣去者。無路以自進。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愛也。大臣之弄權。陛下旣知其有塞路者。議人之多私。陛下旣知其有罔我者。而去之。惟恐傷其意。發之。惟恐其帳恨而不滿。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惡也。陛下翻然思卽位之初心。豈知其今日至此乎。臣猶爲陛下悵念於旣往。而天生英雄。豈使其終老於不濟乎。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苟得

非常之人以共之。則電掃六合。非難致之事也。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爲常程。科舉之爲正路。法不得自議其私。人不得自用其智。而二百年之太平。繇此而出也。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爲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爲何用。宛轉於文法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其誰肯信乎。臣於戊戌之春正月丁巳。嘗極論宗廟社稷大計。陛下亦慨然有感於其言。而卒不得一望清光。以布露其區區之誠。非廷臣之盡皆見惡。亦其勢然耳。臣今者非以其言之小驗。而再冒萬死以自陳。實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不得不決於斯時也。陛下用其喜怒哀樂愛惡之權。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以終前書之所言。而附寸名於竹帛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略。以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區區小智所可附會也。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龍川文集卷之二

中興論

中興五論序

臣聞治國有大體。謀敵有大略。立大體而後綱紀正。定大略而後機變行。此不易之道也。仰惟陛下。以睿聖神武之資。充碩大光明之學。留神政事。勵志恢復。罔敢自暇自逸。而大欲未遂。大業未濟。意者大體之未立。而大略之未定歟。臣嘗爲陛下有憂於此矣。嘗欲輸肝膽。効情愫。上書於北闕之下。又念世俗道薄。獻言之人。動必有說。心雖不然。蹟或近似。相師成風。誰能不疑。旣已疑矣。安能察其言而明其心。此臣之所大懼而卒以自沮也。今年春。隨試禮部。僥倖一中。庶幾俯伏殿陛。畢寫區區之忠。以徹天聽。有司以爲不肖。竟從黜落。不得進望清光。以遂昔願。索手東歸。杜門求志。因以爲功名之在人。猶在己也。懷愚負計。而不以裨上之萬一。是忿世也。有君如此。而忠言之不進。是匿情也。己無他心。而防人之疑。是自信不篤也。故書其中興論一千八百餘言。大體大略。於斯見矣。并論開誠執要。勵臣正體之道。合五篇。上千天聽。惟陛下寬其萬死。不以爲草茅之言。而留神裁察。是天下社稷之福也。於臣何有。

中興論

臣竊惟海內塗炭。四十餘載矣。赤子嗷嗷無告。不可以不拯。國家憑陵之恥。不可以不雪。陵寢不可以不

還與地不可以不復。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獨畏其強耳。韓信有言。能反其道。其強易弱。況今虜會庸懦。政令日弛。捨戎狄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君臣之間。日趨怠惰。自古夷狄之強。未有四五十年而無變者。稽之天時。揆之人事。當不遠矣。不於此時早爲之圖。縱有他變。何以乘之。萬一虜人懲創。更立令主。不然。豪傑並起。業歸他姓。則南北之患方始。又況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謝。生長於戎。豈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爲我自生髮未燥。卽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爲南朝故地。故文帝旣得而復失之。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以奉賊爲忠義。狃於其習。而時被其恩。力與上國爲敵。而不自知其爲逆。過此以往。而不能恢復。則中原之民。烏知我之爲誰。縱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論之。父祖質產於人。子孫不能繼贖。更數十年。時事一變。皆自陳於官。認爲故產。吾安得言質而復取之。則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緩乎。陛下以神武之資。憂勤側席。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於羣議矣。然猶患人心之不同。天時之未順。賢者私憂。而姦者竊笑。是何也。不思所以反其道故也。誠反其道。則政化行政化行。則人心同。人心同。則天時順。天不遠人。人不自反耳。今宜清中書之務。以立大計。重六卿之權。以總大綱。任賢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風俗。減進士以列選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薦舉之實。多置臺諫。以肅朝綱。精擇監司。以清郡邑。簡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禮立制。以齊其習。立綱目以節浮費。示先務以斥虛文。嚴政條以覈名實。懲吏奸以明賞罰。時簡外郡之卒。以充禁旅之數。調度總司之贏。以佐軍旅之儲。擇守令以游戶口。戶口繁則財自阜。揀將佐以立軍政。軍政明而兵自強。置大帥以總邊陲。委之專。而邊陲之利自

與任文武以分邊郡。付之久而邊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國家之勢。來敢言以作天子之氣。精閒謀以得虜人之情。據形勢以動中原之心。不出數月。紀綱自定。比及兩稔。內外自實。人心自同。天時自順。有所不往。一往而民自歸。何者。耳同聽而心同服。有所不動。一動而敵自鬪。何者。形同趨而勢同利。中興之功。可躋足而須也。夫攻守之道。必有奇變。形之而敵必從。衝之而敵莫救。禁之而敵不敢動。乖之而敵不知所如往。故我常專而敵常分。敵有窮而我常無窮也。夫奇變之道。雖本乎人謀。而常因乎地形。一縱一橫。或長或短。緩急之相形。盈虛之相傾。此人謀之所措。而奇變之所寓也。今東西彌互。綿數千里。如長蛇之橫道。地形適等。無所參錯。攻守之道。無他奇變。今朝廷鑒守江之弊。大城兩淮。虛非不深也。能保吾城之卒守乎。故不若爲術以乖其所之。至論進取之道。必先東舉齊。西舉秦。則大江之南。長淮以北。固吾腹中物。齊秦誠天下之兩臂也。奈虜人以爲天設之險。而固守之乎。故必有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竊嘗觀天下之大勢矣。襄漢者。敵人之所緩。今日之所當有事也。控引京洛。側睨淮蔡。包括荆楚。襟帶吳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今誠命一重臣。德望素著。謀謨明審者。鎮撫荆襄。輯和軍民。開布大信。不爭小利。謹擇守宰。省刑薄斂。進城要險。大建屯田。荆楚奇才劍客。自昔稱雄。徐行召募。以實軍籍。民俗剽悍。聽於農隙。時講武藝。襄陽旣爲重鎮。而均隨信陽及光黃。一切用藝祖委任邊將之法。給以州兵。而更使自募。與以州賦。而縱其自用。使之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閒足以得敵情。兵雖少而衆建其助。官雖輕而重假其權。列城相援。比鄰相和。養銳以伺。觸機而發。一旦狂虜玩故。習常來犯。江淮則荆襄之師。率

諸軍進討。襲有唐鄧諸州。見兵於穎。蔡之閒。示必截其後。因命諸州轉城進築。如三受降城法。依吳軍故城爲蔡州。使唐鄧相距各二百里。並桐栢山以爲固。揚兵擣壘。增陴深塹。招集土豪。千家一堡。興雜耕之利。爲久駐之基。敵來則嬰城固守。出奇制變。敵去則列城相應。首尾如一。精閒諜。明斥堠。諸軍進屯光黃安。隨襄鄧之閒。前爲諸州之援。後依屯田之利。朝廷徙都建業。築行宮於武昌。大駕時一巡幸。虜知吾意。在京洛。則京洛陳許汝鄭之備當日增。而東西之勢分矣。東西之勢分。則齊秦之閒可乘矣。四川之帥親率大軍。以待鳳翔之虜。別命驍將出祈山以截隴右。偏將繇子午以窺長安。金房開達之師入武關以鎮三輔。則秦地可謀矣。命山東之歸正者。往說豪傑。陰爲內應。舟師繇海道以搗其脊。彼方支吾奔走。而大軍兩道並進。以搗其胷。則齊地可謀矣。吾雖示形於唐鄧。上蔡而不再謀進。坐爲東西形援。勢如猿臂。彼將愈疑吾之有意京洛。特持重以示不進。則京洛之備愈專。而吾必得志於齊秦矣。撫定齊秦。則京洛將安往哉。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也。就使吾未爲東西之舉。彼必不敢離京洛而輕犯江淮。亦可謂乖其所之也。又使其合力以壓唐蔡。則淮西之師起而禁其東。金房開達之師起而禁其西。變化形敵。多方牽制。而權始在我矣。然荆襄之師。必得純意於國家。而無貪功生事之心者。而後付之。平居無事。則欲開誠布信。以攻敵心。一旦進取。則欲見便擇利而止。以禁敵勢。東西之師有功。則欲制馭諸將。持重不進。以分敵形。此非陸抗羊祜之徒。孰能爲之。夫伐國大事也。昔人以爲譬。拔小兒之齒。必以漸搖撼之一。拔得齒。必且損兒。今欲竭東南之力。成大舉之勢。臣恐進取未必得志。得地未必能守。邂逅不如意。則吾

之根本撼矣。此豈謀國萬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間。必有奇變。因謏人也。何足以明天下之大計。姑疏愚慮之。崖略曰。中興論。唯陛下財幸。

論開誠之道

臣嘗觀自古大有爲之君。慷慨果敢。而示之以必爲之意。明白洞達。而開之以無隱之誠。故天下雄偉英豪之士。聲從響應。雲蒸霧集。爭以其所長自效。而不敢萌欺罔之心。截然各職其職。而不敢生不滿之念。故所欲而獲。所爲而成。而卓乎其不可及也。仰惟陛下。英睿神武。出於天縱。嗣承大統。于今八年。天下咸知其爲真英主矣。而所欲未獲。所爲未成。雖臣亦爲陛下疑之也。夫慷慨果敢。陛下固示之以必爲之意矣。而天下之氣。索然而不吾應。或者明白洞達。開之以無隱之誠者。容有未至乎。夫任人之道。非必每事疑之。而後非無隱之誠也。心知其不足任。而姑使之以充吾位。使之既久。而姑遷之以慰其心。身尊位大。而大責或不任。職親地密。而密議或不得聞。聽其言。與之以位。而不責其實。責其實。迫之以目前。而不待其成。陛下自度任人之際。頗亦有近於此者乎。如或近之。則非所謂明白洞達。開之以無隱之誠也。故天下儒庸委瑣之人。得以自容而無嫌。而狂斐妄誕之流。得以肆言而無忌。中實無能。而外爲欺罔。位實非稱。而意輒不滿。平居則何官不可爲。緩急則何人不退縮。是宜陛下當寧而嘆。天下人才無一之可用。而謂書生誠不足以有爲。則非陛下之過也。天下之士。有以致之耳。雖然。何世不生才。何才不資世。天下雄偉英豪之士。未嘗不延頸待用。而每視人主之心。爲如何。使人主虛心以待之。推誠以用之。雖不必高

爵厚祿而可使之死。況於其中之計謀乎。人主而有矜天下之心。則雖高爵厚祿。日陳於前。而雄偉英豪之士。有窮餓而死爾。義有所不屑於此也。夫天下之可以爵祿誘者。皆非所謂雄偉英豪之士也。陛下勿以其可以爵祿誘。奴使而婢呼之。天下固有雄偉英豪之士。懼陛下誠心之不至而未來也。臣願陛下虛懷易慮。開心見誠。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與其位勿奪其職。任以事勿閒以言。大臣必使之當大責。邇臣必使之與密議。才不堪此。不以其易制而姑留。才止於此。不以其久次而姑遷。言必責其實。實必要其成。君臣之間。相與如一體。明白洞達。豁然無隱。而猶不得雄偉英豪之士。以共濟大業。則陛下可以斥天下之士。而不與之共斯世矣。不然。臣恐孤陛下必爲之心。沮天下願爲之志。兩相求而不相值也。以陛下英睿神武之資。視古之賢主。無所不及。而有過之者。而其效乃爾。此臣所以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己。而輒獻其愚忠。惟陛下裁幸。

論執要之道

臣竊惟陛下自踐祚以來。親事法宮之中。明見萬里之外。發一政。用一人。無非出於獨斷。下至朝廷之小臣。郡縣之瑣政。一切上勞聖慮。雖陛下聰明天縱。不憚勞苦。而臣竊以爲人主之職。本在於辨邪正。專委任。明政之大體。總權之大綱。而屑屑焉一事之必親。臣恐天下有以妄議陛下之好詳也。自祖宗以來。軍國大事。三省議定。面奏獲旨。差除卽以熟狀進入。獲可。始下中書造命。門下審讀。有未當者。在中書則舍人封駁之。在門下則給事封駁之。始過尙書奉行。有未當者。侍從論思之臺諫劾舉之。此所以立政之大

體。總權之大綱。端拱於上。而天下自治。用此道也。今朝廷有一政事。而多出於御批。有一委任。而多出於特旨。使政事而皆善。委任而皆當。固足以彰陛下之聖德。而猶不免好詳之名。萬一不然。而徒使宰輔之避事者。得用以藉口。此臣愛君之心。所不能以自己也。臣願陛下操其要於上。而分其詳於下。凡一政事。一委任。必使三省審議取旨。不降御批。不出特旨。一切用祖宗上下相維之法。使權固在我。不蹈曩日專權之患。而怨有所歸。無代大臣受怨之失。此臣所以爲陛下願之也。臣聞之故老言。仁宗朝。有勸仁宗以收攬權柄。凡事皆從中出。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卿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專從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有一不然。難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爲便。則臺諫公言其失。改之爲易。大哉王言。此百世人主之所法。而況於聖子神孫乎。史之稱光武曰。明謹政體。總攬權綱。政體者。政之大體也。權綱者。權之大綱也。臣願陛下立政之大體。總權之大綱。辨邪正。專委任。以宰天下。得操要之實。而鑒好詳之弊。則天下雄偉英豪之士。必有能奮然出力。以辦今日之事者矣。臣不勝大願。

論勵臣之道

臣聞上下同心。君臣戮力者。事無不濟。上下相蒙。君臣異志者。功無不墜。春秋之時。晉伐楚。三合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晉師。聞而夜還。越王求成於吳。而歸抱柱而哭。承之以肅。羣臣聞之曰。君王何愁心之甚也。夫復讎謀敵。非君王之獨憂。乃臣下

之急務也。其後越父兄請報恥。越王曰：昔者我辱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何敢勞國人以塞吾讎。父兄曰：四封之內，盡吾君子，子報父讎，誰敢不力。越王卒用以滅吳，區區楚越，有臣如此，而謂堂堂大國，反無君憂臣辱，君辱臣死之義乎。今陛下慨念國家之恥，勵復讎之志，夙夜爲謀，相時伺隙，而羣臣邈焉不知所急，毛舉細事，以亂大謀，甚者僥倖苟且，習以成風。陛下數降詔以切責之，厲天威以臨之，而養安如故，無趨事赴功之念，復讎報恥之心，豈羣臣樂於負陛下哉。特玩故習，常勢流於此而不自知也。臣願陛下慨然興懷，不御正殿，減膳徹樂，夕惕若厲，立羣臣而語之曰：朕承太上皇帝付託之重，念國家之深恥，志在復讎。八年于茲，若涉淵冰，未知攸濟，而羣臣玩故養安，無肯戮力，是朕不明不德，不足以承大寶，圖大業，其何顏以臨於王公士民之上。況敢卽安，以自取辱。羣臣震懼，頓首請罪，然後徐諭之曰：朕固未敢卽安，羣臣猶以朕可與有爲，其各共厥職，勉趨厥事。上率其下，下勉其上，自度其力之不逮者，無尸厥官。朕將明賞罰以厲其後，繇今以往，羣臣咸爲朕思，所以畏天愛民，求賢發政，富國強兵，復讎謀敵之道，無以小事塞責，無以小謀亂大，相與熟講，惟新之政，使內外有序，則朕卽安之日。陛下惕然側席，圖濟大業，而羣臣不能惕然承意，竭力以報其上，是人而禽獸者也。誅之殺之，何所不可。誠使上下同心，君臣戮力，則何事之不濟乎。

論正體之道

臣聞君以仁爲體，臣以忠爲體。徧覆包含，如天地之大仁也。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忠也。故君行恩而臣行

令慶歷開。杜衍輔政。遇有內降。輒封還之。仁宗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又多於所封還。治平初。任守忠。離開兩宮。韓琦乘閒開悟上心。斥之遠方。仍放謝辭。卽日押出國門。君當其善。臣當其怨。君臣之體也。澶淵之役。自寇準而下。均欲追戰。章聖皇帝獨惻然許和。及其議歲幣也。章聖不欲深較。而準戒曹利用。以不得過三十萬。天聖初。契丹借兵伐高麗。明肅太后微許其使。呂夷簡堅以爲不可。而塞之。其後劉六符來求割地。夷簡召至殿廡。以言折之。君任其美。臣受其責。君臣之體也。今則不然。陛下銳意於有爲。不顧浮議。而羣臣持祿固位。多務收恩。陛下慨然立計。不屈醜虜。而羣臣動欲隨順。圖塞谿壑。使陛下孤立。以主大計。羣臣安坐而竊美名。是尙爲得君臣之體乎。臣願陛下總攬大柄。端己責成。畏天愛民。以德自護。明詔大臣。使當大任。不辭小怨。不辭大艱。使天下戴陛下之恩。而嚴大臣之執守。敵人服陛下之德。而憚大臣之忠果。則何事之不濟。何功之不成。此祖宗養人心以行德義。正君臣之體。而爲百世不易之家法也。故願陛下仰法祖宗。而大臣以寇準、呂夷簡、杜衍、韓琦爲法。天下有不足爲者矣。

此己丑歲余所上之論也。距今能幾時。發故篋讀之。已如隔世。追思十八九歲時。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酒酣語及陳元龍、周公瑾事。則抵掌叫呼以爲樂。閒關世途。毀譽率過其實。雖或悔恨。而胸中耿耿者。終未下臍也。一日讀楊龜山語錄。謂人住得然後可以有爲。才智之士。非有學力。卻住不得。不覺恍然自失。然猶上此論無所遇。而杜門之計始決。於是首尾蓋十年矣。虛氣之不易平也如此。孟子曰。詭遇而得禽。雖若邱陵弗爲。自視其幾矣。又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豈不爲大憂乎。

引筆識之掩卷兀坐者良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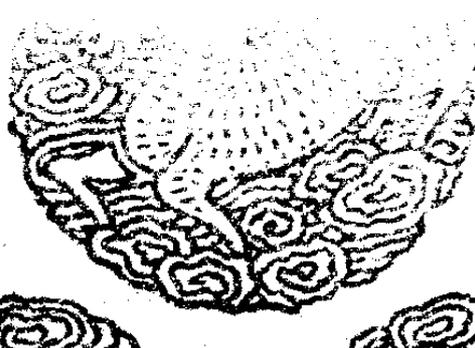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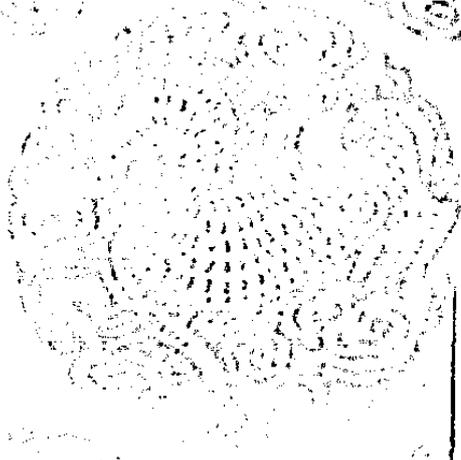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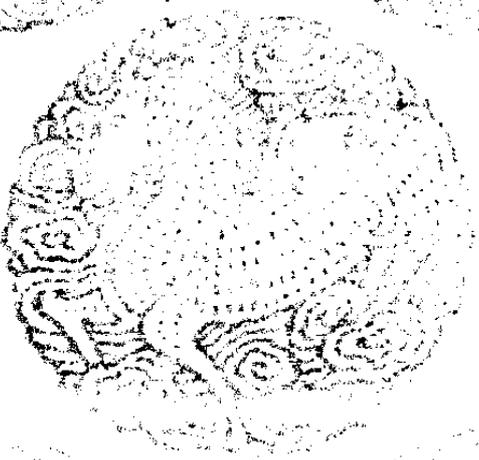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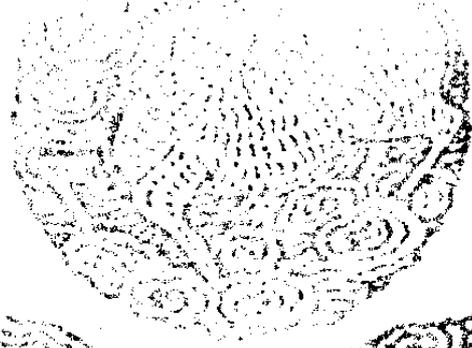


83

4

2394

龍川文集 附辨偽考異 二





成集書叢

編初

者 孫 主
五 雲 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龍川文集

附辨僞考異

(二)



3 0646 3536 4

陳亮撰

龍川文集卷之三

問答凡一十道

「一」三代以仁義取天下。本於救斯民。而非以位爲樂也。齊威挾尊周以自私。敗商。周之奪篡殺之禍。其流旣慘矣。秦合天下以奉一人。恣其所欲爲。陳涉因斯民之不忍。徒手大呼而劉項藉之以起。沛公號爲寬大長者。三章之約。足以動天下而入其心。宜本於爲民而起矣。方其窮時。縱觀秦皇帝。嘆曰。大丈夫當如此。其意豈出於爲民耶。天下旣定。周防曲慮。如一家私物。此豈三代公天下之法耶。唐太宗與劉文靖之謀。似矣。與其父謀所以免禍。而迫脅以從之。何其舛也。尊隋之舉。代王之立。殆若濯泥於水。而明白洞達之事。僅能以九錫歸諸有司耳。其所以守之者。又密於漢。則其義豈足自附於三代乎。然而國祚之久長。斯民之愛戴。曾不減於夏商。何也。民不可欺。則其取守之道。必有可言者矣。

昔者生民之初。類聚羣分。各相君長。其尤能者。則相率而聽命焉。曰。皇曰。帝。蓋其才能德義。足以爲一代之君師。聽命者不之焉。則不厭也。世改而德衰。則又相率以聽命於才能德義之特出者。天生一世之人。必有出乎一世之上者。以主之。豈得以世次而長有天下哉。以至於堯。而天下之情僞日起。國家之法度亦略備矣。君臣有定位。聽命有常所。非天下之人所得而自制也。朱均之不肖。非如桀紂之足以亡天下。



083
1124
2:2595

而堯以爲非天下之賢聖不宜在此位。豈以法度定天下之心。而私諸不肖之子哉。取舜禹於無所聞知之人。而歷試以事。以與天下共之。然後舉而加諸天下之上。彼其心固以天下爲公。而其道終不可常也。禹以爲苟未得非常之人。則立與子之法。以定天下之心。子孫之不能皆賢。則有德者一起而定之。不必其在我。固無損於天下之公也。湯以爲天下既已聽命於一家。而吾之子孫不擇其可與之者。而使不肖者或得以自肆於民上。則非所以仁天下也。故或世或及。惟其賢而已。不幸而與之不當其人。則天下之公議。終不以私之吾家也。武王周公合天下之諸侯。使之小大相承。而方伯實總之。以聽命於天子。天子不能以一人之私而制天下也。故定立嫡之法。以塞覬覦爭奪之門。而君臣之定分。屹然如天地之不可干矣。此豈一世之故哉。秦以智力兼天下。而君之不師古始。而欲傳之萬世。使天下疾視其上。翻然欲奪而取之。勢力一去。則田野小夫。皆有南面稱孤之心。競智角力。卒無有及沛公者。而其德義又真足以君天下。故劉氏得以制天下之命。使劉氏不有以大異乎天下之姓氏。則君臣之分。猶可干。而三代之統緒。未可繼也。周防曲慮。豈其將以私天下哉。定于一而已。曹孟德一有私天下之心。而天下爲之分裂者十餘世。及李氏之興。則猶劉氏之舊也。彼其崛起之初。眇然一亭長耳。其盛者不過一少年子弟。安知天下之大慮。而勃然有以拯民於塗炭之心。三章之約。非蕭何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發哉。彼其初心。未有以異於湯武也。而其臣凡下。無以輔相之。雖或急於天位。隨事變遷。而終不失其初救民之心。則大功大德。固已暴著於天下矣。孔孟以天下之賢聖。而適當春秋戰國之亂。卒不得行其道。以

拯民於塗炭者，無其位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又曰：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苟誠其人，而欲得其位者，其心猶可察也。使漢、唐之義，不足以接三代之統緒，而謂三四百年之基業，可以智力而扶持者，皆後世儒者之論也。世儒之論不破，則聖人之道，無時而明，天下之亂，無時而息矣。悲夫。

〔二〕漢高祖起布衣以爭天下，及大業既成，而父兄故無恙也。然尊之封之，皆有所感而後發，而或者猶置餘忿於其間。唐之太宗，既已一切委命於父兄矣，己未、庚申之變，豈人道之所可安乎？舜之於瞽象，周公之於管、蔡，夫必有其道矣。豈聖人之事，不可復見於後世，而天下冒冒然以強弱小大相爲雄長，而彼善於此者，亦可以一天下而歸之正乎？人道之不滅者，幾希矣。精微委曲之際，處其所不可處，以待聖人之復起者，固不可以無論也。

匹夫不階尺土而有天下，此天下之大變，而古今之所無也。彼豈有熟講素定之規模，而其臣相與把手以奮起草莽之閒，又豈嘗學古以從事哉？仁義禮樂，先王所以維持天下之具，既已一切盡廢，而利害緩急迫乎其前，則裂土定封，無所愛惜，至於著在人心，不可泯滅者，或有感而後發，或因以泄其餘忿，亦其勢然耳。嗟夫，此豈可謂非天哉？自黃初以來，陵夷四百餘載，夷狄異類迭起，以主中國，而民生常覲一日之安寧於非所當事之人，人道失其統紀，而天地幾於不立矣。此非有超世邁往，拔出之英豪，安能掃地以求更新乎？太原之義旗一指，而天下靡然知所向矣。高祖以父而主之，可也。建成獨可以常法嗣之乎？

據非所當得。而又疾其當得者。若不能以終日。此非天誅之。則人殺之耳。天未嘗不假手於人。是以太宗抽矢蹀血。忍於同氣。犯天下不義之名而不恤。彼其心以爲是天實爲之。而非吾過也。天人之厭亂極矣。豈其使建成元吉。得稔其惡。以自肆於民上哉。人心蔽於自見。而天命不知所歸。是治亂安危之大幾也。昔者周公蓋憂此矣。孺子離襁褓。寧幾時。而武王疾且病。周公懼其事之不可繼也。至誠委命於天。欲以身代武王之死。武王得以延數年之命。而孺子可輔以立。他日管蔡之誅。爲天下誅之耳。要以使天命卽於人心所可安之地。不然。則吾心豈能盡白於天下。而何以爲後世訓乎。天命之所在。若決江河。故檀車煌煌。牧野洋洋。雖聖人不敢以疑貳之心而承之也。願其所以先爲之地者至矣。人欲謀我。而我亦謀之。是以亂易亂也。而其地安在哉。雖其決於承天命。以脫民於塗炭。有足自解者。而終不卽於人心之所安。至今論者猶不安之。嗟夫。此又可以盡歸之天哉。

〔三〕三老董公以仁義遮說漢高帝。而三軍始爲義帝縞素。項氏不復能自直於天下。名義之不可負。蓋如此。儒者正名之說。雖起於管仲之尊周。而自漢以來。則以此舉爲明驗矣。然人爲萬物之靈。而仁義智數。蓋不可以雜而行也。不出於高帝之誠心。而欲以欺天下。則名義乃自外來乎。故三軍縞素。本足以納悔。而不足以形敵。然劉項同受命於義帝。坐視同列之賊其君而不問。則舉世皆不復知所謂人道矣。是三軍縞素。而大義始明。高帝定天下之機。無乃真在此乎。合內外而論之。宜必有以處此者。

晉奚齊義不足以君國。聖人書以爲君之子。而卓子則書君者。里克君之也。秦以夷狄之智兼天下。其亡楚尤爲無道。蓋天下欲共亡之久矣。況當天下潰亂之時。蓋不必用懷王以從民望也。項氏君之。而諸公皆稟命焉。則其君之者非一人矣。利其爲名則君之。不利其實則害之。自立自廢。各從其私。是君臣無定位。而以強弱爲輕重。率天下之人。如驅羣羊。是非可否。惟吾之所欲爲。而人亦不得裂去也。其輕天下亦甚矣。董公者。發天下之公憤。而借高帝之力以扶人道於旣絕者也。揭項氏之不義於天下。使天下皆欲援弓而射之。雖微高帝。猶不可以自立。蓋董公之遮說。幾於孔子沐浴之請。而高帝之義。吾不知其何心也。故孫權之自立。非義也。使魏氏不得自正於天下。則人道不至於盡廢。雖聖人不得而明權之非義也。

〔四〕三代之勦業。以封先聖之後爲念。而論功行封。猶待其定也。至周則大封同姓於其閒。爲國五十有三。而猶未以爲嫌。武王周公固非以天下爲己私者。天之立君。豈爲姬姓而設乎。漢興。患異姓之強大。而大封同姓以鎮之。其道蓋本諸此矣。七國同時舉事。黥彭之患。不如是之併也。誅鋤剗削。至於分裂。以各王其子弟。同姓湮微。而后族之禍又成矣。聖人之立法。本以公天下。而非以避禍亂。心有親疎。則禍福倚伏於無窮。雖聖智不得而防也。周漢之法。豈世變之窮而至此乎。合天下而君之。疎遠之人。何負於國家。而周以宗強。此果何道乎。不然。漢誘之周。而周公其衰矣。

昔孔子論三代之損益可知。蓋自堯之親睦九族。積而至於周之大封同姓。五十有三國者。亦其損益之可知者也。然其義遂窮而不可繼。故春秋之諸侯。以其子弟爲卿者。聖人皆以弟書之。獨於季友之來歸。

不係以親而書曰季子。蓋其賢者則與衆共之。其不賢者。聖人以爲有國者之私其親。而其義不通於天下也。豈非參酌四代之制。以爲萬世通行之法哉。漢高帝與諸公共起草莽。以帝天下。天下平定。諸公各已。南面稱孤。帝猶疑其不可盡信也。分王子弟。以據其衝。而庶孽與其不肖者。一切不問。庶幾以爲可自附於周家親親之義。而不知權勢旣成。雖親者亦不可保。其可保者。惟其賢也。不思天下之公義。而用其謀國之私心。是非利害。徇於目前。而使前後相矯。卒不得其正。禍亂相尋於無窮。不獨漢氏爲可憫。而魏晉宋齊不能以是一日爲安者。蓋親疎之義不明也。出其子弟之賢者。以與天下共之。其不賢者。養以國家之私。使親賢參錯。而禍福治亂。一付之天下之公。而吾無容心焉。聖人之作春秋。以待後聖者。蓋如此。

〔五〕項羽暗鳴叱咤。千人皆廢。而能恭敬愛人。自屈於禮節。人士其仁與勇。可謂兼之矣。至於賞不妄與。豈不足自附於惟衣裳在笥之義邪。漢高帝乃饒爵邑。以來天下之頑鈍嗜利亡恥者。開國承家之初。而顧以小人先之。卒用是以勝羽。羽之目當不瞑矣。使天下有疑於儒者之道。其不自高帝始邪。

方三代之衰。聞諸侯脩德以興矣。未聞崛起草野。而皆有南面稱孤之心也。當草昧之時。欲以禮義律之。智勇齊之。而不能與天下共其利。則其勢必分裂四出。而不可收拾矣。匹夫並起而爭。此非先王之常勢也。高帝能用是以合其勢。而不能用是以一日爲安。蓋其初不能參用項氏之所長。以消伏異時黨與搖動之心。此正陳平之所預見而深憂。而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義。何嘗一日而廢哉。蓋田橫之未去。郡國

豪姓之未徙。四老人者伏於商山而不可招致。高帝雖死而目不瞑也。異姓諸侯王之憂。特衆人之所共憂耳。易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聖人其知之矣。

〔六〕周召毛畢實佐文武以有天下。成康既沒。王朝之公卿。往往皆諸公之子孫族屬。比閭族黨之賢。脩身飭行。以自見於斯世者。非一人。其卓然者。豈不可與諸公之子孫族屬共執國政哉。然而位終不得過大夫。人才之特起。不幸而非世家。則不得以任公卿之位。此果何法也。春秋譏世卿。而人才之特起者。終無一人得附見於冊書。雖聖人之法。亦不免隨世而立歟。漢高帝與蕭曹諸公共起而亡秦。天下既定。非嘗更當時之事者。不以任公卿也。賈生特起之才。天子明知之而不得用。非獨絳灌之專其寵利也。然公孫弘自海瀕而登宰相。則天下自此多事矣。唐太宗雖以房杜爲宗臣。而天下之賢者。始雜而用之。然其後遂無世臣之可倚。更任迭用。雖賢君亦不克其終。豈君臣之際。無終始之義。則其勢必至此邪。然合天下而君之。而獨私於共事之臣。宜非聖人之公道。而周漢之法。果可爲通行之法乎。

君臣天地之大義也。君臣不克其終。則大義廢而人道闕矣。此豈苟然之故哉。方天地設位之初。類聚羣分。以戴其尤能者。爲之長君。奉其能者。爲之輔相。彼所謂后王君公。皆天下之人推而出之。而非其自相尊異。據乎人民之上也。及法度既成。而君臣有定位。舜命夔以典樂教胥子。蓋欲其君臣相與世守之。以達天地之大義。三代既以世次而有天下。其相與肇造人紀而維持其國家者。亦欲其代脩祖父之業。而

君臣相保。與國無窮。使天下之人有所觀仰愛戴。而不敢窺伺其間。以覬幸國柄。橫生意見。紊亂綱紀。使天地大義有所廢闕。而厭故喜新。敗亡相尋而不悟也。惟其子孫族屬。舉不足以當賢者之選。而後廣求天下之賢聖。以庶幾於一遇。而中接墜業。不敢有加焉。如高宗之於傅說。是也。此豈君臣之常法哉。孔子之作春秋。其於三代之道。或增或損。或從或違。必取其與世宜者。舉而措之。而不必徇其舊典。然於君臣之大義。未之有改也。其譏世卿。蓋譏其不擇世臣之賢者而用之。甚者遂使世其官。而人人輕視其上。皆有掩而取之之心。其勢必至於君臣之不相保。故惓惓於一世之賢者。悉使之附見於冊書。如蔡季、紀季、楚屈完、齊高子、魯季友、叔肸、宋子哀之徒。往往非公族。則其世家之舊也。使皆得若人而用之。則何厭於世臣。而欲求天下特起之賢。於不可知之際哉。至於死生恩禮之厚。而適遭變故。或不以其道終。則正色書之。而無間於曹、莒之小國。所以究極天地之大義。而明示之後世者也。故孟子以爲故國必有世臣。至於不得已。而後使卑踰尊。疏踰戚。然猶必取其國人。皆曰賢者。繇此言之。豈樂於君臣之不相保。而新故相易。以求快一時之耳目哉。戰國朝暮反覆之禍。蓋起於君臣之不相保也。漢高帝以匹夫而有天下。視平時之等夷。無非可疑之人。故其臣不自保其首領。而天地之大義不復明矣。然猶不使後生新學。得以參乎其間也。唐太宗則參而用之。更一世而盡忘其舊。甚者朝爲君臣。而暮爲路人。故以勢相臨。而不復以恩相保。緩急無一人之足依。而方顧望草萊之賢者。以爲己用。豈不殆哉。惟我本朝。於天下之賢者。必使之敷歷中外。養其資望。而後至於大用。故其人往往足以重人之國家。而子孫習識其本末源流。家世

守之至於一二百年而不替。嗚呼。是天地之大義。而非君臣之私恩也。天下不能皆特起之賢。則超舉顯擢。豈可率以爲常乎。朝暮不相保。則是棄爵位於草萊。大義廢而天下離矣。

龍川文集卷之四

問答

〔七〕義利之分。孟子辨之詳矣。而賞以勸善。刑以懲惡。聖人所以御天下之大權者。猶未離於利乎。有所利而爲善。有所畏而不爲惡。則其入人也亦淺矣。堯舜之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故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豈亦知其效入人之淺乎。然臯陶之陳謨。以典禮賞罰。同出於天。而非有輕重之別也。苟無所事乎其用。則賞罰亦自外來耳。安在其爲天乎。三代之用賞罰。大概猶法唐虞。而記禮者載其先後之用甚詳。又以爲至周而窮。豈世變之極。而賞罰之用始重乎。抑其出於天。而三代始賴其用也。春秋聖人經世之志。而獨以代天子之賞罰。則聖人起而治天下。必不能以易此矣。亦何怪於漢宣帝之專恃賞罰以爲治乎。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洛書之所明載。而儒者終以爲治天下者。不取必於賞罰。亦知夫勸懲之效淺也。謂賞罰不取必於勸懲。則無以御天下。謂其爲懲勸而設。則賞罰亦利耳。利者人道之末也。則臯陶之所謂天者。豈謬乎。

耳之於聲也。目之於色也。鼻之於臭也。口之於味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出於性。則人之所同欲也。委於命。則必有制之者而不可違也。富貴尊榮。則耳目口鼻之與肢體皆得其欲。危亡困辱。則反是。故天下不得自徇其欲也。一切惟君長之爲聽。君長非能自制其柄也。因其欲惡而爲之節而已。敍五典。

秩五禮。以與天下共之。其能行之者。則富貴尊榮之所集也。其違之者。則危亡困辱之所并也。君制其權。謂之賞罰。人受其報。謂之勸懲。使爲善者得其所同欲。豈以利而誘之哉。爲惡者受其所同惡。豈以威而懼之哉。得其性而有以自勉。失其性而有以自戒。此典禮刑賞所以同出於天。而車服刀鋸。非人君之所自爲也。天下以其欲惡而聽之人君。人君乃以其喜怒之私而制天下。則是以刑賞爲吾所自有。縱橫顛倒。而天下皆莫吾違。善惡易位。而人失其性。猶欲執區區之名位以自尊。而不知天下非名位之所可制也。孔子之作春秋。公賞罰以復人性而已。後世之用賞罰。執爲己有。以驅天下之人而已。非賞罰入人之淺。而用之者其效淺也。故私喜怒者。亡國之賞罰也。公欲惡者。王者之賞罰也。外賞罰以求君道者。迂儒之論也。執賞罰以驅天下者。霸者之術也。

〔八〕肉刑之興。說者以爲起於苗民。而堯參取而用之。報虐以威。蓋將以戒小人。而非出於聖人之本心也。故舜多爲之塗。以出民於刑。祇以施諸怙終者。而穆王之訓刑爲尤詳。然則雖聖人欲去之久矣。安在其爲孝文姑息之仁也。而世儒之道古者。必以爲井田封建。肉刑皆聖人之大經大法。不可廢也。治天下而不用肉刑。徒以啓小人犯法之心耳。故曰。肉刑之刑。刑也。漢魏之際。往往數議復之。而不果。以至於本朝。而刑輕于三代矣。法家者流。以仁恕爲本。惟學道之君子。始惓惓於肉刑焉。何其用心之相反也。推之天理。驗之人事。而要諸古今之變。究其所從始。極其所由終。必有至當之說。昔者聖人。類於禽獸之中。而去其爭奪戕殺之患。蓋必執生殺之權。而後謂之刑政也。則肉刑固已

草具而未有其法耳。苗民始多爲戕人之具以淫用之。堯懼其爲世訓也。故取而次第品節之。使必若苗民者。然後羅此刑耳。故曰。報虐以威。舜又多爲之法以出之。而夏於贖刑爲尤詳。商人執刑罰以督奸。傷肌膚以懲惡。蓋嚴其所當用者耳。夫旣多爲之塗以出之。而不嚴其所當用者。是教人以輕犯法也。豈聖人制刑之本意哉。文武尤謹於庶獄。而成康措而不用。至於四十餘年。穆王耄荒。而訓刑以詰四方。使知刑者聖人愛民之具。而非以戕民也。漢興承秦之餘烈。先王之法度盡廢。而肉刑塊然獨存。文帝感一女子之言。而慨然除之。於是可與語通變之道矣。井田封建。自黃帝以來。極十數聖人之思慮。所以維持而奉行之者。惟恐其一事之不詳。而一目之不精也。至於肉刑。則多爲之塗以出之。惟恐其或用耳。豈可同日而語哉。聖人之恐其一事之不詳。而一目之不精者。今旣盡廢而不可復舉矣。獨惓惓於聖人之恐其或用者。縱使可用。無乃顛倒其序乎。使民有恥。則今法足矣。民不賴生。雖日用肉刑。猶爲無法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四達而不悖。則王道成矣。吾聞諸聖人者如此。

「九」酈食其教。高祖以示諸侯。形勢之制。方天下未定之際。形勢固不可以授之人。蓋懼其自代也。天下已定。固當以天下爲家。以四塞爲形勢。而蕭何方惓惓於壯宮室。龔敬方勸據秦地。以臨制天下。何其狹也。高帝寬仁愛人。天下洵洵數歲。本不敢輕用其力。豁達大度。欲示天下以至公。而庶幾於周家之義。然卒爲宗臣所移。猶可也。而竟移於羈臣之說。何哉。豈三代公天下之道。後世真不可復行乎。抑人心多自疑。而其流遂如此也。不然。則在德不在險。是真書生之談耳。

萬物皆於我而一人之身百工之所爲具。天下豈有身外之事而性外之物哉。百骸九竅具而爲人。然而不可以赤立也。必有衣焉以衣之。則衣非外物也。必有食焉以食之。則食非外物也。衣食足矣。然而不可以露處也。必有室廬以居之。則室廬非外物也。必有門戶藩籬以衛之。則門戶藩籬非外物也。至是宜可已矣。然而非高明爽塏之地。則不可以久也。非弓矢刀刃之防。則不可以安也。若是者皆非外物也。有一不具。則人道爲有闕。是舉吾身而棄之也。然而高卑小大。則各有分也。可否難易。則各有辨也。徇其侈心而忘其分。不度其力。無財而欲以爲悅。不得而欲以爲悅。使天下冒冒焉。惟美好之是趨。惟爭奪之是務。以至於喪其身而不悔。然後從而省之曰。身與心內也。夫物皆外也。徇外而忘內。不若樂其內而不願乎其外也。是教人以反本。而非本末具舉之論也。二帝三王。未嘗不擇形勢而居之。而周公於宮室之制。闕大端麗。欲用以爲萬世之法。夫豈以形勢爲德之輔。而宮室爲德之華哉。此帝王所以備人道而與天下爲公也。蕭何。婁敬蓋亦知天下之勢而已。而未知聖人本末具舉之道。故使論者猶有疑焉。且諺有之。衣則成人。水則成田。此豈有內外輕重之異哉。世儒之論所未及也。

〔十〕帝王之號名殊。而其道一也。然學者知稱堯舜禹湯文武。而名號與諡。終不可得而別。以堯舜禹爲名。則文武獨以諡舉。可通乎。以爲號。則咨爾舜禹者。必非號也。湯之子孫。以甲庚丙壬爲號。則湯不得以謂之諡。然而所謂予小子履者。則湯既有其名矣。後世之言諡法者。遂次堯舜禹湯之中。夫豈其然乎。文武之子孫。各以諡顯。而善惡一付之天下之公論。雖孝子慈孫。不得加私意於其間也。

春秋之公侯伯子男。其卒葬例以公書。又何所貴於聖人之筆削乎。亦無怪後世之孝子慈孫。因得以致其隱惡之義也。聖人酌古今而裁之中道。必有俟百世而不惑者。

自風氣初開。人極肇建。於是有君臣上下之分。而爲之號以尊異之。未有名字之爲別。而文物之可觀也。及其久也。有號而後有名。有名而後有字。有字而後有諱。有諱而後有諡。上則追王其先祖先公。下則施及其文子文孫。旁則庇其本支族屬。惟其嫻聯親黨。隆於朋友。不遺故舊。以廣親親之道於天下。然後爲忠厚之極。則人道之志文。此周家所以獨備於三代也。孔子作春秋。旣已品節而盡用之矣。然名之曰幽。厲。而國惡不諱。無以致君父之敬。列爵各從其實。而直情徑行。無以盡臣子之心。故春秋兼隱惡之義。從尊君之文。而人文於是大備。後世無以復加矣。過是以往。則人心無窮。不可以盡徇。而天下至衆。不可以文欺也。故堯舜禹湯循而至於周。道之文也。春秋之義。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後世之欲行恩義於春秋之外者。徇人心而欺天下者也。

〔十一〕呂不韋市子楚以爲奇貨。此戰國策士朝暮反覆之謀。君子之所不道。而漢文立未數月。乃脩代來功。宋昌旣封侯。而六人者皆官至九卿。宣帝惓惓舊恩。至侯五人而未止也。天之立君。本爲斯人計。猶不以逸豫其君之身。顧何有於平時自結於其君。以覬非望者乎。將相大臣。以天下之義。迎立代王。猶逡巡而不敢進。旣已立矣。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而張武實行。殿中將相大臣。今猶未足信耶。昔者王代。而今爲天下主。必自代來者而後足信。何其示天下以狹耶。貪天之功。以爲

己力。宋文帝能忍於徐羨之、傅亮、謝晦，而王華、王曇首之徒，自是而用事焉。使後世反覆多詐之人，常覬天下之有變，以幸一日之富貴，其必自宋昌始矣。漢高帝用其私心於豐沛，而生長之地，亦有異恩焉。是納吾身於一邑，而教天下以僥倖，豈所以爲天下主哉。南陽之恩雖小殺，而此義卒不可廢。人主一時之私恩，又可爲萬世之常法乎。裁恩義而中持衡焉，使開國承家者有所據以爲常行之道，揆之以春秋之義，則必有以處此矣。

晉文公在外十九年，從亡者非一，而三士稱焉。及其反國也，卻縠實當國政，狐偃、趙衰蓋始爲卿，而賈佗、臼季之徒，未有列也。卻縠死，先軫以下軍之佐代之。當時以爲上德，則從亡之勞，不論矣。顛頡就誅，魏驪幾不免，而介之推不及祿，榮辱可否，與衆同之。幸不幸一歸諸命，不以親疎厚薄爲等降也。易曰：君子知柔知剛，知微知彰，萬夫之望，自古聖賢之舉事，與夫後世英雄豪傑，必寄腹心於同起共事之人者，彼其察事見情，常先乎衆人，非以其爲故舊而特親之也。至於左右親暱，詎肯以得國有天下而任之以政哉。富厚安榮，不欲以天下國家，而儉其素所親耳。春秋之義，所以重君臣恩義之始終，而不及其私者，固所以防人心之流也。文帝裁絳侯以大義，而卒不任宋昌，張武以國政，彼其輕重淺深，必有以知之矣。丙吉之端，簡厚重，雖微舊故，是可任之以政乎。宣帝忍於霍光，而惓惓於五人者，非但親疎有以蔽之，而權利所在，固爭之端，而怨之府也。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此聖人所以裁恩義而中持衡者。其諸春秋之所不廢歟。豐沛、南陽，以生長之地，而需

異恩雨露之所被。日月之所照。近而易入者。常先得之。此亦天下之公義。而厚薄之殊絕。則爲私心耳。夫人心之正。萬世之常法也。苟其不役於喜怒哀樂愛惡之私。則曲折萬變。而周道常如砥也。唐太宗惓惓於天策學士。而秦府舊人。則與東宮秦府。均其用捨。蓋亦庶幾於恩義之平矣。嗚呼。安得皇極之主。而共敍之哉。

「十二」聖人以常典衛中國。以封疆限夷狄。明其不可參也。然民命之所在。不當以夷狄中國爲別。故兼愛之說興。而通和之義行焉。甚者至欲以女妻之。冀以舅甥之恩。而獲一日之安。彼惟不習於禮義也。故謂之夷狄。而可以人倫而縻之乎。暗哉。婁敬之智也。一日作俑。而其流至於不可勝言矣。然合中國而君之。旣不能卻夷狄於塞外。又不能忍一日之辱。坐視民生之塗炭而莫之救。是誠何心哉。此齊景公所以涕出而女於吳也。孟子之所不敢廢。則婁敬豈得爲過乎。略其事而取其心。雖宋虢之息民。聖人不得正色而誅之也。

有中國必有夷狄。待夷狄之常道。莫詳於周。而其變則備於春秋矣。方舜禹之時。蠻夷猾夏。則命士以明刑而已。至湯有來享來王之事。而未有其禮也。周公相成王。朝諸侯於明堂。而列夷於四門之外。分天下爲五服。而以周索戎索辨其疆。蓋不使之參於中國也。宣王伐玁狁。至太原而止。而蠻荆使之來威而已。此周道之所以中興也。幽王之亂。而中國夷狄混而爲一矣。其後楚始僭王。以夷狄之道。橫行於中國。吳越奮自南方。以與晉楚爭伯。而晉楚不能抗。此商周而上夷狄未有之禍也。聖人有憂焉。而作春秋。其

所以致夷夏之辨亦難矣。戎狄之種類不一而雜出於中華。以致其猾夏之禍。聖人一切以周道治之。而不使參中國之事也。諸侯與之會盟則譏之。伯主窮追遠討則黜之。要使各安其疆則止矣。至於吳楚則非周道之所能盡治也。方其始之僭竊也。固已斥而棄之於夷狄矣。及其能從中國之會盟。則人之能行聘禮。則爵之。能正中國所不能正之罪。能討中國所不能討之敵。則酌輕重以許之。及其行詐謀。用狄道。則斥而棄之如故也。然而圖伯可也。分伯可也。專伯則不可。人可也。子可也。公侯則不可。而況於僭王乎。是聖人於中國夷狄混然無辨之中。而致其辨。則所以立人道。扶皇極。以待後世也。吳楚之禍極矣。聖人豈不知後世必有夷狄之尤猾者。踵其轍以抗衡於中國。庶幾春秋之義。尙可覆而行也。漢之匈奴。唐之回鶻。吐蕃。本朝之契丹。豈可以待夷狄之常道而待之。徒曰不可參於中國而已乎。彼固越疆而來參。竊中國之文。以自尊異。逞夷狄之威。以自飛揚矣。然而妻之以女則不可。藉其力以平中國則不可。蓋懼夷狄中國之無辨也。漢唐之已事。可以鑒矣。本朝去是二禍。而歲以金繒奉之。不復至於交兵。則既享其福矣。獨使之並帝。則漢唐之所未有也。專中國之禍。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是皆當時之廷臣不講春秋之過也。今中原既變於夷狄矣。明中國之道。掃地以求更新可也。使民主宛轉於狄道而無有已時。則何所貴於人乎。故揚雄之言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爲中國。王通之言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蓋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

龍川文集卷之五

酌古論

酌古論序

文武之道一也。後世始歧而爲二。文士專鉛槧。武夫事劍楯。彼此相笑。求以相勝。天下無事。則文士勝。有事。則武夫勝。各有所長。時有所用。豈二者卒不可合耶。吾以謂文非鉛槧也。必有處事之才。武非劍楯也。必有料敵之智。才智所在。一焉而已。凡後世所謂文武者。特其名也。吾鄙人也。劍楯之事。非其所習。鉛槧之業。又非所長。獨好伯王大略。兵機利害。頗若有自得於心者。故能於前史閒竊窺英雄之所未及。與夫既已及之。而前人未能別白者。乃從而論著之。使得失較然。可以觀。可以法。可以戒。大則興王。小則臨敵。皆可以酌乎此也。命之曰酌古論。

光武

自古中興之盛。無出於光武矣。奮寡而擊衆。舉弱而覆強。起身徒步之中。甫十餘年。大業以濟。算計見效。光乎周宣。此雖天命。抑亦人謀乎。何則。有一定之略。然後有一定之功。略者不可以倉卒制。而功者不可以僥倖成也。略以倉卒制。其略不可久。功以僥倖成。其功不可繼。犯此二患。雖連奇奮鬪。所當者破。而旋得旋失。將以濟中興難矣。人有常言。光武料敵明。遇敵勇。豁達大度。善御諸將。其中興也。固宜。吾則曰。此

特光武中興之一術也。使其中興止在於此。則是其功有時而窮也。西都之末。莽盜神器。羣雄並起。相與圖之。光武因思漢之民。舉大義之師。發迹昆陽。遂破尋邑。百戰以有天下。彼其取亂誅暴。或先或後。未嘗無一定之略也。何以明之。光武自昆陽之勝。持節河北。鎮慰郡縣。破王郎。擊銅馬。收復故地。凡所以經營河北。而取河內爲之根本也。河北平。河內服。自常情觀之。當此之時。更始闇弱。可以西取關輔。疾據其地。俯首東瞰。以制天下。光武乃身徇燕趙。止命鄧禹乘釁西征。其意豈以燕趙爲可急。而關輔爲可後哉。吾嘗籌之。關輔雖形勝之地。而隗囂在隴西。公孫述據巴蜀。赤眉羣盜。蠶起山東。囂。述猶虎狼之據穴也。有物以阻其穴。則彼不敢騁。不然。將何所憚。赤眉猶長蛇之螫草也。有物以肆其螫。則其毒無餘。不然。將何所不至。光武之未取關輔。所以阻囂。述之穴。而肆赤眉之螫也。故且身徇燕趙。使之速定。則自河以北。民心已一。而吾之根本固矣。及赤眉破長安。志滿氣溢。兵鋒已挫。而鄧禹得乘釁以并關中。馮異繼之。遂破赤眉。而長安平。洛陽固。而耿弇且定齊矣。當此之時。天下略平。囂。述雖有覬覦之心。而不得復騁。光武定都洛陽。命將討囂。平述。而天下遂一矣。此其有一定之略。而後有一定之功也。使燕趙未平。而光武西取關輔。則遂與囂。述爲敵。而赤眉無所騁其鋒矣。與囂。述爲敵。則欲徇燕趙。而彼乘其虛。赤眉無所騁其鋒。則已服郡縣。而或罹其毒。是燕趙未可以卒平。關輔未可以卒守。河北。河內未可以卒保。而天下紛紛。將何時而一也。雖料敵明。遇敵勇。豁達大度。善御諸將。顧亦何用哉。吾以是知中興之君。略之不定。而僥倖於或成。則我欲東而盜據其西。我欲前而敵隨其後。智謀勇鬪。無一可者。今夫道路之人。僥倖而得千金。

得之於此。則必失之於彼。何者。千金不可以常僥倖也。千金之子則不然。致之有術。取之有方。成之有次第。不終年而其富百倍。此光武所以爲中興也。唐肅宗起兵靈武。不能先圖范陽。而急取關中。卒使盜據其穴。不能盡取河北。裂爲藩鎮。終唐之世爲大患者。皆藩鎮也。此無他。不能立一定之略。則不能成一定之功。中興之不終。宜哉。吾以是知光武之果不可及也。且吾又聞自古服羣叛。驅英豪者。無如漢高帝。而光武之行事。有高帝之所未能爲者二焉。光武降銅馬。封其渠帥。降者未安。將有他變。此何異於沙上之謀乎。光武勒使歸營。單騎按行。示以赤心。而降者悉服。不必封雍齒。而後諸將安也。馮異鎮關中。人或言其威權太重。恐有異志。此何異於蕭何之事乎。光武不信言者。而以其章示異。異惶恐稱謝。復賜詔慰諭。信任愈篤。不必繫諸獄。而後明其無他也。且使後世人君用此術。以成功者多矣。吾始讀高帝之書至此。未嘗不竊疑其計之過。而未有所處。及得光武二術。則欣然而笑曰。天下之事。未嘗無奇術。而人不能發之。光武發高帝之所未能爲。而中興之功。遠過古人者。雖天命。抑人謀也。

先主

英雄之主。所爲置私忿而未嘗求復者。非以私忿之不當復。而義有大於私忿者也。當理而後進。審勢而後動。有所不爲。爲無不成。是以英雄之主。常無敵於天下。夫劉備之荊州。孫權假之也。權不假之。其曲在權。備不復之。其曲在備。備旣得益州。權遣使請荊。備不以復。而天下皆不直備矣。權一舉而襲破三郡。再舉而遂梟關羽。何者。師直爲壯也。然備之於羽。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羽旣就戮。備不勝忿。遂大舉以求復。

其讎而不知魏者國家之深讎。非特一關羽之比。吳者一家之私忿。猶有唇齒之援也。此吾所謂義有大於私忿者。如斯而已矣。備既舉兵。權遣使求和。而盛怒不許。是怒敵也。兵向西界。平地立營。而無他奇變。是輕敵也。怒敵者危。輕敵者敗。備之喪師。有自來矣。且吾又聞之。用兵之道。有攻法。有守法。此兵之常也。以攻爲守。以守爲攻。此兵之變也。攻專用攻法。守專用守法。其敗也固宜。然守專用攻法。攻專用守法。亦焉得而不敗哉。備之攻吳。可謂專用守法矣。備自秣歸。列立數十屯。互七百里。將以攻人。而計出於此。雖曹丕之庸。猶得而笑之。而備不知避者。豈其果闕於用兵耶。備之意。欲示拙以誘吳師。待其貪利。一舉蕩之。而不知陸遜之持重。可以速壓。而不可以巧勝也。形之而彼不從。予之而彼不取。固將制奇合變。求爲不可敗。而全軍以返。迺難於舉動。計不復生。此固遜之所輕爲也。夫善用兵者。常避敵之所輕。而出敵之所忌。是以進而不可禦。何者。敵氣沮而吾志得也。且夷陵者。荊州之咽喉也。得夷陵。則荊州可有。使備能遣黃權率水軍以爲先驅。順流而下。掩其未備。而備率步兵分進。疾趨夷陵。扇動諸蠻。招誘大姓。按兵而不動。命水軍急攻之。臨機設變。奮力死鬪。彼方支吾未暇。而吾率步兵乘高而進。聲東而擊西。形此而出。彼乘卒初銳而用之。彼亦疲於奔命矣。如其能隨機拒守。則駐軍而相持。固壘而不懈。多張疑兵。斷絕險要。而實未嘗公。迺密遣一辯士。間行至魏。以金幣結其貴倖。自謂有謀。求見魏主。魏主知必召之。既入見。則泛論天下之事。語及吳蜀。然後徐言曰。臣嘗私賀陛下。竊笑陛下。已而又私喜陛下。彼必問曰。何以賀朕。則對曰。武皇帝所以不能吞併吳蜀也。非力不足而智不逮。以吳有長江之阻。蜀有崇山之險。而又相

爲唇齒之援也。今天相魏，兩雄相鬪，以資陛下進取之機。此臣所以賀陛下。曰：何以笑朕？則曰：臣聞敵人開圖，必亟入之。今陛下不亟圖進取，而猥信吳人之和，彼急則和，緩則去矣。投機之會，閒不容髮。此臣所以笑陛下。曰：何以喜朕？則曰：陛下天姿神武，聖斷易回。苟見其利，罔有不從。此臣所以喜陛下。彼必曰：計將安出？則曰：蜀地僻險，未易卒圖。不若遣夏侯尚、曹仁出信陵，賈逵、滿寵出東關，或出皖城，或出廣陵。東西彌互，直造長江。因蜀之勢，大舉攻吳。吳亡則蜀失援，然後徐舉而圖蜀。天下可一也。議者必曰：兩虎方鬪，當收卞莊子之功。臣以爲莊子之術，可以刺野走之虎。若夫阻穴之虎，則當及其方鬪而急刺其一。待其鬪已，則斃者猶能阻穴，尙何收功之有哉？吳、蜀阻穴之虎也。臣恐旣解之後，勝者張勢，敗者阻險。桀、鰲不遜，以拒陛下。陛下雖憤怒，無所逞其鋒矣。機不可失，願陛下熟慮之也。彼曹丕素貪功，而劉曄亦嘗言此。不旣得聞此計，必深以爲然。而大舉攻吳，吳力不能兩拒，固將棄夷陵而與我和。以并力拒魏，是吾不戰而得夷陵也。夷陵得，則荊州可圖矣。不知出此，而怒敵取危，輕敵取敗，誰謂劉備爲識大計也。故夫以私忿與師，而又怒之又輕之者，可屢爲哉。

曹公

善圖天下者，無堅敵。豈敵之皆不足破哉？得其術而已矣。運奇謀，出奇兵，決機於兩陣之間，世之所謂術也。此其爲術，猶有所窮，而審敵情，料敵勢，觀天下之利害，識進取之緩急，彼可以先，此可以後，次第收之，而無一不酬其意，而後可與言術矣。故得其術，則雖事變日異，沛然應之，而天下可指揮而定。漢高帝是

也。失其術，則雖紛紛戰爭，進退無據，卒不免敗亡之禍者，項籍是也。至於得術之一二，而遺其三四，則得此失彼，雖能雄強於一時，卒不能混天下於一統。此雖曹公之所爲，而有志之士所深惜也。公奮身徒步之中，舉義兵，破黃巾，走奉、暹，輔帝室，深據根本，號令諸將，於是降張繡，擒呂布，斃袁氏，破烏桓，兵鋒所加，敵人授首，蓋舉無遺策，而北方略平矣。其爲患者，荊州二劉、江東孫氏、張魯、擅漢、劉璋、據蜀，而關西諸將紛紛不一。此其取之不可以無術也。夫所謂術者，當審敵之強弱，難易而爲之先後，以勢度之。璋魯弱而易，其勢在所先；孫劉強而難，其勢在所後。夫荊州至近，表又寢弱，而有劉備在焉，故不若畱之以恣備之所欲爲，而并魯取璋，以孤其勢。然則欲引兵西向，而關中諸將適當其前，則如之何？蓋嘗攷之，關西諸將皆不足畏，所可憚者，惟一馬超，而公制之非其術。此所以卒爲邊患，而反爲璋魯之藩蔽也。方騰遂不叶，求還京畿，此其勢易服矣。騰之家屬盡還宿衛，而獨畱超，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公之意豈非以其嘗辟之不就，今雖召之，而彼未必肯至耶？此亦不思之甚也。且超之所以不就者，以父子俱在關西，未欲獨至，而又辟之甚輕，不肯屑就也。及騰既歸宿衛，公於此時能以前將軍召之，待以厚禮，示以赤心，命統銳卒，常以自隨，又使超弟若休若鐵者領騰部曲，而超之果敢喜立功名，曷爲不就？超既就，則關西諸將舉無足道。及熙尚既平，厲兵西向，風諭諸將，使來合勢，則韓遂等必不敢叛，縱叛破之易耳。然後并兵自陳倉出散關，運奇奮擊，以討張魯，則魯可平。漢中可有，復於此時合張魯之資，乘漢中之勢，整兵臨蜀，則劉璋震恐不能爲計，欲召劉備而無所及，備雖至而亦不能禦。何者？備非素拊蜀，蜀人方攝吾之威，兩不肯信備。

而拒守。上下異論。又不能爲用。璋異備志而潛相疑。其勢必不足以敵我。況荊州用武之國。備必不釋。以與人而徑入蜀。則璋不得不降也。璋降蜀平。分慰郡縣。命夏侯淵、張郃守之。而公親自還鄴。整兵向荆。使許洛之兵衝其膺。蜀漢之兵搗其脊。絕吳之糧援。則荊州破。劉備蹙。然後大會諸將。合饗士卒。傳檄江東。責貢之不入。命荊州之兵出江陵。蜀漢之兵出巴峽。合攻其上流。一軍出廣陵。一軍出皖城。合攻其下流。使之奔命不暇。而公親率精兵數萬。直抵武昌。則雖有智者不能爲吳謀矣。周瑜、魯肅雖千百輩。何害也。江東旣平。天下一統。分封諸將。撫慰士卒。迺退就臣列。光輔漢帝。招賢禮士。脩明庶政。以宰天下。雖西伯之功。不能遠過。如其不然。亦不害爲能一天下也。彼荀彧、智謀百出。而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徒見荊州四達。英雄之所必爭。而巴蜀險阻。非圖天下者之所急。及熙、尙平。遂教之南征荊州。責貢之不入。而不知大略之士。常畱所必爭者以餌敵。而從事乎不足急者以蹙之也。孫權嘗告劉備。以巴漢爲曹公耳目。規圖益州。得之則荊州危。而廖立亦言。先主不先定漢中。而與吳人爭南三郡。三郡旣失。幾亡漢中。則孫、劉之所爭。蓋亦可見矣。蓋蜀漢者。天下之右臂也。江東者。天下之左臂也。安有人斷其右臂。而左臂能全乎。不知斷其一臂。而從其中以衝之。則兩臂俱奮矣。此曹公所以南失荆。西失蜀。而孫、劉爭雄。天下分裂。蓋其失止於畱馬超。取荊州。而患之不可支。卒至於此。故夫取天下之大計。不可以不先定也。且夫曹公未平徐州。而先平兗州。未擊袁紹。而先擊劉備。破張、呂。而後圖二袁。蓋亦得術之一二。然公巧於戰鬪。而不能盡知天下之大計。故至此而失。亦卒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孫權

天下之事最爲難應者。百萬之衆。卒然臨之。而羣情有不測之憂。坐觀其來。而望風請命。則懼至於失吾之大計。起而欲拒之。則又懼力之不足。而反爲大患。唯英雄之君。爲能出身以當之。而其氣不懾。觀其勢。審其人。隨其事。變而沛然應之。切中機會。而未嘗有失。此固非僥倖於或成而畏謹者之所能爲也。故吾欲拒之。則以至寡當至衆。而吾能保其必勝。而不拒之。則啗以甘言。濟以深謀。而彼必不敢動。二者之所爲不同。而均於有成效。昔者漢高帝之據關。嘗欲納項籍矣。而孫權之據江東。則舉兵而拒曹公。事變不同。應之亦異。何以言之。項籍劫諸侯之兵。西向入秦。所當者破。勝氣百倍。此其勢固不可拒也。而籍之爲人。勇而無謀。氣雖行。然而有不忍之心。可下以言。則亦何必拒之哉。曹公并荊州之衆。東向俱下。而輕騎兼進。千里趁利。復與吳爭長於舟楫之間。此其勢易拒也。而公之爲人。智而多詐。其言甘。其心忍。一罹其手。莫之能救。則雖欲不拒。不可得已。觀其勢。審其人。而後可以當大變也。當時之人。乃教高祖拒。而勸孫權降。可謂兩失機矣。方帝封秦府庫。還軍灞上。其計善矣。一惑其說。違命拒關。鴻門之役。微項伯幾殆。使帝能因籍之來。開關延之。身往見籍。再拜賀救趙之功。作而曰。秦爲亡道。英雄並起。章邯舉全國之師。出關擊之。驅滅羣英。如獵狐兔。當此之時。邯以爲天下易與耳。渡河擊趙。偃然不顧。將軍整數萬之衆。趁救鉅鹿。焚棄輜重。身先士卒。叱咤生風。震呼響應。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人百其勇。秦軍大潰。諸侯觀之心戰膽栗。始知將軍爲真英雄。膝行而前。莫敢仰視。敢賀。又再拜謝。所以破秦。作而曰。臣與將軍戮

力攻秦。將軍渡河救趙。大破秦軍。秦之良將勁卒。盡於鉅鹿。臣得引兵略地。通行無累。乘虛入關。遂降子嬰。憑藉威靈。得展尺寸。不然。臣何以至此。敢謝。又再拜請分王之約。作而曰。臣自入關。秋毫無所取。籍吏民。封府庫。還軍灞上。以待將軍。將軍存亡定危。救敗繼絕。於天下功最多。宜爲盟主。以宰天下。裂土行封。加惠於諸侯。將軍世居大楚。身爲霸王。臣願得如約居關中。與諸侯比肩錯壤。臣事大楚。世爲西藩。異者擊之。非臣之私。實將軍之大義。敢請。彼籍素不忍。可啗以言。吾曲意推之。則必欣然而受。固不背吾關中之約矣。吾得王關中。然後收英雄之士。合義從之衆。厲兵南向。則全蜀可談笑而取。抗旌北首。則兩河可指揮而定。席捲燕趙。電掃齊魯。據形勢之雄。懾項籍之氣。然後三面並進以攻之。則彼將拱手就縛。亦何至於屢戰屢敗。重殘天下之民哉。張子房號爲知天下之大計者。見其距關。不能預爲之謀。事迫而僅能解之。此豈其慮有所不及耶。抑知之而不敢告耶。然幸而謝過之後。籍猶使之王巴蜀。得乘釁而取關中。而爭天下。苟王之於燕趙。若齊魯之間。則大失機矣。天下豈遽爲漢有哉。此其成特出於幸也。若夫孫權。蓋亦不惑於流議矣。審操可拒。卒置衆說而斷用周瑜。使與劉備叶力。期必拒之。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非惟免虎口。而且有大功。此其臨大變而不懼。豈幸也哉。權旣不懼於孟德。而魏文繼立。始曲意事之。啗以甘言。效其珍物。有求則從。惟恐少拂其意。欲待其驕而乘其變。其謀深矣。不幸而司馬仲達在魏。而其謀卒不獲聘。此則遇時之不幸。而非權之罪也。夫高帝之英雄。非權之所能髣髴。而帝之成。實出於幸。權之不成。實出於不幸。故夫天下之事。未可以成敗而定論也。

龍川文集卷之六

酌古論二

苻堅

智者之所以保其國者無他。善量彼己之勢而已矣。彼有釁。吾亦有釁。智者不舉也。吾無釁。彼亦無釁。智者不伐也。至於彼無釁而吾有釁。則兢兢自全。猶懼其不保。而何敢議人乎。苻堅者。好大而自忘其醜。貪功而不顧其後者也。以有釁攻無釁。雖婦人孺子。末工賤隸。皆知其不可。而堅決爲之。則安得而不亡哉。始堅以黠虜之雄。舉三國如拉朽。自以爲無敵於天下。侈心一動。遽欲移師而吞晉。晉雖弱。中國也。秦雖強。夷狄也。自古夷狄之人。豈有能盡吞中國者哉。率百萬之師。東向而俱下。謂可以傳呼而定矣。謝玄以數萬應之。百萬至衆也。數萬至寡也。以至寡當至衆。堅輕之不以屑意。將橫截於岸而盡剿之。而晉之數萬。自知非敵。士致其謀。人奮其勇。一以當百。百以當萬。堅雖有百萬之師。焉得而不敗。故嘗謂謝玄提孤軍以當秦。蓋亦識用兵之法也。然師次淝水。勝負未判。玄使人請堅。麾兵少退。以決一戰。堅命麾退。自相蹂踐。晉人乘之。因以大敗。世遂以爲秦自敗。而晉偶勝。非玄之善。堅之不善也。使其不退。則勝負未可知也。使其分爲十道。偕發並至。則可以勝歸也。吾嘗籌之。此二說者。常見其敗。未見其勝。夫堅之事。勝亦亡。敗亦亡。蓋不足論。而世猶惜其可以勝而不知用之。則吾不可以無論也。故爲之說曰。許退者。晉之不幸。

也不分者。又晉之大不幸也。夫夾水而陣，一衆一寡，寡者未敢前，衆者不肯還。晉苟退軍三十里，示堅以怯，堅必輕之。卷甲疾行，趁兵急渡，食不暇飽，糧不及齎，而吾先以兩道伏兵，張左右翼，乘其未陣，整兵向之。麾其東，鼓其西，正兵當其前，伏兵衝其腹，奇兵躡其後，三面夾擊，奮力鏖戰。此陷虎法也。虎之見人，常欲吞之，而人先設陷穽，然後脫身反走，虎必來奔，趨於陷穽，執戈臨之，殺之必矣。使堅而不退，則晉之計將出於此，而百萬之師，一敗塗地。天下之人，將以爲謀略不世出矣。不幸而不然，則人遂以晉爲偶勝。故曰：許退者晉之不幸也。大率百萬之衆，分爲十道，求以攻人，必其兵皆精銳，將皆智勇。君明臣忠，內外無罅，始可以勝。今堅發諸州公私馬十丁一兵，其精銳何在？諸將雖衆，人自爲志，可倚信者，惟一苻融。其智勇何有？君肆其驕，臣獻其諛，弱卒數萬，畱守關中，而根本空虛，鮮卑、羌、羯攢聚如林，而蕭牆釁起。晉苟待其旣分，詔諸道堅壁清野，至勿與戰，命桓冲、謝玄等提精兵數萬，抵襄陽，設奇逆擊，破其一軍，而自均至金入武關，趁長安，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搗其空虛，慰撫居民，秋毫不犯。耆老感思晉德，得見官軍，欣然相告，簞食來迎，不出旬月，關中舉定，則秦之諸道之兵，強者不顧而自立，弱者不戰而自懼，而蜀必孤。使關中之兵衝其膺，荆楚之兵搗其脇，而蜀定矣。此斷蛇法也。蛇出其穴，橫身於路，求以噬人，吾從其中而斷之，徑塞其穴，使之首尾不相救，欲進不能，欲退不可。雖有餘毒，將自斃矣。使堅而分爲十道，則晉之計又將出於此，而坐關東，瞰以制天下，百里之內，牛酒日至，大享士卒，傳檄河洛，則中原之地可復。百年之讎可雪矣。不幸而不然，則玄雖乘勝直抵黎陽，而不得關中，守之不固，所取之地，卒沒於賊。故曰：不分者又

晉之大不幸也。此二策者，天下之勝策也。顧玄雖未足以盡知之，而堅決無勝理也。世言王猛之將終也，叮嚀告戒，謂晉不可伐，彼亦知勢之不可，雖制奇合變，而亦無所用歟。

韓信

英雄之士，常以多算勝，少算而未嘗幸人之無算也。敵人無算，凡天下之有算者，類能勝之，豈惟英雄哉。故夫以英雄之才，而臨無算之敵，俛首而取之，曾不足以關其思慮，而奇謀至計，無所自發，此非英雄之所幸爲也。至若敵人去已不遠，籌算時出，其勢足以迫我，吾居其閒，隨機而應之，窘之而愈知，費之而愈新，愈出愈奇，而沛然常有餘，天下始知英雄之爲不可當矣。且夫天下必有好強不可制之敵，而後天使英雄之士出佐其君，以制天下之變，以息天下之爭，使敵無算則進，少有算則遂，逡巡而不敢前，則是勝負之數未可判，而天下之患未可息也。是何足以辱英雄之名哉。天之所生，必不如是也。夫項氏之患，蚩尤以來所未有也。故韓信出佐高祖，而劫制之，彼其所以謀項氏者，可謂盡矣。不以其兵與之角，而欲先下諸國，以孤其勢，故一舉而定三秦，再舉而虜魏豹，三舉而擒夏說，適欲引兵遂下井陘，李左車說趙將陳餘曰：韓信乘勝遠鬪，其鋒不可當，趙地阻險，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信必成擒矣。餘不能用，信迺一舉而破趙，世之議者，皆曰：使左車之策遂行，則信必不敢下井陘，下則必爲所擒矣。嗟夫，此何待信之薄哉。信而非英雄則可，若英雄也，則計必不出此矣。且趙不破，則燕不服，燕不服，則齊未可平，齊未可平，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信之用兵，古今一人而已。今屈於左

車之計。而不能決劉項之雌雄。斯亦何取於信哉。故吾謂左車之策行。則信亦下井陘。趙亦破。餘亦擒。左車亦就縛。請遂籌之。夫善用兵者。不內人於死地。今餘兵當其前。左車之兵絕其後。進退不可。可謂死地矣。內人於死地。而求人之不出奇謀。智者固如是乎。且信之精兵已詣滎陽。而所存者皆非素拊循之兵也。持是兵而與人戰。猶將自置之死地。以決死鬪。而況敵內我於死地。吾何憚而不敢入哉。吾以是知信之必下也。餘嘗言信兵雖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則知餘兵雖號二十萬。其實不過十萬也。今分三萬以與左車。則餘所統者不過六七萬耳。吾既下井陘。因畱數千人扼險。以爲後拒。以防左車之奇兵。迺引兵壓趙壘而陣。彼必不肯戰。迺命挑鬪。彼又不肯戰。迺使辱之。彼必又不肯戰。何者。左車亦嘗告之也。遲之一二日。密遣數千人間往伏險。戒之曰。望趙軍出而逐我。卽起據其壁。擊其背。處分既定。乃使人巡軍大呼曰。賊兵斷後。不如急歸。乃引兵而反。彼必謂吾計已窮。士氣已沮。而又知左車奇兵實已斷後。欲使吾腹背受敵。始可全勝。此雖智者亦必舉兵逐我。而況餘貪得忘失之心。囂然其未已乎。彼既舉兵逐我。勢將相迫。迺鼓噪反兵而戰。兵在死地。人人死鬪。而吾之伏兵。又起據其壁。擊其背。彼腹背俱受。敵反不知所以爲禦者矣。餘固可以一舉而擒也。餘旣擒。則左車三萬之兵。可以傳呼而潰矣。孰謂左車之計果能沮信之兵乎。且夫斷後之兵。古之智將固嘗以是而勝也。然其勝嘗出於敵人之不意。今左車之計未行。而信已覘知之。此雖有天下之至計。猶得預爲之備。而況左車之計乎。且善謀者。鬼神不能窺。使敵人得窺之。則不得爲善謀矣。推此言之。左車之計可知矣。雖然。是計也。雖非天下之至計。亦一時之良策也。惟

信爲能可以當之。他人則愕然不敢進矣。計左車之爲人，亦足以爲軍中之謀主。信欲就之以決疑，所以虛心委己而問之。豈真以爲嚮者之計足以擒我哉。司馬遷、班固不達兵機，以爲信然。迺記於傳曰：廣武君策不用，信使人閒視知之，乃敢引兵遂下。從遷固之言，則信特幸人之無算者爾。彼豈知廣武君之策用而信亦敢下兵哉。此殆可與曉機者道也。昔者曹操伐張繡，而劉表斷其後，操隨機應之，卒敗繡。表夫繡不下於餘，表不下於左車，而操之用兵，特信之流亞也。以信之流亞，猶能敗繡，表信獨不能破餘、左車乎。從是觀之，則吾之說有不妄者矣。

薛公

所貴乎謀夫策士者，爲其能審料敵情以釋人君之憂也。夫人各有心，對面相語，莫能相測。敵人遠在數千里，而欲察其情，揣其計之所出，此非智者不能爲也。方敵人勃然而起，人君四顧惶惑，茫然未知所措，有一人焉，奮身而出言之，設爲定計，使中敵人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言之者，使人君得先爲之規畫處置，而嚮者之憂一旦釋然，此謀夫策士所以爲可貴也。然而人君賞之，天下推之，後世又從而信服之，畏其審料之明，而不敢議其言之當否，故言雖或過，而亦無復有辯之者矣。昔者黥布之背漢也，高帝深憂之，薛公爲三策以料布，而謂布必出於下策，已而果然。此其智蓋出人數等矣。然而吾觀之，薛公謂布出下策則漢無事，信矣。至言出上策則山東非漢有，出中策則勝負未可知，其言不亦過乎。吾之意則曰：布出下策則不足敗，出中策亦敗，出上策亦敗，何以言之。古之所謂英雄者，非以其燿智勇，據形勢，如

斯而已也。此二者特英雄之末事，而仗大義以從天人之望者，乃英雄之所繇起也。苟天命人心已有所歸，而吾乃攘袂而起於干戈紛擾之後，用下背上，舉逆犯順，其名曰盜，雖欲耀智勇，據形勢，而借英雄之資，其能濟乎？故凡薛公之上中二策，皆英雄之資也。英雄用之則可，布用之則所以速其亡耳。請遂籌之上策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與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夫吳在布後，楚在布左，以力取之，則誠易也；復竭力以并齊魯，則其力疲矣，而民心附漢，未必爲其用也。力取者猶然，而欲傳檄燕趙，能保其必降乎？縱使其迫於勢而降，而民心抑又可知矣。漢苟遣一信臣，若周勃之徒，持節往慰諭之，則燕趙必復爲漢用，因命勃率趙燕之兵，以收齊魯，而帝親率關隴韓魏之兵，以與布角。布力已疲，一舉必敗。布敗則吳楚可大戰而復也。吾以是籌之，布出上策亦敗也。中策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韓與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夫韓魏天下之中也，關隴在其西，齊魯在其東，燕趙在其北，得韓魏而未得齊魯，燕趙雖欲據敖倉，塞成臯，顧亦何用哉？漢苟遣一二能將若曹滕之徒，率燕趙齊魯之兵，合擊其背，彼必反兵自救。帝因以關隴蜀漢之兵而夾擊之，則布亦何足敗哉？吾以是籌之，布出中策亦敗也。薛公者，明於料敵，而不明於上下之分，逆順之理，故以英雄之資，設爲布之三策，而不自知其言之過也。或曰：司馬懿之料公孫淵，石勒之料劉曜，于謹之料蕭繹，果何如哉？曰：懿以棄城預走爲淵之上策，謹以席捲渡江爲繹之上計，皆所以明其甚不足畏也，不足畏之敵，彼料之旣得矣，雖勿論可也。至勒之策曜，則有足言者矣。曜圍洛陽，勒將往救，因料之曰：曜盛兵成臯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夫率兵以攻人，頓於堅城之下，數

月不能拔。士氣已沮。一旦強援奄至。不能扼險以拒之。則腹背受敵。不敗何待。成臯關。天下之大險也。使曜能留萬人以圍洛陽。而身率勁兵以扼成臯。則勒必不敢進。進則乘高而擊之。勝之必矣。勒既不獲進。則洛陽失援。曜因得優游而坐取之。此所以爲上計也。若其阻洛水。則勒亦未能進。然而勒可設爲疑兵。而潛兵以渡。曜能應之則勝。不能則敗。此所以爲中計也。故吾嘗謂曜出上計。則洛陽非勒有。出中計。則勝負未可知。施之布。則薛公之言過矣。

鄧禹

善用兵者。識用不用之宜。而後能以全爭於天下矣。夫戰久勝。則兵不可用。敵已懼。則兵不必用。不可用而用之。則挫。不必用而用之。則勞。勞且挫。則敵人反得乘其弊而覆之。上損國家之靈。下虧一身之名。一跌之後。前功盡棄。其爲患也。可勝道哉。是故智者戒之也。昔者韓信之用兵也。一舉而定三秦。再舉而虜魏豹。三舉而擒夏說。四舉而梟成安君。出奇制勝。變化如神。兵鋒所加。敵人授首。蓋舉無遺策。而天下皆知其不可當也。然當此之時。戰雖勝。而兵已疲矣。兵雖疲。而敵已懼矣。故兵雖不可用。亦不必用也。聲恐而氣喝之。固足以勝。是以廣武君告以傳檄下燕。然後舉兵臨齊。信從其說。卒以成功。然吾以爲廣武君雖不言。信之計亦將出於此矣。何者。勢當然也。夫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勢不可用也。傷弓之鳥。可以虛弦下。勢不必用也。不可用。不必用。智者固將不用矣。今信之勢。何以異此。其所以區區咨計於廣武君者。蓋大功垂成。不敢不謹也。不然。則安能百舉百全而未嘗小翻歟。鄧禹起身徒步。杖策軍門。一見光武。遂

論霸王大略。陳天下之大計。此其胸中固有大過人者矣。連兵西討。所當者破。既定河東。復平關中。威聲響震。敵人破膽。諸將勸禹乘勝徑攻長安。而禹定計欲待其斃。光武迫之使急進兵。赤眉西走。遂拔長安。已而糧運不繼。降者離散。赤眉還兵。長安復失。威名大損。功卒不成。論者皆以爲禹之計則然。而光武實迫之使敗者。吾獨以爲不然。斯民塗炭。皇皇無告。奮力拯之。惟恐不及。而況吾勝而彼沮。不進兵將何待也。使其既據長安。大張勝氣。分慰居民。合饜士卒。使辯士以尺書風諭威德。則赤眉延岑可指麾而定矣。此韓信破趙之勢也。不知出此。迺舉弊兵而與延岑合戰。敗於藍田。可以止矣。且憤其功之不成。復收餘卒。求與復戰。糧運日乏。屢戰屢敗。豈非禹之才略有所不及。而亦無謀士以傳檄之說告之耶。吾觀禹之失。而後知識用不用之宜者。蓋亦難矣。嗟夫。禹之失。亦有自來矣。禹令馮愷宗歆等守枸邑。二人爭權相攻。愷殺歆而反擊禹。禹懵然無所措。求計於光武。賴黃防而僅能得其首。愷偏裨也。始不能防之。終不能制之。敵人固有以窺我矣。使其能御愷。歆而不至於相攻。則枸邑不搖。枸邑不搖。則敵人不能窺。而糧運必不乏。敵人不能窺。則餘黨不降而自服。糧運既不乏。則居民降附者日衆。長安之功。固不在馮異而在禹矣。以此觀之。禹實有以取之。而光武何罪焉。語曰。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故夫古之智者。嘗盡心於垂成之際也。

馬援

用兵之道。不可以常律論也。履險者兵家之危事。智將常用之而勝。他將常以之而敗。勝非險也。以有術

勝也。敗非不險也。以無術敗也。勝敗在人而不在險。唯險而後可以見人之能否也。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冒大險而後能立奇功。險之不冒。雖曰有功。吾未見其奇也。故夫智者不惡夫履險。而惡乎無術。多方以誤之。此兵家之至術也。聲東而擊西。形此而出彼。雖在坦地。猶然而況於險乎。險者人所易拒也。吾欲出此而明以告之。則敵一分兵拒險。而吾固將不戰而自沮矣。乃若智者之制事也。聲其所必意。形其所必趨。而忽焉乘險而進。則敵人驚沮而不知其所從來。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鬪。一舉而敗其黨。與覆其巢穴。而後可以爲不世之奇功也。昔者馬援率耿舒進擊武陵溪蠻。軍次下雋。其道有二。一曰壺頭。一曰充。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充則塗夷而運遠。舒欲從充。將以正合也。援欲從壺頭。將以奇勝也。故援力言之。棄日費糧。不如徑進搃其喉咽。帝遂捨舒而從援。援旣進兵。賊乘高守險。欲前不可。欲退不能。已而暑甚。士卒多疫。卒不戰而自敗。嗟夫。若援者可謂不明乎履險之術矣。吾以謂當聲言從充。縱其降口。使歸以告。多張疑兵。鳴鼓擊盛旗幟。若從充進。賊必悉衆出拒。吾密遣輕兵乘舟急進。徑自壺頭以掩其無備。出其不意。則賊氣喪膽沮。不知所以爲禦者矣。五溪諸蠻。可以一戰而擒也。不知出此。而明明履險。而敗也。固宜。然援則失矣。而議者方以耿舒之計爲得。是所謂見牛而未見羊也。故從援則必敗。從舒則未必勝。從吾之計。則發必中。攻必克。是以韓信之擊魏豹也。盛兵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襲安邑。卒以擒豹。曹公之攻馬超也。盛兵潼關。而潛兵渡蒲阪。取西河。卒以破超。此則兵家之妙術。而非吾臆說也。惜乎援之不出乎此。始援謀隗囂於掌握之間。擊諸羌於指顧之頃。破交趾。平嶠南。出奇制勝。前無堅敵。不可謂非一時

之傑也。然至此而失。豈其終老而智耄耶。光武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撥上此議。而光武從之。光武必以爲可勝矣。已而援敗。復重加罪。始不能料其不可。而遽從之。終不能少貸其法。而重責之。嗚呼。光武亦不得爲無罪也。

龍川文集卷之七

酌古論三

諸葛孔明上

英雄之士能爲智者之所不能爲。則其未及爲者。蓋不可以常理論矣。騏驥之馬。足如奔風。升高不軒。履濕不濡。度山越壑。瞬息千里。而適值一馬。蓋亦能然。則雖有此駿。而不足以勝之也。於是駕以輕車。鳴以和鸞。步驟中度。緩急中節。鏘鏘乎道路之間。能行千里而能不行。雖無一時之駿。而久則有萬全之功。何者。吾乖其所能。而出其所不能。可以扼其喉而奪之氣也。且譎詐無方。術略橫出。智者之能也。去詭詐而示之以大義。置術略而臨之以正兵。此英雄之事。而智者之所不能爲矣。故夫譎詐者。司馬仲達之所長也。使孔明而出於此。則是以智攻智。以勇擊勇。而勝負之數未可判。孰若以正而攻智。以義而擊勇。此孔明之志也。而何敢以求近效哉。故仲達以姦。孔明以忠。仲達以私。孔明以公。仲達以殘。孔明以仁。仲達以詐。孔明以信。兵未至而仲達之氣已沮矣。八陣列於前。四頭八尾。觸處爲首。進無速奔。退無遽走。突兵不能觸其膺。奇兵不能繚其背。伏兵不能衝其脇。追兵不能襲其後。諜間無所窺。詐謀無所用。當之則破。觸之則靡。鋒未交而仲達之能已乖矣。夫仲達出奇制勝。變化如神。天下莫不憚之。雖孫權亦以爲可憚。而仲達亦自負其能也。孔明以步卒十餘萬。西行千里。行行然求與之戰。而仲達以勁騎三十萬。僅能自守。來不敢敵。去不敢追。賈詡等常逼之戰矣。兵交卽敗。不敢復出。姑以待弊爲名。而其爲計者。不過日夕望

其死而無他術也。彼豈孔明敵哉。論者以孔明制戎爲長。奇謀爲短。雖知者亦止以爲知其短而不用。吾獨謂其能爲而能不爲。將以乖仲達之所能。而出其所不能也。故吾嘗論孔明而無死。而仲達敗。關中平。魏可舉。吳可并。禮樂可興。請遂言之。夫仲達以所能要其君。壓其同列。而誇其國人。今斂重兵而自守。姑曰待其弊。然孔明始試其兵。或以饑退。晚年雜耕渭濱。爲久住之基。木牛流馬。日運而至。則其弊不可待矣。遲之一二年。仲達將何辭哉。不戰則君疑之。同列議之。國人輕之。其身不安。其英氣無所騁。固不免於戰。戰則敗耳。敗則魏人破膽。郡縣響震。引兵略地。關中可有。分慰居民。彰明漢德。然後舉兵而臨關東。勢如破竹。所攻者下。關東平。則諭以信義。燕趙可指麾而定矣。至五六年。而魏明卽世。齊王踐位。上下相疑。蕭牆釁起。引兵合進。可以一舉而覆其巢穴。俘其君臣。分定州縣。安集流亡。魏旣舉。則吳人膽破矣。況權之末年。猜疑益甚。果於殺戮。雖陸遜不能自明。至十年而遜沒。其後步騭。朱然。全琮之徒。復相繼云亡。權之勇決之氣。亦已就衰。適庶分爭。內不能制。於是使蜀漢之師。順流而下。荆襄之師。乘勢而進。一軍出夏口。一軍出皖城。一軍出廣陵。吳之羣臣。無亮敵也。攻城略地。孰能禦之。盡一年之力。而吳可舉。江東旣平。天下旣一。偃武脩文。彰善癉惡。崇教化。移風俗。數年之間。天下略治。然後興典禮。脩正樂。斯民復見太平之盛矣。且孔明之治蜀。王者之治也。治者實也。禮樂者文也。焉有爲其實而不能爲其文者乎。人能捐千金之璧。而不能辭遜者。天下未之有。吾固知其必能興禮樂也。不幸而天不相蜀。孔明早喪。天下猶未能一。而況禮樂乎。使後世妄儒得各肆所見。以議孔明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

諸葛孔明下

孔明、伊、周之徒也。而論之者多異說。以其遭時之難。而處英雄之不幸也。夫衆人皆進而我獨退。雍容草廬。三顧後起。挺身託孤。不放不攝。而人無間言。權偏人主而上不疑。勢傾羣臣而下不忌。厲精治蜀。風化肅然。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帝者之政也。以佚道使人。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怨。王者之事也。孔明皆優爲之。信其爲伊、周之徒也。而論者乃謂其自比管、樂。委身偏方。特霸者之臣爾。是何足與論孔子之仕魯與自比老彭哉。甚者至以爲非仲達敵。此無異於兒童之見也。彼豈非以仲達之言而信之耶。而不知其言皆譎也。仲達不能逞其譎於孔明。故常伺孔明之開闔。妄爲大言。以譎其下。論者特未之察耳。始孔明出祁山。仲達出兵拒之。聞孔明將芟上邽之麥。卷甲疾行。晨夜往赴。孔明糧乏已退。仲達譎言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夫軍無見糧。而轉軍與戰。縱能勝之。後何以繼。此少辯事機者之所必不爲也。仲達心知其然。外爲大言。以譎其下耳。已而孔明出斜谷。仲達又率兵拒之。知孔明兵未逼渭。引軍而濟。背水爲壘。孔明移軍且至。仲達譎言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陣。若西上五丈原。諸軍無事矣。夫敵人之兵。已在死地。而率衆直進。來與之戰。此亦少辯事機者之所不爲也。仲達知其必不出此。姑誑爲此言。以妄表其怯。以示吾之能料。且以少安其三軍之心也。故孔明持節制之師。不用權譎。不貪小利。彼則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凡此者。皆伺孔明之開闔。妄爲大言。以譎其下。此豈其真情也。夫善觀人之真情者。不於敵存之時。而於敵亡之後。孔明之存

也。仲達之言則然。及其歿也。仲達按行其營壘。歛衽而歎曰。天下奇才也。彼見其規矩法度。出於其所不能爲。恍然自失。不覺其言之發也。可以觀其真情矣。論者不此之信。而信其譎。豈非復爲仲達所譎哉。唐李靖談兵之雄者也。吾嘗讀其問對之書。見其述孔明兵制之妙。曲折備至。曾不一齒仲達。彼曉兵者。固有以窺之矣。書生之論。曷爲其不然也。孔明距今且千載矣。未有能諒其心者。吾憤孔明之不幸。故備論之。使世以成敗論人物者。其少戒也。

呂蒙

成天下之大功者。有天下之深謀者也。制天下之深謀者。志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存乎吾之志。則除天下之患。安天下之民。皆吾之責也。其深謀遠慮。必使天下定于一。而後已。雖未一之。而其志願豈一日忘之哉。漢高帝之失職而西也。天下之人。將遂以爲不振。而高帝欲東之志。翼乎其未已。故燒絕棧道。使項籍意不復西。而後乘間以定三秦。旣又引兵出武關。使籍兵亟南。而復乘間以平諸國。漢日廣。籍日蹙。卒能并之而一天下。此其志之大。謀之深。而功亦如之也。孫權克仗先烈。雄據江東。舉賢任能。厲兵秣馬。以伺中國之變。若將有所爲矣。然吾觀其命呂蒙之取荊州。未嘗不嘆其志之不大。謀之不深。而知其無取天下之略也。夫關羽好勇而無謀。恃氣而驕功。此其勢甚易譎也。胡爲乎汲汲然而欲取之。使其攻破樊、襄陽。然後徐圖之。則漢、沔以南。皆吾地爾。是則羽之破二城者。吳之利也。然而不遂破之者。吳不能爲之聲援也。方其擒于禁。梟龐德。操意甚難之。議徒都以避其銳。而司馬仲達說操勸權躡其後。其議遂

寢。夫徙都之議。至下也。守邊之士。恃操以爲無恐。使操徙都渡河。則士氣索然不振。淮、泗以南。可襲而取矣。是則操之徙都者。吳之利也。然而不遂徙之者。吳許其躡羽之後也。此豈非其志之不大。謀之不深歟。故吾嘗論之。方操勸權以躡羽後。權當顯告之曰。關將軍以律行師。爲漢家除殘掃穢。孤以同盟。義當戮力。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誠如是。則操不知所以爲禦。而勢必至於徙都。羽行行然無東顧之憂。得畢力以攻樊、襄陽矣。徐晃豈能違當之哉。操旣徙都。權因自攻皖城。命一將攻廣陵。而合吞淮、泗之地。羽一破樊、襄陽。蒙因率兵以襲三郡。乘其弊而進擊之。而盡收漢、沔之地。東據淮、泗。西據漢、沔。土地日闢。形勢日張。如此而後。可以虎視中原。蠶食青、徐也。此則取天下之大略。而權之君臣。曾不足以知之。彼其志止於取荊州以固江東。凡蚤夜之所以爲謀者。襲關羽而已。何暇爲天下慮哉。魯肅曰。帝王之興。必有驅除。羽不足忌。吾切以斯言爲有志。而權乃笑之。信其不能有所爲矣。嗚呼。使周公瑾尙在。其智必及乎此矣。吾觀其決謀以破曹操。拓荊州。因欲進取巴、蜀。結援於馬超。以斷操之右臂。而還據襄陽以蹙之。此非識大略者不能爲也。使斯人不死。當爲操之大患。不幸其志未遂而天奪之矣。孫權之稱號也。顧羣臣曰。周公瑾不在。孤不帝矣。彼亦知呂蒙之徒。止足以保據一方。而天下之奇才。必也公瑾乎。

鄧艾

自古英偉之士。乘時而出。佐其君。其所以摧陷堅敵。開拓疆土。使聲威功烈。暴白于天下者。未有不本於謀者也。蓋其平居暇日。規模術略。定於胸中者久矣。一旦遇事而發之。如坐千仞而轉圓石。其勇決之勢。

殆有不可禦者。故其用力也易，而其收功也大。非徑行無謀，僥倖以求勝也。故夫僥倖以求勝者，幸而成則爲福，不幸而成則爲禍。禍福之間，相去不能以寸。此君子之論，所以無取於斯也。然其間有實出於謀，而其迹若幸，有實出於幸，而其迹若謀者。雖君子不能無惑，何者？疑似易乘也。桓溫之伐蜀也，師次笮橋，李勢率衆出戰，襲護戰沒，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遂進破之。此其迹若幸也。然溫之謀蜀，審其必破，然後進兵而伐之，使鼓吏不誤鳴，則溫豈將遂退耶？故吾謂溫見客主殊勢，而勢又決死於一戰，不若遂因恐懼姑命退軍，以懈其心，乘其懈而擊之，結陣而前，可以大勝。此曹操之所以破張魯也。謀未及施，而鼓吏誤鳴，士卒勇鬪，一舉蕩之。天下之人見其功而不見其謀，皆曰：笮橋之勝，幸也。謝玄之禦秦也，師次淝水，苻堅拒岸而軍，玄使人請堅，麾衆少退，而堅衆相蹂，遂進敗之。此其迹若幸也。然玄之拒秦，審其可敗，然後進兵而禦之，使堅退軍整齊，則玄豈將遂已耶？故吾謂玄見衆寡不敵，而堅又求奮於一舉，不若請其退軍，進兵求戰，佯敗反走，俟其半濟而擊之，挫其前鋒，可以得志。此韓信之所以破龍且也。謀未及聘，而堅衆相蹂，因引精銳一戰覆之。天下之人見其功而不見其謀，皆曰：淝水之勝，亦幸也。夫所謂幸也者，嘗試之而後得之也，不幸而或不然，則不能有所處矣。彼二人之所以爲謀者，如此其久也。制勝之術，如此其深也。雖勝之似偶然，使其不然，亦不害其爲勝，何名爲幸哉？然史氏不能少發之，而二子之志，奄抑不伸，非有智者孰能辯之？鄧艾攻蜀，自陰平道無人之地數百里，冒險歷艱，無所不至，艾則裹氈推轉而下，將士懸崖魚貫而進，卒破諸葛瞻，降劉禪。天下之人皆以艾爲能冒險謀勝也，吾嘗論之，使瞻能拒東

馬之險。則艾將不戰而自沮。禪忍數日不降。則艾將束手而就縛。彼艾特以僥倖而成也。何足道哉。宋武帝伐慕容超。引兵直度大峴。卒能破之。彼策超必不能拒故也。艾能策瞻必不能拒乎。唐太宗既破宋羅曷。以二千騎直造薛仁杲城下。卒能降之。彼策仁杲必出降故也。艾能策禪必降乎。艾皆不能素策之。而率兵徑進。豈非幸其或成哉。自古幸而成功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鄧艾之欺於後世者也。

羊祜

攻必克而守必固。天下之奇才也。世之言兵者。孰不曰我能攻。我能守。而以當堅敵。則不能盡如所言者。此其才必有所格也。夫敵守而我攻之。此非善攻也。敵攻而我守之。此非善守也。善攻者。攻敵之所不守。動於九天之上。人莫得而禦也。善守者。守敵之所不攻。藏於九地之下。人莫得而窺也。故以攻則克。以守則固。天下後世。又從而服之曰奇才。反是則人容有議之者矣。昔者羊祜蓋一時之良將也。脩德行義。以傾孫皓之政。推誠示信。以懷吳人之心。財之不傷。兵之不耗。而民爲之安。此所以爲國之輔。民之司命也。然而攻守之間。容有未善者。豈其才之有所格歟。且祜之守襄陽也。晉委之以謀吳。責之以安邊。而祜亦以此自任也。使攻而不皆克。守而不皆固。則猶有戾於其所自任矣。兵法曰。敵人開闔。必亟入之。西陵者。吳之要害。晉欲之而不可得者也。步闡以之而降。所謂時之一至。而不可失之機也。祜當親率襄陽之兵。而急趨其前。命徐嗣率巴東水軍。而急趨其左。晨夜往赴。與之合勢扼險。以待吳師。至則乘高而擊之。破之必矣。如使抗軍先至。而吾急攻之於外。闡乘之於內。表裏受敵。焉得而不敗哉。抗敗則西陵可得。得西

陵則誘動羣蠻。而江陵可圖矣。如此而後可以謂之善攻也。不知出此。乃頓兵不進。而抗兵已圍西陵矣。止命楊肇往救之。而身攻江陵者。彼豈以爲攻其所必救耶。而江陵堅固。非抗之所必救也。已而肇敗。關擒而祐卒無功。抑何戾於攻敵所不守之義哉。兵法曰。形人而我無形。襄陽者。祐所鎮守。而吳人不敢窺者也。而江夏益陽。乃敵意吾不守之地也。祐當遣一能將。率精兵數千往戍之。偃旗仆鼓。常若無人。敵以爲無備。而來肆侵掠。則設覆以待之。誘進而擊之。去則因險以要之。乘怠而破之。此出其不意。雖少猶可以覆衆也。覆其一。則後雖無兵。而敵不敢窺矣。如此而後可以爲之善守也。不知出此。迺屯聚不分。而吳之兵得掠江夏矣。雖曰地遠而不及救。而始不設備者。彼豈以爲地有所不守耶。而江夏切近。豈祐之所當不守也。已而朝廷詰之。而徒能肆辯以對。抑何戾於守敵所以不攻之義哉。此則攻守之間。容有未善。而人得以議之也。雖伐吳之策。如見敵人之心腹。而處置之。使杜預。王濬資以成功。亦吳之無人而後能爲是也。使陸抗尙無恙。祐豈能有所成耶。吾故曰。祐特一時之良將。而非所謂天下之奇才也。嗟夫。權譎之事。固君子之所羞爲。而亦兵家之所不廢也。如使不欲以權譎而攻西陵。則不若明告吳君曰。據城而叛。非忠臣也。納叛得城。吾將焉用。君其亟守之。此則足以彰大信於天下矣。又使不欲以權譎而守江夏。則不若明告吳將曰。名守爾土。無相窺也。備不可襲。多殺奚爲。公其圖之。此則足以推赤心於鄰國矣。誠如是攻守。不事權譎。而庶幾於王者之舉。苟爲不然。而猶惡乎權譎。使功喪而名虧。則亦智者之所不爲也。

龍川文集卷之八

酌古論

崔浩

古之所謂英雄之士者。必有過人之智。兩軍對壘。臨機料之。曲折備之。此未足爲智也。天下有奇智者。運籌於掌握之間。制勝於千里之外。其始若甚茫然。而其終無一不如其言者。此其諳歷者甚熟。而所見者甚遠也。故始而定計也。人咸以爲誕。已而成功也。人咸以爲神。徐而究之。則非誕非神。而悉出於人情。顯人弗之察耳。夫崔浩之佐魏。料敵制勝。變化無窮。此其智之不可敵。雖子房無以遠過也。而其料柔然。尤爲奇中。方太武將議出征。衆皆難之。浩肆辯詰之力。遂其行。且告人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致不能盡舉耳。已而果然。使浩臨機料之可也。而能先事料之者。此果何術哉。吾嘗論之。古之善料敵者。必曰。攻其所不戒。擊其所不備。柔然去魏數千里。恃其絕遠。守備必懈。吾卒然以兵臨之。所謂迅雷不及掩耳。震電不及瞑目。彼將望風失措矣。此浩所以決知其克也。然夷狄之人。貪而無親。輕而不整。勝不相遜。敗不相救。一夫先奔。萬夫爭潰。此其習俗然也。魏師乘勝而進。勢如風雨。所至奔敗。鳥竄獸伏。各逃其死。柔然計窮氣沮。數日之間。衆未及聚。謀未及生。徬徨四顧。而莫知所以爲禦。使連兵急進。以勢迫之。此雖犯天下之至危。而可以得志。然是舉也。唯明者爲能必之。唯斷者爲能行之。不明則利害顯然而不見。不

斷則可否猶豫而不決。夫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有是二者。而何能投機哉。太武之用兵。動輒萬全。而其將若長孫翰、劉潔、古弼之徒。雖不爲無謀。而皆不能用權以求勝。故機會在前。而或失之者有矣。此浩之所爲深憂也。是以先事料之。言如有形。庶臨機之際。或因吾言而能有所決。則舉一國猶擣虛耳。其功可勝道哉。太武卒失其機。使貽後悔。彼非不知勢之可進。而自顧進軍數千里。窮其巢穴。人或死戰。或因險以要我。或設伏以待我。其害殆未可以一二計。不若全軍而止。他非所憂。此則太武與諸將之意也。而不知事固有隨機立權者。烏可以瑣瑣顧慮哉。故夫浩之所料。雖曰奇中。要之皆出於人情。而太武失之耳。唐太宗伐薛仁果。旣破宋羅喉於淺水源。遂以二千騎進逼城下。仁果遑遽出降。蓋以權術迫之也。太宗亦嘗爲諸將言之。太宗之智。則浩之故智也。或用或不用。成敗之所不同歟。嗟夫。此英豪之權術。前人祕之。而吾獨論之者。吾恐後世之以浩爲神也。

李靖

兵有正有奇。善審敵者。然後識正奇之用。敵堅則用正。敵脆則用奇。正以挫之。奇以掩之。均勝之道也。夫計里而行。尅日而戰。正也。非吾之所謂正。依險而伏。乘間而起。奇也。非吾之所謂奇。奇正之說。存乎兵制而已矣。正兵。節制之兵也。奇兵。簡捷之兵也。節制之兵。其法繁。其行密。隅落鈎連。曲折相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前者鬪。後者息力。後者進。前者更休。一以當十。十以當百。詐者不能襲。勇者不能突。當之則破。觸之則摧。此所謂正兵。而以挫堅敵也。簡捷之兵。其法略。其行疎。號令簡一。表裏洞貫。進如颶風。退如疾雷。

地險峻則魚貫而進。道迂曲則鴈行而進。以一擊百。以百擊萬。間者不及知。能者不及拒。望之則恐。遇之則潰。此所謂奇兵。而以掩脆敵也。然而奇兵以簡捷寓節制。非廢節制也。正兵以節制存簡捷。非棄簡捷也。唯善治戎者爲能制之。唯天下奇才爲能用之。昔者李靖蓋天下之奇才也。平突厥以奇兵。而太宗問何以討高麗。則欲用正兵。此其意曉然可見矣。頡利之敵。脆敵也。奇兵以臨之。使之不及拒。蘇文之敵。堅敵也。正兵以臨之。則彼無所用其能矣。故吾嘗謂諸葛孔明所用之兵。無非正。靖所用之兵。無非奇。其亦以時之所遇有難易。而敵之所當有堅脆歟。請遂言之。東都之末。英雄之都。會也。大者爭雄。小者固守。孔明於是。以正兵臨之。南收孟獲。七縱七擒。西攻祁山。三郡響應。一戰而梟王雙。再出而走郭淮。兵追木門。張郃追之。交鋒而斃。師次渭南。司馬懿拒之。卒不敢決戰。其陣堂堂。其旗正正。此非正兵不能然也。隋室之季。太宗獨雄之時也。大者僅能自守。小者至不能自立。靖於是。以奇兵臨之。要險設伏。而梟冉肇。乘冰傅壘。而破蕭銑。輕兵至丹陽。而公祐擒。勁騎襲定襄。而頡利走出。其不意。掩其無備。此非奇兵不能爲也。然靖亦嘗一用正兵矣。提師西征。決策深入。大戰數十。卒破吐谷渾。此豈非正兵歟。將以是平高麗。而不幸疾亟矣。故吾嘗謂自漢以來。識奇正而用者。孔明與靖而已。然非深曉機者。孰肯以吾言爲信哉。嗟夫。奇兵之效捷。正兵之效迂。孔明非不欲用奇也。而時之難。敵之堅。勢有所不可者。彼郭淮。司馬懿之徒。未嘗無詐謀也。使吾以奇兵乘之。彼亦將設詐以覆我矣。故孔明特挫之以正兵。欲收功於數年之後。而不幸早喪。論者見其功之不成。遂以爲不用奇之罪。是所謂不能盡人之詞。而欲斷其曲直也。悲夫。

封常清

輕敵者用兵之大患也。古之善用兵者，士卒雖精，兵革雖銳，其勢雖足以扼敵人之喉，而蹈敵人之膺，而未嘗敢輕也。設奇以破之，伺隙而取之，曲折謀慮，常若有不可當者，而後可以全勝於天下。使夫士卒未練，兵革未利，震蕩而勢不足以當敵，則彼固不敢輕矣。輕之而敗，非敵敗之，自敗之也。用兵而先之以自敗，可謂善用乎？昔者開元之盛，民不知兵，士不知戰者二十餘年。一旦羯胡竊發，乘其間而執其機，蓋逆兵一舉，而河北諸郡悉爲賊有矣。當此之時，雖韓、白復出，豈能當其鋒哉？而封常清欲挑馬箠渡河，以取賊首，志則銳矣，不幾於大言以輕敵乎？及下令募兵，所得者皆市井傭保，可聚而不可用。常清率之進守河陽，斷橋以抗賊，賊軍一至，舉兵挫之，已而大至，力不能拒，屢戰屢北，遂失河、陝。此則常清有以取之也。且善用兵者，因其勢而順導之，賊鋒方銳，而吾勢蓋弱而未振也。處此之道，當因其弱而柔之，歛兵不應，嬰城固守，以挫其銳，而後可圖也。故吾以謂河陽之橋可斷而不必斷也，賊之前軍可挫而不必挫也，使之自恃以爲獨強，行行然長驅而進，自斃其鋒，而吾以全軍制其後，必勝之道也。夫河陽、陝郡、潼關者，關中之三咽喉也，是足以守矣。方常清受命討賊，進兵河陽，榮王、高仙芝之兵次其後，爲常清計者，宜告之曰：高將軍守陝郡，榮王守潼關，厲兵秣馬，各固其地，而常清則築卻月城以守河陽，訓練士卒，儲糧糗，浚溝固壘，清野以待之。賊軍至，則歛兵不應，設攻具，則隨機拒守，懈則擊之，退則躡之，食則掩之，夜則襲之，其餘應變之道，隨機處置，不及旬月，而賊兵固斃矣。顏杲卿、真卿起河北，郭子儀、李光弼起朔方，已沒郡

縣悉爲國守。而賊之巢窟且危矣。彼欲進不可。欲退不能。徬徨無所。而固將成禽。使其不顧而進攻陝郡。則吾以兵徐躡其後。彼反兵拒吾。而陝郡之兵。又起擊其背矣。腹背受敵。焉得而不敗。又使其率兵而遽退。則吾檄召陝郡之兵。共進追之。候其及河。半濟而後擊之。雖有勇者。不能爲賊禦矣。凡此者。皆因弱成強。而萬全之計也。不知出此。以不教之兵。當方銳之賊。以及于敗。旣敗而後告仙芝。以賊銳甚難與爭鋒。嗚呼。常清何見之晚也。常清敗而仙芝退守潼關。明皇併戮之。易以哥舒翰。翰嚴兵守關。賊不獲進。而羸兵誘我以冀復出。明皇不察。亟令進兵。翰執之益堅。而明皇督之益甚。不得已涕泣而後出。翰明知此賊爲誘我矣。固當因險設奇。勵士決戰。庶可以一勝。翰乃不然。見其兵寡則易之。行伍無列則笑之。反入其計而不悟。官軍一潰。潼關失守。而長安陷矣。始常清以輕敵而失河陽。仙芝遂失陝郡。翰復以輕敵而失潼關。使三咽喉絕。而宗社幾危。賊黨益熾。越數載而僅勦之。常清之罪其尤也。夫善用兵者。敵衰則一舉而乘之。敵銳則示弱以挫之。此兵之常勢也。常清號爲知兵者。而欲一舉以乘銳賊。則亦何取於知兵者哉。

馬燧

昔之善攻人者。使敵不得合。雖合而有以破之。則攻必克矣。夫攻者。事之末。患之端也。智者不得已而後爲之。使久而不克。則敵將有乘其弊而起者。此其爲患。殆未可以一二言也。然而智者善因危而設奇。扼要害。張形勢。以破敵人之交。一舉而兩斃之。使聲威功烈。傑出乎諸將之右。此則天下後世將企仰之不

暇而何敢嘗議哉。昔者馬燧之鎮河東也，策田悅之必反，請出師以討之。出奇制勝，奮鬪無前。雖淄青常冀合兵救之，燧破之如反掌耳。燧能窺田悅於孤窮之中，此其智勇固有大過人者矣。然力能得悅而不遂取之，使得嬰城固守，悅不足道也。而魏爲可惜，魏據河北，蔽捍諸鎮，唇齒相固，牢不可破。桀驚不遜，以抗朝廷。凡師出而輒無功者，魏不破也。魏破則諸鎮不足平矣。當燧之時，所謂一致之機也。燧乃失之，使朱滔、王武俊得乘間來救。王師十萬，一戰而北。燧殊無一謀以禦之，豈其智至此而窮耶。蓋嘗籌之，悅屢敗之餘，氣喪膽沮，衆不能陣，謀不復生。旬日之間，可坐而破也。滔、俊雖合兵以救，不過三萬五千耳。然滔性多疑，易以勢恐。武俊匹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以燧之才，而無養寇自資之心，顧此三盜，亦何足滅哉。且當此之時，以兵隸燧者，凡四將也。使燧能留李芄以圍危窘之悅，其勢固足以破之矣。而身率步兵，去魏百里，據便地爲壁，以拒滔、俊之兵。兵至則堅壁不戰，挫其初銳之鋒。別命李抱真率昭義之兵，自洛下邢以指燕薊。李晟率神策之兵，自博下貝以搗冀土。復命張孝忠、康日知勵兵秣馬，以助其勢。彼若能者，則反兵自救，不能則遲疑不去。二者必處一乎此矣。使其反兵自救，則抱真與晟衝其膺。燧又起而搗其背，腹背受敵，不敗何待。若其遲疑不去，則抱真等得優游以覆其巢穴。而燧堅壁以待其自斃。彼其欲前不能，欲退不可，徬徨無所，而坐成擒。滔、俊擒則悅不攻而自破矣。悅破則三鎮席捲而平矣。三鎮平則淄青之膽破矣。命一辯士持天子之詔往諭之，彼安得不束手聽命哉。夫然後分置牧宰，慰養居民，使郡縣之權悉統於朝廷，則朱泚、李希烈亦無自而萌其姦矣。由此觀之，燧之罪豈止於失田悅哉。昔者唐太

宗伐王世充。久之不下。而竇建德率兵救之。太宗置萬人以圍世充。身率勁兵以據虎牢。扼建德之喉。使不得進。迺命宇文士及率騎經賊陣之西。馳而南。引而東。以動其衆。乘其陣亂。縱騎夾擊之。遂擒建德。而下世充。自洛以東。際河之北。一旦而盡平之。此可謂善破敵人之交者矣。嗟夫。以燧之才。而不思伐交之術。乃復請濟師。使李懷光盡統神策之兵以往。卒以驕衆失律。而盜且乘間起於蕭牆矣。遂使李氏不見中州之大定。則諸鎮世爲不討之賊。燧之罪可勝誅哉。唐史臣曰。燧賢者也。天下以爲可責。故責之。嗚呼。吾之意其亦猶是也哉。

李愬

天下之事。衆人之所不敢爲者。有一人焉。奮身而出爲之。必有術以處乎此矣。虎者人之所共畏而不敢肆者也。而善養虎者。狎而玩之。如未始有可畏者。此豈病狂也哉。蓋其力足以制之。而又能去其爪牙。啗以肉餌。使之甘心焉。故雖驅而用之。而垂耳下首。卒不敢動。何者。有術以糜其心也。大將者天下之所難御者也。御之必以術。而況於降將乎。彼其心之不可測。孰敢信用之哉。古之人蓋亦有度其可用而用之者矣。然亦未嘗專倚之以成功。獨李愬用三降將以擒吳元濟。當時之人皆謂其不可。而愬獨以爲可。遂決意用之。卒能如其意之所逆料。不知者以爲幸。知之者以爲神。乃若愬則有術以處乎此也。何以言之。敵人之將。無故而降者。此未可信也。恐其謀也。至於勢窮力屈。而後就縛者。蓋可保其無謀矣。且此數子者。亦一時之傑也。不幸而事逆。猶竭忠以報之。使其獲背逆事順。則其忠報之心。當何如哉。而又愬之才。

智足以驅之。豁達足以容之。愬復能待以厚禮。示之赤誠。言笑無間。洞見肺腑。此南霽雲所以眷眷於張巡而不肯去也。數子者固已甘爲愬役矣。雖然。李愬未足以廢其心也。如丁士良之擒吳秀琳。秀琳之擒李祐。其忠款固可見矣。獨李祐未有以廢其心。而又欲專倚之以謀蔡。則其術不可不盡也。故方其得祐也。諸將皆請殺之。愬不聽。待之愈厚。會霖雨不止。將吏洶然。以爲不殺祐之罰。愬力不能勝。迺表諸朝。且言必殺祐無與共誅蔡者。詔釋還之。卒賴其用。大將者三軍之紀綱也。生殺予奪。皆稟其令。故雖天子之詔。猶或不受。而亦何畏於將吏之言乎。使將吏必欲殺祐。不過以色辭拒之。如囂然不止。則又從而戮之。彼固不敢有辭矣。何至表諸朝而後用之哉。吾於此識愬之心矣。其心曰。吾之待祐者如此其厚也。全祐者如此其至也。將吏囂然不已。吾力不能獨勝。復泣涕而送諸朝。表言其必不可殺。此雖父母之所以生全祐者。不過如是也。祐安得不竭其死力以報之哉。雖啗以高爵。脅以白刃。固不肯棄愬而就賊矣。故其始也。愬雖待之無間。未使之佩劍統兵也。及朝廷還之。乃使佩刀出入帳下。統六院銳士。而襲蔡之謀始定。愬之心蓋可見矣。吾以是知古之英豪。所以臨事機者。未嘗無術。特其不以語人。而人亦莫之識也。昔韓信背楚歸漢。高帝用之。無以異於楚也。及滕公言之。上亦未之奇。使其憤怒而出亡。然後命蕭何往追之。何力言其可用。乃以爲大將。夫以一將之亡。而丞相自追之。人主驟用之。信之心固甘爲漢役矣。其後漢之所以定天下者。皆信之力。而蒯通、武涉之說。不得而聞。卽其效也。論者乃以爲何之追信。高帝不知也。不然。何以反疑何之亡乎。曾不知高帝失何如失左右手。然遲之一二日而不問者。何也。帝之心固可

見矣。嗟夫。古之人所以御降將者。其術如此。苟不思其術而欲遽用之。其不爲所陷者幾希矣。

桑維翰

以中國定中國。以夷狄攻夷狄。古之道也。借夷狄以平中國。此天下之末策。生民之大患。而究其本原。乃出於明君賢臣者。蓋其事變迫於前。不得已而爲之。姑以權一時之宜。未暇爲天下後世慮也。然其積也既深。其來也既遠。膠於見聞。而爲之益勵。一旦潰亂四出。雖出於百營。而莫之能救。是非可嘆也歟。故吾嘗推原其事。蓋肇於唐高祖。成於郭子儀。而極於桑維翰。或難於勦業。而資爲聲援。或急於中興。而用爲輔翼。或迫於拒命。而倚爲先驅。皆所以權宜濟變。而速一時之功。雖能快中心之所欲。而後世之被其患。蓋有不可勝道者。此所謂慮不及遠也。且昔者漢高帝嘗勦業矣。倡義草莽。無置錐之地。雖糾合徒衆。以破強秦。而百戰百敗。危窘於項籍者數矣。然高帝之氣。曾不少懼。合罷敝之卒。據形勢。收英雄。卒困項籍而亡之。未嘗資夷狄之聲援也。隋煬之暴。徧流於天下。天下之人。皆苦其刑。而厭其穢德。惟恐其不速亡也。苟能反其道。雖徒手可以亡之。而況太原之衆乎。故夫資夷狄之聲援者。唐高祖之罪也。漢光武嘗中興矣。起自徒步。無素合之衆。雖奮力鼓勇。以破尋邑。而羣盜蠭起。幾見蹙於河北之盜矣。然光武之心。未始或懈。因思漢之民。運籌略。驅諸將。卒舉羣盜而平之。未嘗用夷狄之輔翼也。安史之惡。彰聞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未嘗一日忘之也。苟能順其勢。雖尺箠可以夷之。而況靈武之衆乎。故夫用夷狄之輔翼者。是郭子儀之罪也。至於拒命者。雖忠臣義士之所必不爲。而古之人蓋亦有因時而

爲之者孫權是也。曹公乘舉荆之勢，率八十萬之衆，直造長江，挾天子之命，以責其貢之不入。此其大勢，未易與敵也。權壯勇敢爲，違命周瑜往禦之，運奇奮巧，大敗其衆，雖能遏其敵，不能遂兼天下，而常以江東之衆，與中國抗衡，非有待乎夷狄爲之先驅也。潞王以非姓而繼大統，淫穢暴虐，天下所明知也。張敬達以庸瑣之才，統兵以攻石敬瑭，其勢未足以直曹操之萬一也。爲維翰計者，當一舉太原之衆，運奇奮巧，以破敬達，迺急下太行，抵懷孟，塞虎牢，示天下以形勢，檄諸鎮而犄角，則區區之唐，亦何足滅哉。此則磊磊落落，千載一時之功也。何至於北面夷狄，請教以示弱哉。北面猶可也，復割盧龍以遣之，使夷狄有輕中國之心，長驅徑入，習以爲常，原情定罪，維翰可勝誅哉。故自漢以來，夷狄之犯邊者，蓋亦有之矣。西不過鴈門，定襄，東不過漁陽，上谷，未有長驅深入者也。自唐始有之，故雖太宗盛時，頡利之兵，直次渭水，其後徑犯長安者，代不絕也。蓋自唐高祖而降，急於有功，求其爲援，使之得騁志於中州，彼其樂中州之繁華，而謂其易與也，故常心吞而氣蹙之，是以長驅深入，無所顧憚，使中州之人，世被犬狼之毒。至于今猶未已也。或曰：五胡亂華，自晉有之，豈曰唐哉。曰：五胡亂華，胡之在中原者也。越塞而犯中原者，唐始有之。吾惡中原之亂於夷狄，故推原三人之罪如此。然此三人者，特欲速一時之功，亦不知禍患之至於此極，使其誠知之，則彼亦安肯爲之哉。繇是觀之，舉大事者，果不可以欲速成也。

余於是時年十八九矣，而胷中多事已如此，宜其不易平也。政使得如志，後將何以繼之。獨曹公一論，爲之反復數過。

龍川文集卷之九

論

諛安比王導

善觀大臣者。常觀諸其國。而不觀諸其身。晉有天下。不二世而爲江東。德之在人者尙淺也。而更成百年之業。有王導焉。立之於其先。有謝安焉。扶之於其後。端靜寬簡。均能爲一國之輕重。有無者。故當時有謝安比王導之論。請因史臣所載而申之。劉石交亂中原。晉之藩鎮。相繼覆沒。人心雖未忘晉。非有英豪絕世之才。不能駐足於北方也。勢之所在。豈人力之所能強哉。故王導輔元帝。立基建業。以遙爲北方應援。當是時。元帝名論尤輕。導能重之。諸名將未輔導。能致之。法令寬簡。庶事草創。宮室不脩。軍國之儀不備。示若不安於此者。以揚州爲京畿。穀帛所資皆出焉。以荊州爲重鎮。甲兵所聚盡在焉。故江左之勢遂強。舉大綱於其上。而二千石守長。往往得以自行其意。將帥之有功者。人才之不羈者。族望之盛者。民之豪強者。與夫戶口之能自隱匿者。又皆得以自舒於其不窮。姦以爲明。不苛法以爲嚴。中更敦峻之變。及若將相異同疑問之論。導俛仰廢興存亡之間。因事就功。而江東卒賴以定。巍然社稷之臣也。獨祖逖經營河南。有功緒矣。導蓋若任其自存自沒者。豈以江左甫定。未遑遠略乎。君父之痛。不可以一朝安也。是以周訪陶侃有志而不遂。庾亮庾翼褚裒大舉而自沮。造端於其初者。無以開其後也。其後桓溫藉平蜀

之勢。威震一時。挈兵入關。三輔震動。當是時。南師不出。蓋四十餘年矣。有如徑詣長安。則豪傑響應。西北郡縣。誰非效功之人。雖有智者。不能爲苻健。苻雄計矣。溫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故氣不足以決之。而進退失據。此固王猛之所不屑就也。晉於是無中州之望矣。而溫方專制朝廷。幾於改物。謝安高臥東山。負蒼生之望。晚始從溫辟。卒與王坦之。彪之。周全上下。扶持王室。使逆謀遂緩。而溫自斃。及安輔政。晉之變故數矣。如人之一身。元氣未實。而奇疾繼作。此固非永年之道也。乘其小定而求快焉。則遂亡矣。故安一切以大體彌縫之。號令無所變更。而任用不分彼此。后戚入則輔政。出則方伯。晉之制也。王蘊固辭。則以義強令之。使上下無不滿之心。而他時無任用過正之禍。桓氏位列內外。一朝失職。政之蠶也。以石民。石虔爲荆江。使其無窺竄之心。而異時無意外生憂之慮。苻堅之舉。可以無晉矣。而秦然如平時。淮淝之功。壯矣。而微賞之不受。君臣之恩意。已不可保。顧方經略中原。惟恐不及。晉之爲晉。蓋可知矣。有以壯其勢。則來者尙有所憑藉。而一身之不暇恤也。及桓氏竟以失職成禍。而劉裕卒藉手以起。竟能爲晉一平河洛。司馬氏旣亡而復存者。猶二十餘載。微安之壯其勢。宜不及此。導與安相望於數十年間。其端靜寬簡。彌縫輔贊。如出一人。江左百年之業。實賴焉。其亦庶幾於古之所謂大臣歟。置其立國之功。而取其立身之一節以較之。非所以論大臣也。故吾極論江左之興亡。而二人之相配較然矣。

王珪確論如何

人才之在天下。固樂乎人君之盡其用。而尤樂乎同列之知其心。夫士之懷才以自見於世。常慮夫人君

之不我用。君既知而用之矣。同列之人相與媚其長而媒孽其短。周旋四顧。無與共此樂者。其何以泰然於進退之際哉。此自古乘時有爲之士。而猶懷不盡之嘆。以公論常不出於同列故也。房元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王珪。其於唐室之興。太宗固已無所不盡其用矣。而諸公亦奮然並見其才。而無相媚之意。雖至於廷論之際。辯其所長。如數黑白。則諸公豈不各以自慰哉。王珪確論如何。於是始有可論者。夫寵利所在。至可畏也。功名之際。至難居也。君臣上下。相與共樂之。而無異同疑間之論。則爲可願耳。漢高帝所藉以取天下者。固非一人之力。而蕭何、韓信、張良。蓋傑然於其間。天下既定。而不免於疑。於是張良以神僊自脫。蕭何以謹畏自保。韓信以蓋世之功。進退無以自明。蕭何能知之於未用之先。而卒不能保其非叛。方且借信以爲保身之術。然則人才之獲盡其用。乃一身之至憂也。則亦何樂於功名。寵利之際哉。故李泌極論李晟、馬燧於德宗之前。而二臣爲之感泣。使泌如張延賞。則晟方欲死而不可論。至於此。則同列之公論。豈不甚可樂哉。吾之所長。旣已暴白於天下。而猶眷眷於同列之公論。固非沾沾自喜之爲也。蓋同體共事之人。其論易以不公。而人主之聽易以入。此自古之所通患。而其來非一日矣。唐太宗之興也。房玄齡相得於艱難之中。謀謨帷幄。以定大業。溫彥博蓋嘗掌其機事。而李靖亦旣有功於南方矣。其後天下平定。玄齡相與興仆起僵。而唐之紀綱法度。燦然爲之一新。彥博於出納之間。蓋亦具盡其勞。而征伐之責。靖實專之。及魏徵、王珪以讎臣入。備諫諍之列。而戴胄亦自小官進用。遂以平天下之法。其先後新故之不同。亦已甚矣。太宗並舉而大用之。以究盡其才。而諸公亦展布四體。以自效。不復知先後。

新故之爲嫌也。一日太宗以王珪善人物，使之庭論諸公之才，而珪一二辯數，皆足以盡其長而中其心。彼其同心以濟天下之事，至是可以釋然而自慰矣。宜其不謀同辭，而皆以爲確論也。不然，因諸公已成之業而論之，此何足以爲知人，而諸公樂之至此哉？故曰：人才之在天下，固樂乎人君之盡其用，而尤樂乎同列之知其心。嗟夫！珪之論可謂公，而其心蓋亦甚平矣。珪與徵均爲諫臣，而忠直剴切，大略亦相當也。人情每蔽於自知，而珪獨察其有恥，君不及堯舜之心，而自處於激濁揚清之任，辯析毫釐，而明於自知，則其論安得而不公？吾以是知其心之甚平也。雖然，房玄齡視諸公最爲舊故，而唐業之成亦勞矣。以漢高帝之多疑，蓋終其身不敢捨蕭何，而他有所用也。太宗方奮然有運天下豪傑之心，使新進迭用事，而玄齡泰然居之，不以進退自嫌，故諸公得以盡其才，而卒無紛亂法度之憂。夫迭用新進，而不害於國家之大體，此蕭何、曹參之所難，而珪之論所未及也。豈玄齡固樂諸公之並已，而非珪之所可察乎？此玄齡所以爲宗臣也。

揚雄度越諸子

天下不知其幾人也。古今不知其幾書也。人物有細大高下，書有淺深醇疵，所未暇論也。要之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伏羲氏始畫八卦，假象以明理，更數聖人，設爻立象，推義陳辭，以發揮易象，使之光明盛大而不可掩，而後天下之開物成務者宗焉。言術數者宗焉。著書立言者宗焉。孔孟蓋發揮之大者也。揚雄氏猶懼天下之人不足以通知其變，故因天地自然之數，覃思幽

眇著爲太玄。以闡物理無窮之妙。天道人事之極。天下之人。知其爲數而已。而烏知其窮理之精。一至於此哉。法言特其衍耳。宜乎世人之莫知也。桓譚稱其度越諸子。班固取以贊之。則亦不可不極論其故。自昔聖賢之生於世也。豈以一身之故。而求以自見於斯世哉。適會其時。而人道之不可少者。待吾而後具。則其責不可得而辭。進而經世。退而著書。亦惟所遇而已矣。六經待孔子而具者也。七篇之書。待孟子而具者也。荀卿子之書出。而後儒者之事業。始發揮於世。彼其時之不可以無此人也。亦不可以無此書也。豈若諸子之饒饒然。誦其所聞。而求以自見哉。賈生之一書。仲舒之三策。司馬子長之記歷代。劉更生之傳五行。其切於世用。而不悖於聖人。固已或異於諸子矣。蓋晚而後揚雄出焉。雄之書。非擬聖而作也。玄之似易也。法言之似論語也。是其迹之病也。而非其用心之本然也。不病其迹。而推其用心。則玄有功於易者也。非易之贅也。有太極而後有陰陽。故易以陰陽而明理。有陰陽而後有五行。故洪範以五行而明治道。陰陽五行之變。可窮而不可盡也。而學者猶有遺思焉。則雄之因數明理也。是其時之不可已。而事之不得不然者也。起於冬至。而環一歲。以應事物之方來而未已。是其時之可見者也。始於一。而終於八十一。以錯綜無窮之筭。是其數之可知者也。從三方之筭。而九之。并晝於夜。爲二百四十。有三日。三分其方。而以一爲三州。三分其州。而以一爲三部。三分其部。而以一爲三家。以該括天地之變。是其事之可究者也。其時之可見者如此。其數之可知者如此。其事之可究者又如此。而雄爲首爲表。爲贊爲測。深入黃泉。高出蒼天。大含元氣。纖入無倫。文義繁衍。枝葉扶疎。雖一時一日。一分一筭之間。莫不有至蹟之理。無

窮之用。開啟思慮。發揮事業。通此心於天地萬物。而錯綜闡闢。無不自我。性命道德之理。乃於時日分數而盡得之。此豈爲太初歷者之所能知哉。此其爲書。必待雄而後具者也。天下而未明乎玄也。則時日分數之理。無往而能得其用。將何以應事物之變。而通天地之心。是雄之書。雖人道之所不可少。而猶有待於後之君子也。當時之不知。可也。後世之不知。亦可也。桓譚知之。可也。班固知之。亦可也。天下而可以無此書。則雄實病之。天下果不可以無此書。則千載之下。雄之心。猶一日也。法言之書。所以講論古今。掇拾人物。以旁通其義者也。玄尙不知。雖知法言。猶不知也。因數以明理。是雄之所以自通於聖人者也。安得而不度越諸子哉。世無皇極之君。以大其用。又無道德之望。以發越其旨。則桓譚之言。亦姑以致其意而已。豈敢自謂有補於雄哉。嗚呼。天地萬物之理。未嘗不昭然也。更聖越賢。苟可以互明其理者。無所不用其極。而天下之人。猶未盡賴其用。則諸子之讒譏。真可謂候蟲之自鳴自止者也。故曰。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

勉彊行道大有功

天下豈有道外之事哉。而人心之危。不可一息而不操也。不操其心。而從容乎聲色貨利之境。以泛應乎一日萬幾之繁。而責事之不效。亦可謂失其本矣。此儒者之所大懼也。夫道非出於形氣之表。而常行於事物之間者也。人主以一身而據崇高之勢。其於聲色貨利。必用吾力焉。而不敢安也。其於一日萬幾。必盡吾心焉。而不敢忽也。惟理之徇。惟是之從。以求盡天下賢者之心。遂一世人物之生。其功非不大。而不

假於外求。天下固無道外之事也。不恃吾天資之高。而勉彊於其所當行而已。漢武帝好大喜功。而董仲舒言之曰。勉彊行道大有功。可謂責難於君者矣。請試申之。昔者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彼皆大聖人也。安行利行。何所不可。又復何求於天地之間。而若此其切哉。蓋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出此入彼。間不容髮。是不可一息而但已也。夫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所以受形於天地而被色而生者也。六者得其正。則爲道。失其正。則爲欲。而況人君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目與物接。心與事俱。其所以取吾之喜怒哀樂愛惡者。不一端也。安能保事事物物之得其正哉。一息不操。則其心放矣。放而不知求。則惟聖罔念之勢也。夫道豈有他物哉。喜怒哀樂愛惡得其正而已。行道豈有他事哉。審喜怒哀樂愛惡之端而已。不敢以一息而不用吾力。不盡吾心。則彊勉之實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無一民之不安。無一物之不養。則大有功之驗也。天祐下民。而作之君。豈使之自縱其欲哉。雖聖人不敢不念。固其理也。武帝雄材大略。傑視前古。其天資非不高也。上嘉唐虞。下樂商周。其立志非不大也。念典禮之漂墜。傷六經之散落。其意亦非止於求功夷狄。以快吾心而已。固將求功於聖人之典。以與三代比隆。而爲不世出之主也。而不知喜怒哀樂愛惡一失其正。則天下之盛舉。皆一人之欲心也。而去道遠矣。有功亦止於美觀耳。堯舜之都俞。堯舜之喜也。一喜而天下之賢智悉用也。湯武之誥誓。湯武之怒也。一怒而天下之暴亂悉除矣。此其所以爲行道之功也。經典之悉上送官。非武帝之私喜也。用爲私喜。則真僞混淆。徒爲虛文耳。夷狄之侵侮。漢家非武帝之私怒也。用爲私怒。則人不聊生。徒爲世戒耳。使武帝知彊勉行道。以正用之。則表章而聖

入之道明。必非爲虛文也。誅討而夷夏之勢定。必不爲世戒也。其功豈可勝計哉。武帝奮其雄材大略。而從容於聲色貨利之境。以泛應乎一日萬幾之繁。而不知警懼焉。何往而非患也。說者以爲武帝好大喜功。而不知彊勉學問。正心誠意。以從事乎形器之表。溥博淵泉。而後出之。故仲舒欲以淵源正大之理。而易其膠膠擾擾之心。如柄鑿之不相入。此武帝所以終棄之諸侯也。夫淵源正大之理。不於事物而達之。則孔孟之學。真迂闊矣。非時君不用之罪也。齊宣王之好色好貨好勇。皆害道之事也。孟子乃欲進而擴充之。好色人心之所同。達之於民無怨曠。則彊勉行道。以達其同心。而好色必不至於溺。而非道之害也。好貨人心之所同。而達之於民無凍餒。則彊勉行道。以達其同心。而好貨必不至於陷。而非道之害也。人誰不好勇。而獨患其不大耳。人心之所無。雖孟子亦不能以順而誘之也。不忍一牛之心。孟子欲其擴充之。以至於五十之食肉。六十之衣帛。八口之無饑。而謂之王道。孟子之言王道。豈爲不切於事情。梁惠王問利國。未爲戾於道也。移民移粟。未爲無意於民也。孟子皆不然之。而力以仁義爲言。蓋計較利害。非本心之所宜有。其極可以至於忘親。後君而無可達於事物之理。非好貨好色之比。而況不忍一牛之心乎。聖賢之所謂道。非後世之所謂道也。爲人上者。知聲色貨利之易溺。而一日萬幾之可畏。彊勉於其所當行。則庶幾仲舒之意矣。夫天下豈有道外之事哉。

龍川文集卷之十

經書發題

書經

昔者聖人以道揆古今之變。取其槩於道者百篇。而垂萬世之訓。其文理密察。本末具舉。蓋有待於後之君子。而經生分篇析句之學。其何足以知此哉。亮也何人。而敢議此。蓋將與諸君共舉焉。夫盈宇宙者無非物。日用之間無非事。古之帝王。獨明於事物之故。發言立政。順民之心。因時之宜。處其常而不惰。遇其變而天下安之。今載之書者皆是也。要之文理密察之功用。至堯而後無慊。諸聖人之心。是以斷諸堯典而無疑。絲是言之。刪書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公也。

詩經

道之在天下。平施於日用之間。得其性情之正者。彼固有以知之矣。當先王時。天下之人。其發乎情。止乎禮義。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先王既遠。民情之流也久矣。而所謂平施於日用之間者。與生俱生。固不可得而離也。是以既流之情。易發之言。而天下亦不自知其何若。而聖人於其間有取焉。抑不獨先王之澤也。聖人之於詩。固將使天下復性情之正。而得其平施於日用之間者。乃區區於章句訓詁之末。豈聖人之心也哉。孔子曰。興於詩。章句訓詁亦足以興乎。願與諸君求其所以興者。

周禮

周禮一書。先王之遺制具在。吾夫子蓋嘆其郁郁之文。而知天地之功。莫備於此。後有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世儒之論。以爲治至於周公而術已窮。窮則不可以復。繼周之後。必爲秦。吾夫子蓋逆知之。而不言也。嗚呼。果其窮也。則周公之志荒矣。自伏羲、神農、黃帝以來。順風氣之宜。而因時制法。凡所以爲人道立極。而非有私天下之心也。蓋至於周公。集百聖之大成。文理密察。纍纍乎如貫珠。井井乎如畫棋局。曲而當。盡而不污。無復一毫之間。而人道備矣。人道備。則足以周天下之理。而通天下之變。變通之理具在。周公之道。蓋至此而與天地同流。而憂其窮哉。夫周家之制既定。而上下維持。至於八百餘年。諸侯旣已擅立。周之王徒擁其虛器。蕞然立於諸侯之上。諸侯皆相顧而莫之或廢。彼獨何畏而未忍哉。豈非周公之制。有以維持其不忍之心。雖顛倒錯亂。而猶未亡也。當是之時。周雖自絕於天。有能變通周公之制而行之。天下不必周。而周公之術。蓋未始窮也。秦徒見其得天下之難。以爲周公之制。蓋非其所便。併與夫僅存者而盡棄之。而不知周家之制旣盡。而秦亦亡矣。人道廢。則其君豈能獨存哉。始夫子之言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蓋以爲後之王者。必因周而損益焉。自是變通。至於百世而不窮。而豈知其至此極也。漢高祖崛起草莽。而得天下。知天下厭秦之苛。思有息肩之所。故其君臣相與因陋就簡。存寬大之意。而爲漢家之制。民亦以是安之。而漢祚靈長。絕而復續者。幾與夏、商等。自是功利苟且之政。習以爲常。先王不易之制。棄而不講。人極之不亡者。幾希矣。此有志之士。所以抱遺書而興百世之嘆。反覆推究。而

冀其復見天地之大全也。然自秦火之餘，此書已非其全，而駁亂不經之言，蓋如黑白之不相入，尙可攷而知也。雖然，文、武之政，布在方冊，其人存，則其政舉，自周之衰，以迄于今，蓋千五百餘年矣。天獨未厭於斯乎？故將與諸君參攷同異，有以待焉。

春秋

聖人之於天下也，未嘗作也，而有述焉。近世儒者有言，述之者天也，作之者人也。詩、書、禮、樂，吾夫子之所以述也。至於春秋，其文則魯史之舊，其詳則天子諸侯之行事，其義則天子之所以奉若天道者，而孔子何作焉？孟子之所謂作者，猶曰整齊其文云耳。世儒遂以爲春秋孔子所自作，筆則筆，削則削，雖游、夏不能贊一辭於其間，言其義聖人之所獨得也。信斯言也，則春秋其孔氏之書乎？夫春秋，天子之事也。聖人以匹夫而與天子之事，此王法之所當正也，不能自逃於王法，而能正人乎？亂臣賊子，其有辭矣。夫賞天命，罰天討也。天子奉天而行者也。賞罰而一毫不得其當，是慢天也。慢而至於顛倒錯亂，則天道滅矣。滅天道則爲自絕於天。夫子周之民也，傷周之自絕於天，而不忍文、武之業遂墜於地也。取魯史之舊文，因天子諸侯之行事而一正之，賞不違乎天命，罰不違乎天討，猶曰此周天子之所以奉乎天者也。或去天稱王，或幸以名見，猶曰此周天子之所以自贖乎天者也。天之道不亡，則周不爲自絕於天，周不爲自絕於天，則天下猶有王也。天下有王，而亂臣賊子安得不懼乎？然則春秋者，周天子之書也，而夫子何與焉？或曰：春秋而繫之以魯，何也？曰：天下有王，凡諸侯之國之所記載，獨非天子之事乎？而況魯，周之宗國，其

事可得而詳也。夫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夫子之志。春秋之所繇作也。是以盡事物之情，達時措之宜，正以等之，恕以通之，直而行之，曲而暢之，其名是也。其實非也。則文與而實不與，其心然也。其事異也。則誅其事而達其心，微顯闡幽，謹嚴寬裕，如天之稱物平施，如陰陽之並行不悖。文武周公之政，所以曲當乎人心者也。而謂春秋孔子之所自作，宜非亮之所敢知也。春秋所書，無往而非天。學者以人而視春秋，而謂有得於聖人之意者，非也。故將與諸君以天下之公而觀之，毋以一人之私而觀之。辭達而義暢，庶乎可以窺天道之全也。

禮記

禮者天則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周旋上下，曲折備具。此非聖人之所能爲也。禮記一書，或雜出於漢儒之手。今取曲禮若內則、少儀諸篇，羣而讀之，其所載不過日用飲食洒掃應對之事。要聖人之極致安在，然讀之使人心愜意滿，雖欲以意增減，而輒不合。返觀吾一日之間，悚然有隱於中，是孰使之然哉？今而後知三百三千之儀，無非吾心之所流通也。心不至焉，而禮亦去之。盡吾之心，則動容周旋，無往而不中矣。故世之謂繁文末節，聖人之所以窮神知化者也。夫禮者學之實地也。繇敬而後可以學禮。學禮而後有所據依，三百三千而一毫之不准，皆敬之不至，而吾之心不盡也。一毫之不盡，則其運用變化之際，必有肆而不約者矣。繇此言之，禮者天則也。果非聖人之所能爲也。

論語

論語一書。無非下學之事也。學者求其上達之說而不得。則取其言之若微妙者。玩而索之。意生見長。又從而爲之辭。曰。此精也。彼特其粗耳。嗚呼。此其所以終身讀之。而墮於榛莽之中。而猶自謂其有得也。夫道之在天下。無本末。無內外。聖人之言。烏有舉其一而遺其一者乎。舉其一而遺其一。則是聖人猶與道爲二也。然則論語之書。若之何而讀之。曰。用明於內。汲汲於下學。而求其心之所同然者。功深力到。則他日之上達。無非今日之下學也。於是而讀論語之書。必知通體而好之矣。亮於此書。固終身之所願學也。方將與諸君商榷其所向而戒塗焉。

孟子

昔先儒有言。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此私心也。嗚呼。私心一萌。而吾不知其所終窮矣。先王之時。禮達分定。而心有所止。故天下之人。各識其本心。親其親而親人之親。子其子而子人之子。其本心未嘗不同也。周道衰而王澤竭。利害興而人心動。計較作於中。思慮營於外。其始將計其便安。而其終至於爭奪誅殺。毒流四方而未已。孟子生於是時。憫天下之至此極。謂其流不可勝救。惟人心一正。則各循其本而天下定矣。況其勢已窮。而將變。變而通之。何啻反掌之易。孟子知其理之甚速。而時君方以爲迂。吾是以知非斯道之難行。而人心之難正也。故善觀孟子之書者。當知其主於正人心。而求正人心之說者。當知其嚴義利之辨於毫釐之際。嘗試與諸君共之。

箴銘贊

上光宗皇帝鑒成箴

五閩失馭。僞主僭竊。綱常絲棼。宇縣瓜裂。干戈日尋。湯沸火熱。元元憔悴。無所存活。藝祖勃興。天爲民設。受命之日。兵刃不血。痛茲版圖。尙爾割截。丙夜不安。往就普說。獨立門外。衝冒風雪。謀定戈指。莫我敢遏。首征揚州。重進誅亟。旋征澤潞。李筠就殺。復掩湖南。保權力屈。爰取荆南。繼冲悚懼。一鼓孟昶。蜀城斯拔。徂征嶺南。劉銀面縛。馳使江南。李煜踟躕。傳檄吳越。錢俶納國。十餘年間。憂慮危慄。頭若蓬葆。雨沐風櫛。東征西伐。天下始一。解兵脩貢。降王在列。施袴麻鞵。緣布衣褐。訓練六軍。法度陞級。太宗繼之。乾乾夕惕。親征河東。督勵士卒。人百其勇。城無全堞。下詔寬赦。繼元乃伏。收復漳泉。洪進屏息。眞宗嗣之。二祖是法。契丹來寇。人心業業。決意親征。俯從準策。親御鞍馬。躬秉黃鉞。白旄一麾。王師奮發。我氣旣盈。虜氣斯竭。稽首請和。干戈載戢。譬以禍福。實賴臣弼。於皇仁祖。善繼善述。未幾元昊。在西復悖。謀臣勇將。連年討伐。邊民旣困。國用亦乏。厥後智高。忽爾猖獗。南嶺東西。擾擾數月。以時討平。狄青之力。靖康之難。言之汗浹。二帝北巡。狼巢熊窟。沙漠萬里。風霜冽冽。胡塵撲面。驚弦慘骨。國祚若旒。誰任其責。賴有高宗。克紹前烈。勿遽渡江。心膽欲折。皇天降監。風濤安帖。所至成市。暫都於浙。奪亮凶骸。震撼六合。投筮采石。意謂無越。幸而倒戈。自取夷滅。壽皇履位。求賢如渴。崇事高宗。孝心尤切。二十八載。終始無缺。高宗上僊。哀號哽咽。四方來觀。其容慘怛。王業艱難。坦然明白。今王嗣位。祖宗是則。無瀆于酒。無沈于色。色能荒人之心。酒能敗人之德。以宰相爲腹心。以臺諫爲耳目。以將帥爲爪牙。以尙書爲喉舌。登崇俊良。斥退姦桀。勿謂天高。

常若對越。勿謂民弱。實闕治忽。勿俾禍起於蕭牆。勿使患生於倉卒。勿私賞以格公議。勿私刑以虧國律。勿侮老成之人。勿貴無益之物。勿妄費生靈之財。勿妄興土木之役。勿謂嘖笑之微而莫我知。勿謂號令之嚴而莫我逆。盡孝乃明主之治。論相乃人主之職。聖言不可侮。人心不可拂。傾耳乎公卿之言。游心乎帝王之術。勿謂和議已成而不慮乎遠圖。勿謂大位已得而不恤乎小失。當效禹王寸陰是惜。當效文王日昃不食。勿效夏桀瑤臺瓊室。勿效商紂斲涉剖直。如履薄冰。深虞沒溺。如馭六馬。切虞奔軼。勿謂微過當絕芽孽。勿謂小患當窒孔穴。左右前後。當用賢哲。王維戒茲。民罔不悅。草茅作箴。敢告司闕。

耘齋銘

爲剡中任氏兄弟作

人生而靜。動則有遷。非物使之。人心則然。耳目鼻口。實動之權。聖踐而聖。賢治而賢。槁木不生。死灰不然。甚活者人。鳶魚天淵。敬而無失。奉以周旋。喜怒哀樂。又何惡焉。士之於學。農之於田。朝斯夕斯。舍是奚安。去其害苗。則心之偏。耘之又耘。嘉種易捐。不計其收。懼其不虔。不虔不力。誤我豐年。工貴其久。業貴其專。凡爾君子。相與勉旃。

力齋銘

爲何隣之作

厥初生民。必完其力。力完於心。乃見天則。形願分之。與物交役。若忘若遺。弗覺弗克。語汝力乎。明以內飭。惡也則臭。善如好色。下學之功。舉用其極。此顏子所以欲罷不能。而樊遲所以先難而後獲也。

安齋銘

往則俱往。來則俱來。義苟精矣。動靜必偕。心之廣矣。亦可懼哉。天下雖大。吾安厥齋。

朱晦庵畫像贊

體備陽剛之純。氣含喜怒之正。晬面盎背。吾不知其何樂。端居深念。吾不知其何病。置之釣臺。捺不住。寫之雲臺。捉不定。天下之生久矣。以聽上帝之正命。

辛稼軒畫像贊

眼光有稜。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胛有負。足以荷載四國之重。出其毫末。翻然震動。不知鬚鬢之既斑。庶幾膽力之無恐。呼而來。麾而去。無所逃天地之間。撓弗濁。澄弗清。豈自爲將相之種。故曰。真鼠柱用。真虎。可以不用。而用也者。所以爲天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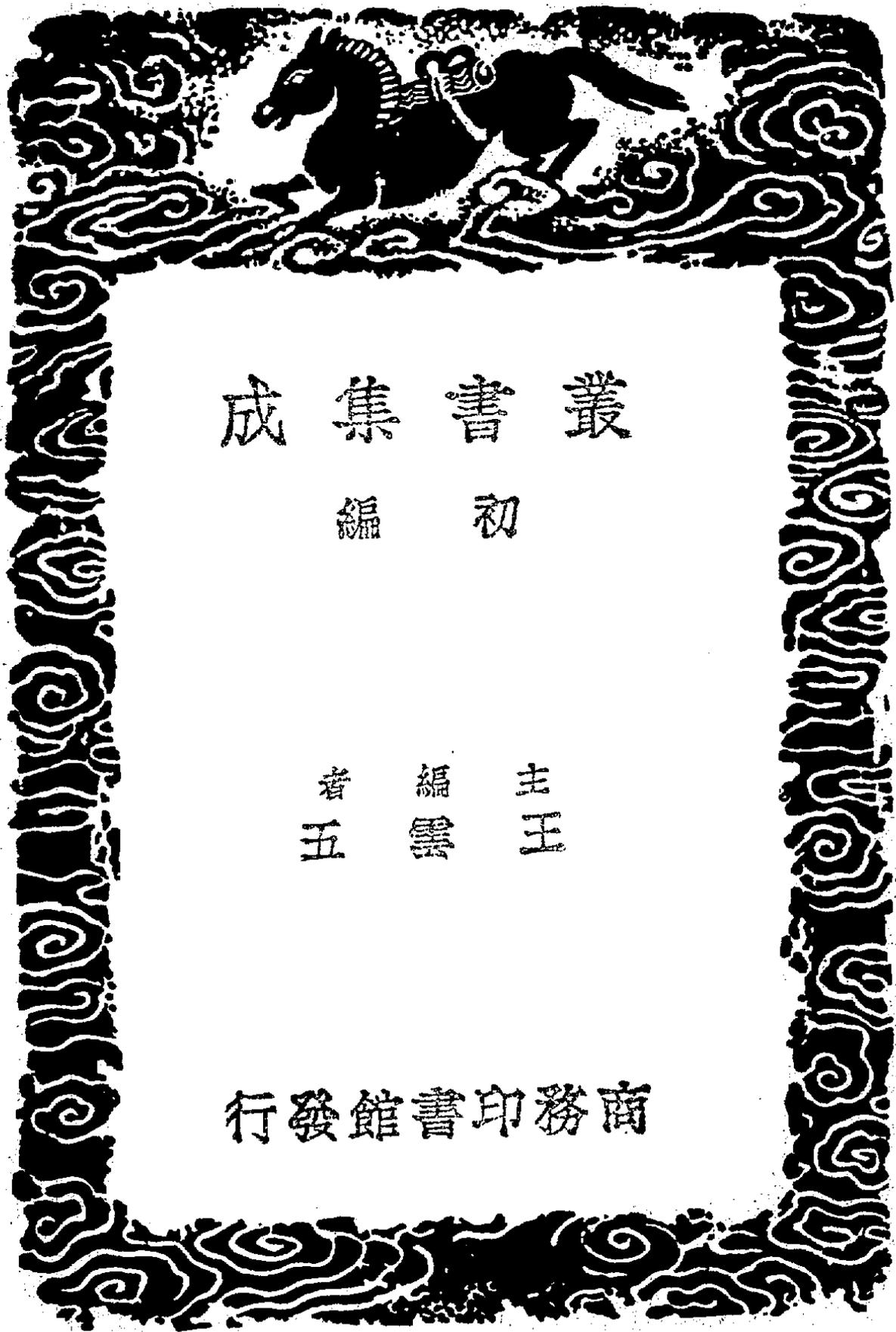
83

14

23.95

龍川文集 附辨僞考異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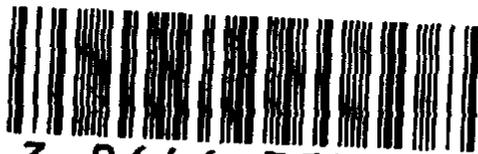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發行



龍川文集

附辨偽考異

(三)



3 0646 3532 3

陳亮撰

龍川文集卷之十一

策

廷對

朕以涼菲承壽皇付託之重。夙夜祗翼。思所以遵慈謨。蹈明憲者。甚切至也。臨政五年。于茲而治不加進。澤不加廣。豈教化之實未著。而號令之意未孚耶。士大夫風俗之倡也。朕所以勸勵其志者。不為不勤。而偷惰之習。猶未盡革。獄民之大命也。朕所以選任其官者。不為不謹。而冤濫之弊。或未盡除。意者狃於常情。則難變。玩於虛文。則弗畏乎。且帝者之世。賢和於朝。物和於野。俗固美矣。然讒說殄行。迺以為慮。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刑。既措矣。然怙終賊刑。必使加審。何也得非薰陶訓厲。自有旨歟。今欲為士者精白承德。而趨向一於正。為民者遷善遠臯。而訟訴歸於平。名賓於實。而是非不能文其偽。私滅於公。而愛惡莫可容其情。節儉正直之誼。興行於庶位。哀矜審克之惠。周浹於四方。果何道以臻此。子大夫待問久矣。咸造在庭。其為朕稽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凡可以同風俗。清刑罰。成泰和之效者。悉意而條陳之。朕將親覽。

臣對。臣聞人主以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故人皆可以為堯舜。而昔人謂其以己而觀之者。天地之性本同也。夫天祐下民。而作之君。作之師。禮樂刑政。所以董正天下。而君之也。仁義孝悌。所以率



50458 50458

085
112

2:239Xp

先天下而爲之師也。二者交脩而並用，則人心有正而無邪，民命有直而無枉，治亂安危之所由以分也。堯舜三代之治，所以獨出於前古者，君道師道無一之或闕也。後世之所謂明君賢主，於君道容有未盡，而師道則遂廢矣。夫天下之事，孰有大於人心之與民命者乎？而其要則在夫一人之心也。人心無所一，民命無所措，而欲論古今沿革之宜，究兵財出入之數，以求盡治亂安危之變，是無其地而求種藝之必生也。天下安有是理哉？臣恭惟皇帝陛下，謙恭求治，常若不及，深念夫人心之不易正，而民命之未易生全也。進臣等布衣於廷，而賜以聖問曰：朕以涼菲，承壽皇付託之重，夙夜祗翼，思所以遵慈謨，蹈明憲者，甚切至也。臣竊嘆陛下之於壽皇，蒞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詞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也哉？而聖問又曰：臨政五年于茲，而政不加進，澤不加廣，豈教化之實未著，而號令之意未孚耶？臣於是知陛下求治若不及之心，如天之運而不已也。臣聞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推其本原，則曰克儉克勤，不自滿假而已。今時和歲豐，邊鄙不聳，亦幾古之所謂小康者。陛下猶察其治之不加進，澤之不加廣，而欲求其所謂教化之實，號令之意者，蓋深知人心之未易正，民命之未易生全也。臣請爲陛下誦君道師道，以副陛下求始不已之心焉。夫所謂教化之實，則不可以頰舌而動之矣。仁義孝悌，以盡人君之所謂師道，可也。所謂號令之意，則不可以權力而驅之矣。禮樂刑政，以盡人君之所謂君道，可也。夫天下之學，不能以相一，而一道德以同風俗者，乃五皇極之事也。極曰皇，而皇居五者，非九五之位，則不能

以建極也。以大公至正之道。而察天下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者。悉比而同之。此豈一人之私意小智乎。無偏無黨。無反無側。以會天下於有極而已。吾夫子列四科。而厠德行於言語政事文學者。天下之長。俱得而自進於極也。然而德行先之者。天下之學。固由是以出也。周官之儒。以道得民。師以賢得民。亦以當得民之二條耳。而二十年來。道德性命之學一興。而文章政事。幾於盡廢。其說既偏。而有志之士。蓋嘗患苦之矣。十年之間。羣起而沮抑之。未能止其偏。去其僞。而天下之賢者。先廢而不用。旁觀者亦爲之發憤。以昌言。則人心何繇而正乎。臣願陛下明師道。以臨天下。仁義孝悌。交發而示之。盡收天下之人材。長短小大。各見諸用。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無一之或廢。而德行常居其先。蕩蕩乎與天下共繇於斯道。則聖問所謂士大夫風俗之倡也。朕所以勸勵其志者。不爲不勤。而偷惰猶未盡革。殆將不足憂矣。若使以皇極爲名。而取其偷惰者而用之。以陰消天下之賢者。則風俗日以偷。而天下之事去矣。夫天下之情。不能以自盡。而執八柄以馭臣民者。乃六三德之事也。強弱異勢。而隨時弛張者。人主所以獨運陶鈞。而退藏於密者也。用玉食不可同之勢。而察威福之有害於家。凶於國者。悉取而執之。此豈臣下之所得而襲用乎。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以明刑法之適平而已。吾夫子爲魯司寇。民有犯孝道者。不忍置諸刑。其說以爲教之不至。則未庸以殺。而少正卯則七日而誅之。蓋動搖吾民。不可一朝居也。周官之刑。平國用中典。蓋不欲自爲輕重耳。而二三十年來。罪至死者。不問其情。而皆附法以讞。往往多至於幸生。其事既偏。而平心之人。皆不以爲然矣。數年以來。典刑之官。遂以殺爲能。雖可生者。亦博以死。而廟堂或以爲公。而盡從之。

使奏讞之典。反以濟一時之私意。而民命何從而全乎。臣願陛下盡君道以宰天下。禮樂刑政。並出而用之。凡天下奏讞之事。長案碎款。盡使上諸刑寺。其情之疑輕者。駁就寬典。至其無可出而後就極刑。皆據案以折之。不得自爲輕重。則聖問所謂獄。民之大命也。朕所以選任其官者。不爲不謹。而冤濫之弊。或未盡除。殆將不足憂矣。若使以福威在己。而欲一日盡去其冤濫。人之私意。固不可信。而吾能自保其無私乎。不如付之有司。猶有準繩也。聖問又曰。意者狃於常情。則難變。玩於虛文。則弗畏乎。臣願陛下明師道。君道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安有吾身之既至。而天下之終不可化者乎。臣願陛下明師道。君道以先之而已。此所謂教化之實。號令之意者也。臣伏讀聖策曰。且帝者之世。賢和於朝。物和於野。俗固美矣。然讒說殄行。迺以爲慮。臣有以見陛下深知人心之未易正也。昔者堯舜以師道臨天下。苟可以救之者。無所不用其至矣。而說之橫入於人心者。謂之讒說。行之高出於人心者。謂之殄行。人心之危。說有以橫入之。則受矣。行有以高出之。則伏矣。此所謂震驚。而堯舜之所憂也。故必有納言之官。使王命民言。交出迭入。而得以同歸於道。而天下之學一矣。及周之衰。天下之學。爭起肆出。不能相下。而向之所謂讒說殄行者。一變而爲鄉原。務以浸潤於人心。自納於流俗。天下之學。既不能以相一。而其勢不屈而自歸。孔孟蓋深畏之。以其非復堯舜之時所嘗有也。願陛下畏鄉原甚於堯舜之畏讒說殄行。則人心之正。有日矣。臣伏謂聖策曰。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刑。旣措矣。然怙終賊刑。必使加審。何也。臣有以見陛下深知民命之未易生全也。方堯舜以君道宰天下。禹平水土。稷降播種。民固已樂其有生矣。而臯陶明刑以示

之塞其不可由之塗。使得優游於契之教。伯夷之禮。天下之人皆知禹、稷、契之功。而臯陶之所以入於人心者。隱然而不可誣也。後世之爲天下者。刑一事而已矣。寬簡之勝於微密也。溫厚之勝於嚴厲也。其功皆可言。而臯陶不言之功。則旣廢矣。夫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靑災肆赦。怙終賊刑。官刑旣如彼。教刑又如此。情之輕者釋以財。情之誤者釋以令。凡可出者。悉皆出之矣。其所謂怙終賊刑者。蓋其不可出者也。天下之當刑者。能幾人。後世之輕刑。未有如堯、舜之世者也。願陛下考堯、舜之所以輕刑之繇。則民命之全可必矣。而聖策又曰。得非臯陶訓厲自有旨歟。臣之所以反覆爲陛下言之者。苟盡師道。則黨陶在其中。苟盡君道。則訓厲不足言矣。堯、舜之所以治天下者。豈能出吾道之外哉。仁義孝悌。禮樂刑政。皆其物也。臣伏讀聖策曰。今欲爲士者精白承德。而趨向一歸於正。爲民者遷善遠罪。而訟訴歸於平。臣有以見陛下之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也。彼亦何忍以異類自爲哉。而聖策又曰。名實於實。而是非不能文其僞。私滅於公。而愛惡莫可容其情。則聖意不免於小疑矣。然而天下之學貴乎正。天下之情貴乎平。其終固未嘗不歸於厚也。夫今日之患。正在夫名實是非之未辯。公私愛惡之未明。其極至於君子小人之分。猶未定也。伊尹論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其說近矣。而漢之谷永。其言未嘗不逆。唐之李泌。其言未嘗不順。則人心庸有定乎。孟子論國人皆曰賢。必察見其賢而後用之。國人皆曰可殺。必察見其可殺而後殺之。其說密於伊尹矣。然爲人上者。何從而得國人之論也。凡今之進言於陛下之前者。孰不自以爲是。而自以爲公哉。陛下亦嘗察輿論之曰。賢者而用之矣。然而人之分。

量有限。其心未能盡平也。未能舉無私也。小人乘間而肆言以爲公。力抵以爲直。陛下亦不能不惑之矣。遂欲兩存之。以爲平。薰蕕決無同器之理也。名實是非。當日以淆。而公私愛惡。未知所定。何望夫風俗之正。而刑罰之清哉。陛下見其賢而用之。舉動之小偏。則勿行而已耳。君臣固當相與如一體也。何至有肆譏之人。以恐懼其心志。而徊徨其進退哉。陛下苟能明辯名實是非之所在。公私愛惡之所歸。則治亂安危。於是乎分。而天下之大計。略定矣。風俗固不期而正。刑罰固不期而清也。清白承德。遷善遠罪。直其細耳。而聖策又曰。節儉正直之誼。興行於庶位。哀矜審克之惠。周浹於四方。果何道以臻此。其要在於辯名實是非之所在。公私愛惡之所歸。其道則以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而已。陛下三載一策多士。宜若以踵故事也。宜若以爲文具也。草茅亦以故事視之。以文具應之。過此一節。則異時高爵重祿。陛下不得而靳之矣。陛下圖其名。而草茅取其實。此豈國家之所便哉。正人心以立國本。活民命以壽國脉。二帝三王之所急先務也。陛下用以策士。則既不鄙夷之矣。於其末又復策臣等曰。子大夫待問久矣。咸造在廷。其爲朕稽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凡可以同風俗。清刑罰。成泰和之效者。悉意而條陳之。朕將親覽。臣有以見陛下必欲正人心。全民命。以盡君師之道。而自達於二帝三王之治而後已。願臣何人。豈足以奉大對。臣竊觀陛下以厚處其身。而未嘗薄待天下之人。旣得正人心。全民命之本矣。而猶欲臣稽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夫以厚處身之道。豈有窮哉。使天下無一人之有疑焉可也。陛下之聖孝。雖曾閔不過。而定省之小奪於事。則人得以疑之矣。陛下之卽日如故。而疑者不愧。其望陛下之以厚自處爲無已。

也。陛下之英斷自天，不借左右以辭色，而廢置予奪之不當，則人得以疑之矣。陛下之終無所假，而疑者亦不愧。其望陛下之以厚自處爲無已也。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而九五之需于飲食者，待時以有爲，當於此乎需也。豈以陛下之聖明而有樂於此哉。然而人心不能無疑也。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而六五之出涕沱若，戚嗟若，兩明相照，撫心自失，而不敢以敵體也。豈以陛下之英武，而肯鬱鬱於此哉。然而人心不能無疑也。臣願聖孝日加於一日，英斷事踰於一事，奮精明於宴安之間，起心志於謙抑之際，使天下無一人之有疑，而陛下終爲壽皇繼志而述事，則古今之宜，莫便於此。治化之本，莫越於此。同風俗以正人心，清刑罰以全民命，而明效大驗，可以爲萬世無窮之法。其本則止於厚處其身而已。詩不云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而子思亦曰：純亦不已。夫以厚處其身，豈有窮哉。臣昧死謹上恐對。

國子

國家之本末源流，大臣之所講畫，而士大夫之所共守也。公卿大夫之本末源流，子弟之所習聞，而建官設學之所教詔也。夫天下之賢才，豈固不若公卿大夫之子弟哉。國中之學，不以及天下之士者，國家之本末源流，非可以人人而告語之也。集天下之士而會之京師，非所以養其重厚質實之意也。以天下之學養天下之士，爲之規矩準繩，命有司而賓興之，豈將以銷天下豪傑之心哉。天下而有豪傑特立之士，卓然不待教詔而知國家之本末源流者，彼固不能自揜於賓興之際矣。猶將養其望實，以待天下之既

乎。然後舉而加諸上位。先王之所以處天下之士。固已無負矣。而公卿大夫之子弟。近在王朝之左右者。吾既尊禮其父兄。而衆庶共見矣。其子弟猶吾之子弟也。使之共處而教之。大司樂與其屬以樂而和平其心。是成德達財之道也。師氏天子之所以長善而救失者。則又以中失之事。而語國之子弟。其於國家之本末源流。固已如身嘗而親歷之矣。故其適子。往往可以繼世爲卿。而諸子之官。又集其庶子。而教之以道德。肅之以戒令。平居則考其藝能。緩急則部以軍法。凡在王朝之左右者。無非可用之才也。教其子弟。而吾自用之。非若漢法待其父兄。任以爲郎也。雖重嫡以節其餘。又豈能禁其異時不舉任之哉。東漢之置五經師以教四姓小侯。唐分四學以官品而教其子弟。蓋亦足以加惠於公卿士大夫矣。教養之無法。而時變之易移。終亦不免假四方游士以爲盛也。東漢之衰。不足道矣。而唐之盛時。已如此。奈之何其變之不亟哉。本朝監學之法。雖參以天下之士。而於國子加厚矣。蓋愛禮存羊。以有待也。呂汲公號爲傑然有識之士。不知舉先王教養國子之法。而欲於階官加左右二字。以勉厲之。不究其本。而齊其末。徒以啟後來之紛紛也。今朝廷之選用。固已無間於文武。若奏補矣。因其父兄之所任。冀其自學而任使之。而教學之法。闕然不聞。故雖不學而從政者。舉世安之。而不以爲異。尙烏望其習熟國家之本末源流哉。然國子猶置博士正錄。則其文之一二猶存也。今以場屋一時之弊。將使國子若待補者。試之別頭。則其文從此盡廢矣。況未能復其實。而忍棄其文乎。上方以山林之士。不能習知國家之本末。徒爲紛紛以亂人聽。而有意於國之子弟。於斯時也。而舉先王教養國子之法。奚患不行。況其一二之遺文。豈可以其一時

之弊而遂廢之哉。士大夫之囑託其子弟。太祖皇帝之所以警陶穀者。尙可覆也。何至倉卒變法。而類若亡其乎。集天下之士而養之京師。非良法也。人情之旣安者。未可改也。太學之加厚於國子。猶美意也。天理之不可無者。獨可輕變乎。草茅之論。不敢以私而害公。執事不可以公而自嫌於私也。其爲今日卒言之。

傳注

昔者孔子適周而觀禮。上世帝王之書。蓋亦無所不睹矣。包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始開天地而建人極。其大者固已爲百王之所不可廢。而風俗之尙朴。法度之尙簡也。故其書不可存。而存其大者。易所載十三卦。聖人是也。而易之書。則天地古今之變備矣。帝王始因時立制。可以爲萬世法程。而百王之綱理世變者。自是而愈詳。故裁而爲書。三代損益之變。後世聖人將有考焉。而夏商之書。杞宋特不足證。於是始定周禮。又參考周家風俗之盛衰。與其列國離合之變。刪而爲詩。其於周可謂詳矣。又取累聖之所以宣天地之和者。列爲樂書。而又傷春秋之變。遂不可爲也。齊威、晉文之伯。首變三代之故。而天地之大經。從此廢矣。聖人之所以通百代之變者。一切著之春秋。六經作。而天人之際。其始終可考矣。此聖人之志也。而王仲淹實知之。九師三傳。齊、韓、毛、鄭、大戴、小戴。與夫伏生、孔安國之徒。其於六經之文。窮年累歲。不遺餘力矣。師友相傳。考訂是非。不任胸臆矣。而聖人作經之大旨。則非數子之所能知也。天下而未有豪傑特起之士。則世之言經者。豈能出數子之外哉。出數子之外者。任胸臆而侮聖言者也。彼其說之有源流也。

歷盛衰之變也。合前後之智也。於聖人之大者。猶有遺也。納天下之學者於規矩之內。吾未見其舍注疏而遽能使其心術之有所止也。當漢唐之盛時。學者皆重厚質實。而不爲浮躁儂淺之行。彼其源流有自來矣。祖宗之初。不以文字卑陋爲常變。而以人心無所底止爲可憂。故天下之士。惟知誦先儒之說以爲據依。而不自知其文之陋也。是以重厚質實之風。往往或過於漢唐盛時。其後景祐慶歷之間。歐陽公首變五代卑陋之文。奮然有獨抱遺經以究終始之意。終不敢捨先儒之說。而猶惓惓於正義。蓋其源流未遠也。嘉祐以後。文日盛而此風少衰矣。極而至於熙豐之尙同。猶未若今日之放意肆志。以侮玩聖言也。聖人作經之大旨。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知。而纖悉曲折之際。則注疏亦詳矣。何所見而忽略其源流。而不論乎。無怪乎人心之日儉。而風俗之日薄也。然考之三朝。未嘗立法也。而天下之學者。知以注疏爲重。則人心之向背。顧上之人如何耳。夫取果於未熟。與取之於旣熟。相去旬日之間。而其味遠矣。將以厚天下學者之心術。而先啟其紛紛。則又執事之所常慮也。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豈忠厚者之論乎。盍亦思所以先之。

江、河、淮、汴

自鴻荒以至於堯。天下之水。未有所歸也。故洪水之患特甚。堯獨有憂之。當是時。天下之善治水者。未有過於鯀者也。四嶽舉之。堯不敢以其方命圯族而置之。昔者三載嘗考績矣。其導一水。築一渠。蓋亦未嘗不得其便利也。惟其不能以公天下之心。觀天下之大勢。合天下之水。而相其所趨。故雖有一水一渠之

功而三載之間。會衆流以課之。則終於無成而已。故曰。鯀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及禹以公天下之心。而觀天下之大勢。合天下之水。而相其所趨。水之大者莫如河。使天下之水有所歸。而河亦安流而入於海。其導河之功力爲不少矣。大要行其所無事也。故歷三代而河不爲患。自齊威公利河之地以居民。而強其國。而河始失其故道矣。禹於滎澤之下。嘗引河流以注東南。而通淮泗。蓋其肢脉猶未盛也。自秦決浹儀以灌大梁。而并天下。而河汴始分流矣。漢承齊秦之後。而受河之患爲尤劇。蓋必有禹之遺智。而後可以治當時之水。然其議臣之講求。若東流北流之說。賈生韓生之論。雖或足以爲一時之便利。揆之古義。是皆汨陳其五行者也。烏足以動天而回河乎。及永平之間。河流旣塞。始築汴渠。而又脩浚儀渠焉。其後隋大業中。大開通濟之渠。而河汴達於淮泗者。始安流而無礙。是以東南轉輸。相繼而上。本朝都陳。置而宿重兵以爲固。其資東南之粟者。不知其幾千萬石。故置發運使以漕之。而浚渠之功。爲不細矣。故本朝受河之患。無以異於漢。而受汴渠之利。則自漢以來。未之有也。豈水無常勢。而亦因時以爲利害乎。今汴渠已塞矣。異時版圖之復。其言河者。豈可復以往事論。其亦以公天下之心。而觀天下之大勢。合天下之水。以相其所趨。則必有以處之矣。

量度權衡

昔伏羲氏始畫八卦。因象以明理。雖天地之正數。而未嘗以語人也。制器者尙其象。而豈數之云乎。象一示。而數存乎其間矣。當是時。風氣未開。人物尙朴。觀象之妙。蓋不必推數而後知也。故言數者。歸之律歷。

之學而更閱羣聖。皆以觀象爲窮天地之蘊。雖孔子旣知之矣。而不以爲常言也。漢至建元。元狩之間。而數家之學始盛。其說以爲數始於一。成於三。三而積之得八十一。而黃鍾之律生焉。度起於黃鍾之長者也。量起於黃鍾之侖者也。權起於黃鍾之重者也。演而爲歷。推而尙象。合而爲春秋三統四時。列而爲皇極三德五事。以五乘十。而爲大衍之數。道數之宗也。而道據其一。所以別道於數也。數固四者之宗也。而列而爲五。所以偶數於器也。苟非道以主之。則天下之數。何能生生而不窮。天下之器。何能分別而爲用。言數而不知道者。真星官歷翁之學耳。寸極於九。以爲黃鍾之管。三微成著。以別度之分。上三下二。以示量之狀。寸爲十八。以極權之數。是皆數也。而有理焉。數可演而理亦可闡也。洛下閎諸人推其數。揚子雲獨因其數而闡其理。顏師古之釋。釋其數耳。不明其理而釋其數。庸詎知其數之果不悖乎。學者當於太玄而求之。先儒以爲五十有五。乃天地之正數。陰無一。陽無十。陰縮陽贏。或乘或除以盡數之變。故參天兩地而倚數。是非數之正。而所以盡其變也。律生而爲度量權衡。制器以盡天下之變。是豈可以常法而論其相生相成之義乎。姑以謝明問而已。

銓選資格

有察舉而後有銓選。有銓選而後有資格。天下之變日趨於下。而天下之法日趨於詳也。方漢魏之察舉也。豈以銓選爲可行哉。察舉之不免於私。則本嚴其課試之法而已矣。課試之有法。而其變未已。由是而加詳焉。則銓選之歸於吏部。固其勢之所必至也。及隋唐之銓選也。豈以資格爲可用哉。銓選之不免於

弊則亦謹其注授之時而已矣。注授之有時，而其變未已。由是而加詳焉，則銓曹之有資格，亦其勢之所必至也。然銓選既行，而人往往以察舉爲無用之虛名。今人浸不如古，故銓選猶不堪其弊，而欲慕無用之虛名，以求合於古，而冀得人之盛，是導之使爲私耳。向也爲漢、魏之良法，而今爲虛名。銓選有定制，則其說豈易入乎？然魏元同、沈既濟之徒，思救銓選之弊，則惓惓於郡縣之察舉，奏疏論之，以幸一旦之可復。天下方病銓選之不定，而將趨於資格，亦何有於察舉哉？論雖不行，而識者高之。蓋天下之變，可回而不可徇也。及資格既用，而人往往以銓選爲難守之弊法。今人浸不如古，故資格不能以盡防，而欲舉難守之弊法，以漸復前代，而謂古道之有望，是開之使無法耳。向也爲隋、唐之盛典，而今爲弊法。資格有定守，則其說豈易入乎？然慶歷間范、富諸公，思救磨勘薦舉之弊，欲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案百吏之情，天下方病資格之未詳，而將趨於成例，亦何有於銓選哉？事雖隨廢，而論者惜之，亦以天下之變，可回而不可徇也。然則銓曹資格之弊，自慶歷以來，固已患之矣。其後熙寧間，神宗皇帝思立法度以宰天下，按唐六典而大正天下之官，其循名責實，固已光乎祖宗，而元祐諸臣之所不敢輕動也。然而資格尙仍祖宗之舊，而加詳焉。及夫循名責實之意既衰，而資格之弊如故。凡其大臣之所講畫，議臣之所論奏，往往因弊變法，而未必盡究其立法之初意。法愈詳而弊愈極，積而至於今日，而銓曹資格之法，其弊不可勝言矣。此所以上勤聖天子宵旰之慮，而執事亦將進諸生而教之也。夫人情不易盡，而法之不足恃也久矣。然上下之間，每以法爲恃者，樂其有準繩也，以名譽取人，人或以虛誕應之，而薦舉直以文移爲據耳。天

下寧困於薦舉而終以爲名譽之風不可長者。所恃在法也。以績效取人。人或以浮僞應之。而年勞直以日月爲功耳。天下寧困於年勞而終以爲績效之實不可信者。所恃在法也。天下方以法爲恃。而欲委法以任人。此雖堯舜不能一日而移天下之心也。將一意而求之於法。則今日之法亦詳矣。聖上循名責實。常以清光照臨羣下。畱意民事。尤以郡縣爲重。而其弊猶若此。則人情果不易盡。而法果不足恃矣。方慶歷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變也。及熙寧元豐之際。則又以變法爲患。雖如兩蘇兄弟之習於論事。亦不過勇果於嘉祐之制策。而持重於熙寧之奏議。轉手之間。而兩論立焉。雖自以爲善事兩朝。將使其君何所執以爲據。依哉。獨張安道始終以藝祖舊事爲言。不以兩朝而易其心。使人主能講求其立法之初意。則必因時而不知所處矣。藝祖承五代藩鎮之禍。能使之拱手以趨約束。故列郡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兵各歸於郡。而士自一命以上。雖郡縣管庫之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始一矣。此其圖回天下之大略。而非專恃資格以爲重也。當是時。宰相得以進退百官。而吏部尙以身言書判爲試。則猶仍銓選之舊也。取人猶採名望。而薦舉任用。磨勘遷轉。猶未有定法。凡欲使天下之勢在我而已。故朝廷尊嚴。大臣鎮重。而天下之士。不以進取爲能。不以利口爲賢。歷三朝。而士之善論時政。是非利害者。百不一二也。豈不盛哉。今吏部之資格日繁。而銓選之爲虛文久矣。廟堂方以資格從事。下人輕上爵。小臣與大計。則其徇徇苟求。浮僞偷惰之風。不當尙求之法也。愚不敏。不敢輒論時政。願方居今而思藝祖。當資格之時。而謂銓選之可復。亦徒以謝明問而已。

四弊

古者官民一家也。農商一事也。上下相恤。有無相通。民病則求之官。國病則資諸民。商藉農而立。農賴商而行。求以相補。而非求以相病。則良法美意。何嘗一日不行於天下哉。周官以司稼出斂法。旅師頒興積。廩人數邦用。合方通財利。此其事甚切。而其職甚微。所宜曲爲之防。而周家則一切付之。使得以行其意。而舉其職。展布四體。通其有無。官民農商。各安其所。而樂其生。夫是以爲至治之極。而非徒恃法以爲防也。後世官與民不復相知。農與商不復相資。以爲用。求以自利。而不恤其相病。故官常以民爲難治。民常以官爲厲己。農商盼盼相視。以虞其龍斷而已。利之所在。何往而不可爲哉。故朝廷立法。日以密。而士大夫論其利害。日以詳。然終無補於事者。上下不復相恤也。嗟夫。此其來豈一日之積哉。郡縣困匱。而其弊日又甚矣。租入加耗之無算。義倉支移之不時。利和糴之贏。取力勝之利。法禁非不嚴。議論非不切。而郡縣恬若不聞。而行之若當然者。天下之官。豈無一人有志於民哉。聖天子宵旰仄席。憂勤於上。夫亦何忍爲此。而郡縣之用。賴此僅足枝梧。夫使官兵一切不論。而獨存大信於斯民。自大賢猶或難之。而況其官民農商盼盼相視之時乎。夫亦正其本而已矣。郡縣略就從容。而後示以官民相恤之義。不待夫事爲之法。而猶可濟也。不然。則上有其意。下無其實。回環四顧。網如凝脂。終於相蒙。而又何尤焉。雖然。善言弊事者。未有詳於今世者也。而治道之不知。時變之不究。其說雖若可聽。其事雖若可行。原始要終。而卒歸於無用。譬如枝撐弊屋。而不救於一日之摧。不獨於四者之弊爲然也。財利之本源。法制之根柢。增損盈虛。

之變。先後叅酌之宜。講究而推行之。使天下之財日以裕。郡縣之用日以足。則區區四弊。一郡官之責耳。何足以煩議臣之講論推究。與夫朝廷之文書約束。而明問復以下詢哉。張文定公以爲祥符以來。萬事墮弛。務爲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之法。旣壞。而任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旣窘。而政出一切。大商姦民乘時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矣。其後神宗皇帝。獨留意於租賦之入。郡縣之藏。而常平義倉之法。尤爲詳備。元符以後。支移借用。不復舊典。而神宗之法又壞矣。渡江以來。於財計之遠者大者。猶有遺恨。士大夫置而不攷。而獨四弊之足言乎。方將從執事問其本末。而未暇也。

變文法

古人重變法。而變文猶非變法所當先也。天下之士。豈不欲自爲文哉。舉天下之文。而皆指其不然。則人各有心。未必以吾言爲然也。然不然之言。交發並至。而論者始紛紛矣。紛紛之論旣興。則一人之力。決不能以勝衆多之口。此古人所以重變法。而尤重於變文也。然則文之弊。終不可變乎。均是變也。審所先後而已矣。夫文弊之極。自古豈有踰於五代之際哉。卑陋萎弱。其可厭甚矣。藝祖一興。而恢廓磊落。不事文墨。以振起天下之士氣。而科舉之文。一切聽其所自爲。有司以一時尺度律而取之。未嘗變其格也。其後柳仲塗以當世大儒。從事古學。卒不能麾天下以從己。及楊大年、劉子儀。因其格而加以瑰奇精巧。則天下靡然從之。謂之崑體。穆脩、張景專以古文相高。而不爲駢儷之語。則亦不過與蘇子美兄弟唱和於寂寞之濱而已。故天聖間。朝廷蓋知厭之。而天下之士。亦終未能從也。其後歐陽公與尹師魯之徒。古學旣

盛。祖宗之涵養天下。至是蓋七八十年矣。故慶歷間。天子慨然下詔書。風厲學者以近古。天下之士亦翕然丕變。以稱上意。於是胡翼之、孫復、石介以經術來居太學。而李泰伯、梅堯臣輩。又以文墨議論游泳於其中。而士始得師矣。當是時。學校未有課試之法也。士之來者。至接屋以居而不倦。太學之盛。蓋極於此矣。乘士氣方奮之際。雖取三代兩漢之文。立爲科舉取士之格。奚患其不從。此則變文之時也。藝祖固已逆知其如此矣。然當時諸公。變其體而不變其格。出入乎文史。而不本之以經術。學校課士之法。又往往失之太略。此王文公所以得乘間而行其說於熙寧也。經術造士之意。非不美。而新學字說。何爲者哉。學校課試之法。非不善。而月書季考。何爲者哉。當是時。士之通於經術者。神宗作成功。而非盡出於法也。及司馬溫公起相元祐。盡復祖宗之故。而不能參以熙寧經術造士之意。取其學校課試之大略。徒取快於一時而已。則夫士之工於詞章者。皆祖宗涵養之餘。而非必盡出於法也。紹聖元符以後。號爲紹述。熙豐亦非復其舊矣。士皆膚淺於經。而爛熟於文。其間可勝道哉。中興以來。參以詩賦經術。以涵養天下之士氣。又立太學。以聳動四方之觀聽。故士之有文章者。德行者。深於經理者。明於古今者。莫不各得以自奮。蓋亦可謂盛矣。然心志旣舒。則易以縱弛。議論無擇。則易以浮淺。凡其弊有如明問所云者。固其勢之所必至也。議者思所以變之。其意非不美矣。而其事則藝祖之所難。而嘉祐之所未及也。夫三年課試之文。四方場屋之所係。此豈可以一朝而變乎。然學校之士。於經則敢爲異說而不疑。於文則肆爲浮論而不顧。其源漸不可長。此則長貳之責。而主文衡者當示以好惡。而不在法也。昔慶歷有胡翼之學法。熙寧

有王文公學法。元祐有程正叔學法。今當請諸朝廷。參取而用之。不專於月書季考。以作成大學之士。以爲四方之表儀。則祖宗之舊。可以漸復。豈必遽變其文格。以驚動之哉。古人重變法。而尤重於變文。則必有深意矣。不識執事以爲如何。

制舉

設科以取士。而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也。夫決科之士滿天下。豈必皆常才。而非常之士亦或在其中矣。獨制舉得以擅其名者。豈古之賢君。其待天下之士如是之薄哉。彼其以一身臨王公士民之上。其於天下之故。常懼其有闕也。自公卿等而下之。以至於郡縣之小官。科目之一士。莫不各得以其言自通。然猶懼其有懷之不盡也。故設爲制舉。以詔山林朴直之士。使之極言當世之故。而期之以非常之才。彼其受是名也。宜何以自異於等夷。則亦將盡吐其蘊。凡天下之所不敢言者。一切爲吾君言之。以報其非常之知焉。然後人主可以盡聞其所不聞。恐懼脩省。以無負天下之望。則古之賢君。爲是設科以待非常之才者。其求言之意。可謂切矣。豈徒爲是區別而已哉。五季之際。天下乏才甚矣。藝祖一興。而設制科以待來者。至使草澤得以自舉。而不中第者。猶命之以官。以藝祖之規模。恢廓固非飾法度以事美觀。誠得夫古者設制科之本意。而求言之心。不勝其汲汲也。雖當時才智之士。其所見不能有補於聖明。歷太宗、眞宗。而涵養天下之日既久。及天聖間。仁宗再復制科。而富韓公首應焉。其後異人輩出。仁宗既用以自輔。而其餘者。猶爲三代子孫之用。及熙寧之初。孔文仲、呂陶猶能極論新法。以伸天下敢言之氣。雖制科卒以

此罷。藝祖之規模宏廓。其所庇賴後人多矣。而仁宗實當其盛時也。元祐既復之。而紹聖以後又罷之。及上皇中興。首設制舉。以行藝祖之志。而士病於記問。莫有應者。肆我主上。切於求言。而略其記問。士始奮然以應上之求。其於國家之大略。當世之大計。人之所不敢言。而上之虛佇以待者。固將無所不聞矣。而執事方以董仲舒。劉蕡所對之緩急。而論者皆有遺憾。發於問目。豈將酌其中以警夫非常之士邪。夫言之難也久矣。要之以其君爲心。則其言之緩急。無不當於時也。漢武帝。英明願治之主也。負其雄才大略。欲挈還三代之盛。而漢家制度之變。亦其時矣。仲舒以爲漢雜伯道。以維持未安之天下。天下旣安。而教化猶未純也。勸帝以更化。而更革之際。豈可任意而爲之哉。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故緩其言。使武帝舒徐容與。因天下所同欲。而更其所當先者。豈敢以一毫奮厲之氣。而激武帝之雄心哉。仲舒之言。雖緩而實切於時者。以武帝爲心也。夫豈計其合不合哉。異時固已甘心於膠西矣。唐文宗。恭儉少決之主也。乘主威不振之後。欲有所爲。而輒復畏縮。而北司之患。至是蓋亦極矣。蕡以爲肅宗。代宗。德宗。失柄於北司。元和之痛。臣子不可一朝安也。勸帝聲其罪而討之。而斷決之際。豈可以陰謀而自陷於不直哉。社稷之大計。非小故。故蕡急其言。使文宗奮厲果敢。因天下所同欲。而易致如反手。豈敢徐步拯溺。以待文宗之自悟哉。蕡之言。雖急而實審於時者。以文宗爲心也。夫豈計其第不第哉。彼其見黜固宜矣。而恨文宗之不一見也。論者病仲舒之不切。而咎蕡之疏直。是殆未知其心耳。夫當世之務亦多矣。必其以君爲心。然後其言之緩急當於時。言之緩急當於時。而後不負於國家非常之求哉。

子房、賈生、孔明、魏徵何以學異端

異端之學。何所從起乎。起於上古之闕略。而成於春秋、戰國之君子。傷周制之過詳。憂世變之難揀。各以己見。而求聖人之道。得其一說。附之古而闡起於今者也。老、莊爲黃帝之道。許行爲神農之言。墨氏祖於禹。而申、韓又祖於道德。其初豈自以爲異端之學哉。原始要終。而卒背於聖人之道。故名曰異端。而不可學也。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天資既高。目力自異。得一書而讀之。其脫穎獨見之地。不能逃。而背戾之所。亦不能以惑我也。得其穎脫。而不惑乎背戾。一旦出而見於設施。如兔之脫。如鶻之擊。成天下之峻功。而莫能禦之者。此豈有得於異端之學哉。其說有以觸吾之機耳。使聖人之道未散。而六經之學尙明。極其天資目力之所至。伏而讀其書。以與一世共之。當掩後世之名臣。而奪之氣。而與三代之賢比隆矣。子房、孔明。蓋庶幾乎此者也。賈生不得自盡於漢。而魏徵有以自見於唐。亦惟其所遭耳。子房爲高帝謀。臣從容一發動中機會。而嘗超然於事物之外。此豈圯下兵法之所有哉。孔明苟全於危世。不求聞達。三顧後起。而惓惓漢事。每以天人之際爲難知。管、樂功利之學。蓋未能造此室也。天資之高。目力之異。卓然有會於胸中。必有因而發耳。賈生於漢道初成之際。經營講畫。不遺餘慮。推而達之於仁義禮樂。無所不可。申、韓之書。直發其經世之志耳。魏徵於太宗求治如不及之時。從容議論。有過必救。有善必達。雖禮樂之未暇。而治體蓋亦略盡。縱橫之學。直發其遇合之機耳。豪傑之士。天資之高。目力之異。未可以一書而律之也。嗟夫。使聖人之道未散。六經之學尙明。而皆得以馳騁於孔氏之門。由賜、游、夏。不足進也。昔者聖

人歷觀上古之書。商周之典禮。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歎其前之不足爲法。而傷其後之不可復知。所以塞異端之原。而使其流之無以復開也。而春秋戰國之君子。卒取唐虞以上不足存之說。以馳騫於世。則孔子之慮誠遠矣。然而詩書執禮。乃孔子之所雅言。日與羣弟子共之者。而易春秋不與焉。何以發豪傑不羣之志哉。子路以爲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則深排而力斥之。以爲非教人之常也。宜其律天下豪傑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乃上許管仲以一正天下之仁。下許顏子以四代之禮樂。是殆其他未有以當孔氏之心耳。賈生魏徵可也。吾是以三歎於子房孔明焉。

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何以獨名於漢唐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聖賢之生。亦有定理。而君臣相遭。亦有定數乎。夫是以知天人之難合也。蓋至於吾夫子。有扶天下之道。有正四代禮樂之志。而時君方驚於功利。有道不合。有志不遭。而徒能歎鳳鳥之不至。周公之不復夢見。而定理之不應。定數之不驗。孟子所以復歎其未有疏於此時。而傷其數之過。知天下息肩之日尙遠。而聖賢相遭之期猶未也。時日愈疏。世變愈下。使其相遭。則君非昔者之君。臣非昔者之臣。徒以當方來之數。而無復三代之盛矣。孟子之嘆。蓋嘆此也。自漢而言之。則蕭、曹之遇高祖。丙、魏之遇宣帝。蓋可謂漢家遇合之盛矣。自唐而言之。則房、杜之遇太宗。姚、宋之遇明皇。亦可謂唐家遇合之盛矣。其一時君臣之遇合。足以扶斯世而蘇生民。貽謀方來。而光映前古。其所謀謨成就。後世皆莫之先也。而卒有愧於三代。豈其期運不接。源流不繼。而天人之際。至難合歟。何治道之遂疎闊。

也。周室之衰，以迄于秦，天下之亂極矣。斯民不知有生之爲樂，而急於一日之安也。高祖君臣獨知之，三章之約，以與天下更始。禁網疎闊，使當時之人，闊步高談，無危懼之心。雖禮文多闕，而德在生民矣。曹參以清淨而繼畫一之歌，此其君臣遇合之盛，無一念之不在斯民也。魏相之奉天時，行故事，丙吉之不務苛碎，不求快意，以供奉宣帝寬大之政，亦不負君臣之遇合矣。唐承隋舊，其去隋文安平之日未遠，天下不能無望於紀綱制度之舉，而致治之隆也。太宗君臣獨知之，興仆植僵，以六典正官，以進士取人，以租庸調任民，以府衛立兵，雖禮樂未講，而天下之廢略舉矣。房、杜謀斷相先，而卒與共濟斯美，此其君臣遇合之盛，亦無一念之不在斯民也。姚崇之遇事立斷，宋璟之守正不阿，以共成明皇開元之治，亦不負君臣之遇合矣。自漢、唐以來，雖聖人不作，而賢豪接踵於世，有如賈生之通達國體，董生之淵源王道，欲揭其君於三代之隆，其君亦既知之，而卒於不遇，而第五倫、李固之徒，亦班班自見於東都，而無復君臣遇合之盛，亦可爲漢家天時人事之難矣。有如陸贄之論諫仁義，李泌之惓惓古制，欲使其君爲不世出之主，其君亦嘗用之，而終於不盡，而杜黃裳、裴度之徒，亦各有以自見於世，而無復君臣遇合之盛，亦可爲唐家天時人事之難矣。夫君臣之相遭，蓋天人之相合，而一代之盛際也。此豈可常之事哉。盍於易否、泰之象而玩之乎。

龍川文集卷之十二

三國紀年

序

自書契之興。代有注記。後聖有作。而言動之記分矣。自當時之諸侯。國各有史。一言一動。罔不畢載。故四方之志。外史掌之。天子之言動。天下之幾也。諸侯之言動。一國之幾也。合諸侯之言動。亦足以觀天下之變焉。有源有流。不可遺也。昔者孔子適周。觀禮。晚而有述焉。上古之初。不可詳已。著其變之大者。易所載十三卦。聖人是也。至於書。斷自唐虞。定其深切著明者。爲百篇。蓋嘗欲備三代損益之禮。以待後聖。是故之杞之宋。而典禮無復存者。故孔子屢歎之。周封二王之後。使各脩先王之禮物。庶幾後世有攷焉。夫豈知其至此極哉。於是始定周禮。又刪取周家之詩。以具其興亡。而列國之風化繫焉。然後古詩之存者。無所復用矣。初周室東遷。而霸道興。當孔子時。天下邦君。猶知有王。而弗克事也。故孔子有東周之志焉。魯。周之宗國也。孔子嘗三得其幾矣。魯用天子之禮樂。非周公之心也。蓋孔子欲舉而還周。而不克。三都之不便於魯久矣。大夫僭則家臣竊。故樂與三家共墮之。孟氏之不墮。非孔子之憂也。孔子之用。奈何其不終哉。陳恆弑其君。告諸天子。以及方伯而討之。可以震動天下矣。魯君不之聽。孔子傷其變之不可爲也。舉其意而寓之春秋。春秋事幾之衡石。世變之砥柱也。故春秋。易之著者也。百王於是取則焉。漢興九十

餘載。司馬遷世爲史官。定論述之體。爲司馬氏史記。其所存高矣。出意任情。不可法也。史氏之失其源流。自遷始矣。故自麟趾以來。上下千五六百年。其變何可勝道。散諸天地之間。學者自爲紛紛矣。夫善可爲法。惡可爲戒。文足以發其君子小人疑似之情。治亂興衰之迹。使來者有稽焉。愈於無史矣。豈可謂史法具於此哉。先主君臣惓惓漢事之心。庸可沒乎。魏氏之代漢也。得其幾而不以其道。變之大者也。孫氏偏強江左。自爲一時之雄。於是乎魏不足以正天下矣。陳壽之志何取焉。漢實有紀。其體如傳。條章不爲書也。詔疏不爲志也。志曰漢略。悲其君臣之志也。魏實代漢。吾以法紀之。魏之條章法度。晉承之以有天下。於是乎有書。其詔若疏。也有志。其臣若子也。吳與漢同。彼是不嫌同體也。志曰吳略。著其自立也。合漢魏吳而附之。天下不可無正也。魏終不足以正天下。於是爲三國紀年終焉。嗚呼。漢之有魏。魏之有晉。晉之有五胡。讀吾書者。可以知之矣。

宗室 外戚 名儒 文士 近臣 刺史 守令 名將 猛將 高士 列女

漢昭烈皇帝

陳子曰。諸葛亮言。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其君臣反復。於天意人事之際。亦可悲哉。方漢帝以山陽公賓於魏。或曰崩。昭烈撫膺大慟。始議舉大號。尙書令劉巴。主簿雅茂。皆以爲示天下不廣。前部司馬費詩爭之尤切。其略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篡位。故羈旅萬

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易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已入關。猶逡巡不敢當。況今殿下未出門庭耶。昭烈以爲非是。左遷詩部永昌從事。

漢後主

陳子曰。以後主之庸。而處陰疑於陽之際。泰然安之而不疑。雖諸葛亮之足任。要豈後世之所謂庸主哉。亮死。漢事不可爲矣。蔣琬。費禕亦相繼殞謝。漢氏之區區遺文。猶不使之自託地上耶。天命果可畏哉。

諸葛亮

陳子曰。初漢置御史大夫。下丞相一等。其後有侍中。中書令。尙書令。往往以宦者爲之。成帝時。始更用士人。中興雖置三公。而臺閣實專國命矣。昭烈在蜀。以國政歸丞相。其侍中。中書令。尙書令。有所謂僕射。黃門侍郎者。更爲輔導天子之官。諸葛亮以大公之道。一整綱紀。明白洞達。民用其情。方連歲出征。而平世之文。未遑具舉。是以條章多闕。非獨注記之失也。論者稱其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死生成敗。要何足論。王者之不作。天猶以爲未疏哉。

龐統法正

陳子曰。天下方亂。劉表以同姓坐觀。非望。如惓惓漢事者。取以駐足。何名非義。而況於劉璋乎。當此時。曹氏代漢之形成矣。不取。是厚其資也。武王之代商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統。正策士也。發揚蹈厲之志。非太公孰當之哉。

關羽

陳子曰。余論次羽事。至于禁等七軍之沒。未嘗不痛恨於呂蒙也。當是時。羽威震華夏。許下之民。負擔而立。使羽捨樊。襄陽。乘銳兵徑進。雖以曹公之雄。豈能禁方張之勢哉。兵挫堅城之下。而徐晃得行其志矣。諸葛亮不可出蜀。龐統。法正之死。天真無意於漢哉。

魏武帝

陳子曰。東漢之衰。賢人君子。相繼就戮。桓。靈於是乎不君矣。魏武猶藉漢以令天下。豈高。光。遺澤。猶有存者耶。法令不必盡酌之古。要以必行。蓋當時苦於無政久矣。漢雖終禪。而剪除異己。不亦勞乎。其子文帝有言。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參之是時。非過論也。

魏文帝

陳子曰。世以文帝論漢。孝文爲過。賈誼。非其失君人之度。余讀其論。至於欲使當時累息之民。得闕步高談。無危懼之心。未嘗不爲之三復也。於是時。吳。蜀爭帝。中國庶幾乎息肩矣。是以在位七年。而謚曰文也。

魏明帝

陳子白。帝生數歲。武帝甚異之。曰。我基於爾三世矣。好學多識。特畱意法理。口吃少言。未嘗接識朝士。卽位之數日。獨與侍中劉曄終日款語。曄出。語人曰。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其東西征伐。大營宮室之意壯矣。要亦何嘗拒高堂生諸人之諫哉。

齊王 高貴鄉公 常道鄉公 陳留王

陳子曰。余論次魏之本紀。睹其維持王室之計矣。曹爽顧足以當斯時乎。王凌以齊王受制於司馬懿。欲更立長君。其子廣獨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曹爽以驕奢失民。何晏虛華不治。丁、畢、桓、鄧。雖並有宿望。皆專競於世。加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高。事不下接。民習於舊。而莫之從。故雖勢震天下。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失民故也。今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植勝已。脩先朝之政令。以恤民爲先。父子兄弟。並握兵柄。未易亡也。魏於是不可爲矣。

荀彧

陳子曰。曹公有言。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使充此言。不亦文若之心。而天命將安所歸乎。不待其定。而開數百千年盜賊之謀。死固有輕於鴻毛者。何至不容文若一言乎。齊威之心。暴白於葵丘之會。賴限於周制之不易裂耳。其初管仲。豈不知之。而不忍天下之爲夷也。余論次文若事。具有本末。蓋明於天下之大勢。而通古今之變者也。世徒以智計歸之。豈其然哉。豈其然哉。

荀攸

陳子曰。攸隱於智者也。可以爲智矣。攸不能安董卓之禍。漢、魏之際。豈其心哉。以文若之力。因事以導之。而卒不能正也。攸於是以智隱矣。

賈詡、程昱、郭嘉、董昭

陳子曰。漢室再亂於賈詡。終於董昭。至於左右前後以成魏之霸業者。昱、嘉之謀爲多。而曹公尤痛惜嘉之死也。

始詡察孝廉爲郎。以病免。還至汧。道遇叛氐。同行數十人皆已就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我死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我。氐盡殺餘人而釋詡。時太尉段熲威震西土。而詡非其外孫也。詡之智大抵如此。

鍾繇、華歆、王朗

陳子曰。當曹公之末年。天下無復爲異者矣。及文帝山陽之際。雖朗等皆以爲魏真受命也。是以甘心相之。而無愧色。不然。身爲一時儒宗。豈其無恥至此乎。然則吳之自立。其亦差強人意也哉。

陳登、田疇

陳子曰。登非自屈於曹公者。其心直以爲爲漢耳。疇卒以志義自免。使登及疇時。又將安所出乎。以如是之資。而使志士思避就之計。豈不甚可惜哉。

崔琰、毛玠

陳子曰。天下之厭亂久矣。故曹公之興。士無巨細。咸起而附之。使其聽天命之所歸。二子之所以重魏者。顧不多哉。

袁渙

陳子曰。此皆漢末守志行義之儒也。而盡爲曹公用。彼其心豈有所利哉。始渙嘗慨然歎曰。漢室陵遲。亂無日矣。苟天下擾攘。逃將安之。若天未喪道。民以義存。惟彊而有禮。可以庇身乎。凡諸儒之所以自處者。

審矣。而曹公亦可謂盛哉。

劉曄、蔣濟、劉放、孫資

陳子曰：以陳平之智，高祖猶憂其詳於避就，而緩急不知所仗也。放、資遂以社稷輸人，尙何疑乎？濟徒知專任之非，而不知後日之至此，及當其禍，卒亦不能有所爲也。曄於其間，最號爲智，而竟以智窮，智其足恃乎？

夏侯玄、李豐、張緝

陳子曰：夏侯太初處死生禍福之際而不動，名不虛得也。而遇非其時矣。二子之死義，乃與太初同命，尙何憾乎？

王凌、令狐愚、毋丘儉、諸葛誕

陳子曰：司馬氏之禍，舉天下皆安之。四子者，獨以義死，豈惟魏之純臣哉？至其發，不待事，奮不及機，遂巡就圍，以冀天下之有變。此所謂有忠憤而無遠略，明於義而不知其變者也。而王廣亦與此禍，何其悲哉！

嵇康、阮籍

陳子曰：司馬氏非有大功於魏也。乘斯人望安之久而竊其機耳。籍、康以英特之資，心事榮榮，宜其所甚恥也。而羽翼已成，雖孔、孟能動之乎？死生避就之際，固二子之所不屑也。

司馬懿、司馬昭、司馬師

陳子曰。以余論。次司馬氏之事。魏之天下。非司馬氏不能安也。民心要何常哉。飽食以嬉。不知堂廈之爲適。負戴而疲勞。望婆婆之木而憇焉。往往忘去。木固不可以久也。又將安所底止乎。余爲之掩涕。而魏書終焉。

吳武烈皇帝 長沙桓王

陳子曰。武烈自奮於小吏。竟摧董卓。以彼忠憤。何乃進退俯仰於袁術之手。漢末愚儒守文之弊。蓋成風矣。亦所以敗桓王之翻然翺翔者哉。諸葛亮稱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然自古英豪。非履險知難。往往不能濟。要之成敗禍福。亦相生於無窮哉。

吳大皇帝

陳子曰。初大皇不直魏武。破之赤壁。末年始上書稱說天命。魏武笑曰。是兒欲頓吾爐火上耶。然自是與之通矣。文帝樂其稱臣而遂安之。故坐取荊州。而植功於魏。有事秭歸。而無後憂。及吳蜀之勢儼然矣。於是通好而絕魏。大皇之稱號也。漢衛尉陳震實來。大皇與震歃血壇上。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兗冀并梁屬之漢。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

會稽王 景皇帝 歸命侯

陳子曰。大皇之立國。豈有中國之志哉。君臣上下。畫江之慮精矣。其流風遺澤。固足以後亡也。雖微歸命

侯之虐，寧能更長乎？是以君子從其自立，以著其興廢焉。

張昭、周瑜

陳子曰：昔吳起與田文論功，至主少國疑，大臣未親，百姓未附之際，吳起屈焉，桓王屬大皇於張昭，更以周瑜遺之，後瑜驅馳於顛危之際，昭遂廢不用，何哉？江東雖定而國輕矣，余論次其行事，使善觀國者有考焉。

建安七子 孔融 陳琳 王粲 徐幹 阮瑀 應瑒 劉楨

漢興文章渾厚典雅，最爲近古。武昭以後衰矣，獨劉向、揚雄爲能自拔也。中興班、張、崔、蔡相望於百七八十年之間，寧獨其氣格之非是，然其辭意終不近也。至若建安七子之風槩似矣，又爭效其長於曹父子，天固將以文其業耶？及漢、魏之際，非復數子之所能文也，曹公亦何便於此哉？

鄧禹、耿弇附錄

初劉伯升死，光武於漢事惓惓也，持節北渡河，鄧禹首建大策，遂參密議，連兵西征，關河響動，當此之時，其威略至無前也。赤眉、延岑，獨足嬰其鋒哉？帝勅使進兵，連輒敗，禹念專任之不稱，以疲卒徼戰不已，帝賜詔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箠答之，非諸將憂也。馮異趣往代之，禹自來歸，絕口不道兵事。王郎之亂，及更始有詔罷兵，徵耿弇不決，帝獨兒蓄之耳，及平齊，無一如其言，意始壯之，而從諸將驅馳，常出其後，天下既定，帝方偃武脩文，膠東、高密，並敦儒學，弇故一將也，於是自高帝以來，光武最爲善保功臣。

者。

諸葛亮附錄

曹操以漢天子之令，征伐四出，爲漢功臣。孫權秉義稱藩，當是時，心雖不可量，曹逆節未暴於天下也。如孔明言，荆、蜀之勢成，操之逆心或折，不可折則可圖。及吳詐取關羽，秭歸又以敗，孔明甚恨恨也。丕旣已易姓，元德中道而殞，屬大事於孔明，而及其子焉。孔明懼奉先帝遺詔不謹，義不敢卽安，是以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末年，渭濱之師，其規爲志意遠矣。惓惓漢事之心，對越天地，鼎足之計，非孔明本指也。年踰五十而死，豈非天哉。初，孔明之游學也，潁川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等，往往務精熟，孔明獨觀其大略，及耕隆中，而龐德公在焉。司馬德操兄事龐公，孔明每至龐公家，獨拜龐公床下。龐公不爲止，孔明爲丞相時，許靖爲太傅，靖在中州有英偉稱，兄事潁川陳紀，與陳羣、袁渙、平原華歆、東海王朗等善。於是靖老矣，愛樂人物，風流藹然。孔明親爲之拜，元德嘗爲孔名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甚悉。其君臣之間，始終可攷者如此。

曹植附錄

曹操取天下於羣盜之手，可以爲能矣。要何嘗不藉漢以爲名也。得間遂取之，是猶謂之天乎。固植之所不能安也。況使之嗣事哉。力不足以周旋於其間，苟安而成之，若表而去之，皆非其心也。自放法度之外，於事何所堪。立嫡以長，所從來舊矣。乃足煩經營邪。大業旣已濟，困頓廢辱，蓋亦安之而不悔。然猶惓惓

累疏求一出其力自效。抑所謂其兄關弓射之，則涕泣而道之者邪？三代衰，孔氏之學又泯沒而無傳，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失其本心者多矣。若植者，蓋孔子之謂仁者也。

呂東萊答書

某還舍近半月，適此酷暑，疲頓猶未甚蘇。此月二十五日，劉國華葬，須往泉溪會之。因畱明招數日，聞月交乃爲入城之行。若路過內白，幸遣一介至明招，問某所止，庶不參差也。三國紀年序引及諸贊，累日已詳看，用意高深處，亦或得其一二。但大綱體製，猶有未曉處。序云：漢曰略，魏曰書，吳曰略。又云：魏終不足以正天下，於是爲三國紀年終焉。不知漢略與紀年，是一書爲復是兩書。觀三國諸君贊，卻似遷、固史法，每君爲紀，而系贊於後者。而三國紀年，冠以甲子，而並列漢、魏、吳，則又似合三國爲一者。所謂漢昭烈、魏武以下諸贊，必不可系於此。既並列三國之年，必是通書三國事。今每君爲贊，必知不系於此後，不知系於何處。豈三國紀年之外，復敍每君之本末，而系以贊耶？此皆未曉之大者也。漢昭烈贊，論其君臣反復於天意人事之際，所謂妙體本心。但費詩之議，卻似不達時變。漢統既絕，昭烈安得不承之？非高祖時比也。後主蓋亦甚庸，所以安之不疑者，乃諸葛公工夫耳。武侯贊，論以國政歸丞相，甚善。但謂漢侍中、中書令、尙書令皆宦者爲之，考之漢書，亦不皆如此。篇末王者之不作，天猶以爲未疏哉。感慨之意甚長，但不若後主贊所謂天命果可畏，辭嚴而義正也。魏武贊，述來歷甚當，但其末舜禹之事兩語未曉。魏文帝兩贊，深味辭意，予奪甚有味。但文帝贊意頗晦。又文帝三駕伐吳，謂中國庶

幾息肩亦未協。吳武烈贊論漢末守文之弊。及啟桓王之翱翔甚妙。下三贊亦然。鄙意竊謂吳四贊尤能盡其規摹之所止。殆無遺憾也。龐統贊論兼弱之義甚正。關羽贊亦穩。但來教謂司馬子長雖高不欲學。而諸贊命意及筆勢。而往往似之。何耶。因便並望見教。朱元晦工夫亦謂大槩如此耳。吳益恭昨日得桂陽書云。見今攝郡。卻不云攝何郡也。某近日思得著書。大是難事。方將一意玩索完養。深求其所未至。雖高明之資。與鴛鈍者不同。然考之前作者。亦須待經歷之久。歲月之晚。然後下筆。今及此暇時。序次哀集。固亦無害。然亦不可不思有餘不敢盡之語也。人回略此上布。餘悉俟續稟。

龍川文集卷之十三

史傳序

高士傳序

三代尙矣。士之生乎其時者。習有常業。仕有定時。利不能更其所守。而不以名汨其真。養性以安命。脩道以成德。教化之漸使然也。卽不類不齒。詩序曰。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當此之時。士亦烏知其爲高哉。周澤旣衰。異端並起。所以賊其良心者。厥端非一。士之能固其所守。艱矣。然顏閔之徒。終身陋巷。朝不及夕。蔬食以自如。鼓琴以自娛。視天下之樂。舉無以易此者。或曰。貧則無用。無用則無累。無累則樂。余以爲二子者。豈誠有樂於貧賤哉。繇其道。雖富貴可也。彼其所樂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貧賤者。人之所惡。二子何好焉。而富貴又何累。故曰。窮亦樂。通亦樂。又曰。無入而不自得。繇此言之。彼其心豈有徇於外。亦豈必後世之知我哉。惟其屹然立於頽波靡俗之中。可以爲高矣。故世之言二子者。往往尊於王公。而王公亦榮於見齒。則夫苟一時者。是果何得哉。故自顏閔以來。若四皓。嚴光。黃憲。徐穉之流。皆其信道之至者也。平時不言而人化之。雖不遇。猶玉之在山。其光輝已不可掩。迫之而小應。已與夫汲汲然願爲之者異矣。令其遇時行道。以正風俗。豈不猶反手哉。余歷觀諸史。見若此者。竊有慕焉。而恨當時之自闕於山林者。史不得而盡載也。幸其猶或載也。總而爲高士傳。以備日覽。諺曰。非爾之高。我之下也。將與學者盡心焉。

忠臣傳序

余讀書至武庚之事。何嘗不爲之流涕哉。嗟夫。忠孝者。立身之大節。爲臣而洗君之恥。父讎而子復之。人之至情也。度不可爲。不願而爲之者。抑吾之情不可不伸也。逆計而不爲。人烏知吾心。生猶愧耳。況卒不免於死。則將藉口謂何哉。夫武王之伐紂也。以至仁順天命。以大義拯斯民。然君父不以無道貶尊。則武庚視太白之旗。必有大不忍於此者。然而未卽死者。猶有待也。及武王旣立而沒。嗣子幼。君臣兄弟之間。疑問方興。故將挾管蔡之隙以起義。成敗之不問。姑明吾心。奮而爲之。是以殞首而不顧。余以爲武庚者。古之忠臣孝子也。世例是非於成敗。故無褒而孔氏又諱而不道。然則武庚之死。越二千載。目未之瞑也。雖然。武庚受之嫡嗣。處義之必不可已。而非有深計於後世也。若翟義。王陵。母丘儉。諸葛誕之徒。非清議之所必責。俛首相隨。屬未過也。而數子者。忠膽憤發。視其國之傾。身之危。不啻不暇熟權其力。趣起扶之。意雖不就。此其心可誣也哉。作史者謂宜大書以示勸。迺惟旅次之。然且不免不量之譏。甚途傳之叛臣。語曰。蓋棺論乃定。是可信乎。昔者貫高有言。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已論死。顧豈以王易吾親哉。然則數子之心壯矣。迺其冤有甚於武庚者。余悲之。故列爲忠臣傳。信千古以興頹俗。聖人懲勸之法也。

義士傳序

昔三代之王也。賢聖之君。商爲多。敷政出令。不拂民欲。惇德行化。以固民心。雖紂之暴。而民未厭商也。故文王抑畏。以全至德。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豈不大哉。至武王。不忍天下之亂。而卒廢之。雖

違商而周者十室而八。然商之餘民。睠念先王之舊澤。執義以自守。雖諄復喻之。囂乎其不肯順從也。而周家卒不敢以刑罰驅之。不惟不敢。亦其心有所愧而不忍。故惟遵商之舊政。以漸服其心。歷三世而後。帖然從周。推此之時。稚者已壯。壯者已老。老者已死。耆舊強壯之民。卒不肯從而從之者。皆生長於周之民也。可不謂義乎。然猶見稱頑民。則周人之言也。於商義矣。夫伯夷、叔齊。孔子以爲義而許之。而商民之事。亦詳見於書。夷、齊是。則商民不非矣。夫夷、齊非以一死爲足以存商。明君臣之義。雖有聖者。不可易也。商民非以不肯順從爲足以拒周。顧先王之德澤。有以使之而弗克自己也。夫義者。立人之大節。而愛生憚死。人之情也。其不以此而易彼者。誠知所處矣。繇商而降。惟東漢之治。惇節義。尙廉退。有商之遺風。故其亡也。義士亦略如之。然亦可以爲流涕也已。若夫王蠋、申包胥之倫。皆非有所激而興。故特行其志。而從之者不衆也。然使夫人氣沮而膽褻。則其功效豈少哉。嗟夫。商遠矣。其民之姓氏不得詳也。故序存之。而傳夷、齊以爲義士首。於東漢之士加詳焉。其他時起者附之。庶乎有開風而興者。豈徒補觀覽而已哉。

謀臣傳序

昔堯、舜之際。專尙德化。三代之王。以仁政。伯國以謀。戰國以力。治亂之不同。所從來異矣。繇漢迄今。有國家者。始兼而用之。然德化之與仁義。皆人主之躬行者也。至於排難解紛。則豈可不以謀。而力烏用哉。此權智之士。所以爲可貴也。雖然。權智可貴矣。行之以譎。則事以辦。亦或以否。否必不可繼也。故君子行權於正。用智以理。若庖丁之解牛。是以智不勞而事迎解。功已成而無後患。蓋五常之用智爲難。仁義禮信。

過則近厚。過於智。賊矣。故凡列國之策士。皆行穿窬而衣人之衣。以自齒於編民者也。此不足論。論漢以來智而不賊者。然亦無幾。故身名俱全。惟張子房。他皆不逮已。要以排難解紛。故不得而舉少之。雖然。事固有幸不幸。遇左馬之筆。則片謀寸長。聲迹焜灼。史筆中絕。雖有奇謀。至計類鬱而弗耀。余甚慨焉。故將章列其行事。以備謀國者之覽。乃取太史遷之所嘗載者。若張陳之徒。標於卷首。其他刪次論列。惟意之從。合而曰謀臣傳。其奇而資以集事。其賊可以戒。不爲無取云耳。

辯士傳序

古者兵興。使在其間。夫使也者。所以通兩國之情。釋仇而約。易憾而歡者也。彼古人之用兵。非以爲不得已也。使而不失辭。兩國之民實賴之。顧亦何惡哉。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蓋曲盡人情者。莫如詩。達乎詩而使。則道之以義。開之以理。廣譬而約喻。用能曲盡人情。事無有不集者矣。然則古者之使。本乎曲盡人情。紛拏之辯。不貴也。及至列國之際。強弱之相形。衆寡之相傾。一時鮮廉寡恥之徒。往來乎其間。搖吻鼓舌。劫之以勢。誘之以利。怒之以其所甚辱。趨之以其所甚欲。捭闔而鉗制之。以苟一時之成事者。此無異於白晝而攫者也。蓋其原起於鬼谷子。而成於儀秦。當是時也。相帥成風。其習已膠而不可解。世之所謂有道之士。若孟荀。莊周。其立言論事。猶時有辯士之風。要其歸以正。是以無譏焉。漢興。酈陸侯隨輩。皆以辯聞。然嗜利無恥。不問道理之習。亦少衰矣。以比古之賢使。誠爲有間。至其辯析利害。切見事情。彼烏可廢哉。繇數子以降。士之肆偉辯以濟人之事者。不可勝數。厥跡之著。闕然有

愧史氏之罪也。故余錄其可采者，爲辯士傳。又爲敘古今使者之所以異而首之，俾奉命以行者有考焉。

英豪錄序

今天子卽位之初，虜再犯邊，君憂臣勞，兵民死之，而財用匱焉。距靖康之禍，於是四十載矣。雖其中間嘗息於和，而養安之患滋大，踵而爲之，患猶昔也。起而決之，則又憚乎力之不足。嗟夫，事勢之極，其難處非一日也。蔡謨有言：創業之事，苟非上聖，必繇英豪。今上旣聖矣，而英豪之士，闕乎未有聞也。余甚惑焉。夫天下有大變，功名之機也。撫其機而不有人以制之，豈大變終已不得平乎？此非天意也。願天實生之，而人不知所用耳。彼英豪者，非卽人以求用者也。寧不用死耳，而少貶焉不可也。故饑寒迫於身，視天下猶吾事也。見易於庸人，謂強敵可勦也。信口而言，惟意之爲，禮法之不可羈也。死生禍福之不能懼也。一有事焉，君子小人，一見而得其情，是非利害之間，一言而決。理繁劇則庖丁之解牛也，處危疑則匠石之斲鼻也。蓋其才智過人者遠矣。然而旅出旅處，而混於不可知之間，媚之者謂狂，而實狂者又偶似之。將特自標樹，則夫虛張以求賈者，又得而誤之矣。此英豪之所以困而不達，而謂無人焉者非也。嗟夫，承平之時，展才無所不用，職也。而困於艱難之際者，獨何歟？且上之人亦過矣。獨不可策之以言，而試之以事乎？雖商、周之於伊、呂，不廢也。廢之而不務，而憂無人焉者，亦非也。抑余聞之，昔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不得，則以五百金買其骨焉。不隲其而千里馬至者三，何則？趨其所好，人之情也。不得於生者，見其骨猶貴之，可謂誠好之矣。生者之思奮固也。故余備錄古之英豪之行事，以當千里馬之骨。誠想其遺風以求之。

今未必不有得也。願其誠好否耳。蓋晉武帝稱安得諸葛亮者而與之共治。正使九原可作。盍亦思所以用之。凡余所以區區於此錄者。夫豈徒哉。夫豈徒哉。

中興遺傳序

初龍可伯康游京師。輩飲市肆。方叫呼大噉。趙九齡次張旁行過之。雅與伯康不相識。俄追止次張。牽其臂。迫與共飲。次張之父時守官河東。方以疾聞。次張以實告。伯康曰。毋苦。乃翁疾行瘳矣。子可人意者。爲我姑少留。次張不得已從之。箕踞笑歌。恢諧縱諠。旁若無人。次張固已心異。一日行城外。過麻村。觀大閱之所。伯康淳然曰。子亦喜射乎。次張曰。頗亦好之。而不能精也。伯康曰。姑試之。次張從旁取弓挾矢以與。十發而貼中者六七。次張心頗自喜。伯康拾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相屬。十發亡一差者。次張驚曰。子射至此乎。伯康曰。此亦何足道。千軍萬馬。頭目轉動不常。意之所指。猶望必中。況此定的。又何怪乎。次張吐其舌不能收。俄指其地而謂次張曰。後三年。此間皆胡人。子姑識之。火龍騎日。飛雪滿天。此京城破日之兆。因嘻吁長嘆。不能自禁。後三年。京城失守。其言皆驗。中原流離。伯康自是不復見矣。豈喪亂之際。或死於兵。抑有所奮而不能成也。次張每念其人。言則嘆惜。紹興初。韓世忠拒虜於淮西。力頗不敵。次張獻言。乞決淮西之水。以灌虜營。朝廷易其言而不之信。已而虜師俄退。世忠力請留戰。虜酋使謂曰。聞南朝欲決水以灌我營。我豈能落人計中。次張言雖不用。猶足以攻敵人之心者。類如此。次張嘗爲李丞相所辟。得承務郎。督府罷。次張亦徑歸。大駕南渡。次張僑居陽羨。故將岳飛嘗隸丞相軍中。次張識其人於行伍。

言之丞相。給帖補軍校。後爲統制。遇大駕巡永嘉。與諸將彷徨江上。莫知攸適。又乏糧。將謀抄掠。次張聞而竟往。說飛移軍陽羨州。給之食。飛得無他。而州境賴焉。人有言次張生平於趙丞相者。丞相喜。欲用之。復有譖者曰。此人心志不可保。使其得志。必爲曹操。丞相疑沮而止。次張度時不用。屏居不出。竟死。昔參政周公葵屢爲余言其人。且曰。我嘗薦之朝廷。諸公皆詰我。子端人正士。胡爲喜言此等狂生。我因告之曰。吾儕平居譚王道。說詩書。一日得用。從容廟朝。執持紀綱。可也。至於排難解紛。倉卒萬變。此等殆不可少。吾儕旣不能辦。而惡他人之能辦。是誣天下以無士。而期國事之必不成也。是烏可哉。余嘗大周公之言。異二生之爲人。而惜其屈。嘗欲傳其事而不能詳。因嘆曰。世之豪偉倜儻之士。沈沒於困窮。不能自奮。以爲世用。欲用而卒沮於疑忌。如二生者。寧有限哉。然自古亂離戰爭之際。往往奇才輩出。嶄然自赴功名之會。如建炎紹興之間。誠亦不少。雖或屈而不用。用不大。大或不終。未四十年。已有不能道其姓字者。記事之文。可少乎哉。自是始欲纂集異聞。爲中興遺傳。然猶恨聞見單寡。欲從先生故老。詳求其事。故先爲之纂例。而以漸足之。其一曰大臣。若李綱、宗澤、呂頤浩、趙鼎、張浚。其二曰大將。若种師道、岳飛、韓世忠、吳玠、吳玠。其三曰死節。若李若水、劉韜、孫傅、霍安國、楊邦乂。其四曰死事。若种師中、王稟、張叔夜、何桌、劉翥、徐徽言。其五曰能臣。若陳則、程昌禹、鄭剛中。其六曰能將。若曲端、姚端、王勝、劉光世、劉銳。其七曰直士。若陳東、歐陽澈、吳若。其八曰俠士。若王友、張所、劉位。其九曰辯士。若邵公序、祝子權、汪若海。其十曰義勇。若孫韓、葛進、石翬。其十一曰羣盜。若李勝、楊進、丁進。其十二曰賊臣。若徐秉哲、王時雍、范瑗。合十二門而

分傳之。總目曰中興遺傳。聊以發其行事。而致吾之意。然其端則起於惜二生之失其傳。故序首及之。昔司馬子長周游四方。纂集舊聞。爲史記一百三十篇。其文馳騁萬變。使觀者壯心駭目。顧余何人。豈能使人喜觀吾文如子長哉。方將旁求廣集。以備史氏之闕遺云耳。

二列女傳

列女杜氏永康大姓女也。生而端莊且麗。宣和庚子冬。妖臘起。所在嘯聚相剽殺。里有悍賊輩謁杜氏門。大言曰。以女遺我。卽不肯。今族汝矣。其家驚泣。欲與則不忍。不與禍且及。言於女。女曰。無恐。以一女易一家。曷爲不可。待我浴而出。趣具湯。其家以告。賊相與譺笑以俟。旣浴。取鏡抹朱粉。具衫衣盡飾。俄登几而立。繫帛於梁而罔其下。度不容冠。抽之。籠其首。整髮復冠。迺死。其家遑遽號噉。賊聞亦驚捨去。嗚呼。學士大夫遭難不屈者。萬或一見焉。而謂女子能之乎。方杜氏之不屈以死。猶未足難也。獨其雍容處死而不亂。無異乎子路之結纓。是其難也。不可及已。陳子曰。余世家永康。去杜氏不十里許。余雖不及目其事。大父母屢爲余言如此。雖古之列女。何以進焉。余旣傳其事。以示余友。應仲實。仲實因爲余言。宣和辛丑。官軍分捕賊。所過乘勢抄掠。道永康。將之縉雲。及境。富民陳氏二女并爲執。植其刃於旁曰。從我。我婦之否者死。長女不爲動。掠髮伸頸請受刃。官軍斫之。次女竟汚焉。後有誌之曰。若獨不能爲姊所爲乎。次女慘然連言曰。難。難。世之喜斥人者。必曰兒女態。陳杜之態。亦兒女乎。人之落患難而兒女者。事已卽縱辭自解。昂然有得色。視陳氏次女已愧。他又何說。仲實得之胡先生經仲。二君謹言君子也。余是以志之。

龍川文集卷之十四

序說引

伊洛正源書序

濂溪周先生奮乎百世之下。窮太極之蘊。以見聖人之心。蓋天民之先覺也。手爲太極圖。以授二程先生。前輩以爲二程之學。後更光大。而所從來不誣矣。橫渠張先生崛起關西。究心於龍德正中之地。深思力行而自得之。視二程爲外兄弟之子。而相與講切。無所不盡。世以孟子比橫渠。而謂二程爲顏子。其學問之淵源。顧豈苟然者。西銘之書。明道以爲某得此意。要非子厚筆力不能成也。伊川之敘易春秋。蓋其晚歲之立言。以垂後者。間常謂其學者張繹曰。我昔狀明道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其源流之可考者如此。集爲之書。以備日覽。目曰伊洛正源書。

伊洛禮書補亡序

吾友陳傅良君舉爲余言。薛季宣士隆嘗從湖。襄間所謂袁道潔者游。道潔蓋及事伊川。自言得伊洛禮書。欲至蜀以授士隆。士隆往候於蜀。而道潔不果來。道潔死無子。不知其書今在何許。伊川嘗言。舊脩六禮。已及七分。及被召乃止。今更一二年可成。則信有其書矣。道潔之所藏。近是。惜其書之散亡而不可見也。因集其遺言中。凡參考禮儀。而是正其可行與不可行者。以爲伊洛禮書補亡。庶幾遺意之未泯。而或

者其書之尙可訪也。

三先生論事錄序

昔顧子敦嘗爲人言。欲就山間與程正叔讀通典十年。世之以是病先生之學者。蓋不獨今日也。夫法度不正。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仁義禮樂無所措。仁義禮樂無所措。則聖人之用息矣。先生之學。固非求子敦之知者。而爲先生之徒者。吾懼子敦之言。遂得行乎其間。因取先生兄弟與橫渠相與講明法度者。錄之篇首。而集其平居議論附之。目曰三先生論事錄。夫豈以爲有補於先生之學。願其自警者不得不然耳。

楊龜山中庸解序

世所傳有伊川先生易傳、楊龜山中庸義、謝上蔡論語解、尹和靖孟子說、胡文定春秋傳、謝氏之書。學者知誦習之矣。尹氏之書。簡淡不足以入世好。至於是三書。則非習見是經。以志乎舉選者。蓋未之讀也。世之儒者。揭易傳以與學者共之。於是靡然始知所向。然予以謂不繇大學、論語及孟子、中庸以達乎春秋之用。宜於易未有用心之地也。今語孟精義既出。而謝氏、尹氏之書具在。楊氏中庸及胡氏春秋。世尙多有之。而終病其未廣。別刊爲小本。以與易傳並行。觀者宜有取焉。

春秋比事序

春秋繼四代而作者也。聖人經世之志。寓於屬辭比事之間。而讀書者每患其難通。其善讀則曰。以傳考

經之事迹。以經考傳之真偽。如此則經果不可以無傳矣。游夏之徒。胡爲而不能措一辭也。余嘗欲卽經以類次其事之始末。攷其事以論其時。庶幾抱遺經以見聖人之志。客有遺余以春秋總論者。曰。是習春秋者之秘書也。余讀之。灑然有當於余心。雖其論未能一一中的。而卽經類事。以見其始末。使聖人之志。可以捨傳而獨攷。此其爲志亦大矣。惜其爲此書之勤。而卒不見其名也。或曰。是沈文伯之所爲也。文伯名業。湖州人。嘗爲婺之校官。以文字稱。而不聞以經稱也。使其非文伯也。此書可不傳乎。使其果文伯也。人固不可以淺料也。因爲易其名曰春秋比事。錢諸木。以與同志者共之。

胡仁仲遺文序

五峯胡宏仁仲。故寶文閣直學士諡文定。名安國。字康侯。之季子也。文定嘗以春秋一經侍太上皇帝於講筵。又嘗爲之訓傳。其學問所繇來可考矣。聞之諸公長者。以爲五峯實傳文定之學。比得其傳文觀之。見其辯析精微。力扶正道。惓惓斯世。如有隱憂。發憤至於忘食。而出處之義終不苟。可爲自盡於仁者矣。其教學者以求仁。終篇之中。未嘗不致意焉。推其文以與學者共之。因文以達其意。庶幾五峯之志未泯也。

鄭景望書說序

余聞諸張橫渠曰。尙書最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若祇解文義。則不難。自孔安國以下。爲之解者。殆百餘家。隨文釋義。人有取焉。凡帝王之所以綱理世變者。蓋未知其何如也。永嘉鄭公景望與其徒讀書

之餘。因爲之說。其亦異乎諸儒之說矣。至其胸臆之大。則公之所自知。與明目者之所能知。而余則姑與從事乎科舉者誦之而已。

鄭景望雜著序

尙書郎鄭公景望。永嘉道德之望也。朋友間有得其平時所與其徒考論古今之文。見其議論宏博。讀之窮日夜不厭。又欲鋟木。以與從事於科舉者共之。余因語之曰。公之行己。以呂申公、范淳夫爲法。論事以賈誼、陸贄爲準。而惓惓斯世。若有隱憂。則又學乎孔、孟者也。是直其譚論之餘。或昔然而今不盡然者。毋乃反以累公乎。其人曰。苟足以移科舉翫骹之文。不根之論。是某等之心。而識者豈必以是而盡求公哉。余不能禁。乃取今上卽位之初。其所上陳丞相書。以附於後。余永康陳亮也。

桑澤卿詩集序

予平生不能詩。亦莫能識其淺深高下。然嘗聞韓退之之論文曰。紆餘爲妍。卓犖爲傑。黃魯直論長短句。以爲抑揚頓挫。能動搖人心。合是二者。於詩其庶幾乎。至於立意精穩。造語平熟。始不刺人眼目。自餘皆不足以言詩也。桑澤卿爲詩百篇。無一句一字刺人眼。可謂用功於斯術者矣。劉牢之大小百戰。方爲名將。何無忌從容坐談。而靈寶以爲酷似其舅。一戰而勝。亦略似之。然終非真也。澤卿試問之涓陽。李靖之兵法。旣盡乎骨肉之間。有留行。則人將議其慘矣。

西銘說

伊川先生曰。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又曰。西銘仁孝之道備矣。須臾而不於此。是不仁不孝也。西銘之書。先生之言。昭如日星。而世之學者。窮究其理。淺則失體。深則無用。是何也。是未嘗以身體之也。今之言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彼以其分之次第自取爾。非吾心之異也。取之雖異。而吾心則一。故曰。理一而分殊。以是爲言。則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直應之云耳。而吾心未始有憂喜也。能好人。能惡人。直應之云耳。而吾心未始有好惡也。如鏡納萬象。過而不留者。蓋止於此。而釋氏以萬法爲幻化。未爲盡不然也。將以一之。而終不免於二。將黜異端。而終流於異端。是未嘗以身而體之也。嘗試觀諸其身。耳目鼻口。肢體脈絡。森然有成列而不亂。定其分於一體也。一處有關。豈惟失其用。而體固不完矣。是理一而分殊之說也。是推理存義之實也。西銘之爲書也。乾爲父。坤爲母。塞天地者。吾之體也。帥天地者。吾之性也。民爲同胞。而物則吾與也。大君爲宗子。而大臣爲家相也。聖其合德。而賢則其秀也。老者視吾之親。幼者視吾之子。鰥寡孤獨者。視吾無告之兄弟。此之謂定分。定其分於一體也。一物而有關。豈惟不比乎義。而理固不完矣。故理一所以爲分殊也。非理一而分則殊也。苟能使吾生之所固有者。各當其定分而不亂。是其所以爲理一也。至於此。則慄慄危懼而已爾。心廣體胖而已爾。慄慄危懼。畏天也。敬親也。心廣體胖。樂天也。寧親也。遠義者自絕也。害仁者自喪也。濟惡者自暴也。惟踐形者爲能盡其道也。

察萬化之所由往。能曲折以述事也。窮至神之所自來。能卓然以繼志也。隱顯如一。可以爲無忝矣。自強不息。可以爲匪懈矣。寡欲所以敬身也。養善所以廣孝也。自盡而有所感通。則生足爲法。不通而無所自盡。則死可無憾。完其固有而歸。則不失其所受。順其正命而行。則不失其所從。達以自遂。窮以自脩。存以自盡。沒以自安。是其心無造次之不存。無毫釐之不體。周流乎定分。而完具乎一理。鳶飛魚躍。卓然不可揜。於勿忘勿助長之間。而仁孝之道。平施於日用矣。極吾之力。至於無所用吾力。然後知西銘之書。先生之言。昭乎其如日星也。

類次文中子引

初文中子講道河汾。門人咸有記焉。其高弟若董常、程元、仇璋。蓋嘗參取之矣。薛收、姚義始綴而名之曰中說。凡一百餘紙。無篇目卷第。藏王氏家。文中子亞弟凝。晚始以授福郊。福時遂次爲十篇。各舉其端二字。以冠篇首。又爲之敍篇焉。惟阮逸所注本有之。至龔鼎臣得唐本於齊州李冠家。則以甲乙冠篇。而分篇始末皆不同。又本文多與逸異。然則分篇敍篇。未必皆福郊。福時之舊也。昔者孔氏之遺言。蓋集而爲論語。其一多論學。其二多論政。其三多論禮樂。自記載之書。未嘗不以類相從也。此書類次無條目。故讀者多厭倦。余以暇日參取阮氏龔氏本。正其本文。以類相從。次爲十六篇。其無條目可入。與凡可略者。往往不錄。以爲王氏正書。蓋文中子沒於隋大業十三年五月。是歲十一月唐公入關。可後攀龍附鳳。以翼成三百載之基業者。大略嘗往來河汾矣。雖受經未必盡如所傳。而講論不可謂無也。然智不足以盡知

其道而師友之義未成。故朝論有所不及。不然。諸公豈遂忘其師者哉。及陸龜蒙、司空圖、皮日休諸人。始知好其書。至本朝阮氏、龔氏。遂各以其所得本。爲之訓義。考其始末。要皆不足以知之也。獨伊川程氏。以爲隱君子。稱其書勝荀揚。荀揚非其倫也。仲淹豈隱者哉。猶未爲盡仲淹者。自周室之東。諸侯散而不一。大抵用智於尋常。爭利於毫末。其事微淺而不足論。齊威一正天下之功大矣。而功利之習。君子羞道焉。及周道既窮。吳越乃始稱伯於中國。春秋天子之事。聖人蓋有不得已焉者。戰國之禍慘矣。保民之論。反本之策。君民輕重之分。仁義爵祿之辯。豈其樂與聖人異哉。此孟子所以通春秋之用者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孟子固知夫事變之極。仁義之驟用。而效見之易必也。紀綱之略備。而民心之易安也。漢高帝之寬簡。而人紀賴以再立。魏武之機巧。而天地爲之分裂者十數世。此其用。具之春秋。著之孟子。而世之君子不能通之耳。故夫功用之淺深。三才之去就。變故之相生。理數之相乘。其事有不可不載。其變有不可不備者。往往汨於記注之書。天地之經。紛紛然不可以復正文。文中子始正之。續經之作。孔氏之志也。世胡足以知之哉。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傳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是以類次中說而竊有感焉。淳熙乙巳十一月既望。永康陳亮書。

龍川文集卷之十五

序

送韓子師侍郎序

祕閣脩撰韓公知婺之明年。以恣行酷政。民冤無告。劾去。去之日。百姓遮府門願留者。頃刻合數千人。手持牒以告攝郡事。攝郡事握手止之。輒直前不顧。則受其牒。不敢以聞。明日出府。相與擁車下。道中至不可頓足。則冒禁行城上。纍纍不絕。拜且泣下。至有鎖其喉自誓於公之前者。里巷小兒數十百輩羅馬前。且泣下。君爲之收淚。告以君命決不應留。輒柴其關如不聞。日且暮。度不可止。則奪刺史車置道傍。以民間小輿舁至梵嚴精舍。燃火風雪中圍守之。其挾舟走行闕告丞相御史者。蓋千數百人而未止。又明日。回泊通波亭。乘間欲以舟去。百姓又相與擁之。不置。溪流亦復堰斷不可通。鄉士大夫懼螻蟻之微。不足以回天聽。委曲諭之。且卻且前。久乃曰。願公徐行。天子且有詔矣。公首肯之。道稍開。公疾馳徑去。後來者咎其徒之不合舍去。責諍怒罵。不啻仇敵。嗚呼。大官所尊也。民所信也。所尊之劾如彼。而所信之情如此。吾亦不知公之政何如也。將從智者而問之。

送丘秀州宗卿序

嘉禾於今爲輔郡。德意間弗克盡乎。地遠且若何。使君之此行也。於是乎不苟矣。財有隱漏。遺之民斯用。

裕。乃欲以括隱漏爲功。使及先王時將安處。吾於使君之行。於是乎有感矣。古者用民。歲不過三日。十一而稅。不立意以罔民利。不喜察以導民爭。上下有制。未作有禁。兵不吾蝕。緇黃不吾蠹。使之各力其力。以業其業。休戚相同。有無相通。無告者得伸。而況力能自達者乎。草木不戕其生。而況具耳目鼻口與吾無間者乎。民是用寧。禮義是用興。嘉禾之民。獨不得與於斯時乎。吾於使君之行。於是乎有感矣。用裕於上下交窘之時。布信於法禁之所不及。獨無其道歟。於是乎歌以送使君焉。歌曰。父兮母兮。獨古有兮。

送諸生赴補序

今年夏。進士旣題名。於是成均闕弟子員。有司將羣四方之士。而擇其可者。而從余游。告余以行者四人耳。問其不行者。則曰。度無道以得之。往將何濟。問其行者。則曰。心知其不可得。直未能免俗耳。余以爲不然。古之君子。盡其在我者。以聽其在命者。得失非吾事也。然旣已應之矣。而謂無心於得。亦豈情也哉。居者勉吾學。而非以畏失也。失亦何害。而吾則未至也。行者竭吾力。而非以志得也。得之固佳。而吾不敢必也。如是而居。如是而行。吾無憾矣。皆曰不敢不勉。已而行者曰。行非居比也。行都英俊之藪。無非可學事者。有如不得其門。則終日枵然。誰實食之。其何以自視於居者。余曰。四方之英。余不得而究識者。有爲臨安校官石夫子者。吾友也。子往拜之。虛往實歸。吾待子於此矣。謂盧子曰。子以通爽往。謂陳子曰。子以惇謹往。謂何子曰。子以開警往。此子之資。而非學也。求學於夫子。而不子告者。他日吾將問之。小何子徐而進曰。準獨遺矣。余笑曰。彼苟不遺。夫二三子者。子則何憂。并以吾之所常言者。而問其當否焉。彼如唯唯。

則告之曰。先生謂我。不得一言則勿已。五月之朔。書於安齋。

送徐子才赴富陽序

漢法嘗選所表循吏以爲公卿。故郡縣稱治。然其立朝。往往多不稱。在郡縣時。豈國家固自有大體。而治道果不可以吏道辦耶。龐士元、蔣公琬。不屑意於郡。而謀國有稱焉。當時以爲非百里才。雖諸葛孔明之論亦如此。然則吏道又有出於治道之外者耶。亮自十八九歲。獲從故老鄉人游。故老鄉人莫余知也。而陳聖嘉、應仲實、徐子才。獨以爲可。聖嘉之與人交。仲實之自處。子才之特立。皆余之所願學也。晚與一世豪傑。上下其論。而三人者。每每不能去心。非直以交舊之情而已。子才又其高明奇偉者。小試輒有聲。諸公爭知之。得邑輦轂下。蓋何足以展其游刃哉。然士之侈然矜奮於一邑者。非有餘也。技窮於此矣。置不復論。則志浮於事。不足法也。事之至者。盡吾心焉。事已而無留吝之意。處小存大。大則不遺於小。此所以隨所遇而嘗有餘。夫治道之與吏道。又焉有二物哉。今天下郡縣固不可爲。而附輦之邑。尤不易爲也。無名難辦之費。巧以取之。民則將誰欺。倚公而豪取之。則民復何罪。況上之人常不自任其責。而責辦於我。民一有言焉。則又委罪於我。而彼若不與知者。子才宜何以處此。楚、漢相距。滎陽、成皋間。蕭何至遣老弱未傅者。悉詣軍。可謂無策矣。而高帝稱其有鎮國家撫百姓之功。此果何說哉。平時所以爲民慮者。甚周。緩急不時之須。亦爲民計而已矣。未嘗爲民慮也。而行一切之政。以趣辦。民之不戡刃於其胸者。直須時耳。若曰。吾不忍民之至此。或高舉而避之。或閉目搖首。以聽其自作自止。徒以張夫一切趣辦者之勢。則

其罪等耳。此古之君子所以嘗盡心於不可爲之地也。子羔爲費宰。而夫子以責子路者。愛其少未堪事耳。子路乃以爲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後世英雄豪傑之所以因事增智。諸儒嘗若瞠乎其後。而夫子平時教詔中人以上之辭也。豈所以施之子羔哉。徒禦人以口給而已矣。囚吏道之曲折。而得治道之大體。吾獨有望於子才耳。能使亮自是常不去心。則不必歲晏而後論定也。

送吳恭父知縣序

亮兒時聞行都。有所謂太學者。四方之英大抵萃焉。於是新安二吳以文墨妙天下。而季吳獨好使酒任氣。空所有當擲菹一擲。不爲後擲計。而勝負往來。輒達旦未已。遇其倦時。間引惡色自汗。不揖客徑寢。有兒撫一世之心。然而月輒從儕輩較一日短長。儕輩往往口誦心惟。吟哦上下。記憶不少休。試之夕。睫不得交。黎明。裹飯叢入。坐定。心搖搖特未寧。吏持題置之廊柱間。羣起就視。相顧無人色。君獨凝然遙問儕輩。題謂何。已則不復佇思。開卷徑書。筆不留行。率至日中。輒辦出。則歌呼如平時。更數日。掛名。舉眼皆驚曰。果吳儻也。爲首選者。他日又曰。復吳儻也。儕輩率畏服之。然嫉之者。至於以爲可殺。而皆不顧計也。久之。得第。尉鄞江。鄞瀕海。海盜出沒。鬼神不可蹤跡。間來掠民家。輒去。朝廷雖宿兵不能禁。君於是微布耳目。盜所至。輒知之。單馬徑造。捕者踵至。盜驚謂神。咸拱手疊足。死不恨。論功至不可計。君不以屑意。猶得京秩。授饒之安仁。安仁故號冷邑。至則肅吏厚民。薄征緩賦。庫不留一錢。遇有急須。片紙立辦。民熙熙田里間。而商賈之至者如歸。江東壯縣。或愧焉。會旁境大旱。饑民什百爲羣。攫食偷活。惡少年乘之爲盜。勢

駁且犯境。州以爲憂。遣兵數百戍之。富民或勸君挈家就避。君奮然曰。吾爲令。顧委命若等。是謂草間求活。吾寧與賊死。況不必死乎。籍丁壯閱之。君馳馬橫槊於其間。聲勢張甚。邑無賴有襲旁境所爲者。法外出新意。殺之以令。皆恐懼縮頸。盜不敢犯。事已則自劾。不報。不使者從而媒孽之。部使者一二攜撫出。條目以詰君。君慨然曰。吾所爲固自不應法。吾不勝法吏矣。方急時。吾寧能計此耶。今鼎鑊實甘。吏從旁爲答之。持法者猶欲掇拾其不合以罪焉。龍川陳亮曰。成周議能之法。於是不可行矣。犬羊小醜。孩弄中國如無人。天子赫然不欲赦之。未有以屬也。於是且十年矣。顧不能爲一壯士道地耶。人之有氣力者。亦可嘆也已。余以積憂多畏之餘。遇君爲之捉手起立。於其別也。舉酒相屬。嘆離合之不常。而毀譽之相尋而未已也。已而開口大笑曰。是亦何足計較哉。遂行。

送叔祖主筠州高安簿序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自聖人常本諸人情而爲是言矣。其後始有爲貧之說。仕至於爲貧。而吾道奈何哉。自科舉之興。世之爲士者。往往困於一日之程文。甚至於老死而或不遇。義不能以自行。貧不能以自爲。於其間得尺寸之便。則亦甘心俛首而屑爲之。誠知夫義之所在。而貧或迫其後也。昔者吾之先祖。蓋嘗一躓於科舉。終其身以爲不足復事。而自肆於杯酒之間。而其仲氏。則以爲吾兄之志。是或一道也。屢挫屢奮。窮且老而其志不休。晚從恩科得一官。冒寒爲數千百里之行。而無懟辭怨色。蓋昔者伯夷羞與鄉人處。而柳下惠至不以袒裼裸裎爲浼。事固有大異不然者。各從其心之所安也。夫天與人每不相值。

參差不齊。苟非得其所。以然能無幾微見於顏面乎。此行亦足以觀公之賢矣。公少而力學。壯而有聞於學校間。計其所得。乃如此。又足以見公之心。固有所存。而不計其得之如何也。某聞尙書郎芮公。劉公。方將漕江外。芮公固研席之舊。而劉公則素厚某者。大帥龔公之賢。宇內所聞。當不以貴賤尊卑窮達而相忘。而某之師友永嘉鄭公。朝暮來總風憲。曩固嘗加惠於公矣。四公天下賢者。而邑僚則又有劉君子澄。聞其賢舊矣。而張呂二君子。交口而譽道之。往拜四公。退與君上下其論。人生贏糧千里。求天下之賢者。與處而或不遂。此行況味良不惡。度公之志。可以少伸。而某方謀葬公之兄。不及從公以行。書以寄劉公。使知天下之士。其窮而可嘆者。至於如此。而部使者之權。足以爲時重。殆不可以一律而觀士也。不違故舊。則民不偷。公見芮公。尙或可以出此乎。相對道舊。能不慨然。鄭公之行。徐當寄書。爲某寄聲。劉君。聲求氣應。何以教我。

送巖起叔之官序

陳氏以財豪於鄉。舊矣。甫五世而子孫散落。往往失其所庇。依其盛衰相尋於無窮。豈必其人之罪哉。吾叔巖起。以未冠之年。慨然有狹鄉閭之志。奮臂出游。往來於江淮之東西。而定居於臨安者。大較餘三十年。諸公貴人。其未達而旅處者。巖起或出力以自效。或終日相與嬉游。不問其官崇卑。一接以恩意。蓋旣貴而能相記憶。雖相忘而不見及者。皆所不較也。亮以是知士非有俠氣者。豈能奮空拳以自託其身於一世哉。晚得一官。將就食於廣東部使者之麾下。冒寒挈妻子而行。問其行裝。則曰。我固索手自奮者也。

然世態日異。此行雖我亦憂之。子嘗論交於四方。其何以爲我道地乎。亮因告之曰。四方之豪俊。不鄙而辱與之游者。不知其幾人矣。然自索居以來。黜陟不知。書問斷絕。將何所指名而告語之。亮又力不足者。徒能淳然興懷。姑次第其語。以爲送行序。道逢其與亮游者。出以示之。其藐然而無意者。必非與亮游者也。吾叔其勉之。堂堂大國。一行數千里。豈無一英特知義之人乎。使壯士困於泥塗。則其恥有歸矣。淳熙六載冬十月朔。永康陳亮書於恕齋。

送王仲德序

昔祖宗盛時。天下之士。各以其所能自效。而不暇及乎其他。自後世觀之。而往往以爲朴陋。而不知此盛之極也。其後文華日滋。道德日茂。議論日高。政事日新。而天下之士。已不安於平素矣。衆賢角立。互相是非。家家各稱孔孟。人人自爲稷契。立黨相攻。以求其說之勝。最後章蔡諸人。以王氏之說一之。而天下靡然。一望如黃茅白葦之連錯矣。至渡江以來。天下之士。始各出其所能。雖更秦氏之尙同。能同其諛。而不能同其說也。二十年之間。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迭相唱和。不知其所從來。後生小子。讀書未成句讀。執筆未免手顛者。已能拾其遺說。高自譽道。非議前輩。以爲不足學矣。世之爲高者。得其機而乘之。以聖人之道爲盡在我。以天下之事無所不能。能麾其後生。以自爲高。而本無有者。使惟己之向。而後欲盡天下之說。一取而教之。頑然以人師自命。雖聖天子建極於上。天下之士。猶知所守。吾深感夫治世之安。有此事乎。而終懼其流之未易禁也。王仲德於亮爲鄰人。少有俊才。不自滿足。翻然往從葉正。則學問盡交永嘉。

之俊造。而猶未以爲足也。又將從正則於吳門。以畢其業。蓋其學日進而未可量。其所成就。夫豈獨異於後生之爲高者。雖頑然以人師自命者。不能銜之而使移也。亮老矣。將賴其鄰以自強於其行也。爲說以先之。其歸也。必有以復我。

送吳允成運幹序

往三十年時。亮初有識知。猶記爲士者必以文章行義自名。居官者必以政事書判自顯。各務其實而極其所至。人各有能有不能。卒亦不敢強也。自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而尋常爛熟無所能解之人。自託於其間。以端慤靜深爲體。以徐行緩語爲用。務爲不可窮測。以蓋其所無。一藝一能。皆以爲不足。自通於聖人之道也。於是天下之士。始喪其所有。而不知適從矣。爲士者恥言文章行義。而曰盡心知性。居官者恥言政事書判。而曰學道愛人。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則亦終於百事不理而已。及其徒旣衰。而異時熟視不平者。合力共攻之。無鬚之禍。濫及平人。固其所自取者。而出反之慘。乃至此乎。三山吳允成少以氣自豪。出手取科目。隨輒得之。來尉永康。遇事風生。一日。枉車過余。講客主之禮。若見所畏。且語余。子所交皆一世老蒼。至等輩已。是第三四行人。葉同年爲我言如此。我家世以官爲家者也。我父自力於官事。而與世爲忤。子盍爲我誦數前聞。而言其所以致此者。余惘然失嘆。意以爲雖知所從來。而不敢言也。自是相與往來如舊故。縱諛其所長。以暴白於一時。雖老於吏道者。亦知敬其人。文章行義。政事書判。並舉兼能。而不可掩。而道德性命之說。政自不相妨也。於其中間。余受無鬚之禍。尤慘。而允成亦深察余心。左右

扶持雖慘不至於極。以此猶相歡而無間也。及其去永康。余將殺其本末。以累其行李。而多病因循念之。耿耿。後三年始克爲之。蓋新天子龍飛之十二月九日也。而允成方俛首於將漕糟丘之職。若新爲吏者。其志嚮豈有窮哉。

贈武川陳童子序

童子以記誦爲能。少壯以學識爲本。老成以德業爲重。年運而往。則所該愈廣。所求愈衆。窮天地之運。極古今之變。無非吾身不可闕之事也。故君子之道。不以其所已能者爲足。而嘗以其未能者爲歉。一日課一日之功。月異而歲不同。孜孜矻矻。死而後已。自古聖人。及若後世之賢智君子。騷人墨客。凡所以告語童子者。辭雖各出其所長。而大槩不過此矣。若余少而昏蒙。長不知勉。未老而頽惰。如七八十歲人者。此天地之棄物。而何以語童子哉。童子之資稟特異。而猶記疇昔之所聞所見其略之可言者。蓋闕黨童子。聖人旣與之周旋矣。以其求速自見者。而有疑於異時之遠到。故孺悲則辭而不見。將以警策之也。後世諸賢。其於童子。豈能有此財成輔相之道哉。而況若余者乎。童子行矣。奇妙英發。不極其所到。未可止也。落華收實。異時相與誦之。

贈樓應元序

往二十五年時。余方學爲語言。求以自見於世。凡世人之文章。無巨細必求觀之。嘗得詩文數紙。清麗不凡。近而所以鳴其窮者亦甚至。曰。是樓君民範之所作也。已而又識其人於路西陳氏。端愿自戢斂。若不

與一世較是非長短者。余心念之。其後二十年。有衰經而奉書過余於蕭寺。發而讀之。善自道說其所能。齶齶然將爭長於士林中。則曰。是民範之子也。民範今死矣。嗟乎。伸民範之屈者。其殆是乎。留與共學者。一年而後去。三四年間。時節必一來。出其文。方進而未已者也。且言身窮不足恤。有母無以爲養。則不如無生矣。況欲卒業以終父之志乎。余悲之。夫一有一無。天之所爲也。哀多增寡。人道之所以成乎天也。聖人之惓惓於仁義云者。又從而疏其義曰。若何而爲仁。若何而爲義。非以空言動人也。人道固如此耳。余每爲人言之。而吾友戴溪少望獨以爲財者人之命。而欲以空言劫取之。其道爲甚左。余又悲之而不能解也。雖然。少望之言。真切而近人情。然而期人者。未免乎薄也。若余之所以爲樓子計者。非不知少望之言爲可畏。亦期人以厚而已矣。

贈術者宣顛序

宣顛論命多奇中。而不出於鄉閭。彼初不知當今公卿之爲何人。執政侍從之爲何官。人之善惡。時之向背。皆所不知也。余聞其論。余命之禍福多矣。而不識其人。一日款門。謂余命來年當稍異於舊。余因以朝之貴人及平生故舊之命俾推之。言其禍福。多與吾儕之私意合。獨論羅春伯。章德懋。葉正則。必作宰相。彼未識宰相之爲何官。而其言若此。亦異矣。中不中皆未可知。而天運果能與人意合乎。又自言。歲之十月必死。不死亦止活五年。俾其子持以爲驗。余爲書之。而葉正則偶然過門。一見而笑曰。世寧有是事。而子信之乎。余以爲人自分必死。而獨斬於一言。亦大非人情矣。

贈術者戴生序

括蒼劉夢求未嘗得邵氏先天數。而知人休咎。如數一二。說人冥昧中事。如燭照而面詰也。或曰。有術。或曰。是有神焉。余皆不得而知。要之先事者。獨得無感於此乎。劉術行於三衢。今遂爲衢人。士大夫之過衢者。以不問夢求易卦爲恨。余聞有戴姓。童姓之在衢者。得夢求之術而精焉。戴生挾其術寓於外家。余與鄭景元招而問之。其言目前事。殊駭人聽。至論其遠者。多爲余言禹。孟子事。夫大禹之功。孟子之德業。余平生之夢寐在焉。而恨其身之不可企也。神以是而戲我乎。亦戴生竊有聞焉。而見戲乎。一家小大皆欲從生問禍福。而生乃欲與余論一紀事。恐其見戲之過。則余無以堪也。姑以余字先焉。士大夫之欲從而問一紀半紀者。皆當留字於此以爲信。

後杜應氏宗譜序

應自周武王之子封於應。以國爲氏。其子孫散處。殺函。瀍洛。世業有光。漢有曰曜。隱淮南山。時稱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曰邵。篤學博覽。著漢官儀。刪定律命。獻帝朝。拜太尉。魏有曰瑒。昆季並以文學貴顯。三入承明。宋有曰文臣。任中散大夫。右文殿脩撰。隨高宗南渡。占籍永康。遂爲永康人。子子和。登孝宗淳熙中進士第。題詩有三紅之句。時號三紅秀才。刺郡至觀察使。掌中軍都督府事。其子贊居東陽葛府。傳二世。至大六諱莊同。兄大五諱書。始自葛府。復永康。大五居縣西三里頭。大六偕居後杜。杜氏生三子。文中文正。行會。曾傳端。端傳昌。沂自中散東遷。凡七世。士珪則端行。字德璋。登宋咸淳中解榜。官至廣東廉

訪司副。以才名著稱。嘗勸其先世。汴譜無聞。且懼來裔迷厥所出。乃肇自中散至大六。凡五世。又斷自大六爲後杜始祖。至昌一。凡若干世。定爲一帙。本末源流。鑿鑿不紊。可謂尊祖烈矣。問徵余序其首簡。余惟世系之不明久矣。昔唐貞觀中。詔溫彥博等撰氏族。首皇族。次外戚。而黃門侍郎崔氏幹爲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九十一家。降及五季。舊本殘缺。雖有譜猶無也。世之愚不肖。昧其先世。往往妄引貴族名賢以爲之宗。生悖其親。死誣其祖。良可悲夫。今應氏之譜。尊卑奠昭穆明。簪紱光聯。克稱厥後。所載者皆耳目親擊。豈以杜正倫。郭崇韜前車之覆。當戒耶。有裨益於名教尙矣。夫表功德。厚親族。制婚姻。明人倫。皆譜乎寓。其可輕而忽之哉。余故序之。匪徒爲士珪告。且以爲應氏後人式云。

龍川文集卷之十六

記

笏記

寤寐英賢。帝心如渴。僥覩富貴。士氣若登。冀十五之得人。而千一之遇主。叨逢則幸。報稱謂何。恭惟皇帝陛下。日照天臨。海涵地負。朋來濟濟。各自奮於明時。網設恢恢。不遐遺於片善。矧咸奔走。翕受敷施。臣等牽連得書。徒採語言之小異。次第就役。孰輸筋力之小勞。仰戴深仁。俯慚微分。

信州永豐縣社壇記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內。名山大川。故郊者天子之所專。而社則達於侯國。無問國之大小。雖附庸亦莫不有社。示有所尊也。知所尊。則知所敬。知所敬。則仁愛惻怛之心。油然而生矣。南而以臨其民。而無仁愛惻怛之心。是尙可以爲國哉。罷侯置守。則郡邑之有社。固守令之所以起仁敬者也。壇壝苟具。而心不加焉。則民失所依矣。吾友潘友文。文叔之始作永豐也。謁社而壇幾於圯。其旁之屋。廢不復構。無以共祀事。顧瞻不寧。卽命工役。整治其壇。一如法式。而爲屋若干楹於其旁。高明邃密。嚴飭備具。是真知所尊矣。稼軒辛幼安。以爲文叔愛其民。如古循吏。而諸公猶詰其驗。幼安以爲役法之弊。民不肯受役。至破家而不顧。永豐之民。往往乞及今。令在時就役。是孰使之然哉。文叔故中書舍人諱良貴之諸孫。少從張南軒。呂

東萊學步趨必則焉。而又方卒業於朱晦庵。是世所謂三君子者。臨民而有父母之心。固其家法當如此。余過永豐道上。行數十里而民無異詞。及見文叔。則歉然自道。說其不能。民與文叔皆可無憾矣。謂余爲三君子所厚。當得文以記脩社之本末。余誠有愧世之務趣辦以爲能者。故道郡邑之所以有社。而文叔之起其誠愛如此。并以諗當塗之有力者云。

義烏縣減酒額記

義烏尉趙君師日以書來曰。邑之課額。惟酒爲重。歲之二月至於八月。煮酒以四百石爲率。爲緡錢八千六百有奇。餘爲清酒。猶四千八百緡。乾道初。有宰驅八鄉牙櫃。列之市肆。商賈爭來。醢酤倍入。旣貢其餘於郡。又增歲額一百石。及市易者交病。而官聽其便。獨酒額如故。逋負歲積。以至於不可計。官不得脫。而吏就黥者相望。淳熙十有二載。今資政殿大學士李公之鎮是邦也。究心民隱。諸邑之利病。莫不畢達。師日實具本末以告。公惻然曰。民何以堪乎。吾嘗備數政地。日接玉音。未嘗一日不在民也。使一縣至此。而若不聞。吾爲負其上矣。立命減煮酒額一百石。每石爲減舊額一緡。清酒月減二百緡。又蠲其舊逋幾萬緡。一邑自是獲蘇。官逃其責而民安焉。酒額歲不虧一錢。而郡縣交便之。公之盛德在民爲甚深。邑民將立公生祠於星祠之東。而朝暮奉事。師日在邑僚之底。而獲於大惠。不勒其事於石。烏保異時之額不增。非所以相我公之惠於無窮也。願屬筆於吾子。以諗來者。亮竊嘆醢酤之興。本以佐軍旅之用。而其實則使民不得自便於酒。猶未戾於古者禁民飲之義也。其後設計巧取。而始專於利矣。今郡縣之利。括之殆

盡能者無所用其力。惟酒爲可措手。而一縣之計實在焉。又從而括之。則縣不可爲矣。剝床及膚。其憂豈不在民乎。今天子之於民。獨公爲深知之。而吾州最爲受其賜。蠲諸邑之逋。吝公帑之出。而一以與民。凡民苗米之不及斗。帛不及尺。綿不及兩者。悉代輸之。仁聲載路。是固所以宣天子之德意。而入民之骨髓也。寧酒而已乎。上方圖任舊德。與之共政。卽日旋歸。吾州不得久私其惠矣。雖使世之名能文者。不能執筆以盡公之美也。願以屬諸陸沈無所比數之人。顛倒脫落。無以滿邑民之望。不將歸其咎於君乎。師曰。不然。吾二人皆將牽連託公以自見者也。亮又奚辭。

普明寺置田記

永康接台處之衝。而婺之屬邑也。縣治東北行。滿五十里。衆山回環。若蹲若伏。其名曰龍窟。疑取象於山以名也。然其西三數里。有所謂龍鬪坑者。龍真有窟於此乎。商周而上。其地未通於中國。宜亦何所不有。事不經見者。有無皆不可以意斷也。陳氏之居。在龍窟之南五里。耳目所及。蓋八九世矣。自吾祖始徙居龍窟。徙未十年而生余。余家之西北。有寺曰普明者。實據其地之勝處。余少長。往往多讀書山中。訪寺之始末。以爲興於梁大同間。而不能詳也。然田無三十畝。余猶及見其有僧四五十人。其役稱是。則藉丐施以活。其來非一日矣。爲釋之徒。丐施固其職也。然環寺之居民。歲以供寺者。自昔不知其幾。而僧之歲幹寺事者。偶失支梧。至無椽瓦以自庇。僧與民豈不兩病乎。余以爲使一僧有田十畝。彼固不能耕也。歲藉一夫耕之。則一夫反資僧以活。計田之所出。猶足以及僧之所役。是一僧不復爲居民之費。而三夫共

飽於十畝也。使天下之僧皆如此。雖不耕而民瘳矣。王政旣已廢壞。釋老之徒。固不必盡惡也。豈惟罪不在彼。而天下之人。豈皆自耕而食乎。始余所見寺僧四五十人。今其存者七八人耳。合新度者不及三十人。有田三百畝。則可以安坐而自遵其教矣。因與僧如靖。允禧謀。掇拾寺之遺餘。漸置田以百畝爲準。他日當有嗣其事者。不必盡出於我也。靖以醫游井邑間。甚有恩意。又甚盡心於此寺。鄉之長者。以其名聞之縣。使爲寺主首。未三年間。已有田二十畝。而靖死。今計寺之所有。又足以得三十畝。而庸僧無遠慮。人自爲說。未幾。禧又死。余將使之以東。如璋之徹。時濟。懷順者。合辦之。故具記其事。使知自宇宙而有茲山。自梁而有茲寺。自余而後有田。經始於靖與禧。而叶成於此五人者。亦以見買田之議。非溺於因果。而出於天下之公心也。田畝以次列之碑陰。與凡割施者。悉附見其姓字云。

普明寺長生穀記

昔者先王居民之制。固使之交相養。而非欲其截然而各立也。井邑之間。有無相通。緩急相救。是以疾病死喪。民無遺憾。鰥寡孤獨。天有全功。此治道之極。而聖人之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者也。及至後世。於民之中。又有爲釋老之徒者。壞形惡服。不耕不蠶。以自枯槁於山林。而求識其所謂心性之本根者。故其勢不能自衣食。而衣食於人。人亦樂衣食之而不厭。而釋氏於衣食之餘。尤好窮其侈心。以致其莊嚴之說。儒者因是而力排之。以爲斯民之蠹。至欲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以行吾聖人之常道。不獨其徒之不可化。而斯人常有不忍之心焉。溺於其說者。因以爲其道當與吾聖人並行。雖有識者。亦以爲並行而不悖也。

彼其乘王政之廢壞，而駕其說於中國，使其徒出入於井邑之間者，蓋千有餘年於此矣。一日斥而去之，於人情固有所不忍，而四民之中，莫貴於士。自後世之爲士者，百家衆說，猶或雜出於其間，則亦何惡於釋、老之徒也。使夫有無相通，緩急相救，苟不至於窮其侈心者，豈不足以自附於先王井邑之義乎？始普明方創議買田，僧允膺復爲如靖謀，從富人乞穀三百石，貸之下戶，量取其息，以爲其徒目前之供，而鄉之長者黃君處仁、胡君勤、汀州戶曹胡君樟、呂君師愈慨然捐穀若干，以倡其餘，而余亦與焉。事方就緒，而黃君與靖相繼下世，黃君之子浦城主簿公槐與其弟某實成君意，曰：吾不欲死其先人也。夫乞穀於富人而取息於下戶，以供其山林之枯槁者，則三者各得其稱，是真有先王井邑之遺意，而又欲執王政之詳一二以律之，徒以起斯人不忍其廢壞之心，吾未見其有補於吾道也。四君與凡捐穀之姓字，與其穀出入之約束，具列之碑陰，姑道余之所以相此寺之本意，以發千載之一嘆而已。

重建紫霄觀記

道家有所謂洞天福地者，其說不知所從起，往往所在而有。然余觀世人之奔馳於耳目口腹之欲，而顛倒於是，非得喪利害榮辱之塗，大之爲天下，淺至於錙銖，率若蟻鬪於穴中，生死而不自覺，宜其必有超世而絕去者。當於何所居之，則洞天福地亦理之所宜有。大較清邃窈深，與人異趣，非可驟至而卒究。故君子常置而弗論。余居之南凡二十五里，而得洞靈源福地焉。川塹平衍，居民錯雜，又近在驛道之旁，非有所謂窈深不可尋究者。中有觀曰紫霄，茂林脩竹，大抵皆道士手植，以自蔽，亦非其地本然也。考其圖

志皆缺裂不全。其說以爲梁氏望此山有王氣。掘其地。蓋雙鶴騰飛而去。山川深長。表遠猶懼其氣之不足。王是區區者。亦足以勞有國者之思慮乎。又言其傍有僊人煉丹之所。大同間始爲觀。依焉。而錢氏有國時。嘗崇奉而脩起之。水部員外郎陳矩記其事曰。清泰三年者。後唐廢帝之年號也。五代之際。天下分裂。錢氏據兩浙。自王。然猶倚中國以爲重。當是時。貨財干戈。一日不自整齊。則四鄰爭得窺伺其國。兩浙本非寬廣閒暇。而道家方脩土木之工於其間。晏然無異於平時。豈真有所謂靈異足以動人耶。何其地之不稱也。本朝混一區宇。是觀因以不廢。而焚毀於宣和庚子。微細之盜。盜平無尺椽片瓦。可爲庇依。道士結茅以居。相與敝三門於其前。使人有所觀仰。而三清未有殿也。知觀事劉居靖。自初得度時。以殿之役爲最大。而經始焉。其後乃建堂說法。爲殿以崇奉聖祖。翼以兩廡。而齋堂庫宇。鐘臺藏室。庖福之所。及若道家所宜有者。無不略備。殿之西偏。則有明牕淨几。以自啓處。道經儒書。更閱不休。而文墨琴棋。皆所不廢。客至。蕭然終日。忘其爲驛道居民之爲可厭也。方山川未通。居民未多。林木陰翳。禽獸麋鹿。出沒於其間之時。其靜深。當不止今日。而超世絕去者。豈必其不樂此。所謂洞靈源者。其幾耶。地之變遷。觀之興廢。與其人之勤勞相望。居靖願得文以紀。而余不足賴也。

北山普濟院記

金華固多佳山水。而游者往往依浮屠。老子之宮。以窮其足力之所至。其所不能至者。宜其遂爲樵夫牧子所私。高人逸士。因得以自混於其間。而天巧有非人力之所能盡發者。梁劉孝標以不合當世。棄官居

金華北山。今其故居。是爲清脩院。蓋嘗溯流緣磴。欲以盡發山水之奇。結廬紫微巖。吳會人士多從之學。巖有石室。因以爲講書之堂。所謂劉先生講堂是也。至今其山號講堂原。而陳隋及唐。泯然置之不問。周顯德二年。吳越王始建寺於巖麓。曰九龍。本朝慶歷六年。郡守關公嘗命河南許歸以氈筆書紫微巖三巨字。鑿之石。治平二年。又改賜普濟院額。山之僧因陋就簡。日底於廢。參知政事蕭公燧。繇從橐來爲此邦。以僧奉欽爲才。命往主之。奉欽能銖積寸累。服勤不懈。佛殿法堂。建如程式。敞二門於前。而翼以兩廡。庫堂藏室。罔不略備。翰林學士洪公邁。還其甲乙。住持之舊。免其諸般科買之擾。以厲其成焉。今太守秘閣殿撰趙公師揆。染寺額以張大之。然後此山之勝。不復爲樵夫牧子所私。而劉氏講堂。亦因寺以著。愛金華山水者。於是可無遺恨矣。以奉欽一力。而能有功於幽勝如此。天下而各用其力。則事功寧有旣耶。奉欽以寺記爲請。聳然爲書以授之。

元寶觀重建大殿記

東陽縣之南四十里。有觀曰元寶。世傳齊人陳元寶捨宅爲之。因以名云。宣和劇盜之火。觀爲煨燼。則其里陳君嚴始建。所謂北極殿者。大夫徐君端記其事頗異。大夫名下一字。實吾先祖之諱。今不復具。嚴弟仕澄。字彥清。自力家事。積貲殆且巨萬。志不在於積也。而洩之里閭。親舊之惠爲未足。乃泄之觀焉。三清有殿。殿有廡。合以三門。而觀儼然矣。皆彥清之爲。而紹興之二十一年也。未幾。殿蠹於蟻。彥清之子德佐。過而動心焉。思與諸弟協力成之。使其父之志與殿俱存。而主觀事。葛元度併以風其諸子曰。先志今何

如欣然捐金合百萬先之。元度先建道藏一所。爲民祈福。禱請如響。其積亦頗夥。并傾私囊。募衆緣以建其事。殿未成而元度死。其徒胡大雲繼之。猶藉德佐之弟德先。德高以自助。用財合一千萬。役人之力凡萬五千。經始於淳熙辛丑之春。落成於甲辰之冬。宏壯偉麗。一切視彥清在時。遠近合觀。起敬增嘆。道家之有殿以奉三清。其教然也。三教之興廢有時。而本末宏闊。源流深長。非百世聖人不能定。則脩舊起廢。固其徒之事也。彥清兄弟皆有財力。可以自馳騁於世。而本朝出仕。惟兩塗。故其才獨自豪於鄉。其明效大驗。亦不遺餘力。而乃見所謂兩殿者。殿之隨廢。又藉元度以起之。亦可歎也已。元度善自興其教者。而敢愛其力而自納於廢棄。殿成而胡大雲亦死。相與成就其殿之凡役。彥清幼子疆亦從而相之。旁觀多陳氏。其詳雖不可攷。宜其爲元寶不可知。孫子一念之烈。泄於七八百年之後者。猶如此。天下事其有不成於志念之烈者乎。疆與道士合辭以記爲請。諾之。閱二年矣。因以寓余之所感云。

題跋

書類次文中子後

以中說方論語。以董常比顏子。與門人言。而名朝之執政者。與老儒老將言。而斥之無婉辭。此讀中說者之所同病也。今按阮氏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龔氏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民到于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故模倣論語者。門人弟子之過也。龔氏本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氏本則因董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故比方

顏子之迹。往往過多。內史薛公使遺書於予。予再拜而受之。推此心以往。其肯退而名揚素諸公哉。薛公謂予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予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謂其斥劉炫。賀若弼而不婉者。過矣。至於以佛爲聖人。以無至無迹爲道。以五典潛五禮錯爲至治。此皆撰集中說者抄入之。將以張大其師。而不知反以爲累。然仲淹之學。如日星炳然。豈累不累之足云乎。姑以明予類次之意如此。

書文中子附錄後

文中子世家。阮氏本以爲杜淹撰。龔氏本則曰福獎。福獎。福郊也。今雖不可考。而世家不可不錄。故存其錄而去其人。房。魏論禮樂事。出於福時所錄。雖其間語言不能無飾。然參考太宗與諸公經營當時之事。宜必有此。今備存之。重去其舊也。以余觀之。魏徵。杜淹之於文中子。蓋嘗有師友之義矣。如房。杜直往來耳。故嘗事文中子於河汾者。一切抄之曰門人弟子。其家子弟見諸公之盛也。又從而實之。夫文中子之道。豈待諸公而後重哉。可謂不知其師其父者也。關子明之筮。同州府君實書而藏之。備其本末者。亦福時也。世往往以其筮爲怪。易有理有數。數出於理者也。得其理。足以知百世之變。明其數。足以計將來之事。而又何怪焉。如子明之論人謀天命。有後世儒生之所不及知者。文中子家世之明王道。子明蓋有助焉。龔氏安得以私意易之哉。故存此三書。曰文中子附錄。

書伊洛遺禮後

伊洛遺禮。其可見者。惟婚與喪祭。僅存其一二。今以附諸補亡之後。夫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補

亡所集。集其義也。苟精其義。則當時之所參定者。尙可考。而缺裂不全之制。豈必以是爲尊哉。記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存其可見者。以惜其不可見者而已。

書伊川先生春秋傳後

伊川先生之序此書也。蓋年七十有一矣。四年而先生沒。今其書之可見者。纔二十年。世咸惜其缺也。余以爲不然。先生嘗稱杜預之言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糜而飮之。使自趨之。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先生於是二十年之間。其義甚精。其例類博矣。學者苟精攷其書。優柔糜飮。自得於言意外。而達之其餘。則精義之功在我矣。較之終日讀其全書。而於我無與者。其得失何如也。

書歐陽文粹後

右歐陽文忠公文粹一百三十篇。公之文。根乎仁義。而達之政理。蓋所以翼六經而載之萬世者也。雖片言半簡。猶宜存而弗削。顧猶有所去取於其間。毋乃誦公之文。而不知其旨。敢於犯是不韙而不疑也。初天聖明道之間。太祖太宗真宗以深仁厚澤。涵養天下。蓋七十年。百姓能自衣食。以樂生送死。而戴白之老。安坐以嬉。童兒幼稚。什伯爲羣。相與鼓舞於里巷之間。仁宗恭己無爲於其上。太母制政房闈。而執政大臣。實得以參可否。晏然無以異於漢文景之平時。民生及識五代之亂離者。蓋於是與世相忘久矣。而學士大夫。其文猶襲五代之卑陋。中經一二大儒起而麾之。而學者未知所向。是以斯文獨有愧於古。天子慨然下詔書。以古道飭天下之學者。而公之文遂爲一代師法。未幾而科舉祿利之文。非兩漢不道。於

是本朝之盛極矣。公於是時，獨以先王之法度，未盡施於今，以爲大闕。其策學者之辭，懇勸切至。問以古今繁簡淺深之宜，與夫周禮之可行與不可行，而一時習見百年之治，若無所事乎此者，使公之志弗克遂。伸而荆國王文公得乘其間而執之。神宗皇帝方銳意於三代之治，荆公以霸者功利之說，飾以三代之文，正百官，定職業，脩民兵，制國用，興學校，以養天下之才。是皆神宗皇帝聖慮之所及者，嘗試行之，尋察其有管晏之所不道，改作之意，蓋見於末命，而天下已紛然趨於功利而不可禁。學者又習於當時之所謂經義者，剝裂牽綴，氣日以卑。公之文雖在，而天下不復道矣。此子瞻之所爲深悲而屢嘆也。元祐間始以末命從事，學者復知誦公之文，未及十年，浸復荆公之舊。迄於宣政之末，而五季之文，靡然遂行於世。然其間可勝道哉。二聖相承，又四十餘年，天下之治，大略舉矣。而科舉之文，猶未還嘉祐之盛。蓋非獨學者不能上承聖意，而科制已非祖宗之舊。而況上論三代，始以公之文。學者雖私誦習之，而未以爲急也。故予姑掇其通於時文者，以與朋友共之。繇是而不止，則不獨盡究公之文，而三代兩漢之書，蓋將自求之而不可禦矣。先王之法度，猶將望之，而況於文乎。則其犯是不韙，得罪於世之君子而不辭也。雖然，公之文，雍容典雅，紆餘寬平，反覆以達其意，無復毫髮之遺。而其味常深長於意言之外，使人讀之藹然，足以得祖宗致治之盛。其關世教，豈不大哉。初，呂文靖公、范文正公以議論不合，黨與遂分。而公實與焉。其後西師旣興，呂公首薦范、富、韓三公，以靖天下之難。文正以書自咎，歡然與呂公戮力，而富公獨念之不置。夫左右相仇，非國家之福，而內外相關而不相沮，蓋治道之基也。公與范公之意，蓋如此。當是時，雖

范忠宣猶有疑於其間。則其用心於聖賢之學。而成祖宗致治之美者。所從來遠矣。退之有言。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故予論其文。推其心存至公。而學本乎先王。庶乎讀是編者。其知所趨矣。

書家譜石刻後

陳氏得姓。所繇來甚詳。今不復載。自太丘長以來。遼既渡江。其後中微。霸先用以爲陳。歷歷可考。及唐末五代。比於皇朝之初。陳氏散落爲民。譜不可繫。今斷自我七世祖始。從所逮聞也。自我皇祖若諸從兄弟。歲時祭祀。有所謂軍陣者。次尹兒時不得問。今莫可質。猶記湖州尙書一人。以待博聞者參考。

書職事題名後

牋奏一局之具眼。掌計一局之司命。題名小錄。利害通涉始末。而司膳雖若碎煩。亦有關係。蒙恩來此。蓋久而後知之。四海九州之人。邂逅而爲同年。士大夫薦吾所不知者。亦當分其能品以爲言。庶幾各識其職云耳。

書趙永豐訓之行錄後

太史公論婢妾之引決。出於計畫無理之甚。而英雄俯仰以全一死者。將以有爲也。而孟子論義有重於死。雖聖賢不得而避。人固難於一死。而一死之難。又如此。國家遭陽九之厄。能以死拒虜者。固自有數。而禁卒內潰。人不知義極矣。身爲宗室。以當百里之寄。不愛一死。以明大義。此聖賢所不得而避者。其死豈不壯哉。方天下太平。天子有事邊功。使守在四夷。而公獨知其爲禍亂之萌。及金虜剪中國如枯槁。公又

欲率義師以沮遏其鋒。推公之志而揆公之才。固非自分於一死者。義之所在。不約而自隱。其中之所存耳。此天下之所知。而人之所以尙其子孫者也。張巡之死。義豈不明甚。而猶有待於韓李之秉筆者。朝廷之旌死節不踰時。豈待人言而後明哉。殆未請耳。天人報應。尙墮渺茫。上下融合。實關激勸。天下士固不少爲趙公設也。公之孫彥樞出其始末以示亮。因書以歸之。新天子龍飛之十日也。

書林勳本政書後

右林勳本政書一十卷。比較二卷。徐宗武得之鞏氏家。勳嘗游宦廣中。蓋紹興初容州所刊本也。勳爲此書勤矣。攷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爲井牧之學。所見未有能易勳者。顧其間將使隸農耕良農之田。納租視其俗之故。經賦出於良農。而隸農出軍賦。疑非隸農所利。又使他人得以告地之可闢者。而受其賞焉。有趨利起爭之漸。疑非王政所當出者。一人之智。而思慮小小不中。不足怪。大要歸於可行。則補其不及。行之者之責也。願余有所甚疑者。古者王畿千里。定爲六鄉六遂。而祿地公邑所占之地。宜倍千里之間。開方計之地。所未盡者。宜尙多有。蓋王政寬大。納民於其間。不用一律以齊之。則制度雖密。人不思裂去。法可長守。而經數嘗齊矣。漢之民田。固已無制。大略計之。邑居道路。山林川澤。羣不可墾。蓋居三分之一。二。又有所謂可墾不可墾者。居其四分之一。而定墾田直十五分之一耳。蓋雖漢法。不能盡數以齊之也。今勳欲舉天下而用一律以齊之。無乃非聖人寬洪廣大之意乎。疑亦非民之所甚便也。今宜於山林川澤。邑居道路之外。以三分計之。定其一以爲經數。起貢起役起兵簡教之法。悉如勳所定。以其二爲餘夫。

開田及土工賈所受田。凡朝廷郡縣之官。皆使有田。參定其法。別立一官掌之。并使其屬以掌山林川澤。大爲之制。使民得盡力於其間。而收其貢賦。以佐國用。以蘇疲民。則經數常齊矣。立政以公。而示天下以廣。則民不駭。而政易行。然後勳所定之制。可以一定而不易。庶幾勳之志也。雖然。事不習熟。則人之視聽。易以驚動。驟而行之。非成順致利之道也。勳之書至矣。要豈人之視聽所常習者乎。非其所常習。雖用勳三年。殞降之說。猶恐不能無動也。夫成順致利之道。易所載十三卦。聖人蓋用此道。以開天地而立人極者。自漢以來。英雄特起之君。亦必用是。以有爲。惟其一變之餘。安之而不思其所以善其後。此後世之所以治亂不常。而古道卒不可復也。勳之書。可用於一變之後。安得其人以開其先者乎。要非察古今之變。識聖人之用。而得成順致利之道者。不能知也。然則余之刊勳書。所望於世之君子。蓋甚厚。

題喻季直文編

烏傷固多士。而稱雄於其間者。余熟其四人焉。蓋非特烏傷之雄也。喻叔奇於人煦煦有恩意。能使人別去。三日念之。輒不釋。其爲文。精深簡雅。讀之愈久而意若新。何茂恭目空四海。獨能降意於一世豪傑。而士亦樂親之。其文奇壯精緻。反覆開闔。而卒能自闡其意者。陳德先舉一世不足以當其意。而人亦不願從之游。然其文清新勁麗。要不可少。喻季直遇人無親疎貴賤。皆與之盡。而於余尤好。其文蔚茂馳騁。蓋將包羅衆體。而一字不苟。讀之響聲而無厭也。而四君子者。尤工於詩。余病未能學也。然皆喜爲余出。余亦能爲之擊節。余窮滋日甚。索居無賴。時一作念。顧茂恭之骨已冷。而三山相去踰千里。德先季直雖宿

春可從其游。而出門輒若有繫其足者。喻行之。牧之出季直舊文一編示余。聳然觀之。如得所未嘗。茂恭死。其文益可貴重。而子弟亦珍惜之。欲求一字不可得。得吾季直之文。便如茂恭在日。昔余嘗讀茂恭之文。而面歎曰。九原不可作。歐蘇姑置勿論。如世所謂六君子者。公將何愧。茂恭油然而笑。蓋以爲能知我者。幽明異道。每念此。意爲之索然。今將求厭足於季直耳。

跋焦伯強帖

寶元、康定之間。本朝極盛之時也。諸公巨人。踵武相接。天下毫髮絲粟之才。皆得以牽連成就。況若伯強之卓然能自見者乎。其於骨肉書翰之間。恩意藹然。蓋非其異行也。魯多君子。而宓子賤稱焉。事衰世之大夫。友薄俗之士。雖豪傑拔出之才。猶懼其不免。是以君子論其世也。

跋米元章帖

本朝詩文字畫之盛。到元祐更無着手處。元章以晚輩。一旦馳驟諸公間。聲光燁然。此帖亦可窺一斑乎。淳熙己亥四月之晦。龍川陳亮爲先友之子王晦叔書之。

跋朱晦庵送寫照郭秀才序後

往時廣漢張敬夫、東萊呂伯恭。於天下之義理。自謂極其精微。而世亦以是推之。雖前一輩亦心知其莫能先也。余猶及見二人者。聽其講論。亦稍詳其精深紆餘。若於物情無所不致其盡。而世所謂陰陽卜筮。書畫伎術。及凡世間可動心娛目之事。皆斥去弗顧。若將挽我者。晚得從新安朱元晦游。見其論古聖賢。

之用心平易簡直。欲盡擺後世講師相授流俗相傳。既已入於人心而未易解之說。以徑趨聖賢心地。而發揮其妙。以與一世入共之。其不得見於世。則聖賢之命脉猶在。而人心終有時而開明也。其於經文。稍不平易簡直。則置而不論。以爲是非聖賢之本旨。若欲刊而去之者。余爲之感慨於天地之大義。而抱大不滿於秦漢以來諸君子。思欲解其沈痼。以從新安之志。而未能也。然而於陰陽卜筮書畫伎術。凡世所有而未易去者。皆存而信之。乃與張呂異。其於郭叔瞻之能。尤愛而喜之。不厭。豈悅物而不留於物者。固若此乎。抑世所謂畫師之能。皆未能窺叔瞻之心地。而不可棄乎。故余於叔瞻無舊故。而爲諸公道其所長。不容已。亦因以見秦漢以來諸君子。猶煩新安之刮剔。而後聖賢之心事可得而盡白也。叔瞻力求余跋。因敘其本末如此。試以呈似新安云。

書作論法後意與理勝

大凡論不必作好語言。意與理勝。則文字自然超衆。故大手之文。不爲詭異之體。而自然宏富。不爲險怪之辭。而自然典麗。奇寓於純粹之中。巧藏於和易之內。不善學文者。不求高於理與意。而務求於文彩辭句之間。則亦陋矣。故杜牧之云。意全勝者。辭愈樸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昔黃山谷云。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

龍川文集卷之十七

詩

廷對應制

皇朝銳意急英賢，虜據中原七十年。際遇風雲凡事別，積功日月壯心愆。管蕭器小誰能識，孔孟人存用則傳。慚負壽皇勤教育，奏篇半徹冕旒前。

及第謝恩和御賜詩韻

雲漢昭回倬錦章，爛然衣被九天光。已將德雨平分布，更把仁風與奉揚。治道脩明當正宁，皇威震疊到遐方。復讎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鬢髮蒼。

歌

謫仙歌有序

清夜獨坐，天地無聲。星斗動搖，欣觀李白集。高吟數篇，皆古今不經人道語。騷章逸句，洒然無留思。寥寥數百年間，揚鞭獨步。吾所起敬慕者，太白一人而已。感歎久之，恨無人能繼太白後。因成謫仙歌，是以祝太白舉觴以酬太白。太白有靈，其聽我聲，知我意矣。

李白字太白，清風肺腑，明月魄。揚鞭獨步止一人。我誦太白手屢拍，嘗聞太白長庚星。夜半星在天上明。

仰天高聲叫李白。星邊不見白應聲。又疑白星是酒星。銀河釀酒天上傾。奈無兩翅飛見白。王母池邊任解醒。欲遊金陵自采石。翫月乘舟歸赤壁。欲上箕山首陽巔。看白餐雪水底眠。紫煙又不知在何處。漱瑤泉酌霞盃。悵望不見騎鶴來。白也如今安在哉。我生恨不與同時。死猶喜得見其詩。豈特文章爲足法。懷懔氣節安可移。金鑾殿上一篇頌。沈香亭裏行樂詞。此特太白細事耳。他人所知吾亦知。脫靴奴使高力士。辭官妾視楊貴妃。此真太白大節處。他人不知吾亦知。歌其什。鬼神泣。解使青塚枯骨立。呼其名。鬼神驚。惟有羣仙側耳聽。我今去取崑山玉。將白儀形好雕琢。四方上下常相隨。江東渭北休興思。會須乞我乾坤造化兒。使我筆下光焰萬丈長虹飛。

詞選三十闋

水調歌頭

送章德茂大卿使虜

不見南師久。謾說北羣空。當場隻手畢。竟還我萬夫雄。自笑堂堂漢使。得似洋洋河水。依舊只流東。且復穹廬拜。會向藁街逢。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應有一箇半箇恥。臣戎萬里腥羶如許。千古英靈安在。磅礴幾時通。胡運何須問。赫日自當中。

念奴嬌

至金陵

江南春色。筭來是多少。勝遊清賞。妖冶廉纖。只做得飛鳥向人。僂傍。地闢天開。精神朗慧。到底還京樣。人家小語。一聲聲近清唱。因念舊日山城。箇人如畫。已作中州想。鄧禹笑人。無限也。冷落不堪惆悵。秋水

雙明高山一弄，着我些悲壯。南徐好住，片帆有分來往。

賀新郎

同劉元實唐與
正陪葉丞相飲

脩竹更深處，映籬櫺、清陰障日。坐來無暑，水激泠泠，知何許。跳碎危欄玉樹，都不繫、人間朝暮。東閣少年，今老矣，況樽中有酒，嫌推去，猶着我名流語。大家綠野陪容與，筭等閒過了薰風。又還商素，手弄柔條人健否，猶憶當時雅趣。恩未報，恐成辜負。舉目江河，休感涕，念有君如此，何愁虜。歌未罷，誰來舞。

滿江紅

懷韓子
師尚書

會洗乾坤，問何事、雄圖頓屈。試着眼，階除當下，又添英物。北向爭衡幽憤在，南來遺恨狂曾失。筭淒涼、部曲幾人存，三之一。諸老盡，郎君出。恩未報，家何恤。念橫飛直上，有時還戢。笑我只知存飽煖，感君元不論階級。休更上、百尺舊家樓，塵侵帙。

桂枝香

觀木犀有感
寄呂郎中

天高氣肅，正月色分明，秋容新沐。桂子初收，三十六宮都足。不辭散落人間去，怕羣花自嫌凡俗。向他秋晚，喚回春意，幾竹幽獨。是天上、餘香賸馥。怪一樹香風，十里相續。坐對花旁，但見色浮金粟。芙蓉只解添愁思，況東籬、淒涼黃菊。入時太淺，背時太遠，愛尋高躅。

三部樂

七月送丘
宗卿使虜

小屈穹廬，但二滿三平，共勞均佚。人中龍虎，本爲明時而出。只合是端坐王朝，看指揮、整辦掃蕩飄忽也。

持漢節。聊過舊家宮室。西風又還帶暑。把征衫着上。有時披拂。休將看花淚眼。聞弦酸骨。對遺民有如皎日。行萬里依然故物。入奏幾策。天下裏終定于一。

水調歌頭

癸卯九月十五日
壽朱元晦

人物從來少。籬菊爲誰黃。去年今日倚樓。還是聽行藏。未覺霜風無賴。好在月華如水。心事楚天長。講論參洙泗。盃酒到虞唐。人未醉。歌宛轉。興悠揚。太平胸次。笑他磊砢欲成狂。且向武夷深處。坐對雲煙開。斂逸思入微茫。我欲爲君壽。何許得新腔。

念奴嬌

登多景樓

危樓還望。嘆此意今古。幾人曾會。鬼設神施。渾認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橫陳。連岡三面。做出爭雄勢。六朝何事。只成門戶私計。因笑王謝諸人。登高懷遠。也學英雄涕。憑卻江山。管不到。河洛腥羶無際。正好長驅。不須反顧。尋取中流誓。小兒破賊。勢成寧問彊對。

賀新郎

寄辛幼安
和見懷韻

老去憑誰說。看幾番神奇臭腐。夏裘冬葛。父老長安今餘幾。後死無離可雪。猶未燥當時生髮。二十五絃多少恨。算世間那有平分月。胡婦弄漢宮瑟。樹猶如此。堪重別。只使君從來與我。話頭多合。行矣置之無足問。誰換妍皮癡骨。但莫使伯牙絃絕。九轉丹砂。牢拾取。管精金。只是尋常鐵。龍共虎。應聲裂。

瑞雲濃慢

六月十一日
壽羅春伯

蔗漿酪粉。玉壺冰醕。朝罷更聞宣賜。去天咫尺。下拜再三。幸今有母可遺。年年此日。共道月入懷中最貴。向暑天正風雲會遇。有恁嘉瑞。鶴冲霄。魚得水。一超便直入神僊地。植根江表。開拓兩河。做得黑頭公。未騎鯨赤手。問如何。長鞭尺箠。向來王謝風流。只今管是。

阮郎歸 重午壽外舅

波光渺渺浸晴陂。有亭湖岸西。芰荷香拂柳絲垂。升堂獻壽卮。紅約腕。綠侵衣。願祝屆期頤。花間妙語欲無詩。一年歌一詞。

祝英臺近

六月十一日送葉正則如江陵

駕扁舟。衝劇暑。千里江上去。夜宿晨興。一一舊時路。百年忘了旬頭。被人餓破。故紙裏是爭雄處。怎生訴。欲待細與分疏。其如有憑據。包裹生魚。活底怎遭遇。相逢樽酒何時。征衫容易。君去也自家須住。

蝶戀花

甲辰壽元晦

手撚黃花還自笑。笑比淵明。莫也歸來早。隨世功名渾草草。五湖卻共繁華老。冷淡家生冤得道。旖旎妖嬈。春夢如今覺。管今歲華須到了。此花之後花應少。

水調歌頭

和吳允成遊靈洞韻

人愛新來景。龍認舊時湫。不論三伏小住。便覺懷生秋。我自醉眠其上。任是流水其下。湍激若爲收。世事如斯去。不去爲誰留。本無心。隨所寓。觸虛舟。東山始末。且向靈洞與沈浮。料得神僊窟穴。爭似提封萬

里大小幾琉球。但有君才具。何用問時流。

念奴嬌

送戴少望參選

西風帶暑。又還是長途利牽名役。我已無心。君因甚更把青衫爲客。邂逅卑飛。幾時高舉。不露真消息。大家行處。到頭須管行得。何處尋取狂徒。可能着意。更問渠儂骨。天上人間。最好是闌裏一般岑寂。瀛海無波。玉堂有路。穩着青霄翼。歸來何事。眼光依舊生碧。

卜筮子

九月十日
崑徐子才

悄靜菊花天。洗盡梧桐雨。倍九週遭爛熳開。祝壽當頭取。頂戴御袍黃。疊秀金稜吐。僊種花容晚節香。人願爭先祝。

賀新郎

酬辛幼安再
用韻見寄

離亂從頭說。愛吾民金繒不愛蔓藤纍葛。壯氣盡消人脆好。冠蓋陰山觀雪。虧殺我一星星髮。涕出女吳成倒轉。問魯爲齊弱何年月。丘也幸。由之瑟。斬新換出旗麾別。把當時一椿大義。拆開收合。據地一呼吾往矣。萬里搖肢動骨。這話橋只成癡絕。天地洪爐誰扇軸。筭於中安得長堅鐵。淝水破。關東裂。

垂絲釣

九月七日
自壽

菊花細雨。蕭蕭紅蓼汀渚。景物漸幽。風致如許。秋未暮。又值吾初度。看天宇正澄清。欲往登高未也。紅塵當面飛舞。幾人弔古。烏帽牢收取。短髮還羞覩。遐壽。身近五雲深處。

彩鳳舞 十月十六日
壽錢伯同

人立玉天如水。特地如何撰。海南沈燒着。欲寒猶暖。筭從頭。有多少。厚德陰功。人家上一一舊時香案。噉
經慣。小駐吾州纔爾。依然歡聲滿。莫也教公子王孫。眼見這些兒。穎脫處。高出書卷。經綸自入手。不了
判斷。

鷓鴣天 懷王
道甫

落魄行歌記昔遊。頭顱如許尙何求。心肝吐盡無餘事。口腹安然豈遠謀。纔怕暑。又傷秋。天涯夢斷有
書不。大都眼孔新來淺。羨爾微官作計周。

謁金門 送徐子宜
如新安

新雨足。洗盡山城溽。見說好峯三十六。峯峯如立玉。四海英遊追逐。事業相時伸縮。入境德星須做
福。只愁金詔趣。

天仙子 七月十五
日諱內

一夜秋光先着柳。暑力平明羞失守。西風不放入簾幃。饒永晝。沈煙透。半月十朝秋定否。指點芙蓉疑
佇久。高處成蓮深處藕。百年長共月團圓。女進酒。男稱壽。一點浮雲人似舊。

水調歌頭 和趙
周錫

事業隨人品。今古幾麾旌。向來謀國萬事。盡出汝書生。安識鷓鴣變化。九萬里風在下。如許上南溟。斥鷃

旁邊笑。河漢一頭傾。嘆世間多少恨。幾時平。霸圖消歇。大家創見。又成驚。邂逅漢家龍種。正爾烏紗白紵。馳騫覺身輕。樽酒從渠說。雙眼爲誰明。

洞僊歌

丁未壽
朱元暉

秋容一洗。不受凡塵洗。許大乾坤這回大。向上頭些子。是鷓鴣搏空。籬底下。只有黃花幾朵。騎鯨汗漫。那得人同座。赤手丹心。撲不破。問唐虞禹湯武。多少功名。猶自是一點浮雲。鏟過。且燒卻一瓣海南沈。任拈取千年陸沈奇貨。

祝英臺近

九月一日
壽俞德載

嫩寒天。金氣雨。攪斷一秋事。同樣霏微。還作小晴意。世間萬寶都成。些兒無欠。只待與黃花爲地。好招致。對此鬱鬱葱葱。新篔未成醉。翻手爲雲。造物等兒戲。也知富貴來時。一斑呈露。便做出人中祥瑞。

踏莎行

懷葉八
十推官

書冊如仇。舊遊渾諱。有懷不斷人應異。千山上。去夢魂輕。片帆似下。蠻溪水。已共酒杯長。堅海誓。見君忽忘花前醉。從來解事苦無多。不知解到毫芒未。

南鄉子

謝永嘉諸
友相餞

人物滿東甌。別我江心識俊遊。北盡平蕪南似畫。中流誰繫龍驤萬斛舟。去去幾時休。猶自潮來更上頭。醉墨淋漓人感舊。離愁。一夜西風似夏不。

三部樂 七月二十六日壽王道甫

入脚西風漸去。去來來。早三之一。春花無數。畢竟何如秋實。不須待名品如麻。試爲君屈指。是誰層出。十朝半月。爭看搏空霜鶻。從來別真共假。任盤根錯節。更饒倉卒。還他濟時好手。封侯奇骨。沒些兒嬾。勃窣。也不是。崢嶸突兀。百二十歲。管做徹元分人物。

賀新郎 懷辛幼安用前韻

話殺渾閑說。不成教。濟民也。解爲伊爲葛。尊酒相逢成二老。卻憶去年風雪。新着了幾莖華髮。百世尋人。猶接踵。嘆只今兩地。三人月。寫舊恨。向誰瑟。男兒何用傷離別。況古來幾番際會。風從雲合。千里情親。長晤對。妙體本心。次骨臥。百尺高樓斗絕。天下適安耕且老。看買犂賣劍。平家鐵。壯士淚。肺肝裂。

點絳脣 詠梅

一夜相思。水邊清淺。橫枝瘦。小窻如畫。情共香俱透。清入夢魂。千里人長久。君知否。雨昏雲愁。格調還依舊。

表

皇帝正謝表

伏以天之生才。實繫國家之造。人之用世。亦關時運之興。濟濟朋來。班班穎脫。以須選擇。不使棄遺。臣亮等恭惟皇帝陛下。以聖人之大才。行天下之正道。韜英武於盛際。對易之需。據君師之至尊。爲書之範。眷

言問寢重於復讎。固將與時以偕行。詎有撫機而不發。安靜和平之福。用以宅心。發揚蹈厲之功。期於得士。臣亮等仰知聖意。俯誦謏聞。本末後先。寧無失策。短長高下。孰有遁情。悉俟聖裁。盡從官使。自今以始。寧敢竊爵祿以苟歲時。如日之升。或可依風雲而效尺寸。臣亮等下情無任激切營屏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重華宮正謝表

伏以教育之功。易世乃見。選掄之道。惟時是逢。雖三歲之故常。而一日之特異。無非自獻。蓋有從來。臣亮等恭惟壽皇聖帝陛下。對越在天。倦勤與子。以不世出之資。而歸之淡泊。以大有爲之志。而宅以和平。昔者論天下大計之小臣。亦嘗動聖人隱憂之良會。一時排擯。十五載之多奇。末路遭逢。四百人之自見。共幸奮身於今日。獨知回首於當年。不肖姓名。再關天聽。已輸忠款。盡出聖謨。載惟精一之傳。無非正大之實。設科取士。雖舊貫之尙仍。陳力復讐。亦大義之難廢。共茲一轂。合彼衆材。付託得人。爰上唐家之壽。陟降在帝。孰知文后之聲。臣亮等下情無任激切營屏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啟

謝留丞相啟

數十年窮居賦畝。未諧豹變之懷。五千言上徹冕旒。誤中龍頭之選。願今自喜。論古良慚。雖欲有言。莫知所謝。敬惟大丞相少保國公卓犖良臣。勤勞碩輔。重道崇儒之正學。素所講明。立綱陳紀之大經。備嘗議

論。秉鈞獨當大任。持衡務適厥中。爲社稷之元龜。掌文章之司命。獻謨猷於左右。固光裕於後先。如亮者。才不逮於中人。學未臻於上達。十年壁水。一几明牕。六達帝廷。上恢復中原之策。兩譏宰相。無輔佐上聖之能。荷壽皇之兼容。恢漢光之大度。留張齊賢以遺主上。裨宋廣平而冠羣儒。靜言叨冒之多。知自吹噓之力。亮青年立志。白首奮身。敢不益勵初心。期在重溫舊業。出片言而悟明主。尙愧古人。設三表以繫單于。請從今日。若徐求其可稱。必更得於所圖。

謝葛丞相啟

平生險阻。寧一事之稱心。晚節遭逢。當上聖之信目。況更新於爰立。方共聳於具瞻。適丁斯時。當有甚幸。敬惟大丞相國公。山立玉峙。地負海涵。才非求奇。貴其可用。事去已甚。取其適宜。不自知其同心。寧更防於異己。是非毀譽。肯槩於胸中。小大短長。自安於度外。雖幹旋之功。每極其妙。而歸宿之地。卒底於平。士守常心。物無缺望。百年舊典。當漸見於施行。一日俊功。宜不憂於震動。共贊朝廷之拔士。亦令草莽之逢時。亮少不自量。謂功名差易耳。晚更多難。雖性命其如何。忽從死灰之中。騰上烈焰之表。栽培傾覆。天亦何心。噓枯吹生。人焉有助。猥以門牆之舊物。加之場屋之陳人。忍使白頭。尙作如新之態。當令赤手。曾微直上之嫌。爲知己而狂言。亦無心於任運。

謝陳參政啟

暮景生涯。恍如落日。少年夢事。旋若好風。方大賢共秉國鈞之時。而一介乃有遽掩時流之幸。老之將至。

人其謂何。敬惟參政相公。究力古書。潛心正學。質而有韻。判一言父子之間。博以逢原。當千載君臣之會。是膺大任。以展良圖。四海羣賢。爭先攀附。百年舊典。次第施行。方皇家陳善以閉邪。使天下回心而向道。彌綸所至。不闕毫釐。汲引而來。咸展尺寸。萌新芽於枯木。燃烈焰於死灰。亮禍患之餘。心志凋落。塵埃之底。筆墨荒疎。獨有丹心。不渝白首。自牖納約。於焉開明。盈缶有孚。所以發志。不學近名之直。亦微慕利之諛。上於二三之中。擢在第一之選。聖恩深厚。固非臣下所能知。衆口會同。夫豈志力所可及。自天有命。無地自容。音韻琅琅。徒累巨公之讀。風期隱隱。式關上哲之懷。略轉洪鈞。悉成通路。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趙同知啟

汲引人才。使相先後。倏經時變。寧問短長。但有向者之虛名。庶幾今茲之實用。濫叨首選。徒激壯心。自源徂流。探端知緒。敬惟同知相公。蚤以文墨。自結主知。出其才猷。遂爲世用。踐更多矣。聲問偉然。北向以復神州。固有無前之志。中立而行正道。姑從端本之謀。英流冀其相先。善類依以爲重。公輔雅望。上所屬心。宥密本衷。國焉惟屏。官則見舜朝之遜。賢豈容堯野之遺。念昔少年。及見前輩。素所自喜。兵法六韜。已而飲聞中庸。大學。坐想百年之舊。疾趨一世之雄。荏苒歲時。牽連禍患。人皆欲殺。付微命於鴻毛。公不我遺。脫殘年於虎口。況遇持於文柄。欲稍復於古初。捨其舊而新。是圖望之大而小。可略。使膺清問。盡致公言。上亦念其論之平。竟以先此時之選。願當聖世。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豈無厲階。非斯人之徒。而誰與鼓同。舟遇風之勢。成披雲睹日之功。出尖之才。百端並用。易世之怨。一洗而空。伊我何心。惟公是望。過此以往。

未知所裁。

謝羅尙書啟

世豈無才。不必其用。仁非爲衆。宜在夫高。苟天人之皆同。則時命之自合。故雖終遇。敢不知歸。伏念亮少張虛氣於萬夫。晚付微軀於一髮。老之將至。邇禹笑人。人亦有言。孔子主我。得失有命。行藏信天。零落殘生。猶動諸公之至念。崎嶇拙計。誤分上聖之洪私。其使終焉。未知可也。此蓋伏遇某官。受天間氣。爲國偉人。屹立漢庭。無出其右。主張周道。卒底於平。遇所不安。思必自達。猶懷晚進。孰可任於後來。遂使棄人。亦有光於末路。紛然萬口。翕若一辭。如韓信者無雙。常懼鄼侯之誤。擢孫弘爲第一。卒遺武帝之憂。事固難平。人豈易識。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曾察院啟

劫火不燼。玉固如斯。死灰復燃。物有待爾。豈是非之頓異。蓋得失之無常。衆口會同。一力推挽。不期而合。獨知所歸。伏念亮寂寞壯心。凋零餘命。藏身新進。奈種種於鬢毛。回首舊游。已班班於從列。知天人之未易合。而今古之莫能同。死蟹護臍。欲去不可。生龜脫殼。正爾良難。乃於斯時。有此大幸。茲蓋伏遇察院執事。文章宗主。道德輩流。一代端人。務先汲引。百年讜論。用爲據依。以重朝廷。以尊旒扆。扶持國是。毀譽之所不遷。董勸士風。邪正於焉自別。故雖亮輩。亦取睿知。越在二三。豈不知其過分。俄陞第一。用獨抱於隱憂。爰飾空腸。試當實責。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張侍御啟

主持公論。意獨在於樸忠。叶正上心。理難施於巧智。雖或從於親擢。本亦備於先登。推其闔端。何以論報。伏念亮。脫身虎口。久矣諱窮。批逆龍鱗。期於合理。庶幾一割之有用。安能百鍊而愈剛。競短爭長。無復此夢。分多共少。冀度殘生。白首駸駸。丹心隱隱。言在此而意在彼。問之顯而答之微。第其度程。亦在二三之數。決於旒展。竟成第一之傳。辱此誤知。光夫末路。此蓋伏遇侍御執事。英姿沈毅。偉量洪深。國典朝章。固盛時之所習見。世科士版。亦素官之所具宜。騰此英聲。成夫厚德。風憲之地。執守是先。才智之淵。選掄不易。欲使從風而靡。要當如日之升。獻言因惡於近諛。矯枉亦防於過直。少年勇決。記追逐於英游。暮景安詳。務歸尊於獨智。并心一向。圖補萬分。正學以言。及明時而自獻。導人使諫。開大義以相先。公所欲爲。誰敢不應。

謝黃正言啟

文律持平。豈遽分於人品。論衡求是。亦務當於物情。累藻鑑之至明。成冕旒之小誤。足光晚景。以動壯懷。伏念亮。剽銳何如。蹉跎至此。置身無所。方念昔非。回首亦疑。未知孰是。豈有聖賢之學。乃爲世俗所憎。殆非其人。以招此禍。暮年前卻。私竊自憐。寸晷短長。雖爭何用。遇執至公之柄。肯收近拙之文。使對大廷。哀然親擢。誤先衆雋。翁若誦言。非出人謀。悉從天定。此蓋伏遇正言執事。英姿挺特。德性靜淵。學有源流。誠不慚於游夏。文出機杼。蓋取則於孟韓。固非堯野之肯遺。抑亦漢庭之未有。竟從王邸。收備諫工。遇事風

生輩流退縮。責難山立。左右驚嗟。持此血誠。效夫心膂。不遺餘力。曲致彌縫。猶有後憂。敢忘汲引。故雖某輩。亦及今茲。豈徒爾而激昂。蓋聞之而興起。合天下爲一體。非此爲則。彼爲極。治道無兩端。苟君美而身美。

謝章司諫啟

諱窮久矣。世寧保其必遭。自視歎然。人豈容於彊附。苟不愧君子之論。斯足對上聖之知。賴此品題。幾於遇合。伏念某。脫身虎口。欲求護命之符。妄意鴻冥。莫得游仙之枕。進退不知所據。往來徒自於心。陔一試之隨羣。蓋百思而無策。庶其在此。不堪暮景之懷。幸而得之。敢作少年之愛。入當大對。曲盡寸心。問所不該。言豈容於越次。意雖獨至。事亦謹於闔端。故此區區。發其耿耿。有司之所不快。越在二三。當寧以爲無他。俄從第一。僥倖至此。稱塞若何。此蓋伏遇司諫執事。貌粹骨奇。神清氣勁。學傳正派。以百聖爲準繩。文擅古風。以兩漢爲機杼。鼓行場屋。而無其對。驚動縉紳。而爲之先。豈止嘉猷足善。玉邸遂膺。睿眷以備諫工。知無不言。成非所計。海內人物。固自如林。古來忠誠。亦應有數。牽連咸在。汲引而來。識別分明。不慮人心之異。諸凡魁壘。亦惟門下之歸。上誠得人。公必知我。

謝楊解元啟

決得失於數人之目。有命者類能得之。同毀譽於萬口之辭。懷才者始克稱此。矚一時之偶幸。矧羣議之喟然。感惠有繇。撫躬知愧。竊以求賢而下問。歲之詔。國有常經。糊名而收一日之長。士多苟得。立制莫踰。

於今密得人無復於古如。蓋昔者相知以心。此心達而此士至。而後世相持以法。一法立而一弊生。程度愈謹。而豪傑之氣漸以拘。禁防益密。而曠達之人遭其辱。顧積弊之至此。豈創法之所期。故廟朝徒嘆於乏才。而川澤豈開於遺士。雖十九之乖意。庶千一之有人。如某者。才本不羈。譽俄過實。雖本諸公之浪聽。卒爲十目之不容。蓋才者爭之端。據其端而爭日至。而名者忌之府。趨其府而忌羣興。人其奈何。天亦隨罰。憂患百罹而未艾。驚惶萬狀而莫支。旣榮辱之兩忘。亦得喪之一致。一若龍而一若虎。習且不能。呼我馬而呼我牛。惟其所謂。已分息心於世故。豈期獲玷於賢書。顧脫俗之無階。謾隨人而求舉。望不及此。得之若驚。此蓋伏遇判府先生。以恢廓之資。充碩大之學。百年忠骨。尙觀慷慨之遺。奕世義門。猶識薰陶之自。清望驟膺於聖眷。長才或聳於朝班。入爲持橐之華。出擁分符之重。獄訟日簡。教化浸行。致此無庸。亦叨首薦。某敢不勉其不逮。聽以無心。瓦注者巧。而金注者愒。本何所係。適矢復沓。而方矢復寓。庶造其精。

答陳知丞啟

講聞高誼。常恐無因。遂覓長牋。如見所畏。雖鳴謙之過厚。然視履以良勞。拜此不堪。卻則焉敢。敬惟知丞中大世德之厚。天姿之純。少小驅馳。寧憚勞於州縣。老成澹泊。肯徼福於公侯。徒以常心。安夫久次。平易近民之政。習熟見聞。忠信報上之誠。周旋啟處。猶懷晚進。及識前脩。柳下惠之不卑。小官孔文子之不恥。下問總是而往。行之亦宜。某涉世多艱。謀身大拙。塗窮甚矣。莫知轉動之方。事變突然。殆出意料之表。本非常法。徒立下風。以之爲賢。則何所取裁。以之視民。則幾於甚墮。置之勿問。雖公事而掉頭。示以無他。付

俗緣於掩耳。豈徒報謝。爲是稽遲。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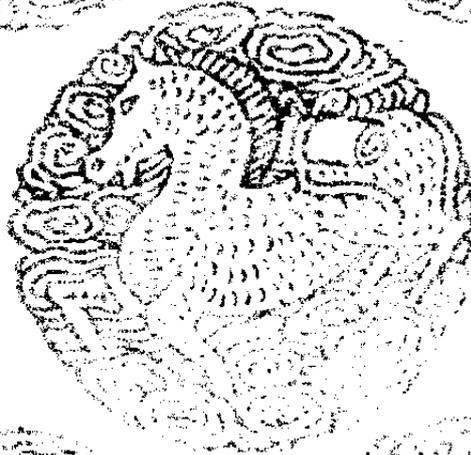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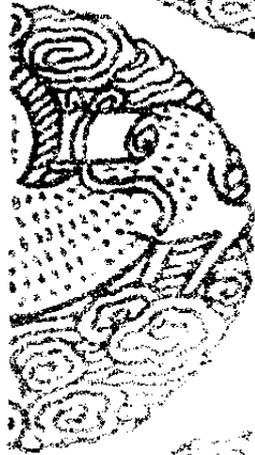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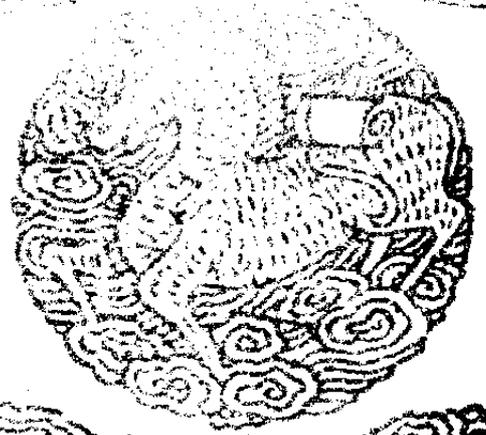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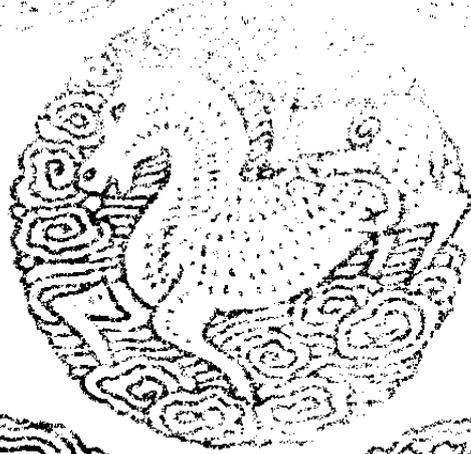
送陳給事去國啟

伏審抗章得請。完節言還。頽俗稱高。善類太息。竊以君臣本乎一體。去就自爲兩端。苟決意以爲高。則雖
而奚補。股肱衛首。本不相知。心膂去身。宜非所樂。念之久矣。未如之何。謂微臣以罪而當行。庶明主動
心而一鑒。尙期有卒。何敢自安。睠此設心。無非體國。然用捨之際。休戚相關。嗟元氣之自傷。而良醫之遽
去。中夜起立。不勝惓惓之懷。明日遂行。徒重搖搖之望。敬惟某官。才全而粹。氣毅以洪。風骨奇龐。可任大
事。精神端重。厥有沈幾。屹爲老成。以壯吾國。頃方當路。某固鄉風。未能自處於無嫌。是以小遲而未見。百
念俱冷。事忽動其隱憂。數語自通。分遂忘於僭越。



3
4
2396

龍川文集 附辨偽考異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龍川文集

附辨偽考異

(四)



3 0646 3528 1

陳亮撰

龍川文集卷之十八

啟

賀周丞相啟

屬者廷有大號。相則真儒。天人知歸。夷夏咸聳。繙惟慶慰。厥有英略。乃佐興王。至於守文之君。必也持重之相。兩適相求而相遇。一皆入細以入。龔洪惟本朝。獨異前古。苟在此位。無非以儒。盡取六經之空言。發於一代之實用。人才高下。固亦多端。聖道始終。長繇一日。此三代之所以盛。而兩漢之未能純。雖使間世而生。何異比肩而立。敬惟大丞相國公。萬夫之特。四國所瞻。長江大河。足以流傳墨客。光風霽月。足以蕩漾英游。用德宇之老成。易辭場之後發。舊人誰在。莫與同升。華貫徧儀。始膺爰立。歷數紹興。渡江以後。敢忘建隆立國之初。淵源可推。聿先游夏。指揮苟定。不數蕭曹。國有人焉。天所命者。某登門雖久。參乘莫勝。心知累卵之甚危。技至屠龍而何用。不圖歲晚。遂際經綸。寧問時宜。悉垂覆蓋。

賀洪景廬除內翰啟

伏審進東觀之成書。拜北門之真命。當爲此官久矣。或進用於下陳。顧乃於今得之。爰訖成於舊德。治朝舉此。公論翕然。竊以周置內史之官。漢重尙書之選。政事攷以法令之貳。中外應以義理之文。責重望高。有四方冊命之掌。職親地密。皆一人聽治之餘。或廢或興。有因有革。翰苑起於唐室。而官制崇於本朝。匪



50459 50460

083
112
2:2397

曰私人是爲內相。玉堂夜直。動則詔王。寢殿朝參。退而視艸。以謀王體。以壯國經。維時老成。作我心膺。敬惟侍講。脩史內翰。襟期洒落。風度粹夷。道德文章。足以宗師一世。器能政理。足以度越羣工。羽儀廟朝。翺翔禁路。百年舊事。勒成大典。以無遺。千古陳編。孰謂聖傳之可祕。蔚從人望。簡在帝心。睠二難之迭居。宜一妙之獨殿。因嘗拜假。就使爲真。眷意方隆。登庸所屬。嘉言善話。固已久沃於聖聰。至公血誠。行且獨開於天步。盡還舊觀。足慰具瞻。某獲從門屏之游。親睹衣冠之盛。一命再命。循牆而恭。特書大書。乘筆以俟。謹再拜遣一介奉啟事。詣塔墀投納。伏惟台慈。特賜鑿念。

謝王丞相書

謗如蝟。磔莫尋。解免之端。命若鴻毛。敢覬生全之幸。非丞相獨主公道於上。則廷尉未爲天下之平。卒以微生。自歸洪造。伏念某性固小異。命亦多奇。縱居不擇鄉。豈爲惡人之道地。使行或由徑。寧通小吏之金錢。不察以世俗之常情。敢望以君子之大道。吏文雜治。第知鍛鍊之無端。口語橫生。當信吠聲之可畏。所幸聖賢之在上。不使榮獨之向隅。雖木索加焉。失明哲保身之術。然杖笞免矣。皆照臨及物之功。還其無罪之軀。長我有道之國。此蓋伏遇大丞相國公。兩朝耆德。間世偉人。小物克勤。率以畢公之正。一夫不獲。曰惟伊尹之辜。欲民無冤。緊國有政。辭雖自列。每嗟獄吏之爲尊。士不足云。亦使大夫之知免。雖微欲報之所。尙期未死以前。

謝留丞相啟

兵莫憚於志。春秋所以嚴首惡之誅。物不得其平。法令所以求顯狀之著。厥或司存之疑貳。則煩廟論之平章。小人覬其可欺。微軀恃以無恐。敢言偶幸。實賴生全。竊以有萬不同。合民命而爲國命。殺一無罪。損王心以違天心。曾是細微之災。終累久長之福。苟其有少或似。所當明辯於十日之嚴。至於了不相干。寧肯依違於衆口之鑠。判然生死之異道。由此是非之大明。伏念某。暗於自知。甘於受謗。屬糜而已。誦說云乎。推平生志念之無他。欲尊主庇民而未可。嗟晚歲口語之可畏。謂殺人伏法以何疑。不圖事狀之皦然。猶待詔獄而後定。風波洶湧。尙餘勢之未平。日月照臨。幸容光之無蔽。使不及此。其將若何。此蓋伏遇大丞相少保國公弼亮兩朝。仰成元老。不以紛紜爲喜怒。不以疑似定刑誅。通一身無非至公。豈待仁聲之達。與四海同茲大慶。共觀生道之施。朝無失刑。人有定嚮。恥當吾世。成大夫可去之機。尙使爾民。信君子必歸之恕。事非小補。會適洪私。不勞有力之呼。無復向隅之泣。自頂至踵。橫嘉惠於不貲。鏤骨銘肌。悵餘年之無幾。

謝葛知院啟

人小有才。未知死所。世皆欲殺。要豈公心。惟愛士出於至誠。則恤刑視其大體。門墻舊物。螻蟻微生。鳴其積冤。納之洪造。伏念某。少持跌宕。久遂闊疎。學劍何止不成。徒存逸想。讀書非求甚解。第采高標。謾曰古心。不入俗眼。旣置身於無用。宜取禍以難明。下流而致縉紳之見推。從何自取。窮居而使衣食之粗足。似若無因。謂其豪強。處以任俠。加虛謗於實事。入信語於疑心。內揣甚安。譽不爲喜。而毀不爲沮。外傳大甚。

惡欲其死而愛欲其生。醜在平時。合成奇禍。重以當塗之立意。加之衆怨之鑿空。人與千金。未能半信。家置一喙。猶有後言。遂煩詔獄之興。允謂事情之審。不勝讒者。尙及今茲。非廟論之至平。蓋殘生之永已。此蓋伏遇院相公。以絕人之量。涵蓋世之英。闔關往來。歸之無事。是非好惡。泯於不爭。方其爲韋布之時。固已有公輔之器。較藝軼出。肯矜銜於已能。奕世嗣興。況踐更於時變。收天下之小。以爲大。合人情之異。以爲同。敷歷班行。從容廊廟。飢溺關於禹稷。指揮定於蕭曹。對衆一言。羣吏聳聞。而加審。從旁四顧。同列熟視。以生嗟。輿言有識之知幾。安得無故而殺士。爲國遠慮。欲民無冤。當二三大臣之同心。何往非福。使億萬斯年之受祜。有慶惟刑。

謝胡參政啟

並建豪英。獲際不冤之世。苟全性命。頗思當痛之時。雖以自憐。敢不知幸。伏念某。立志雖廣。受才則疎。少不如人。所向牆壁。老之將至。乃罣網羅。苟有一跡之可疑。豈逃十目之所指。自嗟命薄。適值途窮。一口傳虛。繫路人而爲罪。三年置對。任獄吏之便文。不思訟者之謂誰。但使仇人之逞志。鞠之又鞠。疑於無疑。殺一不辜。懼損奕世無疆之福。凡百君子。易生私愛。過計之心。欲究盡於物情。終上干於廟論。此蓋伏遇參政相公。爲國遠慮。作時孚先。稱物平施。出一代經綸之手。議獄緩死。佐九重斷制之仁。欲使民瞑目。以無言。必自我平心而取決。捨一生於九死。寧勿藥無妄之災。付萬事於大公。豈施恩不報之所。有來私謝。未泯常情。

謝陳同知啟

鹿非產於庖廚。繫惟其命。盆豈干於日月。戴掩其明。嗟哉平人。有此奇禍。肯茹冤於聖世。必白事於羣公。卒以微生。自歸洪造。敢緣雅故。妄出等夷。伏念某。少覽古書。恐遂流於無用。晚更世故。始漸見於難通。豈求田問舍之是專。亦閉門造車之可驗。一毫以上。通緩急於里閭。終歲之間。僅飽煖其妻子。怨之所在。明者不知。苟有邪心。雖路人亦甘於就繫。至遭毒手。蓋坐客盡知其爲冤。第以當路之見憎。況復旁觀之共謗。怨家白撰於其外。獄吏文致於其中。儼然凶人。無一可免。置之詔獄。凡百謂何。詰其來繇。可爲驚駭。逮風波之既定。亦事狀之瞭然。多取天地之虛名。所宜受罰。猶有鬼神之神明。終賴持平。國有人焉。事無冤者。此蓋伏遇樞密相公。英姿不世。學力絕人。無遺憾於天。不求同於俗。古心古貌。讀前輩未見之書。先覺先知。得累聖不傳之學。雖泊然於世念。豈得已於時須。刑名度數之諸家。源流具涉。規矩準繩之大器。本末兼通。以典民彝。以斷國論。方求萬事之合律。不忍一夫之納溝。疇昔少年。許其託契。晚節末路。不啻如新。豈敢以冤而自言。固已無簡而不聽。恍如一夢。盡忘井邑之故。吾願以餘年。自附門墻之小物。

謝羅尙書啟

自頂至踵。橫嘉惠於諸公。與口誓心。指殘生於再世。雖施恩不求其報。而顧義必知所歸。自殘奇蹇之蹤。倍費生全之力。伏念某。暗於涉世。拙於謀身。直情徑行。視毀譽如風而不恤。跋前疐後。方進退惟谷。以堪驚。向也路人。俄而重辟。睠木索之皆具。寧髮膚之可全。苟以疑似殘其軀。豈敢爲當塗而自愛。至於羅織。

勦其命。亦恐成聖世之失刑。竟不察於人言。爰特興於詔獄。半毫以上。皆鑿空無據之詞。十日之間。有左驗甚明之實。平心以察兩造。低首而聽一成。獄情既真。物論惟允。死生異道。天地鬼神之鑒臨。骨肉成團。父子夫婦之感泣。事係臯陶之種德。心知伯夷之折民。申其天休。長我王國。此蓋伏遇修史侍講判部尙書。英姿不世。偉度自天。方爲布衣。固已有當世之志。及持從橐。莫不惟大賢之歸。內韜駿發之才。蔚負老成之望。青天白日。有是清明。霽月光風。終然洒落。軫一夫納溝之念。操萬事入律之權。小用經綸。大有關係。敢以平生之雅故。用爲緩急之據依。恭值仁心。遂張公道。忱惕惻隱。知納交要譽之皆非。踏斃沈埋。豈繁言蔓詞之爲瀆。僅賒九死。莫報萬分。

謝汪侍郎啟

孝敬之道素虧。罹親非罪。營救之誠不至。有枉莫伸。咎皆自貽。情將誰恤。何足以關君子之念。不期而逢執法之平。一飯團欒。餘生感幸。永惟天地之大義。莫先父子之至情。不可解於心。與生俱出而與死俱入。敢有愛其力。無高不卽而無幽不求。當其處倉皇急迫之中。不暇顧是非利害之實。開口而自道說。非以爲誇。逢人而輒號呼。庶其或遇。總是可憐之狀。出於欲脫之心。誠不形焉。人誰念者。伏惟某官。經綸獨任。明允自將。當赤子入井之時。有烏獲挽繩之力。惻然拯溺。夫豈爲人。顧此久淪。乃爾幸會。戴天履地。獲自附人子之中。分死得生。無非拜大賢之賜。不知報德之何所。但覺拊心而自憐。痛定之餘。涕下而已。

謝梁侍郎啟

法如江河。使之易避。人其金玉。是以無瑕。安有皦而易見之情。乃成久而不決之獄。牽連就逮。號泣求伸。世豈無冤。自嗟太甚。伏念某。身名不競。時命皆非。豪於里閭。所得寧幾。迫於妻子。無策自資。孰爲龍斷之登。羞作播間之乞。推平生之作計。擇禍欲輕。及晚歲之多艱。轉身無所。重以當塗之切齒。加之羣小之鑿空。衆口莫調。但承虛而接響。十日共覩。嘆因誤以成訛。昭然行道之夫。徒爾迫人於險。制獄之設。貴得其平。事情之孚。無過於實。天地鬼神之具在。死生禍福之遂分。此蓋伏遇判部侍郎。以君子長者之用心。識前輩大人之行事。有寬無猛。治體所關。惟恕故平。吏師之表。蓋張廷尉之多忤。兼徐司刑之所難。肯使要人自行私意。無簡不聽。尙懼凡民之有辭。以法爲公。寧敢殺士而無故。式長王國。具嚴天威。尙以餘年。拭目鈞陶之盛。誓之再世。拊心報效之期。

謝陳侍郎啟

德邁丘山人。非土石。不敢淺量君子之識。而竟失事大夫之恭。罪則奚逃。心猶可見。竊以遇人於險。必動其心。出己之恩。何嫌於謝。此不易之常理。未有知其由來。激者爲之。動輒過甚。越石求晏子而未已。叔向置祁老而自朝。第知效顰。不悟成拙。言念昔者。皇皇何以爲心。所謂伊人。望望若將浼我。五年之屈。一日而伸。徒費號呼。竟繇幸會。此蓋伏遇某官。置身於繩準之內。臨民有父母之心。寧失不經。忍視向隅之泣。以其所愛。曾微識面之嫌。借其力於一言。活人父於九死。捐軀未足爲報。況一至門。執筆不知所云。抑萬無地。

謝鄧侍郎啟

文致詆欺之法。久矣不行。生死肉骨之恩。今焉創見。事實關於國體。道允愜於人心。曾是餘年。無非大造。伏念某。少嘗有志於當世。晚乃自安於一廛。身名俱沈。置而不論。衣食纔足。示以無求。人真謂其有餘。心固疑其克取。而況奴僕射日生之利。子弟爲歲晏之謀。怨有所歸。謂可從於勿恤。內常無歉。豈自意其難明。俄而積世之冤。端若從天而下。塗人相殺。罪及異鄉。當路見憎。勘從旁郡。恟恟之勢可畏。炎炎之焰若何。一死一生。足累久長之福。十目十手。具知來歷之非。莫弭人言。爰與詔獄。是非錯出。真僞相淆。不以大公而並觀。孰從衆證而細攷。附法以殺。雖百喙以何言。出意而行。恐單詞而無據。念天下之有冤士。蓋古人之所用心。坦然周道之平。翕若漢庭之允。悉歸繩尺。猶有鬼神。此蓋伏遇判部侍郎。以獨見之明。持甚平之論。學期聖祕。肯姑徇於俗傳。心與天通。寧曲從於世好。正色不撓。以法自將。念曾子之慨然。昔聞斯勇。使宣尼而尚在。今見其剛。純意國家。不遺微小。拯匹夫於焚溺。懼損萬分。辦大事於從容。可觀一節。彌綸妙手。經濟長才。古道今時。合爲全體。正人端士。朗在下風。萃之微軀。昭厥來世。闔門六十口。分無免矣。之期。行法二百年。未有若斯之懿。自今以始。制命知歸。

謝曾察院啟

上下交攻。命危絲髮。是非隨定。恩重丘山。不欲凡民之有冤。肯使殺士而無故。公論所在。善類知歸。伏念某。本無他長。恥居人下。常想英豪之行事。隨乃塵凡。頗知聖賢之用心。雜之泥滓。宜身名之不競。謾衣食

之是謀。志念不出里閭。下流多謗。姓字何干朝寧。厚祿誤人。合成悔尤。莫可湔洗。雖明知其非罪。孰肯昌言。但陰覬於加憐。翻成私禱。第有途窮之哭。俄逢陽長之亨。此蓋伏遇察院執事。挺然英果。篤實之資。輔以正大淵源之學。嚴於律已。出而見之事功。心乎愛民。動必關夫治道。抱規矩準繩之大器。愛毫髮絲粟之小才。取諸深溝。置之平地。扶植正義。以協天心。審克祥刑。以壽國脉。翻然風動。成此巖瞻。豈以螻蟻之微生。不關念慮。終然天地之一命。永感私恩。

謝何正言啟

肅此臺綱。無非體國。求其情實。要豈容心。方物論之正騰。匪詔獄而莫定。持平以聽。惟是之歸。死則匪伊。活之造次。伏念某。徒有凌高厲空之志。本無應時適用之才。同故舊之戚休。乃名任俠。通里閭之緩急。見謂豪強。欲爲飽暖之謀。自速摧殘之禍。謗出事情之外。百喙莫明。變生意料之餘。三肱并折。友朋私憂其身後。兒女環泣於生前。吾道非邪。一窮至此。男兒死爾。正命謂何。臺評欲付之大公。天定竟還於無事。國是所繫。恩私有歸。此蓋伏遇正言執事。挺特性資。屹然山立。優游心事。湛若鏡平。盡洗偏阿。具知情僞。舉一世之端人正士。莫之或先。合二百年之忠言嘉謨。於斯並建。故雖小小。亦使昭昭。況螻蟻之微生。係天地之一命。苟私意皆可致人於死。則聖朝容有倚法之威。欲民無冤。爲國遠慮。周道有小人視。各使適平。漢網無吏治之姦。本非過察。悵餘年之何用。合四體以爲公。

復吳氏定婚啟

天所作配固非偶然。人各有心。未易相向。衆以爲可。誰其敢違。伏承某人從容庠序之間。英聲如許。而某小女子。踉伏閨門之內。女訓謂何。豈不願爲之有家。寧敢自詭於得士。有朋友之詔。遂成佳好於斯。將幣帛而來。亦脩故事而已。凌兢承命。倉卒何辭。有少答儀。具如別楮。

龍川文集卷之十九

書

與周參政癸

僕愚不肖。百問一有。願嘗習爲文字。用以獲知於門下。自惟無以報稱。每思求天下之賢士。致之於公門。使本朝諸公。不得擅美於前。斯亦僕區區報稱萬一之心也。故向者輒誦其所知。而執事未辱畱念。敢復拔其尤者而論之。左宣教郎胡權。研六經之旨要。得聖人之心傳。持身端方。俯仰無愧。若置之講勸之地。當有以增助君德。左文林郎王銜。強學力行。內嚴外順。通究民情之利病。明於事體之是非。若置之論議之地。當有以資補時政。左朝奉郎葉衡。右迪功郎孫伯虎。文章清古。議論正當。臨機明敏。蒞政公方。化頑猾而有條。處劇煩而不亂。衡見知臨安之於潛。百姓未嘗有翻詞至府。一境之內。風化肅然。伯虎尉婺之永康。民有詞訟。皆請於州。願決之於尉。及攝邑事。民相戒無以曲事至縣。此皆衆耳目之所共知。非僕敢爲過言。若置之繁難之地。必能隨機處置。井井有理。凡茲四人。皆當今人材中。可以一二數者也。執事儻論薦之於朝。天下將翕然以爲得人。苟一口以爲不然。僕亦當得誅絕於門下。今醜虜未滅。邊防尙擾。財匱兵乏。士怨民離。執事方當大政。宜日夜搜求人才。致之於朝。以共辦茲事。倘曰京局未有關員。姑爲後圖。日復一日。而事去矣。雖伊呂更生。亦何救哉。區區之心。如此而已。伏惟鈞慈。特加裁察。

與王丞相淮

亮竊惟大丞相首秉國鈞。士之歸心門下者。豈但誠服德誼。要亦不能無利於其間。天下之士。其無求於世者固少。而吾之權又足以奔走天下之人。則其勢固然也。獨亮之於門下。心悅誠服。而未嘗自言。丞相亦不得而知之。歲杪嘗欲略布誠悃。而迫歸倉卒。又成自外。入春以來。貧病交攻。更無一日好況。雖欲拜一書以敘其本末。亦復因循。私切自念。嚮者丞相於客退之後。促膝而命之坐。使得款語良久。且憂其無用於時。欲使得一試。恩意懇懇。雖父兄之於子弟。不是過也。亮而自外於門下。是曾犬馬之不若。故嘗願自獻其愚忠。惟丞相審聽之。聖上天日之表。本非苟安於無事。而又英明夙絕古今。前後任相。非一人矣。蓋亦有所甚屬意者。而倚權以行其私。上亦終厭之。獨丞相布誠心。開公道。進退則采之輿論。廢置則付之準繩。事上之日久。而上亦察其無他也。故確然信用而不疑。久任而不拔。章聖皇帝所謂王旦事朕之日久。而朕亦察之熟矣。卿等有事。但與王旦商量。故在中書十四五年。而上不以爲疑。下不以爲過。丞相今日真有祖風矣。甚盛甚休。非餘人所可望其闔域也。亮獨有所甚憂者。秦丞相主和。薰炙天地。身享不過十五年。又六年而和敗。通止二十一年耳。近者乙酉丙戌之和。本非有一定之計。而今亦二十一年矣。此其勢恐不能久也。南北分裂。於今六十年。此天數之當復也。阿骨打之興。於今近八十年。正胡運之當

任我乎。奉身而退。在丞相本非難事。然平時之缺望於我者。能保其不以我爲奇貨乎。無事則我享其福。有事則人當其難。此又非丞相之素心也。抱不哭之孩兒。則當之而不辭。肩千鈞之重負。則赧然而自退。此又丞相之所當恥也。亦嘗以區區管見。窺測聖意緩急之所用。決非今日之所用也。一輩無賴。平居大言以誑人。交結以自鬻。蓋亦有許其真能辦事者。上安得不疑其可用乎。布之邊徼。付之繁劇。人亦往往指目之矣。異時誤國識者。當議丞相之不早計也。丞相今日縱未能盡收召天下之人才。當一一知其姓名。某人可當何任。某人可辦何事。四方之將帥。當一一察其能否。某人可當一面。某人可臨一陣。邊陲之急慢。糧草之虛實。兵卒之強弱。城壁之堅脆。歷然在目。朗然在心。一旦緩急。則從容爲上言之。使上有知人未盡之嘆。天下有事故難量之識。雖其號有才力者。亦固在吾驅使間耳。一輩無賴。不得羣起而誤國。其爲天下國家之福。豈淺淺哉。丞相雖長秉國鈞。公論當不以爲過。范文正公所謂身安而後國家可保者。於丞相見之矣。願丞相詳入思慮。以幸斯世。非亮一人之私言也。丞相苟以爲然。則亮又將有裨千慮之一得者。繼此一進。亮向嘗言葉適之文學與其爲人。此衆所共知。丞相亦嘗首肯之矣。此人極有思慮。又心事和平。不肯隨時翻覆。既有時名。又取甲科。今一任回改官。於格例極易拈掇。丞相若拔擢而用之。必將有爲報效者。但秀才要索事分。若使之隨例久候於逆旅。恐非其所能。今已餘兩月。丞相若於半月間。那輟一差遣與之。徐議拔擢。亦無不可。薛叔似文學雖不及適。然識慮精密。心事和平。蓋亦不減。向因面對。上亦意其可用。丞相蓋已將順上意矣。若併收此人。更與一遷。而適代之。上必不以爲難。是丞相一

舉而得兩士亦足以厭滿天下之公論。亮當以五十口保任其終始可信也。其次如陳謙之文學識慮。施邁之心事和平。亦不宜久在掌故。亮固願使多士盡出門下。豈敢以一時之私。妄有所論薦。此亦效忠之一事也。事之所當言。心之所欲言者無限。今直未敢縷縷耳。丞相苟察其忠誠。則我決不敢於此遂已。倦之心。伏冀鈞恕。幸甚幸甚。

與韓無咎尙書

亮獲從一世士君子游。獨不識尙書。豈非大闕。不徒以民事太守於分。不應僭干典謁。忽若無因而遭按劍。則其羞又有甚焉。貴貴尊賢之心。人誰無之。持其說而兩不相值。迹涉疎慢。固其勢也。然區區尊慕之誠。昭如白日。往者友人劉仲光嘗欲作啟以自通。方口吻悲鳴之際。亮奪其筆而爲之曰。吾以泄吾意耳。友朋無間。竟用以達於下執事。尙書試取而觀之。此豈屬吏應用備禮以求免罪於記曹而慢爲之者乎。今者尙書見亮城中故舊。輒爲齒及姓名。若將進而教之者。無乃有以得其心乎。亦但疑其久不來見乎。是以冒昧請謁。而尙書撫存教誡。若素出門下者。幸甚過望。亮少以狂豪馳驟諸公間。旋又脩飾語言。誑人以求知。諸君子晚又教以道德性命。非不屈折求合。然終不近也。如亮所聞。則又有異焉。會亮涉歷家難。窮愁困頓。零丁孤苦。皆世人耳目之所未及。嘗者不幸十餘年之間。大父母父母相繼下世。是以百念灰冷。不復與士齒。今但與妻孥併力耕桑。以圖溫飽。雖書冊亦已一切棄去。況更能脩飾語言。作少年塗抹事乎。嘗記歐陽文忠公與黃夢升劇談盡歡。求其文終不肯出。夢升之言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

世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亮今者不幸似之。然縱談及此。亦竊有感焉。本朝二百年之間。學問文章。政事術業。各有家法。其本末源流。斑斑可攷。於兩漢無所不及。而或過之前輩。遞相授受。厥有準繩。渡江諸賢。收拾遺餘。無所墜失。不幸三四十年之間。廢置不講。後生小子。不獲聞前輩緒論。皆以爲天下安有定法。各出意見。自立尺度。惟平者爲合律。奇者爲出倫耳。豈不悲哉。豈不痛哉。合渡江諸賢所聞。而又浩然自得於其間者。於今惟尙書一人。亮雖不言。尙書固自知之。如亮豈不願從之學。願筋力念慮已如此。恐不復堪錘鑪耳。鄙文數篇。輒溷崇視。祇以致尊慕之誠。子師尙書。告以尙書欲見其送徐知縣序。亦附見於後。因以問於渡江諸賢之論。亦或有合否。不然。亦將得其所以不合者。至於託文以覲一日之知。則亮也何敢。雖天實鑒臨之。然其迹已如泥中之鬪獸。進退皆可以一笑也。七八月之交。尙書旣許其賜頃刻之間。縱談忘勢。或至於古之聖賢豪傑。所以陰扶天下之大勢。轉移天下之大機。抗人謨。立天命。於易之所謂與時偕行者。或能出其所見。以裨經綸之萬一。喪失所守之罪。獨亮自當之耳。干溷死罪。

與徐大諫良能

亮聞之天下有二道。其一分也。其一義也。亮也不守爲士之分。切願有謁於門下者。抑將以行其義云爾。義行則分立矣。天子設學校於行都。使之羣居切磨。朝暮講究。斥百家之異說。而不以爲誕。言當今之利害。而不以爲狂。所以養成其才而充其氣也。往者朝廷舉事。公論一不協。則諸生羣起而獻其忠。雖天子爲之動容。而不深罪也。今也不然。獨亮自以生長明公之里中。又嘗拜伏門下。不可謂無一日之雅。則於

明公之舉動。烏能漫不經意於其間。於是而有言焉。非特以行其義也。亦分也。伏惟明公試幸聽之。伏見朝廷繇閣門之官而遷一執政。公論沸騰。上者獻其忠於天子。自忘其力之不逮。其次類欲以病引去。若前臨汙渠。反身疾走。惟恐其污。又其次則口不敢言而腹非之。以至將校卒伍。閭巷小民。無間識與不識。意洵洵不自安。肆言無忌。不虞誅殛之隨後。夫豈閣門之官。一一結怨而至此哉。信公論之所在。天實臨之。不期合而自合。雖欲已其言而不可得也。恭惟聖上方銳意圖洗國家五十年之深恥。所恃以進者。獨人心耳。人心之所在。聖上翻然從之。而不以爲難。顧恐未能以盡知耳。今也上而士大夫不以爲然。無以慰之。則失其心矣。下而軍民不以爲然。無以慰之。則失其心矣。恢復之初。而使士大夫不得自盡。軍民至於解體。此固姦雄之所竊笑。而仇讎欲幸其然而不可得者也。朝廷舉動。豈宜至此。方聖上之爲此舉也。亦將合文武爲一塗。惟才是用。浮議之不恤云耳。自今觀之。本無戰功。亦無將略。不可謂武。小謹自媚。小勞自鬻。不得謂才。拔近日之茅蔓。戚里之草。累聖主之德。沮中外之氣。而通國皆以爲不然。不得爲浮議。亮以爲聖上直未盡知爾。今殿院李公既以公議而達諸上。明公起而成之。猶反掌爾。以明公之諳於世。故豈不及此。而猶遲遲未卽發者。欲求事之萬全也。萬一明公未言。而聖上感悟。不顧反汗之小嫌。而欲塞沸騰之公議。罷去其人。而問當言而不言者。明公心雖不然。而何以自明。就使聖眷方隆。置而不問。世之狃直之士。必有不察明公之心者。明公雖欲自恕而不可得。此亮所以反覆爲明公念之而不能自己也。明公無嫌發於他人。而我則後之。以利而言。則千人逐鹿。先發者爲功乎。後獲者爲功乎。利非明公之

所欲聞也。以吾之一身而置諸天地萬物之間。何者爲彼。何者爲我。何者爲先。何者爲後。要以無嫌諸其心。而忠於國家爾。夫以聖上之仁明英武。必不肯以一閣門之故而違通國之心也。審矣。明公之忠誠通練。必不肯愛一日之力。而受夫當言不言之責也。亦審矣。然陳曲逆之端。居深念。非陸賈無以發之。此亮所以薦其區區而無疑也。夫陰陽之氣。闔闢往來。間不容息。建亥之月。六陰並進。宜於無陽矣。而昔人謂之陽月者。陽運於其間而不知也。子一建。而一陽遽出。而爲羣陰之主。此天地盈虛消息之理。陽極必陰。陰極必陽。迭相爲主而不可窮也。明公察之天行。參之人事。則今日之議。必有處乎此矣。亮之所爲薦區區於門下者。以爲天下無萬全之事。求全者未必全。不求全者未必不全也。亮也昔常奉教於君子矣。進不敢爲甚訐之言。必求罪以取名。退不敢萌自私之心。欲覲幸以避罪。隱諸吾心而不安。驗之公論而有證。揆之鄉曲之義而不能以自已。幸而蒙聽。不幸而斥絕之一歸諸命。而聽諸明公。亮豈敢有所取有所避於其間哉。

與章德茂侍郎四

秋中參謁。政以拜違。台光踰半年。冀以釋崇仰之懷。且慶禁林之拜。爲兩地之驗。區區承教之心。本不淺。乃以妻弟之撓。早夜不得安。以此遂失其始圖。且煩台慈講過厚之禮。而不得終享台意。負負何言。忽忽告違。又踰一月。西望台闕。第劇耿耿。侍郎開豁亮直。足以起士氣。高明宏遠。足以壯天朝。此輿論之所共歸。不獨遊從之私也。主上有北向爭天下之志。而羣臣不足以望清光。使此恨磊砢而未釋。庸非天下士

之恥乎。世之知此恥者少矣。願侍郎爲君父自厚。爲四海自振。使已棄無用之人。時得一見。時通一書。發胸中之掃滅未盡者。豈不幸甚。

又書

亮歲之二日。扶病東渡。諸弟接之江頭。相與攜手而歸。一庶弟竟染病以死。亮亦輶軻一月而能復常。又妻孥更番病。意緒惘惘。殆不知身世之足賴也。入夏腳氣殊作梗。貧病相尋。天於不肖。亦云慘矣。尺紙不復到門下。非敢慢也。勢固至此。惟是山斗崇仰之心。與日俱積而不自禁。方圖拜書。乃辱八月一日所賜台翰。捧讀再四。惶恐無地。雖大賢君子所以加辱於不肖者。甚厚而不替。至於遂成先施。則不肖之惰亦甚矣。鄉間大旱。家間所收。不及二分。歲食米四百石。只得二百石。尙欠其半。遂旋補湊。不勝其苦。主上焦勞憂畏。仰格天心。使旱不爲天災。此皆一人獨運之力。而非盡求助也。垂象之異。村落中無從知之。渡江安靜且六十年。辛巳之變。行三十年。和議再成。又二十三年。老秦掀天撲地。只享十六年之安。通不過二十二年。今者文恬武嬉。宜若可爲安靜之計。揆之時變。恐勞聖賢之馳騫矣。不待天告而後知也。侍郎英雄磊落。不獨班行第一。於今大抵罕其比矣。心之耿耿。每欲與侍郎劇談一番。而坐有他客。欲吐輒止。屠龍之技。雖成何用。侵尋暮景。行將抱之以死矣。元晦得江西憲。恐未必能出也。近有一詞爲渠壽。陳君舉亦有一詩見壽。併錄以付一笑。又有好事近四闋。謂可爲畫贊。試評之如何。亮不識岳降之辰。欲作一詞不能也。亮十月八日入都。首得參覲。以究其所欲言而未能言者。尙冀台照。

又書

亮拜遠台光。未嘗如此久。不拜起居狀。亦未嘗如此久。禍患奔走流離中。此心傾注。惟門下而已。非不欲告急。正恐危疑之蹤。重以相累。兼當路作意欲殺之。亦恐非片言所可解。徒勞台念。故一切憫然不言。最是八月二十三日。正囚繫囹圄中。忘其項上及手中之爲何物。卻倒在匣床。猶欲牽綴小詞。以舒祈祝千秋之意。雖牢落困頓。終不能成。亦無奈是耿耿者何。一年遂成疎闊。正以此耳。承局以元日到龍窟。伏辱台翰。甚寵貶損道德。軒豁心事。如亮何以辱此。已經新元。緬惟旌纛所至。百神呵衛。台候動止。萬福聞。遂徙鎮荆南。豈以畱都重地。猶受朝廷成畫以行。而上流之重。刷洗展拓。一以付之帥臣。非門下無以遙當天意邪。向見王公明。葉夢錫。具言荆南非他比。形勢地利。須人以爲重。義勇八千。禁衛諸軍。不能過開府之初。旗幟營壘。雖無所變更。門下一號令之。氣象精明。便當與昔人不異矣。所恨相去愈遠。又方禁錮於斯世。有其心而無其事。有其事而無其時。窮達異路。合并之日。終難耳。朱元晦。辛幼安。相念甚至。無時不相聞。各家年齡衰暮。前程大概已可知。古語所謂癡人自相惜。自今言之。要亦不妄。門下方爲公朝所眷倚。善類所屬望。手頭做得。腳力行得。及今強健。展布四體。爲異日青史一段話說。不但不辜天寵而已。亮乃事尙墮危機。且看料理如何收煞。無繇面敘。臨染不任依黯。

又書

敬惟侍郎。以西州之英。負一世之望。漢廷諸公。莫之敢先。遂膺天寵。遠持從橐。於今東西二府。非公莫宜。

聖上方欲發揚壽皇北向之志。借公風采於畱都。以震動中州。上流須人。則又奉命而馳。東西數歷。無所擇於天地之間。心事落落。固因隨時而見也。如亮已爲天所擯棄。而門下獨提拂獎。與如世間不可少之人。雖荷眷私之隆。祇以重其罪耳。黃范二公一見如舊交。得非門下誑之太過而至此乎。范於亮尤不遺餘力。世既有望而惡之者。則必有望而喜之者。此乃所謂對待法。而亮遭之特分明。鄉間豈可復居京口。亦恐惹人閑話。今只當買一小業於彼。卻於垂虹之傍。買數間茅屋。時以扁舟尋范。張陸輩於松江上。以終殘年。其他一筆勾斷。不復作念矣。張定叟拯拔其禍患。尤力。而事乖人意。薄命所招。無可言者。君舉象先皆將漕。而徐子宜又持畿內小節。正則亦得淮郡近闕。飽飯以及妻子。而行些小志念。以及物。正自不惡。天運人事。看到那裏。亦非一手一足之所能及也。過武昌。必須與象先元善小款。吾人要一聚首。良不易得。舊部當尊之人。相馬不失之瘦。采葑采菲。取節焉。誠有使人不能忘懷者。玉色正不足論。向見其歌門下偉詞。抑揚高下。一一可聽。彼亦知世間有所謂人品者。門下豈亦以此假之辭色耶。滂漉紅塵。終恐不能自別於凡流。士之不遇。亦若此耶。一笑。荆公數小詩極佳。一鄉僧收得共二十餘詩。其親寫太史遷史贊亦二十來篇。若有能刻之。亦金陵一段奇事。番羅穀子又爲門下費。下拜良劇。愧感。恭惟獎諭詔旨。有見軍政之舉。而有勞必念。亦以彰吾君之聖。甚盛甚休。所欲言者無限。聊見一二。率略之甚。

與應仲實

與仲實別於今八年矣。禍患奔走。自分死生不相聞知。既而適有天幸。遂得比數於人。然猶於故舊之書。

闕然不講。幾若自外於門下者。重惟少之時猖狂妄行。鄉閭所不齒。仲實以僑先生撫摩煦飮。若昆弟朋友。雖識者亦有不擇交之疑。而仲實不顧也。困苦之餘。百念灰冷。視前事已若隔世。洗心滌慮。謂可以承君子之教矣。而八年之間。話言不接。吉凶不相問弔。反有白頭如新之嫌。退而求之。敢外其責。去年秋。羣試監中。有司以爲不肖。始決意爲息肩弛擔之計。所居僻左。有疑孰問。恃仲實輩人在爾。方圖緩步造謁。遇仲實有行都之役。逡巡數月。遂聞新除。官況絕佳。職事簡少。儒先生雅宜處之。斯道之伸。此其權輿。喜甚至於不寐。前月末始聞來歸。暑溽如許。不敢輒詣齋閣。又思此別相見定何時。進退首鼠。卒以其所欲求正於仲實者而寓之書。亮兩年來。方悟孟子所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仁於我何常之有。朝可夷而暮可跖也。不仁於我亦何常之有。朝可跖而暮可夷也。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非聖人姑爲是訓。無若丹朱傲。無若受之醜於酒。亦非獨憂治世而危明主。人心無常。果如是也。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子張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古之賢者。其自危蓋如此。此所以不愧屋漏。而心廣體胖也。世之學者。玩心於無形之表。以爲卓然而有見。事物雖衆。此其得之淺者。不過如枯木死灰而止耳。得之深者。縱橫妙用。肆而不約。安知所謂文理密察之道。泛乎中流。無所底止。猶自謂其有得。豈不可哀也哉。故格物致知之學。聖人所以惓惓於天下後世言之。而無隱也。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塗萬轍。因事作則。苟能潛心玩省。於所已發處體認。則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非設辭也。亮少不自力。放其心而不知求。行年三十。始知此事。日用之間。顛倒錯紊。如理亂絲。更無

着手處。日復一日。終不免於自棄。不識仲實其何以救之。近作十篇。往求鑿括。置其言語。而索其理之非。是批於左方。使得於是省焉。仲實於亮。可以無嫌矣。切勿以故意待之。曰是曰好而已。儒釋之道。判然兩塗。此是而彼非。此非而彼是。而溺於佛者。直曰其道有吾儒所未及者。否亦曰其精微處。脗合無間。而高明之士。猶曰儒釋深處。所差秒忽爾。此舉世所以溺焉而不自知。雖知其非者。亦如猩猩知酒之將殺己。且罵而且飲之也。近世張給事學佛有見。晚從楊龜山學。自謂能悟其非。駕其說以鼓天下之學者。靡然從之。家置其書。人習其法。幾纏縛膠固。雖世之所謂高明之士。往往溺於其中。而不能以自出。其爲人心之害。何止於戰國之楊墨也。亮不自顧。嘗痛心焉。而力薄能鮮。無德自將。有言不信。徒慨然而止耳。然使賊假募士之名。得入帳下。一旦起而縛之。此李元平所以孺弄於李希烈也。苟無儒先生駕說以闢之。則中崩外潰之勢。遂成。吾道之不絕如縷耳。仲實力可以有爲者。其將何辭。胸中所懷千萬。念遂爲仲實言之。而筆困紙窮。不能以究。暑伏恐未可迎侍。上道果未有日。尙當握手一吐其肺腑。不敢以相擾動自外也。萬一便上道。恐宅眷旣衆。必不免從諸應。取道龍窟。過我爲一夕之款否。是所望也。不敢必也。若從銅坑口趨界牌。所省不能一二里。而紆曲亦不少矣。臨紙無任惓惓。

與呂伯恭正字四

家奴歸。得所報教。發讀足慰尊仰。訊後尊履。復何似。示以士龍墓銘。反復觀之。布置有統。紀載有法。精粗本末一般說去。正字雖不以文自名。近世名能文者。要何能如此。願使若亮者。參論於其間。足見用心之

廣不以人爲可狹。謹以區區之意。具如別紙。高明更詳酌之。不必其然。意非不甚明。上已聞可。則姑已矣。而猶口疏不已。不幾於憤疾者乎。又好名直中傷之一事耳。此雖不載亦可。正字方爲善類所倚賴。於石顯、鄭注一事。亦復重複如此。奈何無事取官府乎。使人畏而遠之。宜於正字平日所論未合。願自公復進。曰止上是之。併去此段。不惟全記事體而已。正字以爲如何。或別有意。亦願見教。此紙讀罷。宜卽焚之。頗類事未發。自造公案故也。區區之心。必蒙見察。本政書板末章所望。亦任世責者平時所宜深究。世固有同好此書。同疏此事。同施此策。而其實不同者。此不可不論也。屹然橫流之中。而不立已者。所見唯正字一人。想決不隨世好惡。以上下其聽。亮非復有求於斯世者。獨於正字未能自默耳。承教邈未有日。所冀強飯自厚。

又書

違去又復許久。不勝尊仰。卽日首夏清和。伏惟編摩有相。台候萬福。廷試揭榜。正則居厚。道甫皆在前列。自聞差考官。固已知其如此。然猶遺恨於德遠。應先少望。何也。正則才氣俱不在人後。非公孰能挈而成之。天民到後。有無指揮。益恭聞亦得對。計亦有遇合之理。此君蹉跎日已老矣。六十以後。雖健者不能有所爲也。辛幼安、王仲衡俱召還。張靜江無別命否。元晦亦有來理乎。天下事常出於人意料之外。志同道合。便能引其類。自非元惡大憝。皆可借其利心。以成回復之勢。陰陽消長。代謝之際。可熟玩矣。吳平之後。其慮亦自不少。況不必平乎。亮已如枯木朽株。不應與論此事。亦習氣未易頓除也。亮本欲從科舉冒一

官既不可得。方欲放開營生。又恐他時收拾不上。方欲出耕於空曠之野。又恐無退後一着。方欲俛首書冊。以終餘年。又自度不能爲三日新婦矣。方欲盃酒叫呼。以自別於士君子之外。又自覺老醜不應拍。每念及此。或推案大呼。或悲淚填臆。或髮上衝冠。或拊掌大笑。今而後知克己之功。喜怒哀樂之中節。要非聖人不能爲也。海內知我者。惟兄一人。自餘尙無開口處。雖浮沈里閭。而操捨不足以自救。安得有可樂之事乎。然一夫之憂。懼悲樂在天地間。去蚤蚩之聲無幾。本無足云者。要不敢不自列於知我者之前耳。時節亦甚迫。譬之失火之家。衆人以爲此人實能救。則亦無所逃其責。此祕書今日之勢也。事機所係。無所多遜。況揖遜不足以救焚。此語亦有理。子約一向在侍旁否。不敢疊番爲問。眷請委尊閣宜人懿候萬福。新婦兒女再三拜起居。

又書

比家奴回得所答教。正則來。又承專書。副以香茶之貺甚珍。其間所以教篤之者。無非至言。如亮淺薄。何以堪之。然事不親歷。常不知其難。亮今知其難矣。孔子沐浴而有請。以常從大夫之後。孟子以布衣傳食於諸侯。蓋事變之所迫。舉一世陷溺於其中。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焉。其勢不得而但已也。彼皆以身任道。而執寸莛以撞萬石之鐘者。可笑其不知量也。大著何不警其越俎代庖之罪。而乃疑其心惻非潔不食乎。天下患無才耳。有才之人。則索手之徒。踏一片閑田地。便可以飽食暖衣。而長雄於一方。所安在其有才而求售也。有才而求售。其才亦可知矣。大著不察其心之所憂。則亮將何所望。亮之自放於盃酒者。

亦每每先爲大著憂爾。人生豈必其爲秀才。亮平生本不種得秀才緣。而春首之事。自侍從之有聲名者。固已文致於列。亮亦豈戀戀於雞肋者乎。亦恃有大著在故也。王道甫告以忌嫉之徒。乘間謗毀之可畏。潘叔度以爲三年三百綠袍子。詎可以動其心。均是人也。而好惡異心。二君殊未之知耳。亮之所敬問者。聖賢切於憂時。而其中常若無事。不知何道而使之並行而不悖乎。此非書語之所可解。惟大著就真實處教之。使有以憑藉度日。其賜爲不小矣。君舉聞求金華添倅。何不早決之。其勢不可不出。大著新遷。且應從容其間耳。兼人各有力量。不可相學也。初秋伏惟台候萬福。

又戊戌冬書

亮入冬無一事。遂與田里相忘矣。君舉天民一出恰好。大著未有當去之理。只得安坐。同類散落。非所當問。公家有所謂敬而無失。恭而有禮。何往而非吾類乎。去就只看自家今日地位耳。百年盛時。往往於此。猶未能豁然。激成黨論。不得不歸罪於一遷也。至於二三小臣去來。豈能便干國家大禮。果能通天地於一身。安有爾許擾擾。入室操戈。不罪唐突。葉正則閏月二十三日丁憂。嘗遣人慰之。連得近書。極無況。居厚病未脫體。來諭誠然。誰敢爲渠言之。文海已編成未。子約在侍傍否。台眷上下均慶。千萬爲世道崇護。

與林和叔侍郎

亮竊惟侍郎屹然爲四海端人正士之宗。國家賴以扶顛持危。有自通於天而非世人所能盡知者。入都始盡聞之。南渡以來。永康之林端公者。至侍郎而三矣。盡掩前作。發揮特操。豈永康可得而私哉。出於

永康而與天下共之耳。使人心悅誠服而盡忘一己之私計。朱元晦人中之龍也。屢書與朝士大夫。嘆服高誼不容已。亦深嘆二屬能相上下。其論爲不易得。且曰。世間猶大。自有人在。鼠子輩未可跳梁也。其降嘆如此。舉天下無不在下風矣。九重徐思。語言有味。德誼可尊。親語阿坡。以爲林某好人。朕甚念之。已爲易章貢見闕。簡記之意。不能自己。爲善者果何所不利哉。亮親見坡。爲亮言如此。聖意昭然。豈可不爲吾君一行哉。丞相卻念清貧。而計薪俸之厚薄。要非門下本志也。侍郎已爲天下公議所屬。亮螻蟻微生。賴門下而全。直一人之私計耳。不敢縷縷言謝。但時事日以艱。父子夫婦之間。非復智力所能及。而天變甚異。非至公血誠。不能當此聖賢馳騫不足之時。侍郎乃心王室。當作念異於他人也。

與韓子師侍郎

亮拜違。又見秋矣。僻居與諸生日鑽故紙。雖或得味。僅如嚼橄欖爾。懷想促膝對坐。抵掌劇談之時。每欲頽頽飛動。而未能也。比聞有鄉邦之命。喜甚至於不寐。自吳明可之去。於今十年。羣吏爲政久矣。老吏小猾。戮虐無辜。罪惡貫盈。天將誅之。百姓聞賢使君之來。舉手加額。以爲天眼開矣。吏徒亦聳動碎膽。有望風引去者。而縣官之肆爲不法者。亦自分於不免。自今以往。一邦清明。亮亦與一幸民之數。喜甚不寐。不獨以從游之私也。然賢士大夫間有私憂過計。以臨安過於嚴爲慮者。亮因語以韓丈往數。爲亮言。作京輦與外郡不同。又見夢錫葉丈言和州之政。平易近民。百姓至今德之如父母。猛非所慮也。正恐其矯枉過直耳。宇宙雖廣。能明賢者之心。能幾人。本欲一見面。道區區。然鄉邦之弊。決不能逃清鑑。老姦少猾。鋤

其甚者。而肆爲不法者。亦移易一二。以動其餘。然後一切以平易近民之政行之。邦民非難治。又見賢使君嚴明如此。皆已存不犯有司之念。因勢順導。殆如反掌。不出一月。政平訟息。必將有以自達於天聽者。使賢士大夫無所疑。而黠白爲黑者無所容其喙。此固疇昔之所望於門下者也。亮於斯時。始可以從容問見。相與道舊故以爲樂。而他時一邦父母之思。亦將牢而不可解。侍郎於此講之熟矣。愛賢念舊之心。不自知其爲僭也。亮方與邦民拭目拱手。以觀新政。平生之學。可以出其一二無疑矣。亮祈望良切。

復樓大防郎中

亮病中昏倒。雖領台翰。初不曉。只從門前過。將謂取道永康。邑中西望。第劇悵然。若知猶宿畱界牌。固將忍死擡出。以求一見。重蒙誨劄之賜。今已就安。方悟向來。初不必追逐於雙溪也。尊仰愈不自勝。恭審卽日晚秋。晴雨不定。郎署多暇。天人叶相。台候動止。萬福溫詔趣還。猶從郎署。殊未厭輿望。臺端諫省。非公其孰宜之。慶福當需此時。今不足爲門下道也。亮平生百事。並在人後。只有一健耳。望見暮景。天已與奪之。憔悴病苦。反以求死爲快。脆。其他尙復何說。漢朝公卿皆偉人。而英俊盡布朝列。虜情叵測。深恐爲其所侮。若其叔姪兄弟。猶相啣持。尙可偷一日之安。不爾。無使患起慮表。有辜上下動色。相慶之意也。私布下悃。勿令重得罪。亮更不別布台閣問福。有可驅委者。願聽約束。

復陸伯壽

五月末間。竟以雨甚不能遂湖上之集。兼又新得罪於人。意況不佳。雖欲陪款語。而歸心如飛。破雨東渡。

但劇悵仰伏辱台翰。恭審卽日晚秋喜晴。拜命之餘。神人共相。台候動止萬福。舍試揭榜。伏承遂釋褐於崇化堂前。衆望所歸。此選增重。凡在友朋之列者。意氣爲之光鮮。壽皇在位二十七年。與此選者六人。自明天折。純叟中廢。何以強人意。新天子龍飛。而兄首膺此選。遂使新政有光。甚盛甚盛。方圖專馳尺楮上慶。遂成先辱。惶恐不可言。時事日以新。天意未易測度。但看人事對副何如耳。泛泛君子。不足以承當好運。猶庸庸小人。不足以究竟向陰之時也。好惡只看屋下郎。此乃觀時運真法門。今之專靠天者。自不肯信耳。兄以爲如何。英傑滿朝。無爲醜虜所欺。若其叔姪兄弟。猶相啣持。尙可偷旦夕之安。不爾。則虜情未可測也。亮自七月二十五日一病。不知人者兩月。自此日裏不能喫飯。夜間不能上床。凡二十餘日。方漸漸較可人。九月喫飯打睡。始能自齒於平人。然未至五更。便睡不着。望見暮景。已自如此。不如早與一死。爲快脆也。自餘皆非所宜言。託契之厚。不覺狂態又發也。勿使他人見之。幸甚幸甚。

復杜伯高

亮兩年間每入城。左右必枉過之。亮又往往困於俗間應酬。曾不得一款笑語。似若自取疎外者。乃其心則不然。亮知有賢者。知其非他人所可及。知其當終日相接而不懈。第事有適然而其迹若無以自明。然而左右獨以爲不然。時以書相勞問。意有加而無已。衰墮日就淪沒。何以得此其賢者。慙甚幸甚。與正則書。足見所存遠大。今之君子不能當也。兩賦反覆不能去手。意廣而調高。節明而語妥。鋪敘端雅。抑揚頓挫。而卒歸於質重。齊一變而至於魯人之辭矣。欽羨之餘。繼以太息。亮二十年間。論交四方之賢俊。能爲

此者幾人。自顧陸沈如此。居前不能令人軒。居後不能令人輕。力不能使此賦一日而紙貴。蘇季子所謂是皆秦之罪也。一太息可得而盡乎。賢者所存甚遠。必不以此作念。而吾人冷寞爲可念耳。叔昌館賢者。慰喜不自勝。兩簡與其兄弟。得便達之爲禱。仲高之詞。叔高之詩。皆入能品。時得以洗老眼。在亮何其幸。而一言之不信。在諸賢何其辱也。左右筆力。如川之方至。無使楚漢專美於前。乃副下交之望。是非久當自定。在我不當有一毫之慊耳。訊後尊用復何如。歲將易矣。願自加護。以當世道之亨。匆匆不宣。

復杜仲高

往者辱枉步。兩臨之於城闔。雖匆匆不能奉譚笑之款。然望其顏色。觀其舉動。已有以知其不凡矣。別去第有悵仰。忽永康遞到所惠教。副以高文麗句。讀之一過。見所謂半落半開花有恨。一晴一雨春無力。已令人眼動。及讀到別纜解時風度緊。離觴盡處花飛急。然後知晏叔原之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不得長擅美矣。雲破月來花弄影。何足以勞歐公之拳拳乎。世無大賢君子。爲之主盟。徒使如亮輩得以肆其大唱。左右至此亦屈矣。雖然。不足念也。伯高之賦。如奔風逸足。而鳴以和鸞。俯仰於節奏之間。叔高之詩。如干戈森立。有吞虎食牛之氣。而左右發春妍以輝映於其間。此非獨一門之盛。蓋亦可謂一時之豪矣。薄力雖不能爲足下之重。然衆力又何足以遏方至之川哉。願加勉之而已。紙尾所謂律法嚴刻者。法豈有常哉。前王所是著爲律。後王所是定爲令。況若區區語言。本不足憑。而又何嚴刻之有。再得來書。未敢以此爲當也。書久不答。而又再辱。惶恐不可言。歲暮千萬爲道業自愛。

復何叔厚

亮頓首。復書辱答示。甚慰相念之意。訊後不審侍奉復何如。承聞有失子之戚。公方盛年。正不足爲憂。他時恐患多耳。然處心平夷。亦吾人所當常念也。亮寓臨安。卻都無事。但旣絕意於科舉。頗念其平生所學。不可不一泄之。以應機會。前日遂極論國家社稷大計。以徹於上聽。忽蒙非常特達之知。欲引之面對。乃先令召赴都堂審察。亮一時率爾應答。遂觸趙同知之怒。亮書原不降出。諸公力請出之。書中又重諸公之怒。內外合力沮遏之。不使得面對。今乃議與一官。以塞上意。亮雖無恥。寧忍至此。只俟旦夕命下。卽繳還於上。而竟東歸耳。豈有欲開社稷數百年之基。乃用以博一官乎。事之不濟。此乃天也。亦豈諸公所能沮遏哉。吾友所謂紛紛可畏之論。當謂此爾。丈夫出處自有深意。難爲共兒曹語。亦難以避人謗毀也。此懷惟呂丈知之。叔範相聚甚好。亮固已知其不凡。但世間大有事。未可便認以爲是也。倉卒未暇答渠書。相見且勉以志其遠者大者。上聰明睿智。度絕百代。一見亮書。便有榜之朝堂以勵羣臣之意。若使得對。何事不可濟。但絕江之時。已卜知天意未順。仲幾蓋與此謀也云云。

復呂子約

二月間匆匆告違。卽有金陵京口之役。舉眼以觀一世人物。惟有懷向而已。五月二十四日抵家。人事衰。未能拜起居狀。乃承惠翰。存問生死。感激不可言。訊後再作梅溽。恭審進德有相。台候萬福。亮已交易得京口屋子。更買得一兩處蘆地。便爲江上之人矣。地廣則可以藏拙。人樸茂則可以浮沈。五七年後。庶

幾一成，不刺人眼也。周丞相之護其身，如孤之護其尾，然終不免，則智果未可衛身矣。彼其於亮，乃趙平叔所謂臣於脩蹤跡素疎，而脩之待臣亦薄者，而諫疏首以見及，么麼之蹤，遂累巨筆，第可付之一笑耳。謝昌國忽有此除，何哉？騎墻南下，自今可以信其不足爲智矣。朱丈辭職得遂，此廟堂處事之善者也。葉正則近過此，宿一日而行，云二十七日吳石方試，渠以此日渡江，不知試得竟如何。城中想已有所聞，千萬一報。仲權亦佳士，曾識之否？叔晦減得一政亦良便。然近來朋友皆向老成，而生死絕少，雖叔晦亦既老成矣。近嘗作書與朱丈云：侍講平生事業，只謂眼生，若又隨隊入熟事，沓亮當爲小人之歸無疑矣。契兄以爲如何？正則甚念欲得一見，迫於歸覲其親，再三託導意，亦嘗以來簡示之。約六月半再過此，併懇台照。天民竟不起，友朋彫落殆盡，亦何用生爲？念之令人氣塞，稍定則往哭之。雖六月極熱，不敢辭也。尊兄進德日異一日，不但朋友有所取，則亦足以慰亡者於地下。如亮輩去死寧幾時，不足復論。惟兄勉之，更十日尙當一去見，匆匆姑此謝來辱。

復呂子陽

被示縷縷，具悉雅意。古人有言曰：自靖，人自獻於先王。此不獨國家大臣之道當如此，凡人曉然使此心明白洞達，要自有知者。前日諸友嘗問陳平、王陵之事，孰爲正？因答之曰：使王陵發心不欲王，諸呂皎然如日月之在上，不幸而以此國破身亡，其心皎然如日月之不可誣也。若只欲得直聲，以爲在朝諸臣，皆無我若者，則濟不濟皆有遺恨耳。使陳平生心必欲劉氏之安，且委曲彌縫呂氏，以爲後日計，不幸或事

未濟而死。此心皎然不可誣也。若占便宜半私半公。則進退皆罪耳。夫子之所謂仁者。獨論其心之所主。若泛然外馳。雖曰爲善。猶君子之所棄也。亮雖不肖。然亦須要與此心爲主。眼下雖不必其一。一皆是。然此心之皎然。固自知之矣。正不待他人之爲計也。吾人之用心。若果坦然明白。雖時下不淨潔。終當有淨潔時。雖不爲人所知。終當有知時。若猶未免於慕外。雖聲名赫然。在人心豈可欺哉。凡百不在多言。各以此自反足矣。子才回簡。一時之妙答也。若如吾輩分明說破。又煩吾友縷縷矣。

復李唐欽

亮拔身於患難之中。蚤夜只爲椀飯杜門計。雖天下豪俊。皆不敢求交焉。自非左右命之以交。亮亦不敢也。書問不相往來。亦其勢然耳。左右於闊絕之中。又復以書先之。且欲索其誓言。以開清視。發不恤緯。而憂宗周之殞。上已恕其萬一之罪。敢更畱橐以干天誅乎。承命愧悚。不知所以爲答。雖蒙見訪。亦固不知所以答也。近詩具見所存。一味歎服。然王茂弘雖有幹略。而韻度不高。魯仲連差有韻度。而根本不妥貼。李長源見奇於艱難之中。郭林宗俯仰周旋於禍患之外。要皆不足爲世法。左右不以亮爲不可而示之以詩。當亦樂聞同異。是以不敢不自盡也。亮於今世之詩。殊所不解。不解故不好。至於古詩。離騷。蓋紙弊而不敢釋手。不識左右欲亮安所好乎。夜歸。克明出所惠書。信手作答。不復知其中道何等語。左右之察不察。雖亮不敢自必也。蠶月殊多故。何時遂造謁。臨紙惘然。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

書

壬寅答朱元晦秘書

山間獲陪妙論。往往盡出所聞之外。世途日狹。所賴以強人意者。惟秘書一人而已。平生有坐料人物。世事之癖。今而後知其不可也。別去惘然。如盲者之失杖。意每有所不通。輒翹首東望。思欲飛動而未能。方將專人問起居。乃承專翰之賜。蒙所以見念者甚至。頑悖爲衆所共棄。而嗜好之異。乃有甚於伯恭者邪。旣以自幸。深懼爲門下知人不明之一累也。惟時春事更深。按臨有相。台候動止。萬福慰甚。不可言。某頑鈍只如此。日逐且與後生尋行數墨。正如三四十歲醜女。更欲扎腰縛腳。不獨可笑。亦良苦也。山婦過月始免身。以初四日巳時得一男。卻幸母子完全。小下何足上勞尊念。愧感無已。戰國策論衡日註爲覓甚佳。敢不下拜。田說讀得一遍稍詳。若事體全轉。所謂智者獻其謀。其間可採取處亦多。但謂有補於圓轉事體。則非某所知也。居法度繁密之世。論事正不當如此。此亦一述朱耳。彼亦一述朱耳。欲以文書盡天下事情。此所以爲荆揚之化也。度外之功。豈可以論說而致。百世之法。豈可以轆合而行乎。天下大物也。須是自家氣力。可以幹得動。挾得轉。則天下之智力。無非吾之智力。形同趨而勢同利。雖異類可使不約而從也。若只欲安坐而感動之。向來諸君子固已失之偏矣。今欲鬪釘而發施之。後來諸君子無乃又失

之碎乎。論理論事。若箠桶然。此某所不解也。秘書挺特崇深。自拔於黨類之中。歲晚庶得一快。方自委託。豈敢懷不盡意之所到。雖縷縷未止。有不然者。卻望見教。某不任至望。

又書

不獲聽博約之誨。又復三月起居之間。不到凡格。亦復踰月矣。尊仰殆不容言。卽此暑氣可畏。伏惟臨按有相。台候動止萬福。某頑鈍只如此。但意況甚覺不佳。甚思一走門牆。解此煩憤。初只候君舉不來。今又爲俗事所擾。加以天作旱勢。令人遂有旦暮之憂。以故要擺離未能得。今只決之六月耳。雨不雨。皆非人力所能爲也。近有雜論十篇。聊以自娛。恨舉世未有肯可其論者。且錄去五篇。或秘書不以爲謬。當繼此以進。然其論亦異矣。餘五篇乃是賞罰形勢。世卿恩舊。尤與世論不合。獨恐秘書不以爲異耳。一春雨多。五月遂無梅雨。池塘皆未蓄水。亦有全無者。麥田亦有至今全未下種者。世俗所謂會龍分龍皆無雨。今年秧尖皆赤。小民所甚忌。又俗諺五月若無梅。黃公揭耙歸之說。此細民占卜如此。以大勢論之。渡江安靜又五十餘年。文恬武嬉。今亦甚矣。民疲兵老。今亦極矣。安靜之福。難以常幸。去年除紹興外。旱勢猶未透。其禍必集於今年。而秘書又適當此一路。若歲事小稔。或可求去。大勢旣如此。所謂將恐將懼之時也。廟堂豈容去哉。富家之積蓄皆盡矣。若今更不雨。恐巧新婦做不得無麵飭飭。百念所聚。奈何奈何。婺州亦復大疫。衢州米價頓湧。四千七百文一石。禍將浸淫於婺。錢守雖有愛民之心。而把事稍遲。今歲救荒奔走上下不遺餘力者。獨趙倅一人。所至騎從簡約。縣道諸色文字。並不取索。窮民有請無不遂。今聞去

替只二十日耳。若失此人，婺州尙未知所倚。春來錢守奏乞用前兩任例令再任，已降在省中。廟堂只許陞擢差遣，若得一軍壘，乃是爲本人計耳。殊非婺州憂旱之地。趙倅聞此亦甚喜，彼亦未暇爲婺之地也。只欲候滿二十日，便去討差遣耳。今旱勢已成，秘書必更被殃。婺州更旱，則將誰屬乎？豈能以一身而及七州也？願便申錢守所請，仍以旱勢奏陳，留使再任，專以禱旱及將來救災之事責之，不容其不効力。聞下任乃是高子演，自是不釐務，本不相妨，令其及期自上足矣。若如此說破，廟堂亦知只爲婺州地，當無不可者。然此間事勢甚可憂，人情亦何樂於此？但期到則自去，須秘書移牒添倅廳，不得擅自離任，使之聽候指揮，乃可耳。疫氣流行，人家有連數口死，只留得一兩小兒，更無人收養者。聞趙倅已處置收養五六十人在州，儘可謂有心力。萬一天意悔禍，連得大雨，如社倉義役之事，儘可以專責之。此人有心力，不患其無所濟也。況決無連不雨之理，秘書不可不早爲婺州地。臨期不知所委，徒自手忙腳亂耳。六月若一向遂無雨，田秧亦無所營救，但當去紹興請教，且求一碗現成飯喫，不能別生受。天下大計，自責之長人，秘書何以處之？紹興有梅雨否？無不插之田否？旱疫之餘，而重以此，廟堂雖欲以恬然處之可乎？大虧了主上也。當今之世，而不大更化，以回天意，恐雖智者無以善其後。此不待深見遠識而後知，然而皆不知慮何也。慮者不當，而當者不慮，是豈天下之事終不可爲乎？亦在其人而已矣。到此亦不須大段推託。同舟遇風，亦各爲性命計耳。胸中所欲言萬端，微秘書無以發其狂，而困於俗事，又困於諸生點課，臨風引頸，徒劇此情。前日偶說論語到舜五人，周十亂孔子所謂才難處，不覺慨然有感。自古力足以當天

下之任者。多只一箇兩箇。便了一世事。超世邁往之才。豈可以人人而求之乎。虞周至於五人九人。真可謂盛矣。亦古今之所無也。又因書院出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作義題。亮因爲破兩句。聖人不以才難而廢天下之大政。亦不以任重而責天下之常才。秘書以爲如何。紙尾及之。以共發五百里之一笑也。區區尙須續具寄。千萬爲世道崇護。

又癸卯通書

自去年七月三日得教答之後。不惟使車入丹丘。亮亦架數間潑屋。自朝至暮。更不得頭舉。況能相從於數百里之外乎。徐子才云。須趕到縉雲相從者。蓋意其如此也。開歲猶未畢工。又復理會些什物之類。凡五閱月亦未得了。蓋亮已爲一世所棄。只得就冷處自討箇安樂道路。以故久久不得拜起居之間。每空閒時。復念四方諸人。過去見在。如秘書方做得一世人物。伯恭。欽夫。敏妙固未易及。然正大之體。挺特之氣。豎起脊梁。當時輕重有無。獨於門下歸心而已。徐羨之風度凝重。猶足以壓倒謝。傅諸人。況不爲羨之者乎。春間嘗欲遣人問訊不果。漏逗遂至今日。良可一笑。幾番意思悶頓。時欲裹包相尋於寂寞之濱。又復牽掣而止。尊仰殆不勝情。卽日秋氣澄清。伏惟燕居有相。台候動止萬福。台州之事。是非毀譽。往往相半。然其爲震動則一也。世俗日淺。小小舉措。已足以震動一世。使秘書得展其所爲於今日。斷可以風行草偃。風不動則不入。蛇不動則不行。龍不動則不能變化。今之君子。欲以安坐感動者。是真腐儒之談也。孔子以禮教人。猶必以古詩感動其善意。動盪其血脉。然後與禮相入。未與於詩而使立於禮。是真嚼木

屑之類耳。況欲運天下於掌上者，不能震動，則天下固運不轉也。此說雖僉，其理卻如此。震之九四，有所謂震遂泥者，處羣陰之中，雖有所震動，如俗諺所謂黃泥塘中洗彈子耳。豈有拖泥帶水，便能使其道光明乎？去年之舉，震九四之象也。以秘書壁立萬仞，雖羣陰之中，亦不應有所拖帶。至於人之加諸我者，常出於慮之所不及。雖聖人猶不能不致察。姦狡小人，雖資其手足之力，猶懼其有所附託。況更親而用之乎？物論皆以爲凡其平時鄉曲之冤，一皆報盡。秘書豈爲此輩所使哉？爲其陰相附託而不知耳。旣爲此輩所附託，一旦出於羣疑之上，而有所舉措，豈不爲其拖帶乎？況更好人惡人，皆因其平時所不快而致其拖帶之意。秘書雖屹然爲壁立萬仞之舉，固不能使其道光明矣。二家各持一論，惟亮此論爲甚。平未知秘書以爲如何，或更謂未然，不惜一往復其論也。已往之事，正不足多論。蓋謂事會之來，未有終極。秘書雖決意草野山巖之間，政恐緩急依舊被牽出來，無可辭之處耳。劉越石一世豪傑，乃爲令狐盛所附託。方知孔子所謂遠佞人者，是真不可不遠也。如亮已爲枯株朽木，與一世並無所關涉，惟於秘書不敢不致其區區耳。且如東陽之事，此豈可放過，但當時有人欲在中附託，亮旣爲人之客，只應相勸，不應相助。治人合在秘書自決之，卻因一停房人而治之，此於事理尤不可。又寧是當時爲人所附託耳。亮之本意，大抵欲秘書舉措洒然，使識與不識，皆當其心而無所不滿。豈敢爲人游說乎？是真相期之淺。此人雖幸免，卒爲天所殺。今世煩天者多矣。亮平生不曾會說人，是非唐與正乃見疑相譖，是真足當田光之死矣。然窮困之中，又自惜此潑命一笑。亮方整頓室宇什物就緒，且更就南邊營葺小園，架數處亭子，遂爲

老死田間之計。不敢望今世之見知見恕也。秋初得潘叔昌柬。言秘書疑某見怪。某非多事者。秘書又作此言。亮真無所望於今世矣。

又甲辰答書

五月二十五日亮方得離棘寺而歸。偶在陳一之架閣處。逢一朱秀才云。方自門下來。嘗草草附數字。到家始見潘叔度兄弟。遞到四月閒所惠教。發讀恍然。時猶未脫獄也。訊後遂見秋深。伏惟燕居有相。台候動止萬福。比過紹興。方見精舍雜詠。所謂權歌者。自宇宙而有茲山。卻賴羊叔子以發洩其光輝矣。恨不得從容其閒。以聽餘論。略分山水之餘味。以歸。徒切健仰而已。韓記陸詩。亦見錄本。深自嘆。姓字日以湮沒。筆力日以荒退。不能以言語附見諸公之後塵。爲可愧耳。張果老下驢兒。豈復堪作推磨用。已矣無可言者。司馬遷有言。貧賤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因來教而深有感焉。亮之生於斯世也。如木出於嶽巖。嶽崎之間。奇蹇艱澁。蓋未易以常理論。而人力又從而掩蓋磨滅之。欲透復縮。亦其勢然也。亮二十歲時。與伯恭同試漕臺。所爭不過五六歲。亮自以姓名落諸公閒。自負不在伯恭後。而數年之間。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伯恭遂以道德爲一世師表。而亮陸沉殘破。行不足以自見於鄉閭。文不足以自奮於場屋。一旦遂坐於百尺樓下。行路之人。皆得以挨肩疊足。過者不看。看者如常。獨亮自以爲死灰有時而復然也。伯恭晚歲亦念其憔悴可憐。欲扞拭而俎豆之。旁觀皆爲之嘻笑。已而嘆駭。已而怒罵。雖其徒甚親近者。亦皆睨視不平。或以爲兼愛太泛。或以爲招合異類。或以爲稍殺其爲惡之心。或以爲不遺疇昔雅

故。而亮又戲笑玩侮於其間。謗議沸騰。譏刺百出。亮又爲之揚揚焉。以資一笑。凡今海內之所以云云者。大略皆出於此耳。伯恭晚歲於亮尤好。蓋亦無所不盡。箴切誨戒。書尺具存。顏淵之犯而不校。淮陰侯之俛出跨下。俗諺所謂赤梢鯉魚。盡甕可以浸殺。王坦之。以爲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所謂克己復禮者。蓋無一時不以爲言。亮不能一一敬遵其戒。則有之。而來諭謂伯恭相處於法度之外。欲有所言。必委曲而後敢及。則當出於其徒之口耳。如亮今歲之事。雖有以致之。然亦謂之不幸可也。當路之意。主於治道學耳。亮濫膺無鬚之禍。初欲以殺人殘其命。後欲以受賂殘其軀。推獄百端。搜尋。竟不得一毫之罪。而撮其投到狀一言之誤。坐以異同之罪。可謂吹毛求疵之極矣。最好笑者。獄司深疑其挾監司之勢。鼓合州縣以求賂。亮雖不肯。然口說得手去得。本非閉眉合眼。矇矓精神。以自附於道學者也。若其真好賄者。自應用其口手之力。鼓合世間一等官人。相與爲私。孰能禦者。何至假秘書諸人之勢。干與州縣以求賄哉。獄司吹毛求疵。若有纖毫近似。亦不能免其軀矣。亮昔嘗與伯恭言。亮口誦墨翟之言。身從楊朱之道。外有子貢之形。內居原憲之實。亮之居鄉。不但外事不干與。雖世俗以爲甚美。諸儒之所通行。如社倉義役及賑濟等類。亮力所易及者。皆未嘗有分毫干涉。只是口嘮噪。見人說得不切事情。便喊一響。一似曾干與耳。凡亮今日之坐謗者。皆其虛影也。惟經獄司鍛鍊。方知是虛。然亮自念有虛形。而後有虛影。不恤世間毀譽怨謗。雖可以自立。亦可以招禍。今年取金印如斗大。周伯仁猶以此取禍於王茂弘。自六月二日歸到家。方欲一切休形息影。而一富盜乘其禍患之餘。因亮自妻家回。聚衆欲箠殺之。其幸免者。天也不

知今年是何運數。自是雖門亦不當出矣。秘書若更高着眼。亮猶可以舒一寸氣。若猶未免以成敗較是非。以品級論輩行。則塗窮之哭。豈可復爲世人道哉。李密有言。人言當指實。寧可面諛。研窮義理之精微。辯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功。以涵養爲正。晬面盎背。則亮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謂籠塊大櫛。飽有餘而文不足者。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而來教乃有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則前後布列區區。宜其皆未見悉也。海內之人。未有如此書之篤實真切者。豈敢不往復自盡其說。以求正於長者。自孟荀論義利。王霸漢唐諸儒。未能深明其說。本朝伊洛諸公。辯析天理人欲。而王霸義利之說。於是大明。然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說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長。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故亮以爲漢唐之君。本領非不洪大開廓。故能以其國與天地並立。而人物賴以生息。惟其時有轉移。故其間不無滲漏。曹孟德本領一有蹉欹。便把捉天地不定。成敗相尋。更無着手處。此卻是專以人欲行。而其間或能有成者。有分毫天理行乎其間也。諸儒之論。爲曹孟德以下諸人設可也。以斷漢唐。豈不冤哉。高祖太宗。豈能心服於冥冥乎。天地鬼神。亦不肯受此架漏。謂之雜霸者。其道固本於王也。諸儒自處者。曰義。曰王。漢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頭自如此說。一頭自如彼做。說得雖甚好。做得亦不惡。如此卻是義利雙行。王霸並用。如

亮之說，卻是直上直下，只有一箇頭顱做得成耳。向來十論，大抵敷廣此意。只如太宗，亦只是發他英雄之心，誤處本秒忽，而後斷之以大義，豈右其爲霸哉？發出三綱五常之大本，截斷英雄差誤之幾微，而來諭，乃謂其非三綱五常之正，是殆以人觀之，而不察其言也。王霸策問，蓋亦如此耳。夫人之所以與天地並立爲三者，以其有是氣也。孟子終日言仁義，而與公孫丑論一段勇，如此之詳，又自發爲浩然之氣，蓋擔當開廓不去，則亦何有於仁義哉？氣不足以充其所知，才不足以發其所能，守規矩準繩，而不敢有一毫走作，傳先民之說，而後學有所持循，此子夏所以分出一門，而謂之儒也。成人之道，宜未盡於此，故後世所謂有才而無德，有智勇而無仁義者，皆出於儒者之口，才德雙行，智勇仁義，交出而並見者，豈非諸儒有以引之乎？故亮以爲學者學爲成人，而儒者亦一門戶中之大者耳。秘書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豈揣其分量，則止於此乎？不然，亮猶有遺恨也。狂瞽輒發，要得心膽盡露，可以刺剗而補正之耳。秘書勿以其狂而廢其往復，亦若今世相待之淺也。向時祭伯恭文，蓋亦發其與伯恭相處之實，而悼存亡不盡之意耳。後生小子，遂以某爲假伯恭，以自高，癡人面前，真是不得說夢。亮非假人以自高者也。擎拳撐腳，獨往獨來於人世間，亦自傷其孤另而已。秘書若不更高着眼，則此生真已矣。亮亦非縷縷自明者也。痛念二三十年之間，諸儒學問，各有長處，本不可以埋沒，而人人須着些針線，其無針線者，又卻輕佻，不是屈頭肩大擔底人。所謂至公血誠者，殆只有其說耳。獨秘書傑特崇深，負孔融、李膺之氣，有霍光、張昭之重，卓然有深會於亮心者，故不自知其心之惓惓，言之縷縷也。去年承惠李贄皇集，令評其人。

且欲與春秋戰國何人爲比。此公幹略威重。唐人罕有其比。然亦積穀做米。把纜放船之人耳。遇事雖打疊得下。胸次尙欠恢廓。手段尙欠跌蕩。其去姚元崇尙欠三兩級。要亦唐之人物耳。何暇論夫春秋戰國哉。管敬仲。王景略之不作久矣。臨染不勝浩嘆之至。

與朱元晦秘書

去秋辱答教。委曲具盡。足見長者教人不倦之意。謂亮書中有不平之氣。則誠有之矣。自棘寺歸。閉門不與人交往。以妻弟之故。一出數日。便爲兇徒聚數十人而欲殺之。一命存亡。僅絲髮許。而告之州縣。漠然不應。不知今年是甚運數。事發之五日。頭重而不可扶。眼閉而不可擘。冥心靜念。以一死決不可免矣。負一世之謗。頽然未嘗自辯。設死後。誰當爲我明之。明日蠲然而興。令小兒具紙筆。強作長者一書。冀死後有能明此心者耳。豈願自敷敘短長於門下者哉。書成復就枕。又二十日。而後動止作息不異於平時。丘宗卿亦受羣兒謗傷之言。半間半界。州府卒歸獄於趙穿。亮以此身既存而不復問矣。世途日狹。亮又一身不着行戶。宜其宛轉陷於榛莽而無已時也。今年不免聚二三十小秀才。以教書爲行戶。一面治小圃。多植竹木。起數處小亭子。後年隨衆赴一省試。或可僥倖一名目。遮蔽其身。而後徜徉於園亭之間。以待盡矣。其他當一切付之能者。暇時策杖訪長者於武夷之山。盡布腹心。以求是正。留與千百年間做箇話說。亦庶幾不枉此一生一死矣。亮舊與秘書對坐處。橫接一間。名曰燕坐。前行十步。對柏屋三間。名曰抱膝。接以秋香海棠園。以竹雜以梅。前植兩檜兩柏。而臨一小池。是中真可老矣。葉正則爲作抱膝吟二首。

君舉作一首詞。語甚工。然猶說長說短。說人說我。未能盡暢抱膝之意也。同床各做夢。周公且不能學得。何必一一說到孔明哉。亮又自不會吟得。使此耿耿者無以自發。秘書高情傑句。橫出一世。爲亮作兩吟。其一爲和平之音。其一爲悲歌慷慨之音。使坐此屋而歌。以自適。亦如常對晤也。去僕已別費五日糧。令在彼候五七日不妨。千萬便爲一作。至懇至懇。抱膝之東側。去五七步。作一杉亭。頗大。名曰小憇。三面臨池。兩傍植以黃菊。後植木樨八株。四黃四丹。更植一大木樨於其中。去亭可十步。池之上爲橋屋三間。兩面皆着亮牕。名曰舫齋。過池可十四五步地。卽一大池。池上作赤水堂三間。又作箔水正臨大池。池可三十畝。池旁又一小池。小池之旁卽驛路。去驛路百步。有一古松。甚大而茂。當是七八十年之松。赤水堂正對之。名曰獨松堂。堂後爲宇廊一間。中有大李樹。兩旁爲小廊。分趨舫齋。小廊之兩旁卽植桃。堂之兩旁爲小齋。以憇息。環植以竹。獨松堂尋赤水木未足。度與舫齋皆至秋可成。杉亭之池如偃月。西一頭旣作柏屋。東一頭當作六柱榭亭一間。名曰臨野。正西岸上稍幽。作一小梓亭於其上。名曰隱見。更去西十步。卽作小書院十二間。前又臨一池。以爲秀才讀書之所。度二年皆可成也。兩池之東有田二百畝。皆先祖先人之舊業。嘗屬他人矣。今盡得之以耕。如此老死。亦復何憾。田之上有小坡。爲園二十畝。先作小亭臨田。名曰觀稼。他時又可作一小圃。今且植竹。餘未有力也。此小坡亮所居屋正對之。屋之東北又有園二十畝。種蔬植桃李而已。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幙。中間燕子飛。可只作富貴者之事業乎。魏公座右銘荷見教。非欲示人。而見者輒奪去。豈但妙畫爲人所寶愛。當是荒懶者無分當得此教耳。六大字不敢強。今以

妻父之葬。輒欲求六大字以光墓上。男子不敢犯分以求。而荆婦心欲其夫轉以爲請。此於理宜可許也。願便得之爲禱。亮併欲求抱膝燕座。小憇六大字。干冒但劇惶恐。納紙六幅。恐不中則書室自斥寫之。良妙。胸中所懷千萬。而一見終未可期。已經新元。伏惟燕居有相。尊候動止萬福。前書大略爲死計耳。紙末之論。蓋非小故。卻只略言之而未竟。宜煩來教之辨答也。朋友之論。多教亮以無多聒撓長者。雖然。懷不盡於長者之前。又似不用情理之所在。豈宜如此而已。願更一言之。昔者三皇五帝。與一世共安於無事。至堯而法度始定。爲萬世法程。禹啓始以天下爲一家而自爲之。有扈氏不以爲是也。啓大戰而後勝之。湯放桀于南巢而爲商。武王伐紂取之而爲周。武庚挾管蔡之隙。求復故業。諸嘗與武王共事者。欲脩德以待其自定。而周公違衆議。舉兵而後勝之。夏商周之制度。定爲三家。雖相因而不盡同也。五霸之紛紛。豈無所因而然哉。老莊氏思天下之亂。無有已時。而歸其罪於三王。而堯舜僅免耳。使若三皇五帝相與共安於無事。則安得有是紛紛乎。其思非不審。而孔子獨以爲不然。三皇之化。不可復行。而祖述止於堯舜。而三王之禮。古今之所不可易。萬世之所當憲章也。芟夷史籍之繁詞。刊削流傳之訛謬。參酌事體之輕重。明白是非之疑似。而後三代之文。燦然大明。三王之心迹。皎然不可誣矣。後世之君。徒知尊慕之。而學者徒知誦習之。而不知孔氏之勞。蓋如此也。當其是非未大明之時。老莊氏之至心。豈能遽廢而不用哉。亮深恐儒者之視漢唐。不免如老莊當時之視三代也。儒者之說。未可廢者。漢唐之心迹。未明也。故亮嘗有區區之意焉。而非其任耳。夫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人之所以與天地

並立而爲三者。非天地常獨運。而人爲有息也。人不立。則天地不能以獨運。捨天地則無以爲道矣。夫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非謂其捨人而爲道也。若謂道之存亡。非人所能與。則捨人可以爲道。而釋氏之言不誣矣。使人人可以爲堯。萬世皆堯。則道豈不光明盛大於天下。使人人無異於桀。則人紀不可脩。天地不可立。而道之廢亦已久矣。天地而可架漏過時。則塊然一物也。人心而可牽補度日。則半死半活之蟲也。道於何處而常不息哉。惟聖爲能盡倫。自餘於倫有不盡。而非盡欺人以爲倫也。惟王爲能盡制。自餘於制有不盡。而非盡罔世以爲制也。欺人者人常欺之。罔世者人常罔之。烏有欺罔而可以得人長世者乎。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君子不必於得禽也。而非惡於得禽也。範我馳驅。而能發必命中者。君子之射也。豈有持弓矢審固。而甘心於空返者乎。御者以正。而射者以手親眼便爲能。則兩不相值。而終日不獲一矣。射者以手親眼便爲能。而御者委曲馳驟以從之。則一朝而獲十矣。非正御之不獲一。射者之不以正也。以正御逢正射。則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何往而不中哉。孟子之論。不明久矣。往往返用爲迂闊不切事情者之地。亮非喜漢。唐獲禽之多也。正欲論當時御者之有罪耳。高祖。太宗本君子之射也。惟御者之不純乎正。故其射一出一入。而終歸於禁暴戢亂。愛人利物。而不可掩者。其本領宏大開廓故也。故亮嘗有言。三章之約。非蕭。曹之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發哉。此儒者之所謂見赤子入井之心也。其本領開廓。故其發處便可以震動一世。不止如赤子入井時微眇不易擴耳。至於以位爲樂。其情猶可以察者。不得其位。則此心何所從發於仁政哉。以天下爲己物。其情猶可察者。不總之於一家。則

人心何所底止。自三代聖人固已不諱其爲家天下矣。天下大物也。不是本領宏大。如何擔當開廓得去。惟其事變萬狀。而真心易以汨沒。到得失枝落節處。其皎然者終不可誣耳。高祖太宗及皇家太祖蓋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而謂道之存亡非人之所能預。則過矣。漢唐之賢君果無一毫氣力。則所謂卓然不泯滅者。果何物邪。道非賴人以存。則釋氏所謂千劫萬劫者。是真有之矣。此論正在於毫釐分寸處較得失。而心之本體實非鬪釘鞳合以成。此大聖人所以獨運天下者。非小夫學者之所能知。使兩程而在。猶當正色明辨此。見秘書與叔昌子約書。乃言諸賢死後。議論蠶起。有獨力不能支之意。伯恭曉人也。自其在時。固已知之矣。天地人爲三才人生。只是要做箇人。聖人人之極則也。如聖人方是成人。故告子路者。則曰。亦可以爲成人。來論謂非成人之至誠是也。謂之聖人者。於人中爲聖。謂之大人者。於人中爲大。纔立箇儒者名字。固有該不盡之處矣。學者所以學爲人也。而豈必其儒哉。子夏子張子游皆所謂儒者也。學之不至。則荀卿有某氏賤儒之說。而不及其他。論語一書。只告子夏以女爲君子儒。其他亦未之聞也。則亮之說。亦不爲無據矣。管仲儘合有商量處。其見笑於儒家亦多。畢竟總其大體。卻是箇人。當得世界輕重有無。故孔子曰。人也。亮之不肖。於今世儒者。無能爲役。其不足論甚矣。然亦自要做箇人。非專狗管蕭以下規摹也。正欲攪金銀銅鐵。鎔作一器。要以適用爲主耳。亦非專爲漢唐分疏也。正欲明天地常運。而人爲常不息。要不可以架漏牽補度時日耳。夫說話之重輕。亦係其人。以秘書重德爲一世所尊仰。一言之出。人誰敢非。以亮之不肖。雖孔子親授以其說。纔過亮口。則弱者疑之。強者

斥之矣。願秘書平心以聽，惟理之從，盡洗天下之橫豎高下清濁白黑一歸之正道，無使天地有棄物。四時有剩運，人心或可欺，而千四五百年之君子皆可蓋也。故亮嘗以爲得不傳之絕學者，皆耳目不洪，見聞不慣之辭也。人只是這箇人，氣只是這箇氣，才只是這箇才，譬之金銀銅鐵，只是銀銅鐵，鍊有多少，則器有精粗，豈其於本質之外，換出一般，以爲絕世之美器哉？故浩然之氣，百鍊之血氣也，使世人爭鶩高遠以求之，東扶西倒，而卒不着實而適用，則諸儒之所以引之者亦過矣。亮方治少屋宇，更無舉頭工夫，而新婦急欲爲其父遣人，倉卒具此，又未能究所懷，秘書必未肯遽以爲然，更三五往復，則其論定矣。亮亦不敢自以爲是也。秘書無惜極力鋪張，以見教論，不到底，則彼此終有不盡之情耳。君舉年大而學不止，正則學識日以超穎，非復向時建寧相見之正則也。亮人品庸俗，本非山水好樂，此間亦無所謂山水可樂者，且於平地粧點些子景致，所謂隨分春者是也。徐子才常相見，不獨有可用之才，而爲學之意方篤，亦甚思得一見長者，但要出不易耳。渠本約有便，卽作一書，偶亮遣人倉遽之甚，不暇更於五十里外取書，亮不敢拜壽之宣教專狀，計同台眷長少一一安寧，過庭以此示之爲幸。新婦兒女附拜，再四起居，柑子一籠，內有真柑五十枚，乃是黃巖柑，聞其味頗勝温州者。亮亦不能別也。大栗乾者八斤，隨至輕澆，尙幸笑畱石天民此月二十三日赴上，未曾得相見，其貧日甚，而有力者念之，不以情，今且得全家飽煖也。百冗中西望武夷，如欲飛動，而祠祿之滿，又恐秘書復被牽出一見，定何時，千萬爲世道崇護，不任區區之禱。

又書

比者匆匆奉狀。聊以致其平時所欲言者耳。非敢與長者辨。乃承諄復下諭。所宜再拜受教。而紙末之諭。尤使人惻然有感。自當一切不論。然其間亦有不可不言者。如亮之本意。豈敢求多於儒先。蓋將發其所未備。以望後世英雄豪傑之口。而奪之氣。使知千塗萬轍。卒走聖人樣子不得。而來諭謂亮推尊漢唐。以爲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爲與漢唐不殊。如此則不獨不察其心。亦併與其言不察矣。某大槩以爲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故曰。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惟其做得盡。故當其盛時。三光全而寒暑平。無一物之不得其生。無一人之不遂其性。惟其做不到盡。故雖其盛時。三光明矣。而不保其常全。寒暑運矣。而不保其常平。物得其生。而亦有時而天闕者。人遂其性。亦有時而乖戾者。本末感應。只是一理。使其田地根本。無有是處。安得有來諭之所謂小康者乎。只曰獲禽之多。而不曰隨種而收。恐未免於偏矣。孔子之稱管仲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說者以爲孔氏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孟子力論伯者以力假仁。而夫子稱之如此。所謂如其仁者。蓋曰似之而非也。觀其語脈。決不如說者所云。故伊川所謂如其仁者。稱其有仁之功用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夫子亦計人之功乎。若如伊川所云。則亦近於來諭所謂喜獲禽之多矣。功用與心不相應。則伊川所論心跡元不曾判者。今亦有時而判乎。聖人之於天下。大其眼以觀之。平其心以參酌之。不使當道有棄物。而道旁有不厭於心者。九轉丹砂。

點鐵成金，不應學力到後，反以銀爲鐵也。前書所謂攪金銀銅鐵鎔作一器者，蓋措辭之失耳。新婦急欲爲其父遣人，一夕仲紙引筆而書，夜未半而書成，不能一一盡較語言，亦望秘書察其大意耳。王通有言：皇墳帝典，吾不得而識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仲淹取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而秘書必謂其假仁借義以行之，心有時而泯，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法有時而廢，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廢，可乎？至於全體只在利欲上之語，竊恐待漢、唐之君太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於心者矣。匡章通國皆稱其不孝，而孟子獨禮貌之者，眼目旣高於駁雜中有以得其真心故也。波流犇迸，利欲萬端，宛轉於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者，此君子之道，所以爲可貴耳。若於萬慮不作，全體潔白，而曰真心在焉者，此始學之事耳。一生辛勤於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鐵成金，而不免以銀爲鐵，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闕，人道泯息，而不害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無乃甚高而孤乎？宜亮之不能心服也。來書所謂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又謂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此常言也。而謂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爲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並隆，而不察其所以爲之田地根本，無有是處者，不知高祖、太宗，何以自別於魏、宋、二武哉。來書又謂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爲法，不當以不盡者爲准，此亦名言也。而謂漢、唐不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便以爲欺罔者，不知千五百年之間，以何爲真心乎？亮輩根本工夫，自有次闕，來諭誠不誣矣。至於畔去繩墨，脫略規矩，無乃通國皆稱其

不孝。而因謂之不孝乎。此夷齊所以蒙頭塞眼。柳下惠所以降志辱身。不敢望一人之或知者。非敢以淺待人也。勢當如此耳。亮不敢有望於一世之儒先。所深恨者。言以人而廢。道以人而屈。使後世之君子。不免哭途窮於千五百年之間。亮雖死而目不瞑矣。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當時論者以爲貧人安得此景致。亮今甚貧。疑此景之可致。故以爲可只作富貴者之事業。而來論便謂做沂水舞雩意思不得。亦不是抱膝長嘯底氣象。如此則咳嗽亦不可矣。心之所欲言者甚多。來戒之及。過是決不敢更有所言。但所謂不傳絕學。更須討論者。猶恐如俗諺所謂千錢藥卻在篋籬邊耳。許作抱膝吟。須如前書得兩篇可長諷詠者爲佳。不必論到孔明抱膝長嘯。各家景致。但要得語言氣味深長耳。

又書乙巳

春夏之交。辱報翰甚悉。所以勞長者之心力。而費其言語者。亦不少矣。惶恐不可言。訊後又復數月。不任尊仰。卽日秋氣愈肅。伏惟天生賢哲。茂對令辰。台候勳止萬福。千里之遠。不能捧一觴爲千百之壽。小詞一闋。香兩片。川筆十枝。川墨一挺。蜀人以爲絕品。不能別也。并檇蒲一縑。謾充背子用。雪梨石榴四十顆。薄致區區贊祝之意。能爲亮自舉一觴於千里之外乎。恃愛忘分。庶不以薄少輕浼爲罪而笑留。幸甚。亮自去載兩遭大變之後。意緒日以頽墮。鬚髮亦種種矣。所幸碗飯粗足。可免營求。若得蕭散十年。高床大枕而死。夫復何憾。惜其胸中之區區。不能自明於長者之前。人微言輕。不爲一世所察。秘書雖察之而不詳。多言又非所以相浼瀆。抱此不滿。秘書謂其亦何所樂也。亮大意以爲本領閱闕工夫。至到便做得三

代。有本領。無工夫。只做得漢。唐。而秘書必謂漢。唐。並無些子本領。只是頭出頭沒。偶有暗合處。便得功業成就。其實則是利欲場中走。使二千年之英雄豪傑。不得近聖人之光。猶是小事。而向來儒者。所謂只這些子殄滅不得。秘書便以爲好說話。無病痛乎。來書所謂自家光明寶藏者。語雖出於釋氏。然亦異於這些子之論矣。天地之間。何物非道。赫日當空。處處光明。閉眼之人。開眼卽是。豈舉世皆盲。便不可與共此光明乎。眼盲者摸索得着。故謂之暗合。不應二千年之間。有眼皆盲也。亮以爲後世英雄豪傑之尤者。眼光如黑漆。有時閉眼胡做。遂爲聖門之罪人。及其開眼運用。無往而非赫日之光明。天地賴以撐拄。人物賴以生育。今指其閉眼胡做時。便以爲盲。無一分眼光。指其開眼運用時。只以爲偶合。其實不離於盲。嗟乎。冤哉。彼直閉眼耳。眼光未嘗不如黑漆也。一念足以周天下者。豈非其眼光固如黑漆乎。天下之盲者。能幾赫日光明未嘗不與有眼者共之。利欲汨之則閉。心平氣定。雖平平眼光。亦會開得。況夫光如黑漆者。開則其正也。閉則霎時浮翳耳。仰首信眉。何處不是光明。使孔子在時。必持出其光明。以附於長長開眼者之後。則其利欲一時澆世界者。如浮翳盡洗而去之。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不亦恢廓洒落。闔大而端正乎。今不欲天地清明。赫日長在。只是這些子殄滅不得者。便以爲古今秘寶。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爲得不傳之絕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而立。一似結壇。盡絕一世之人於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斯道之不絕者。僅如縷耳。此英雄豪傑所以自絕於門外。以爲立功建業。別是法門。這些好說話。且與留着粧景足矣。若知開眼卽是箇中。

人安得撰到此地位乎。秘書以爲三代以前都無利欲，都無要富貴底人。今詩書載得如此淨潔，只此是正大本子。亮以爲才有人心，便有許多不淨潔。革道止於革面，亦有不盡槩聖人之心者。聖賢建立於前，後嗣承庇於後，又經孔子一洗，故得如此淨潔。秘書亦何忍見二千年間世界塗滌，而光明寶藏獨數儒者自得之，更待其有時而若合符節乎。遷善改過，聖人必欲其到底而後止。若隨分點化，是不以人待之也。點鐵成金，正欲秘書諸人相與洗淨二千年世界，使光明寶藏長發見，不是只靠這些子，以幸其不絕。又誣其如縷也。最可惜許多眼光抹漆者，盡指之爲盲人，而一世之自號開眼者，正使眼無翳，眼光亦三平二滿。元靠不得，亦何力使得天地清明，赫目長在乎亮之說話。一時看得極突兀，原始要終，終是易不得耳。秘書莫把做亮說話看，且做百行俱足人，忽如此說。秘書終不成盡棄置，不以入思慮也。亮本不敢望有合，且欲因此一發，以待後來云云。

丙午復朱元晦秘書書

不獲拜起居之間，又一年矣。七八月之交，子約處遞到所惠書，備叙存念不忘之意。陸沈至此，如門下之着眼者幾人，遙望門牆，每欲飛動，卽日秋高氣清，伏惟茂對令辰，天人顯相，台候動止萬福。千里之遠，竟未能酬奉觴爲壽之願。雪梨甜榴四十顆，今歲鄉間遭大風，梨絕難得，極大者僅如此。章德茂得蜀隔織一縑，疎不甚佳，只堪簾裘用。蘇牋一百，鄙詞一闕，薄致祝贊之誠，不敢失每歲常禮爾。無佳物自效，切幸笑留。向來往還數書，非敢與門下爭辯，聊以明不敢自屈其說，以自附和。以亮之畸窮，不肖本應得罪於

一世大賢君子。秘書獨憐其窮。不忍棄絕之。亮亦因不敢自外於門下爾。世以相附和爲黨。而欲加之罪者。非也。此數書亦欲爲免死之計。見世之有力者。亦使一讀之。而秀才門見其怪甚。相與傳說流布。非有意流傳之也。亮平生不會與人講論。獨伯恭於空閑時。喜相往復。亮亦感其相知。不知其言語之盡。伯恭既死。此事盡廢。子約。叔昌卒歲一番相見。不過寒溫常談。而安得有所謂講切者哉。來書問有何講論者。猶以亮爲喜與人語乎。兼之浙間議論。自始至末。亮並不曉一句。道之在天下。至公而已矣。屈曲瑣碎。皆私意也。天下之情僞。豈一人之智慮所能盡防哉。就能防之。亦非聖人所願爲也。禮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捨禮何以哉。惟其止於理。則彼此皆可知爾。若各用其智。則迭相上下。而豈有窮乎。聖人之於天下。時行而已矣。逆計預防。皆私意也。天運之無窮。豈一人之私智所能曲周哉。就能周之。亦非聖人之所願爲也。易有太極而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故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以奉天時。先天者所以開此理也。豈逆計預防之云乎。世疑周禮爲六國陰謀之書。不知漢儒說周禮之過爾。非周公之本旨也。老莊之所以深誚孔子者。豈非欲以一人之智慮而周天下乎。不知其本於至公而時行也。秘書之學。至公而時行之學也。秘書之爲人。掃盡情僞。而一於至公者也。世儒之論。皆有官不容針。私通車馬之意。皆亮之所不曉。故獨歸心於門下者。直以此耳。有公則無私。私則不復有公。王霸可以雜用。則天理人欲可以並行矣。亮所以爲縷縷者。不欲更添一條路。所以開拓大中。張皇幽眇。而助秘書之正學也。豈好爲異說。而求出於秘書之外乎。不深察。

其心則今可止矣。比見陳一之國錄說張體仁太博爲門下士，每讀亮與門下書，則怒髮衝冠，以爲異說。每見亮來，則以爲怪人，輒舍去不與共坐。由此言之，此數書未能免罪於世俗，而得罪於門下士多矣。不止則楚人又將鉗我於市，進退維谷，可以一笑也。甚欲走武夷爲旬日之款，而近來亦自多病，眼前袞袞更擺脫不暇。且看冬仲如何。始聞生理亦頗費力，葉正則獨以爲秘書不求容於世，吾人不當爲姑息之愛以相累。此言良有理。天下之事，豈人智所可粧做而輾合哉。要之今世學者，終是信命不及，尙未暇其安於義也。如亮之謬戾顛倒，分與世違而無所恤，則又別論也。定叟智出於父兄之外，而卒不免虎狼螻蟻。正未易擇。亮方學爲治圃之事，亦欲治一二亭子，力所未能者甚多，其可及者，又爲風撤去。洛陽亭館是何人，吾人真瓶中見粟之人爾。連書求作抱膝吟，非求秘書粧撰而排連也。只欲寫眼前景物，道今昔之變。一爲和平之音，一爲慷慨悲歌，以娛其索居野處耳。信手直寫，便自抑揚頓挫，何必過於思慮以相玩哉。去奴畱待幾日，儘不妨。願試作意而爲之。入秋腳氣殊作梗，意緒極不佳，欲作一書，數日方能下筆。又不成語言，遣僕遂以蹉跎。秘書必察其非敢慢也。壽之宣教侍旁，爲學日粹，失子之戚，今能置之乎。台眷長少均慶。荆婦兒女附拜。再四起居。未承晤間，千萬爲世道崇護。亮不任區區之禱。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一

書

與葉丞相衡

亮敬惟相公以碩輔之尊，鎮撫坤維，經理關隴，如聞兵備甚設，大計已定，而苦於朝論之不合，然內外之事，皆相公所宜通知，苟通知乎內外，則不合無足怪矣。大槩國家之勢未張，而庸人之論方勝，五十載痛憤之仇未報，而二十年爲備之說方出，文士旣不識兵，而武夫又怯於臨敵，大槩皆欲委之，而爲說以濟其妄而已。此功名之事，儒者以爲難，而有志者所同歎也。以今日堂堂中國之大，聖天子之明，若能相與協力整齊五年，使民力稍蘇，國計可倚，豪傑動心，中原知向，紛紛之論，便可以不顯矣。奈之何其度日之悠悠也。前之悠悠已十年矣，而後之悠悠特未可知。孤聖天子坐薪嘗膽之本意，今丞相固有志於此矣。要是雜曲時舉，虛文相臨，未免悠悠度日，而又小人或得乘間，正論或以不合，使豪傑孤望，而誰與共成此功名哉。亮積憂多畏，潭潭之府，所不敢登，因書尙覬惜分陰以脩內政，辨正邪以立大計，此固同寮之義，而相公之志，亦可從是而展矣。

又書

亮往者禍患百罹，驚憂萬狀，不敢復望再齒於人，自蒙知憐，始有更生之意，家君之故，竟於去夏四月十

二日得從白兔。父子團樂。喜甚至泣。推原所自。相公實全活之。甚欲駢儷數語。爲門下謝。願無用之辭。方經營調度之時。徒亂人聽視。敬復不敢。而此心已知歸矣。但痛定之餘。撫心自失。如雨止牆頽。噓過烙熾。不復能自禁。忽去秋偶爲有司所錄。俾填成均生員之數。未能高飛遠舉。聊復爾耳。豈敢不識造物之意。而較是非利害於榮辱之場。不自省悟。來秋決去此矣。重以三喪未葬。而無寸土可耕。甘旨之奉闕然。每一念至。幾不聊生。又羞澁不解對人說窮。愈覺費力。就使解說。其窮固亦自若也。以相公雅悉其家事故。輒拜之。相公旦暮歸作霖雨。則窮鱗枯枿。自應須有生意。西望門牆。跂立依依而已。

又書

亮自頃拜遠鈞表。忽焉五載。奇窮禍患。何所不有。獨以先人受全軀之恩。竟銜之以入地。朝暮几筵之側。每念崇恩。惟知感涕。去年溫州進士戴溪行。嘗僭拜相府之書。不知竟能一徹鈞視否。冒昧之罪。不敢逃也。臘月間先人之喪。遂見三祥。就使亮免喪不死。然五年所學之技。大類屠龍。技雖成而無所用。終何以致先人銜恩入地之報。於門下生死負愧。不知所云。仰惟丞相。豈責報於亮者。自付之意。蓋如此區區。必蒙鈞照。

又書

亮前月二十六日。竊聞旌纛之還。便欲匍匐走伏鈞屏。環顧衣服凶惡。非事王公大人之禮。遲回久之。始敢略見其誠於此書。不識丞相謝客之日。或許其請見乎。庶可以不易服而進也。亮久不見齒於鄉閭。出

門之日極少。請見之意。誠爲僭率。謹陔伏以聽鈞命。亮不任愧懼之至。

與周參政必大

亮不獲瞻拜鈞表。於今十有餘年。尺書之間。不到記室。今又兩年矣。惟是傾心門下。始末長如一日。所望致君堯舜。使天下均被其澤。而亮也亦與一人之數。今蹉跎漸向暮景。志念不出閭里。時和歲豐。則妻子可保無虞。乃以連年大旱。中產之家。糊口之不給。細民愁瘠如鬼。所不忍見。今歲尙賴少稔。不爾。亮輩亦不可活。今春雨多。大似去年氣象。又復可疑。此正廟堂焦勞之秋也。參政於斯時而不任其責。其將誰任之。比見所與元晦簡。惓惓於爲粥以食餓者。又慮其信用之過。給散之無節。以亮所見。此皆齊其末耳。爲元晦計則可。而非參政之所先也。渡江安靖。又五十餘年。辛巳之變。悔禍如反掌。此非人力所及。蓋天下不以是爲變故也。自淳熙改元。歲事少稔。長短相補。凡六載而上下安之。若以爲天瑞之臻。觀此兩歲。則其氣象方勞思慮耳。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此今古儒者之所同病。以朱墨爲法。以議論爲政。此又本朝規模之所獨病也。方聖賢馳騫不足之時。而課一時以爲功。孔光、胡廣亦將笑人。衰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猶爲平時設耳。諸賢彫落殆盡。獨參政與元晦歸然以鎮之。參政又方協贊國論。於斯時也。而使亮輩憂且暮之不得食。是則爲可恥矣。天下大計。不逃參政之所思慮。盡亮方甘放棄。亦不當與聞此事。縱有所論。叢疎茫廣。不能自合。願參政尊其所聞而已。

與周丞相必大

亮不獲瞻望鈞表。匆匆又復兩載。崇仰之心。如水萬折而必東也。窮居野處。日與海內之人在陶冶之中。而獨能知其所自。今春以年免上禮部。本有進拜之便。臨試一病。狼狽拖強魂入院。僅而不死。倉皇渡江。兄弟接之江頭。攜持抵家。更一月始能噉飯。一庶弟竟染病以死。更以妻孥番病。意緒惘惘。殆不知身世之足賴也。方困頓時。亦聞昭布大號。晉秉國鈞。二十年海內所仰望而敬祝者。一旦遂滿其願。非獨一夫欣幸而已。仰惟丞相。以命世之才。得曠古之學。平生經綸老手。至是可以展布而無疑矣。主上天日之表。本非苟安於無事者。皇天全畀之重。百年邱墟之責。則北向之志。非可與好大喜功者同日而語也。丞相亦豈今日而忘念慮哉。亮仆甚至於起立。雖病未即安。喜慰無量。亦嘗撰爲駢儷之語。欲遣一介馳獻。因循至今。其意之皎然。尚賴丞相終察之。今者又聞朝廷非復向來安靜。廟堂當亦多事。何暇款讀士子言語。念此意不可不達。故卒遣前。倘略賜鈞覽。不勝幸甚。亮蹉跎遂入晚景。技成無用。重以多病。度非久於人世者。宜可一筆勾斷。而耿耿者未易即滅。況在門牆之舊。豈便復緘口。又不敢縷縷爲瀆。雖疊楮之恭。亦以爲丞相既厭之而不復出也。亮至節後。以小故一到浙西。取道行都。首當俯伏鈞屏。以究其平生欲言而未敢者。冒昧瀆尊之罪。鈞慈必有以照容之。亮下情惶懼之至。

與辛幼安殿撰

亮空閑沒可做時。每念臨安相聚之適。而一別遽如許。雲泥異路。又如許。本不欲以書自通。非敢自外。亦其勢然耳。前年陳詠秀才強使作書。既而一朋友又強作書。皆不知達否。不但久違無以慰相思也。去年

東陽一宗子來自玉山。具說辱見問甚詳。且言欲幸臨教之。孤陋日久。聞此不覺起立。雖未必真行。然此意亦非今之諸君子所能發也。感甚不可言。卽日春事強半。伏惟燕處自適。天人交相。台候萬福。亮頑鈍浸已老矣。面目稜屑。氣象彫落。平生所謂學者。又皆掃蕩無餘。但時見故舊。則能大笑而已。其爲無足賴。曉然甚明。真不足置齒牙者。獨念世道日以艱難。識此香氣者。不但人摧敗之。天亦僵仆之。殆盡四海所係望者。東序惟元晦。西序惟公與子師耳。又覺戛戛然若不相入。甚思無箇伯恭在中間。擱就也。天地陰陽之運。闔闢往來之機。患人無毒眼。精硬肩脾頭耳。長江大河。一瀉千里。不足多怪也。前年曾訪子師於和平山間。今亦甚念。走上饒。因入崇安。但旣作百姓。當此田蠶時節。只得那過秋杪。始聞作室甚宏麗。傳到上梁文。可想而知也。見元晦說。曾入去看。以爲耳目所未曾覩。此老言必不妄。去年亮亦起數間。大有鷓鴣肖鯤鵬之意。較短量長。未堪奴僕命也。又聞往往寄詞與錢仲耕。豈不能以一紙見分乎。偶有端使。因作此問起居。且詢前書達否。此使一去不回。能尋便以一二字見及。甚幸。餘惟崇護茵鼎。大摠所蘊。以決天下大計。爲禱。

與張定叟侍郎

亮比詣台屏參謁。特蒙與進。所以慰藉之意良厚。皆非衰落之餘所敢當。旣而欲稟辭。乃承有意所不料之感。次且而退。徒劇山斗之仰。重惟魏國先忠獻。以至公血誠。對越天地。以崇勳茂德。鎮動華夷。爲中興社稷之宗臣。平生慕望。欲爲執鞭而不可得也。荊州以絕識純誠。嗣世而作。功雖不竟。而志實未泯。總其

遺烈鍾之侍郎。侍郎遇事風生。見善如己出。人疑荊州之不亡。而忠赤自將。誓不與虜俱生。則先魏國爲有所付矣。近者晦庵入奏事。侍郎適還從班。行都父老。莫不以手加額。不敢以意分先後。亮時實親見之。夫子所謂無忝者。於侍郎可也。乾道間。東萊呂伯恭。新安朱元晦。及荊州鼎立。爲一世學者宗師。亮亦獲承教於諸公後。相與上下其論。今新安巍然獨存。益緇晚歲之好。子約以其兄之故。亦相與如骨肉。獨侍郎旣貴。不敢引例以進。不謂台慈。肯自貶損。亦引接之如故舊。使得移所以事荊州者。而自見於門下。幸甚。過望不可言。侍郎行登政地。凡可以報國而光其先者。宜不待他人之助。然天下大物也。豈一手一足之爲烈。亮之獲聞於諸君子者。倘可繼此而得進乎。固所願也。不敢必也。

與勾熙載提舉

亮拾殘生於萬死之餘。拖延逗遛。遂見新春。今庶幾不死。安眠善睡於部封之下。無非威令風采有以庇存之。仰戴此心。無有窮已。甚思參覲以聽餘論。滿足平生慕望之心。多難畏事。雖門之外亦不敢妄出。倦耿耿之情。未嘗不東望而坐馳。敬勒短劄。仰候興寢。敢祈爲國尊護。以卽禁林不次之除。發其所蘊。見於論思。幹旋鈞軸。以與天下同此福利。亮不任惓惓之禱。

又書

亮六月還自臨安。道出麾下。以手足俱中風溼。不成禮度。不敢進謁。旣而嘗略具稟。乃辱報翰甚寵。及輜車出按。惠然欲屈臨之。今之君子。或少同筆硯。或二十年游從之舊。一旦貴賤少異。便如路人。其欲作意

勉敦平生契好者。終是生硬。不出情實。旁觀者便得以窺其中之所存。彼亦安之而不顧也。郎中負一世之才望。漢庭羣公。猶復退避。出持使節。一路懍然。其於部封小夫。曾無一日之雅。蹤跡淪沒。德又無聞。何所取焉。而遽欲自忘其皇華之尊乎。豈郎中欲納一世之才。高高下下。不使絲髮遺棄。亦欲忘其下體而采其葑菲乎。此意高矣厚矣。亮幸然適當於此時也。不然。則田光所謂。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亮少時嘗有區區之志。晚節末路。尙不能自別於田閭小孺。其他尙復何言。技成而無用。且更以取辱。亦嘗思與一世豪傑之人。審訂其是非可否。既不可載之紙筆。相望三百里。一出甚難。徒劇此情而已。若執事真以爲可與言。或使輶出按台。溫道過天台。鴈蕩。能賜一報。當策杖相從於山水間。爲十日劇譚之款。庶幾可展布其平生也。近有栢屋三間。名曰抱膝。葉正則。陳君舉爲作抱膝吟。朱元晦亦許作之矣。執事亦能賜數語以光寵之乎。率爾干瀆。惶恐。

與彭子壽祭酒

亮向者得台翰回報之後。仰止道誼。不任此情。班行之有門下。屹然如中流之砥柱。而時事日以難。典禮日以異。闔朝危懼。田野隱憂。舉一世之隱憂。所當竭其血誠而共拯之。蓋不可以頃刻緩者也。貴之與差不甚貴。賢之與差不甚賢。皆當次第受責。不得自恕。亮田野小夫。近嘗叨冒一時誤恩。猶不敢自安於田里。門下以道山玉府之英。而當春秋之責。回天之力。非有望於二府給舍。臺諫侍從。則望之諸賢。食焉而怠其事。可乎。此田文與吳起論功之時也。亮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將從諸賢而問其平生所講者。不暇以

貴賤論。然病之生也。有根有柢。有漸有積。穿經入絡。動榮及衛。至於滲骨徹髓。而後不可救。若於其根而治之。可以無智名。無勇功。治之於漸積。則藥力亦不重。人君以一身而臨天下。責於庶民。勵翼動息。必知根漸必覺。故君子之效力也微。而收功也大。若上下皆不覺。至於經絡榮衛。而藥力猶輕。則無可爲。藥力重而不能救。則其病在不早辨耳。今猶及可辨也。諸賢何以追辨之乎。願門下肅遵時令。精調寢饋。以共扶天地之經。無痕瑕可指。而還其初。不任惓惓之禱。

與范東叔龍圖

亮自頃一望台光。蒙所以溫接獎與之意。厚甚。連歲到行都。自願蹤跡日以陸沈。無顏數詣台屏。但時與令姪少約。問訊啓處之詳。慰此尊仰。初夏嘗一到金陵。與章丈侍郎甚款。相羊泉石間。每玩所畱字。必相與詠頌。悵望良久。章丈亦言。右司甚遲其來。失此良款。尤用快悒。亮自七八月之交。一病垂死。今幸苟存。殘喘百念。皆已灰滅。但尊敬大賢君子。耿耿猶在。

又書

亮竊惟提刑右司。西州人物之英。一朝簪紳之表。文章議論。爲時宗工。道德風流。在王左右。禁林兩地。漢廷莫之或先。齟然而去。不可復駐。雖高節懔然而徘徊。戀主之義。尙有可思者。持節湖外。彼民何其幸也。族兄君舉。遂獲同寮。託契至厚。今茲遊處其間。樂當不可涯。使軺聯翩得賢。仁言仁聞。交發並見。無從一遊其間。睹此盛事。悵仰而已。時事反覆無常。天運所至。亦看人事對副如何。泛泛君子。不足承當好運。猶

庸庸小人。不足以究竟向陰之時。人不自力。而一委之天。豈不殆哉。亮一親戚梁銳。爲彬陽判官。道出麾下。義當伏謁。渠雖北人。今與亮爲鄰。且三四年矣。亮非敢以一書爲之先容。倘賜溫顏垂接。孤寒小官。生死萬幸。渠蹉跎選調。不善俯仰。蒞官十四五考。而舉者只一二人。生硬自信。可爲一笑。右司加意憐之。固其所願。而不敢望也。亮開歲又隨衆一到春官。包羞至此。只欲爲遮攔門戶計。若更不遂。且當浮沈里閭。與田夫野老爲伍。無所復望於今世矣。新天子龍飛。寤寐英賢。決非湖外所能久留。綸渙一下。鋒車鼎來。更冀崇護寢餼。終爲四海一出素蘊。不勝千萬之禱。

與尤延之侍郎

比爾臨安二十日。不敢數造台屏。非欲自取疏外。正以極暑必非樂客之時。不敢不識去就耳。匆匆告違。是夜便宿退居。次早卽絕江。懷仰道誼。夢寐以之。侍郎又復兼領劇曹。上所委屬。眷意日隆。東西二府。非公莫宜也。鈍滯無用之人。惟當拭目以觀天下太平耳。林黃鍾得郡之明日。朱元晦得祠。廟堂行遣。甚愜人意。然元晦日以老矣。世念淡然。時賢不應終置也。幾仲。正則。聞欲求外。周丈獨當政柄。何以使賢者至此乎。君舉邈然與蠻夷爲鄰。鬢毛斑斑。知舊滿前。而莫或念之。此固其命也。亮衰落至此。不復與世人較是非。苟可以竊旦暮之安。何氣之足論。但不容其安。而亦莫念之。此其苦殆不可言耳。亮仲冬將復有京口之行。道出修門。自當請謁。未間敢冀崇護寢餼。以對冕旒異常之眷。亮不任至禱。

與吳益恭安撫

亮一別不謂便如許久。中間伯恭遞到婺州所畱之文，不得一見爲恨。前年蕭山道中作一書，附梁節推行，記得燈下寫時甚縷縷，今亦莫知所說何事也。正月間到臨安，又得梁節推書，始知已出廣久矣。甚念一見，深以不可得爲慮。臨行纔得與天民促膝共語，一旦復得君舉書，亦知兄之來參差日子極不多。人生會聚之難乃如此。回思向來大醉并亭橋上，無一時放手，固是人間樂事也。比聞有召對指揮，丈夫年踰五十，始得一面天顏，自不應復有畱藏，然有君如此，亦不必量而後入也。私以爲必有非常遇合，日以冀。忽鄭景元相訪，未及寒溫，首問此事，乃知奏疏甚偉，九重所以相期待者亦甚至。然竟不免爲邕筭之行，吾人所向類多如此。上方侍光堯萬壽，豈忍使人八十之親，重人瘴癘之鄉乎？若明以爲告，宜無有不納，乃欲待到闕而後乞祠，殆不可曉。天民一見遂遇合，繼此當平步要津矣。天下無不可爲之時，無不可乘之勢，顧吾儕之命，忒煞不是當耳。欒武子所謂不可當吾世而失諸侯，此言甚可念也。亮已爲枯木朽株矣，雖卽填溝壑，固其分。但胸中所懷千萬，更無開口處，良以爲苦。四海相知，惟伯恭一人，其次莫如君舉。自餘惟天民、道甫、正則耳。此事今已一筆勾斷，云云聞見，待邕州對，當以情告上，不可更待來年。當機不發，乃更求哀他人，恐他時不無遺恨耳。伯恭君舉於兄極相知，但其力不能有所及。在臨安亦嘗數數款語否？三四年來，伯恭規模宏闊，非復往時之比。欽夫、元晦已願在下風矣，未可以尋常論也。君舉亦甚別，皆應刮目相待。葉正則俊明穎悟，其視天下事，有迎刃而解之意，但力量有所不及耳。渠於亮甚厚，其於亮所厚如兄與天民極惓惓，殆未可以科舉士人論。此君更過六七年，誠難爲敵，獨未知於伯恭如

何耳。徐居厚卓然自要，立腳亦與其他士人不同。聞安下處甚相近，想時時得款語也。本朝以繩墨立國，自是文法世界，度外之士，往往多不能自容。只如西事之興，滕宗諒、張亢小小放手，便爲文法所繩。惟范文正公力保庇之，孫元規、滕達道、李誠之皆一世偉人，而是非相半，世人於兄不能深相察者，固亦其勢也。然亮以爲齷齪拘攣之極，其勢必須一番痛快而後定。今日之淺狹亦極矣。兄輩不患不得少舒其意，小小起伏，顧且安之，無聊賴豈有踰於老弟者乎？亦且磊砢度日，想兄亦不待亮縷縷也。

與鄭景元提幹

比僕子回辱書爲答甚悉。子宜兄相約會永嘉邑中，又得前所附教，具感相念之意。但別去之久，終是無任耿耿。訊後暑伏可畏，諒惟需次有相，台候動止萬福。黃巖人約渠以二十到宅上納錢，亮更自有一書。今已是過月，必須到彼久矣。建康書可便見示也。示諭出處之意甚詳，自北而南，自南而北，皆是總小功之察者。苟其無與於世事，雖到淮壩亦不妨。若果有干涉，人未饒汝，雖入南中，亦不免於云云也。亮不能自免者，起於向來之餘波，未爲人所恕，而朋友復助成之耳。若數年前已如兩年來，則今茲定免也。大率永嘉之論，多是相時低昂，終成背時耳。若一成作背時事業，卻自無事，契兄試思之。尤延之又論罷，宜若眼前更無好況。然天下事正不憊地論，直到黃河一瀉千里之勢，方無捺住處耳。這些光景，豈碌碌者所能當。人亦貴審於量已。亮視此等事，已如耳邊風，閑居無用心處，卻欲爲一事故舊朋友作近拍詞三十闋，以創見於後來。本之以方言俚語，雜之以街譚巷歌，搏擲義理，劫剝經傳，而卒歸之曲子之律，可以奉

百世豪英一笑。顧於今未能有爲我擊節者耳。并七月三十日已成十一闕。并香一片。押羅一端。祈千百之壽。能爲我令善歌者一歌之。以侑一觴。自舉之而還。以酌我乎。不欲專人相擾。附德載端。便決不浮沈也。未承集間。千萬爲久大之業。厚自崇護。

與陳君舉

別久不任懷仰。不得嗣音。亦復久矣。眼前區區。遂成因循。乃其心未嘗不在也。卽日秋高氣肅。伏惟需次。有相台候。動止萬福。亮今年本無甚事。但隨分溷過。時節亦殊不覺。人生各有幾許日子。乃如此虛度。甚令人自悼。朋友過此。皆言尊兄進德日異。一日無不嘆服。但亮終以爲尊兄向者所有。已自足以潛伏一世。課進亦非難事。小小得喪。殆浮翳耳。直須到九萬里。則風斯在下地位。方可坐視羣山千萬疊。無不拱揖。以爲吾用。雖其背去者。亦固吾坐下物也。番來覆去。彼直自勞耳。一旦風雲會合。雖左右前後。亦撈摸不着。便可以坐福一世蒼生。若極吾人今日之所有。祇足以致人之伏耳。其背去者。便無奈他何也。足以致吾君一時之喜耳。退則爲人一掃淨盡。便無一事也。雖然。此非爲一世才人智士論也。非如吾兄有地步人。當不信此耳。亮與朱元晦所論。本非爲三代漢唐設。且欲明此道在天地間。如明星皎月。閉眼之人。開眼卽是。安得有所謂暗合者乎。天理人欲。豈是同出而異用。只是情之流。乃爲人欲耳。人欲如何主持。得世界亮之論。乃與天地日月雪冤。而尊兄乃名以跳踉叫呼。擁戈直上。元晦之論。只是與二程主張門戶。而尊兄乃名之以正大。且占得地步平正。有以逸待勞之氣。嗟乎冤哉。吾兄爲一世儒者巨擘。其論已

如此。在亮使應閉口藏舌。不復更下注腳。終念有懷不盡。非二十年相聚之本旨。聊復云云。更錄元晦答書。與亮前日再與渠書。更爲詳復一看。莫更伸理前說。若其論終不契。自此可以一筆勾斷矣。道甫直是一夢。象先一見甚喜。殊異流輩。渠作做不詫異。恐自此可以穩穩平進。子宜久不得差遣。胡爲而如此。大防平時無惡於人。亦復然。信哉時之難也。雪梨甜榴各一筓。聊以問信。石榴真甜者。但苦小耳。胡君墓誌甚善。亦迥異往時。豈其進類若此耶。未有承晤之日。千萬爲世道厚自崇護。至禱。

又書

江頭之約。參差一月。何意一別遂如許久。臥病宿留妻家。又失伺候之期。繼得所留字。及括蒼書。甚悵然也。家君甚以不能少具禮爲歉。象先遞來去年十月書。寬夫附到正月書。書辭款密。周緻愈重。相念。但其間每以得失相關。譬愛我則至矣。可得謂之相知耶。如我與兄及天民之相知。自以爲庶幾莫逆矣。凡所謂未能免俗之事。宜皆可以略去。獨惓惓於施樓之說。亮於兄言。固隱然在心。因書又得猛省。此乃正合所望耳。安齋之教良是。今不復用矣。甚欲得數語相警策。許之而未。何也。大抵朋友書。寒溫外。要當有善相示。有過相告。使相去千里。常若面對講習。庶不爲無謂。監省中魁。本不足多。但世道如此。足爲吾黨之慶。喜甚至於不寐。盛名在人久矣。自此遂出其爲己者。以爲人人之望我者。厚而伺其手蹉足跌者。亦不少。盛名之興。古人所戒。兄於此念之熟矣。其善處之。亮憂患之餘。百念灰冷。環顧其中。自爲且不足。天重抑之。使之少思其自爲之道。兄出我處。要歸一是。人生豈必其同耶。猶記未試前。從子充侍郎處。共飲。促

膝對語。幾於達旦。平生之懷。亦略盡矣。今日之事。惟當閉門讀書。追往念舊。以求其新。但三喪未舉。朝暮在目。使人肝膽摧裂。如不欲生。手未把卷。心已奪去。奈何奈何。今歲不問有無。斷當隨力襄奉。云云。狀頭無以易兄。兄榮歸。決當取道下里。無更以紹興故人爲辭。甚欲得一見面。敘此榜得人之盛。前此以來所未有。兄橫驚於江浙。李深卿獨步於七閩。一榜而收二虎。斯已奇矣。而況象先。元賓子宜。益之。德脩諸君子。交發而並至耶。盛事盛事。象先家事如何。此去能免作館否。東陽郭君力欲屈致。此君抗志極可喜。往住其家。甚有禮象。先不作館則已。若猶未免。宜無以易此。渠亦不敢相迫。雖五月間來無害。百里使人來求書。其意勤甚。因與象先議之。勉爲此來。幸甚。亮方欲專遣人。忽有此便。廷對在卽。天下事大略可觀矣。順理而言。主於愛君憂國可也。仲舒三策。要皆其胸中事。緩而切。巽而正。可爲廷對法。此亦對君父之道。

與石天民

舟中夜語良款。亦足爲別去兩年之慰。猶恨迫歸太匆匆耳。入夏來不審客間尊用復何似。報過二月二十七日得旨引見。竟以何日對乎。所言能開啓天聽否。當竟用三劄。對後有何指揮。曲折幸一見報。士人於被召得對。遂可以伸眉吐氣。亦丈夫遇合之會也。益恭聞亦得對。當有遇合之理。此君蹉跎日以老矣。六十以後。雖健者不能以有爲。殊令人念之。亦時相見否。專書往問安訊。不知在何處安下。君舉之得對。只在此幾時。對後畢竟如何。想當遂畱也。使乘以邊壘亦甚好。恐渠頗念母老耳。辛幼安。王仲衡諸人俱被召還。新揆頗畱意善類。老兄及伯恭。君舉皆應有美除。兄於儕輩中最爲不立標準。以故不爲人所忌。

他時朋輩終當得兄之力。消長回復。雖陰陽未可預判。要之不能久久平過。兄其愈思所以自廣。自非元惡大慙。豈無欲善之心乎。王道甫每言人情不甚相遠。此意極可念。正則居厚。道甫皆前列。但遺恨於肖望。德遠應先耳。肖望遂不免就銓計。何以堪此。相見宜極力開釋之。但得綠衫拜親於庭。自是人間第一樂事。窮達富貴。豈有定準哉。自龍興乾道以來。不以科甲用人。從癸未數至今榜。上三名之在朝。不過三四人。吾人本不應計較利害。使以利害計之。肖望亦可無憾。此一榜收拾之外。雖世之以一善自名者。大略不遺。獨老僕頑然不爲一世所錄。尙能杯酒叫呼。以度時節。肖望視此。真可以無恨。亮爲士爲農爲商。皆踏地未穩。天之困人。寧有窮已乎。

與石應之

亮自頃新路口作別。匆匆又復一歲。不任懷仰之情。中間事變亦旣多矣。夏秋在建業。聞契兄與仲權召試。喜極至於欲舞。真所謂賴有此耳。然其責亦不小也。古之君子。以渺然一身。而能與天地並立者。豈周旋上下。委曲彌縫之所能辦哉。發其誠心。併力一向。前面路頭。有曲有直。有高有低。其勢自是難於直撞耳。非有心於避就也。故大略歸於必濟。而不濟亦可歸之命矣。今以有心避就之人。而欲以一身自爲命。如是而能濟者。無天可也。此直毫釐之差。便成無窮之繆。契兄亦不可不謹。比見所答策佳甚。子約以爲閻人。亮之說則不然。由是而委曲不已。則有心於避就矣。由是而發其誠心。併力一向。則天人將助順矣。象先有些光景。發得不盡。雖思量精審。而事去徒作念耳。大似互靈寶之起居注也。以亮揆之。契兄光景

必當次象先而發。浙間非無他人。然光景爲慢。惟兄勉之。無失朋友之望。前轍可鑒。但平生所學。所謂公私兩字者。要當於此着眼。使之撓匙亂著。亦可笑也已。

復吳叔異

亮少之時。頗不自量。蓋盡與一世豪傑角其短長而窮其技矣。卒之身與事左。而後生蠶起。十十五五。如亂山之不可一。方喟然長歎。以爲天下之事。無有窮時。分當踰伏里閭。退聽之而已。兩年來。精神消縮。筋骸不自支持。見世有寸長自異者。猶斂衽焉。況若左右之有志於卓然自奮者乎。相去三十里。不敢有求交之心。一旦辱駢儷之文。見寵熟讀一過。足以見所存甚遠。有以起其少時不自量之心。使亮猶有一寸生氣。固將與左右辨論文字之始末。與古人交接之道。有不如左右所云者。往復至窮而後已。今老矣。旣無以應左右之求。又豈敢復論到底。雖然。不敢虛也。亮聞古人之於文也。猶其爲仕也。仕將以行其道也。文將以載其道也。道不在我。則雖仕何爲。雖有文。當與利口者爭長耳。韓退之原道無愧於孟荀。而終不免以文爲本。故程氏以爲倒學。況其止於馳騁語言者。固君子所不道。雖終日曉曉。欲以陵轅一世。有識者固俛首而笑之耳。豈肯與之辯論是非哉。君子不成人之惡。豈願其至此。然而彼旣不可曉。雖與之辨論。如水投石而又甚焉。何者。水投石不入而止。爾人之難曉。必且取辱。是以君子不爲也。均是人也。所蘊固有出人意表者。此不可以人論也。邵堯夫百代之英豪。其事李挺之。一切供僕隸之役。猶或不當其意。彼胡爲自辱至此。必深見挺之有出人意表者。苟得入其堂奧。將藉之以與百世爭豪。一日之屈。百世之

仲也。子房不下取履，則博浪沙中一俠士爾。安能輝映今古，使人疑其爲王者之佐哉。雖然，今之君子何暇及此。寸善片長，輒欲與聖賢參列，豪傑爭長，何暇爭百世事業乎。亮老矣，已與一世之君子一切告絕。豈復與後生相牽綴耶。誦所聞以答見寵之意，不能視所施爲報，又甚稽緩，乃多事之故，而非敢慢也。十二日肯與景陽見臨，尙得以奉一笑之適，其他置不足論。

復張好仁

自頃一見眉宇於行都，固知其不凡，亦嘗爲一二朋友言之矣。所恨匆匆，遂有建業之役，不能求款，以此悵然。左右不倦於見過，而有便輒與以書，亮又不能一一尋便以答，左右之意何其厚，而僕何其疎也。旣感且愧，亮自十八九歲時，卽獲與曩者諸老游，其後一世賢豪，往往皆不甚鄙棄之。雖天資不如人處甚多，而所聞見較亦不甚少，要皆無補於其身也。一世賢豪殆盡，而存者類窄，落無所用。況若僕，固難乎其免矣。左右亦視老馬而念其少壯之時耶。十數年來，才俊輩出，而篤厚之氣無遺餘矣。有能不侮老，不虐困如左右，然後可期以遠到之器。禮曰：甘受和白，受采輕俊，浮薄而可以有所受乎。左右以如此之質，而從子約游，其孰能當之。遠者大者，其無以讓他人也。久客倦甚，姑寄此以謝來辱，自餘尙須續布。

復胡德永

亮屬者於象先諸人處，獲聞盛名，竊知所志甚大，所期甚遠，所向甚博，所涉甚廣，所望於斯世者不一而足也。心知健仰，而不獲一見，甚以爲恨。不謂慨然惠劄先之，陳義甚高，固增敬歎，而期與過厚，使人聳然。

而不知所答。古語有之。天地豈不寬。妾身自不容。人之不能容於天地間者。皆自不容耳。非無所容也。必如吾夫子。而後可以言無所容。彼其道足以位天地。育萬物。而遇非其時。故無所容耳。吾徒方求人育之不暇。人不我育。便謂之無所容。可乎。亮方一切置門外。是非而求其自容於天地間。倘可以免。凡今所召。皆數年前餘波之所濫觴也。決不敢以是自沮。足下自謂涉歷四方。無所不見。而猶未覺容不容之理乎。既以老僕爲可置之交游之末。必應樂聞同異。不敢相隨。徇以答也。時事屢變。天意特未定。周年半歲後。此話方可平撲耳。亮偶身上發熱。兩日不知人。近日方稍蘇。而弓兵立索書。令兒子具紙筆。因而信意直寫。亦不復量輕重是非。惟賢者察其心而已。跽伏里閤。無從一望丰標。尙冀爲道業自厚。行卽非常。識擢之寵。至禱。

復喻謙父

亮素居不得謙父輩相與指畫。有疑孰問。祇以自慙耳。亮少失師友。晚又不學。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此亮大懼也。平時杯酒之戲。親舊聚首。開口一笑。固聖人所不禁。率以爲常。則失其本心矣。亮顛倒錯亂。未知所止。所聞之師友者。過耳輒忘去。謙父其何以救之。方圖敬從下風。以請。乃蒙挹損。賜之教章。載其盛文。以開不肖者。發緘疾讀。語不畱行。快哉快哉。近世之競爽者。未易及也。憂患摧落之餘。猶爲痛躍奮迅者久之。畱此玩繹。有疑不敢不以請。謙父以軼羣之才。邁往之氣。載是而往。一日千里無難。區區之心。所願獻於謙父者。按轡徐行。鳴以和鸞。節以采齊。使驥不稱其力。而稱其德者。微謙父吾誰與歸。二喻。

肯來。比後便郵不乏。時惠好音。慰此牢落。惟無曰先生云云者。幸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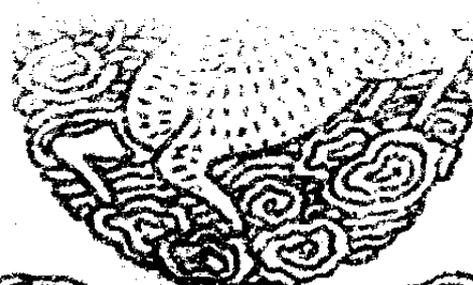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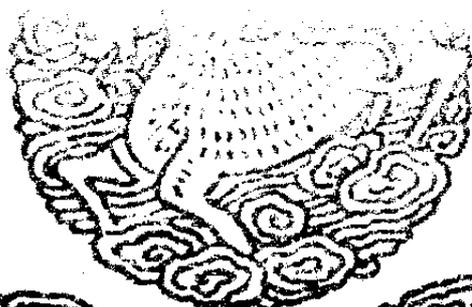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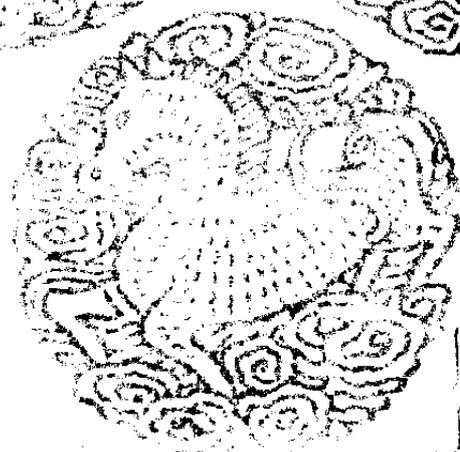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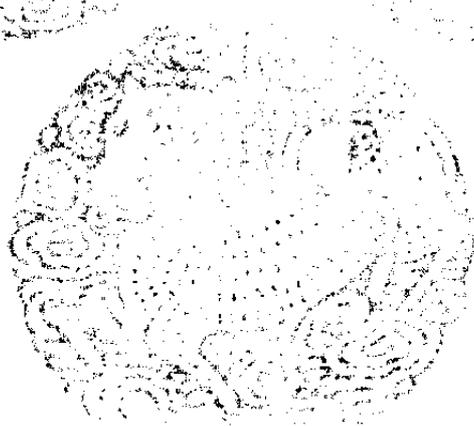
復黃伯起

自頃一見。不能知足。下卓然有異於人。信矣。其老矣。及得所惠書。方悵然自失。念未有以爲答也。又以老婦欲葬其親。擾擾一兩月。今方息肩。又念亮陸沉不爲世所比數。其何以重當世之俊秀。非不欲謝。而不知所謝也。重煩書誨之辱。責其不能以禮相往來。是則無所逃罪矣。然其心則甚可念也。昔之君子。生於斯世也。有三。其上則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其次則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又其次則淑其徒。不及其鄉閭。故孟子以爲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嗚呼。其上者非亮之所當論。其次者非亮之所及論。而又其次者亦不能勉焉。雖欲勉之。而德不足以取信。言不足以取重。徒使此心耿耿而止耳。以足下之文。推足下之志。必當合鄉閭而求。以自見於人士之林者也。顧如亮者。其何以自補於足下。詩不云乎。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敬藏來賜而已。雖然。有一于此。亮方學爲老農老圃者也。足下肯訪之於畦壟之間。使亮放鋤釋耒。班荆而相與坐焉。取古人之詩。斷章而詠歌之。萬分之一。足下聽之。而或有感。庶乎有以酬足下見望之始意。不然。亮猶可以竊愛賢樂善之名也。是則足下有補於亮矣。足下其圖之。來人立要答書。草草作此。不能次第以爲謝。



83
14
:2397

龍川文集 附辨僞考異 五





叢書集成

初編

王 雲 五
主 編 者

商務印書館發行



龍川文集

附辨偽考異

(五)



3 0646 3524 0

陳亮撰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一

祝文

告先聖文

天下之理具於易。治道之本末著之洪範。而詩之喜怒哀樂。蓋學者所以用功於平時。舉而行之。而當時之學者。載而為論語。後世之羣儒。終日講論。而不到其地。則未免於爭者也。帝王繼世之用。書載之明矣。而三王之損益。夏商文獻之不足。而周道獨詳焉。夫子之所深歎。而春秋所以備四王之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人才短長高下之不齊。而學力淺深中否之或異。豈能出規矩準繩之外哉。秦漢以來。世有所謂英雄豪傑者。自矜其智力於夫子之外。亦可歎也已。亮等於夫子之書。各知用其力。而不能齊也。今天子各命以官。使得以夫子之書從事。淺深中否。非他人所能與。俯而拜。仰而祝。敢有不盡其志。以負天子之顯休命者。夫子實鑒臨之。

告先師文

陋巷箪瓢。有何可樂。而吾先師實樂之。近世諸儒。求其樂而不可得。而曾點之浴沂。遂得因吾夫子以自進於此焉。四代之禮樂。亦可端坐以待時命之行也。亮等皆知有疑於此矣。然而何以異於漆雕開也。服天子之命服。以拜吾先師。而求其所以自進於此者。庶幾可以無負。惟吾先師實啟之。



50460 50461

083
112
2.25.98

告鄒國公文

用力於四端之微舉而措之喜怒哀樂之大較其極。至於與造化同功而天下之治亂無不在其掌握者。此鄒公所以自達於天子者也。事半古之人而功則倍之者。豈當時百家衆說之所能知哉。亮等以隨時科舉之文而竊國家之一命。冀得稍自見於斯世。非乞靈於鄒公。則平生之志荒矣。

石井祈雨文

惟龍伸縮變化。呼吸雲雨。一潭之間。龍則安焉。民有不告。其答如響。惟此境被龍之澤舊矣。歲一不周。亦龍之恥。龍之澤不終朝而被天下。十里之間。嗷嗷如此。豈龍之所安乎。油然之雲雨。既有緒。起而成之。何雷反掌之易也。

廣惠王祈雨文

昔之爲農月也。用其力甚勤。而于於神者有時也。陂池湖灤。宿有儲水。雨不時至。民無預憂。神於斯時。享民之報爲甚逸也。今農之惰亦甚矣。方春無事。宜可以用其力。而陂池不塞。湖灤不治。委天之澤。若不足急。四月之間。田有青草。淺耕而易種之。耘耔不虔。嘉種不達。幸其與青草俱活也。指爲有秋之望。十月無雨。則皇皇奔走告於神。神憐其愚而降之澤。以爲歲可常也。不改其惰而懇請之數。頑不自省。神豈能終惠於如此之惰民乎。亮等今思厥愆。慙恨入地。欲預爲之儲。則旣已無及。坐而視之。將無所得食以死。永無事神之日。強顏又哀告焉。而雲雨滿天。若將許其告者。神更寬其誅。卒賜一歲之澤。而農之惰猶習。

其故可以棄之溝壑無疑矣。矢心陳辭，伏惟待賜。

祐順侯祈雨文

民至愚也。而獨虔於神。苟可以用其勤者。雖髮膚有所不愛。神亦察其愚而矜之。往往輒應。故民之言神者多異。惟神之正大。豈爲異以驚動夫愚民哉。人情皇皇。其勢自爾。而非神之心也。亮於民之中。又愚之尤者也。平居不能事神。緩急亦將有求於神。顧何時而必神之答。迺其心以爲叢祠相望。靈響百出其異。不足依。可尊而信者惟神。正大而不爲異者惟神。以昔聖賢所以惻然興仁。澤人利物而不靳乎報者。而望乎神。今苗稼焦然。一日二日不雨。苗且槁死。藁秸將不能以及牛馬。神寧忍聞此而惜一舉足之力哉。故亮率其徒。敬拜祠下。而致其心焉。於其間。又有爲浮屠之法。以乞靈於神者。彼其心以爲舍此無所用。其誠亮之力。不足以達神之心。一切聽其所以自致者。危窘至此。神宜如何矜之。凡相與而來者。察其心皆無所愛。獨亮期神以正大之事。始末不渝。神不亮聽。於亮自爲得其分。顧民之置神於異者。終不已。而神之事。果非亮之所能知。亮足未嘗登此巖也。而心獨至焉。今茲來登。而又不答。豈惟望於世者狹。而望於神者亦狹矣。敢有再瀆。神則殛之。

告高曾祖文

維紹熙四年歲次癸丑。秋七月乙丑朔。十有三日丁丑。孝玄孫承事郎新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亮。同妻何氏、男沆、淪、沃、渙、涵、女繆、繒。謹以家穀常饌。致奠于我高祖考賀公、高祖妣李氏、安人、曾祖考

知元公曾祖妣呂氏安人之靈而言曰。我高祖蚤世。高祖妣以盛年守一子而克有立。丙午、丁未之間。赴京城守禦。隨大將劉延慶死於固子門外。不復歸骨於鄉井。故我高祖妣與曾祖妣婦姑相依。爲陳氏再世之墓。我叔祖高安府君每以此墓必福陳氏。高安由特奏名主簿之高安簿。則指墓而語亮曰。是必爲福。福其在汝。是其爲墓也。十有二年而後生汝。此非人力。其殆天乎。亮皇恐再拜而不敢與聞。高安既歿。十年之間。亮兩以罪繫棘寺。實爲我祖先之羞。紹熙癸丑之夏。天子親閱禮部進士於庭。拔一卷子於衆中。許以淵源。而實諸選首。拆其號。則亮也。亮之不肖。安能欺上聖之耳目。豈亦有天乎。墓真能爲福乎。再世不能自有其墓。而集其遺澤於亮身乎。心所不安。推其所自。高祖之魂。隨禱而至。伉儷同食。饗於乃位。異時亮榮。視所招至。孫祖綿眇。先緒恐墜。履冰之敬。非以爲僞。水陸之品。豈不欲備。力所未能。則再三四。

告祖考文

維紹熙四年歲次癸丑秋七月乙丑朔十有四日戊寅。孝孫承事郎新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亮同妻何氏、男沆、淪、沃、渙、涵、女繆、繪等。謹以家殺常饌。致奠于我皇祖三六承節、皇祖妣黃氏八孺人。皇考四二府君、皇妣黃氏七八孺人之墓。而言曰。昔皇妣之生我。年才十有四。皇祖、皇祖妣鞠我而教以學。冀其必有立於斯世。而謂其必能魁多士也。故嘗形諸夢寐。狀元爲童汝能。以爲此吾孫也。少則名亮。以汝能而字以同甫。惓惓懇懇之意。雖取笑於鄉人而不卹。及亮年二十有六。易名曰亮。而首貢於鄉。而皇祖下世已十閱月。皇祖妣蓋整一年又三月矣。皇妣且四年而未葬也。越二十六年。始見錄於禮部。及對

策大廷。天子拔諸衆中。而置之首選。曾弗涉於有司。上恩深厚。兢懼無地自容。我皇祖之夢。至是始驗。而不知所謂童汝能者。果何祥也。我先人棄不肖孤而去。亦整二十年。被天子之命服。而不能歸榮其先。得罪於天。其來既久。惻然一身。又將誰咎。天地無窮。頂踵蒙恩。沒有論報。恐死無門。歸告諸墓。指日爲誓。親不能報。報君勿替。七十年間。大責有歸。非畢大事。心實恥之。惟我再世。忘其不逮。尙想此心。愆或有在。膽天子詔。焚諸九原。幽冥共相。溥博淵源。我皇祖。皇祖妣。皇考。皇妣。必不爲此一飯之安也。

祭文

祭章德文侍郎文

嗚呼公乎。窮之與達。判焉西東。於其中間。又或不同。一官自効。隨事著功。貴爲公卿。有志不從。庸詎知夫。達之非窮。嗚呼公乎。是非安在。祇繫其逢。危疑之間。一髮不容。順而止之。以圖厥終。此心未白。去國怱怱。自古尙多。無愧於中。嗚呼公乎。學博而粹。氣毅以洪。百未試一。論何時公。爲公嘆者。是非窮通。歲晚登門。遇知最隆。老成已矣。淚攪心胸。

祭周參政文

嗚呼。萬夫之特。天固生之。百年之英。人實成之。堂堂故國。喬木則非。火炎崑岡。玉不易爲。民生之久。一治一亂。道大德宏。遭變則見。死生不易。況於貴賤。百聖列前。靖以自獻。宣和太學。僉曰新經。公獨不然。以自著稱。紹興初論。朝是伊洛。夫豈御史。不知而作。及其中間。人用惰安。非彼生亂。勢則容姦。權無底止。通國

風靡公以死爭。屹然中峙。所遭殊時。豈無一同。公獨何爲。樂此困窮。天定勝人。後將有考。甫三十年。爲時故老。故起自山林。而渡江諸賢。爲之避路。及晚登廊廟。而一時後進。安於前驅。進不得以遂其心。退不能以明其道。惟其忠言嘉話。上心之所獨知。至於事業崇勳。人事猶有遺恨。安歸田里。一無慙言。炯炯此心。實昭于天。亮昔童稚。縱觀廢興。大放於辭。願試以兵。狂言撼公。一見而驚。借之齒牙。爰及公卿。愛均骨肉。前輩典型。中庸大學。朝暮以聽。隨事而誨。雖愚必靈。行或不力。敢忘其誠。晚以三喪不舉。無顏對公。故數年之約。而一見之不果。未幾而先人之死。與公先後。故三年喪畢。而一弔之未成。第見人事之好乖。不知墓草之幾生。苟祭酌之可遣。豈蹉跎於此行。辜天負地。長慟失聲。尙爲後圖。期以自明。

祭呂治先郎中文

嗚呼。公以東北世家之賢。來寓吾邦。是生賢子。以淑一邦之人。位不究其所蘊。而奄焉以沒。使其賢子號天叫地。如不欲生。西鄉稽顙。以受一邦之弔。其爲可哀。蓋不論乎知公之與否也。亮以晚生。不及拜公於堂。間獲從公之子。以游。誘之掖之。蓋公之教。則今日之俯伏道傍。舉觴一慟者。誠未敢徑自附於知生之義也。孰信而來。孰屈而往。此心昭然。庶幾其饗。

祭薛士隆知府文

余行天下。竊有志於當世。其道德純明。可爲師表者。執贄進見。獲聽微言於下風。退而從磊瑰不羈之士。接杯酒之歡。笑歌起舞。往往自以爲一世之雄。至於山巔水涯。與夫窮閭委巷之間。抱負所有。分與世絕。

足所可及。則必一見。縱力不能自致。而聲音姓字之與通。晚將歸休。始獲見公。握手一笑。話言從容。心滿意愜。俯首來東。三年之間。竟安此窮人。誰不死。寧公是逢。又殺我父。昊天鞠凶。生乃如此。實死與同。俯仰惶惶。未知所終。

祭三五伯祖文

嗚呼。方陳氏盛時。歲時聚會。動輒數十百人。公以壽考康寧。當諸老就盡。遂長其族。其後數年。死生困頓。何所不有。顧視疇昔。愴然可悲。公亦不復有意於斯世。溘然遂終於異邑。嗚呼。盛衰之理。吾不復念。送終之禮。則有仲子。繼自今。一族之間。幼者誰撫。不率者誰教。病者誰憐。死者誰與經紀之耶。使同族相收。同宗相聽之義。於茲闕然。亮於公之死。蓋不能無憾於天也。哭不撫棺。送不引紼。惓惓此心。有如皦日。

祭三七叔祖文

嗚呼。昔我曾祖及國家盛時。爲百年太平之民。盡力於農畝。曰。士不易爲也。樂供州縣之役。曰。官庇我者也。鄉鄰有無相通。曰。孰能保其常有也。犯者不校。曰。吾懼不可以見也。薰陶乎祖宗之澤。德厚而不章。以施乎我叔祖。大發乎文辭。而不改其所以自守者。天之相我家。亦既有徵矣。然而事業不出乎鄉閭。則區區一官。亦豈公之志也哉。凡我後之人。不肖不似。不克自立。猶賴公以不墜先緒。而公又止此。我曾祖遂委棄於尋常無聞之民乎。此某等所以異聲同號。旣哀我叔祖。又念我曾祖。痛裂肝肺。莫知所以自釋者。雖喪車猶不可攀也。豈不冤哉。豈不酷哉。天高莫訴。地厚莫聞。如生如在。來格來歆。

祭鄭景望龍圖文

嗚呼。丙午之夕。我將哭吾亡友於金華耳。銜冤籲天。謂天不明。癸卯之朝。誰尸死生。黑頭如麻。獨我良朋。哀哀不寐。躑躅而行。爲此邂逅。恍若銘旌。同其前驅。來自建寧。嗚呼噫嘻。得非吾鄭先生之靈耶。縱此月之多禍。豈諸賢之並傾。縱我命之不祥。豈一月之繼丁。負版之人。執手大慟。子曰無父。弟曰無兄。嗚呼噫嘻。天不欲使士有遺種。而獨不得自附於蚩蚩之氓耶。天不可以人間。命不可以力爭。念躬行之無愧。而事變之適興。八十壽母。有不順之嘆。窮乏得我。有未竟之情。一世之宏議。不得自盡於其君。而六經之妙旨。又幾何時。而能以道自鳴耶。已矣置之。事固難平。師儒輔導之官。舉天下皆以爲莫宜於公。而公亦庶幾出其一二。以上論三代之英。及舉手之小異。已多言之足懲。雖去國之不較。寧有志之竟成。將所存之高。而事不下接。抑道之興廢。不可以人事爲憑耶。已矣無可言者。去年之夏。舉酒以相屬。旅舍依然。不知今日之酌。公於冥冥也。變故相懸。道旁亦驚。未有已時。臨風涕凝。

祭張師古司戶文

惟君逸羣拔出之才。邁往不屑之韻。識敏邵而善藏。量寬平而自信。衡屢稱而不欺。及愈割而不頓。雖事情之日接。緊此道其坐進。方權輿於一官。必講求於衆論。善不善其吾師。人豈求於我徇。雖逆境之齟齬。亦廉心而取順。時自肆於詩章。或適情於杯醞。無幾微於面顏。不深刻於方寸。嗟行世之若此。寧與物之共盡。方當路之作意。欲困我於鞠訊。肯明允其有無。但甘心於轢隣。奄內外其同風。懷應和之弼峻。君獨

明其不然。欲以身而自任。參兩辭而並聽。會私意而起釁。跡當時所如往。併旁觀而兼問。苟毫釐之可疑。則情實之必近。無先處以成心。辯斯事於息瞬。俾浮燄之遂息。期公道之獨振。俄半夜之負舟。成死生之遺恨。嗟乎冤哉。繼世嗣興。以克奮迅。闊步長趨。固亦其分。亦既起之。而又斬之。天定何時。誰實償之。高目下耳。會應有付。我哭吾私。無所歸憤。吉凶影響。惡其鈍悶。拭涕大觀。以任天運。

祭妻叔文

昔公有意聖賢之學。而不爲世俗之文。山立玉峙。地負海涵。少年四舉。手取科目。曾不得小自試於時。而竟賣志以歿。識者無不爲公惜之。而公之既第。嘗以其兄之女歸之。同年矣。其次固不應屬之寒士也。公得官於大江之西。將行。力謂其兄。必以次女歸亮。吾保其可依也。兄猶疑之。一行二千里。有便必寄書。書必以亮爲言。吾懼失此士。兄亦奮然曰。寧使吾女不自振。無寧異日不可以見吾弟。故次女卒歸亮。當是時。雖亮亦笑公與之非其人也。及冒薦於鄉。公喜特甚。翼折而歸。則以爲事終在耳。其後公兄弟相繼下世。亮亦坎壈窮困。至爲囚於棘寺而未已。歲時或一歸。則羞拜公之墓。自省累公知人之明也。今年之夏。竟以累舉見錄於春官。使得奉大廷之對。天子躡取於衆中。許以淵源。而寘之選首。衆譴曰。宜。豈敢徒以冠裳與公之姪女。拜公之墓。而明公之知人哉。使其不遭。公之知人固在也。但可以開公兄弟之一笑於九原之上耳。酌酒酌公。英靈不昧。報公未也。其或有待。公明則遠。我心未艾。尙其懋哉。衆不可蓋。

祭俞德載知縣文

士患無才。鋪張不易。患無科名。掀騰可冀。得之既艱。況也中棄。十常八九。不如意事。我豈無友。嗟嗟德載。翼折方飛。舟棄半濟。未有如此。倏興忽廢。投老多感。慟且出涕。德載之學。初期自遂。既見偉人。欲極其至。涉獵不休。經史百氏。開物成務。以發厥志。德載之文。聲聲有制。徐務收斂。剗剔瑕翳。謂古作者。誰不可繼。如其不可。方脩愈銳。至其爲人。有膽有氣。樂易無他。倜儻任意。開口見心。視人如己。人攻我短。如石投水。及夫從政。吏姦不蔽。遇事洒落。寧尙苛細。誅強鋤梗。若近嚴毅。約定保伍。一於豈弟。我生與君。歲月不異。我不自菲。早識前輩。君時有急。弟昆之義。彼此才冠。冀爲道地。由此往來。交情日契。鄉薦我先。而公先第。年壯氣盛。事方迢遞。所可知者。期以勿替。我困禍患。擡頭不起。君於仕途。有功無罪。亦復摧折。晚方小試。隻手援我。累卵不墜。改秩作邑。豈必得計。我亦遭逢。唱首殿陛。相看晚歲。云胡獨逝。哭君無窮。傳以一祭。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三

祭文

先考卒哭文

嗚呼。我先君委不肖孤而去之。於今四見朔矣。號天叫地。無所逮及。又以迫於衣食。不能時奉几筵。致其哀慕之極。得罪幽冥。死不足贖。古者父母之喪。哭無時。聖人始爲之制曰。三日不怠。三月不解。又曰。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不欲其傷生也。今也朝夕俯首一號而止。其哭之卒也久矣。朝夕之外。對人如平時。於生復何所傷。及期以告於靈曰。卒哭。不卽愧死。猶欲自齒於人。豈不以父之愛子。死生無閒。亦將曰有故。甚則曰以我故。嗚呼。欲以自解。不懼無辭。懼宇宙之不汝容耳。嗚呼。羞哉。嗚呼。痛哉。嗚呼。已哉。

先考移靈文

三年之喪。聖人之中制。非以人子之心至是爲已極也。某也。積惡而不可掩。旣已毒及我先君矣。葬不克自力。乃從人貸錢以葬。墳墓未乾。頑然欲以教人自名。求錢以償其負。因得竊衣食以苟旦暮之活。至避宅以舍之。使几筵弗克卽安。將以明日遷置道旁之居。徒令妻孥以供飲食而已。則安於誦聖人之書。以授人。顧不識禮所謂三日不怠。三月不解。與夫斬衰唯而不言者。將闕之而不授乎。不然。則宇宙固不汝容矣。辜天負地。尙敢以告。

祭王永康文

嗚呼。是非善惡。寧有定論。苟誠於中。蓋棺何恨。昔公少年。以才自奮。晚試一邑。更以讒困。斂不先期。見謂遲鈍。事無容心。謂政悶悶。御吏束溼。譏以自任。委心僚佐。不曰能遜。觸手成礙。豈必有聲。公於其間。不折以慍。我從公遊。直道而進。公或不堪。我辭愈峻。卒明余心。兩匪相徇。公行及瓜。所仗忠信。人言不公。我又。不順。天亦爲虐。死生一瞬。囊無留金。衣忘敝緼。謗者聳然。耳扯足頓。我亦何顏。視此歸櫬。漉酒一慟。天不可問。

祭鄭景元提幹文

嗚呼。奇才異能。世資以爲用。則何患於無路。高科顯第。人資以自達。則何患於無時。兄弟炳乎。其相輝。則何向不可恃。朋友蔚乎。其相扶。則何志不可施。世惟恐無一焉。於其間。又安得合四者而有之。壽踰六十。非人命之難期。年歷三紀。非世道之難移。如兄之止於此。亦理之未易推。昔吾以兄爲自鋼。得非同病而後知。廟論亦察其不可。憲屬且先其至微。後發先至。爲駿馬之良。豫章手植。非老人所宜。兄爲慨然。何擇於斯。亦旣至此。安於已。而我曰。焉得。以自身私人之職分。豈容或虧。天不我與。甘之若飴。有命不承。寧問崇卑。不登坡壠。安陟崔嵬。身在一日。吾將何辭。凡念孔聖。猶曰。吾衰不如適意。與天同歸。我困囚繫。死生毫釐。尙欲於中。仰首伸眉。一歸之天。何以我爲。往來應酬。各有據依。此論未終。冀兄生疑。旬月之間。寂無一詞。棘寺逮我。方墮危機。手染報兄。累卵之危。兄必有策。免我庶幾。緘題之回。望之則非。夜半負舟。疾走

莫追棄我任我。幽明異歧。我亦漠然。甘與世違。嗚呼。兄之文章。有源有委。兄之議論。有綱有紀。兄之行事。有張有弛。兄之與人。有同有異。取之不竭。有本如是。道德性命。此外何事。昔者難兄。既知之矣。枯木死灰。去死寧幾。人固活物。日出事起。強恕而行。不偏不陂。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死生禍福。不阿不避。天地之性。以人爲貴。聖以此聖。福安得僞。仁以此仁。義安得外。是中只有離倫拔萃。求異於人。則匪人類。振古如茲。始乎爲士。異時冀兄。竝驅而至。兄旣長往。我存曷以。天長地久。盈眶之淚。

祭何茂恭文

嗚呼。公之行義文章。自朝之賢士大夫。以及於鄉黨朋友。翕然推之。莫敢爲伍。曾未能出其毫末。而遽覺之以入土。使知夫吉凶非必善惡。死生何常。且暮。世道消長。容曰有時。而人理逆順。莫求其故。世有所謂推人支干而察人相貌者。至是而手足俱露矣。嗚呼。昔公於某。而未覲而神已交。語言未通。而肺腑相與。譽之諸公之間。妻以其兄之女。君子或以爲難。世俗謂之過舉。屬儉讒之相間。而至情之疑阻。要不能無遺憾於死生。安得取而投之豺虎。雖此心之昭然。願有口而莫吐。是用略綵繪紙錢於末俗。具脯果酒。殺於蠶俎。酌公之神。而侑之以韻語。曰。天之生公。意蓋有主。俄而奪之一息千古。匪傷其私。我心獨苦。尙想音容。有淚如雨。

祭楊子固縣尉文

惟君慷慨而有奇志。磊落而無他腸。涵濡乎道義之會點。并包乎善惡之琴張。處家庭則自力於孝悌。入

場屋則自奮於文章。既出尖於輩行。爰結交於老蒼。無幾微於得失。肯輕易於低昂。醉墨淋漓。疾如風雨。而不聘詩章之俊。刀筆銛利。敏於鬼神。而不矜吏事之長。豹一斑而方露。金百鍊而後剛。世皆期君以大受。君乃自幸於小康。間者闕焉。未知其幾日。奄乎忽兮。遽失其故常。疑別話之鄭重。豈壯懷之披猖。相與脫我於垂死。固願報君於方將。我雖衰窮。而不肯妄自菲薄。君既強仕。而豈應廢其頡頏。俄凶問之卒卒。驚去我之堂堂。嗟就逮之無幾。念撫棺之未遑。忽歲行之漸周。恍奇禍之備嘗。陳始末於數語。薦精誠於一觴。使死者其有知。吾知君之不亡。尙諸兒之可恃。懼託死之未當。或素心之泯泯。徒老淚之浪浪。

祭潘叔源文

惟君讀書將以爲善。而不主於祿利。應舉將以行義。而不志於必得。鮮衣美食。以償男子有家之願。歌童舞女。以終人生行樂之期。禮義以悅其心。朋友以助其德。內外竝進。心迹無瑕。此宜閱世之滋多。而亦降年之止此。兄弟相從而去。各適所安。兒女攀慕無從。亦將有立。亮蹉跎暮景。邂逅飄零。白飯青芻。舊遊何在。隻雞斗酒。老淚如傾。歎逝者之斯夫。知吾生之永已。臨穴不及。遡風而號。

祭潘叔度文

嗚呼。舍選非古也。而叔度以月書季考得官。此男女室家之願。而懼不仕之無義也。銓法非古也。而叔度不以資歷年勞從仕。此鑽隙踰牆之賤。而懼行己之無恥也。叔度不欲以志節自高於人。故雖安坐未嘗一日不病。叔度不欲使事情有虧於己。故雖病未嘗一日廢書。覃思於不傳之學。而世不我知。不恤也。尙

友於千古之遠。而人不我卽不強也。至於孝友之行。信於其家。慈愛之實。著於其鄉。此叔度之日用飲食者。而其所自植立。則卓然欲會百聖期集之所。雖死不憾也。亮不肖無狀。爲天人之所共棄。叔度獨略其牝牡驪黃而友其人。關其休戚。憫其不容於世。而歲時一見。必繾綣不忍相捨以去。然亮之所以知叔度者。雖叔度不得而盡知也。今年之春。叔度有子能取世科。則喜不自勝。曰。我雖不仕。今有以見先人於地下矣。遂乞致其疇昔所得之官。未幾而遂死焉。叔度之自立者如此。而獨動心於是區區者。而心事之皎然可知矣。亮以禍患奔走。而喪車之出。不能祖道而酹。九原之歸。不能倚樹而哭。追致此奠。以暢其情。哀哀叔度。尙如平生。

祭朱壽之文

嗚呼。父實生子。子實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以至於無窮。此固天地生生之理。而亦所以爲人道有終之託。少不失父。老不哭子。送往事居。後先更迭。以終於無憾。此固國家大順之極。而亦所以從一人自遂之私。自昔聖人所以和同天人之際者。豈有奇功異術哉。使天下無所謂幸不幸而已。今子之死。乃獨有感於余心。而與不幸之歎。至於慟哭流涕。不能自已。非以子之翁遇我不啻骨肉。而因繫之餘。始知人亦惟其所遭耳。嗚呼。子獨胡爲而遭此耶。少有俊聲。而能自克。長讀父書。而能默會。義理以厭飫其心。藝業以游泳其外。學者之高下淺深。俯仰以接之。而不暴其從違。天下之賢不肖。一見而識之。而不輕於向背。其才豈不直一官。乃以韋布而沒地。其志豈不慕古人。乃以賢子弟而終自晦耶。嗚呼。子之翁老矣。抱負

至難之才。而人惡其遠世。刻意不傳之學。而人惡其厲己。諸賢零落殆盡。天獨許其後死。意者將有所爲也。而乃使之以六十之叟而哭子耶。嗚呼。慘矣。毒矣。如我之不肖不祥。而猶未死於縲紲者。是真所謂幸耳。若子之不幸。其嘆當何時而已耶。酬子金華。誰與對慟。遣祭三衢。徒有隱痛。不幸之悲。今古所共。翁亦慨然。孫可事奉。天人之機。懼其錯綜。文不能哀。將幣以送。

祭林聖材文

惟靈讀書將以爲善。而不志乎舉選。應舉將以行義。而不志乎得祿。孝悌稱於宗族。鄉黨慈愛隆於父子。弟昆非有表然之名。足以自見於世。而有粹然之善。足以無愧於心。胡不百年。終此大數。失一善士。空其一鄉。有幾子孫。佑之幾世。雖天報之可必。而老淚之易零。一奠因循。多病良久。靈其不昧。意則昭然。

祭何子剛文

嗚呼。以德不以力。以義不以勢。此古今之通論。而無力無勢者所藉以安也。公家貲數十萬。不可謂無力矣。結姻於朝列。不可謂無勢矣。而甘心自屈於鄉之暴有力者。猶不必其勢。悖言惡動。不與共較。則公之誠心爲善。尚不以德義自居。而何問勢力之所在乎。亮之心降而誠服。不可謂無所自也。方亮未冠時。束書就學於公之館舍。公不以凡兒待之。歲時之願遇。杯酒之殷勤。未嘗不倍於倫等也。其後亮方奔走四方。見公之日常少。而聞公之德誼特多。嘗欲進拜公。以示鄉閭知所則效。而因循不果。及公之沒與葬。又以部使者之嫌。而不欲求自附。使亮取外於公之門。若於公之生死不相關涉者。天當知之。非人之過也。

惟公盛德。著於平生。懿名偉於晚節。睹後生之自肆。瞻前輩之日淪。酌斗酒於隻雞。忘墓上之宿草。苟此心其可達。宜英靈之如存。雖再拜之未償。尙臨風而隕涕。

祭陳肖夫文

嗚呼。時學入骨。時文入髓。兄曰吾弟。父詔其子。以此而生。以此而死。從者如雲。得者寧幾。其初不悟。謂未工耳。工矣。云何不遭至此。使爾遭乎。其將何以。以斷國論。以謀王體。向之所學。乃今爲累。天乎。人乎。家國所繫。念此痛心。力薄無似。欲就時學。附以正理。挽不可回。爲此迢遞。分守移換。寧妨祿利。彼頑者何。而從背棄。予教嬰孩。尋行數字。僅能把筆。初守終墜。竟成孤立。相望惟爾。以爾之才。挾爾之氣。橫鶩長驅。始充爾志。一句一言。以古自詭。一字一畫。於今必異。母教兄督。人非友議。雖余亦曰。少不爲貴。子獨不然。曾西所畏。今幾何時。賚之入地。善不留種。墜此老淚。天亦徇俗。余寧不悻。嗚呼肖夫。子真死矣。有相聞問。時已後矣。奔走未寧。疾病踵至。子厝安在。義當一酌。酌而可遣。則已久矣。日復一日。義安在矣。乖其初心。敬從遣致。嗚呼肖夫。必不我罪。俯仰隨時。不死何謂。如子之死。於彼乎愧。跼壽顏夭。第相寬譬。會逢其適。千古之涕。

祭周賢董文

嗚呼。尊行親戚。今垂盡也。惟吾舅與君。屹然爲一坐之鎮也。方姨母在時。一再歲必一覲也。間者闕焉。而君惠顧不靳也。連歲有江上之役。欲爲公壽而不果奔也。謂公之壽方興未艾。而此心終未泯也。曾與吾

擔未及弛而死生不能以一瞬也。思吾先人不可得見而行輩亦復不振也。若余之所遭如此而安得不爲世所擯也。天乎人乎自今皆可勿問也。壽大較不滿六十而余少君九歲亦凜凜也。豈生既有闕於君而死乃爲此懇懇也。亦傷夫事變之亟而可以自見者無使有遺恨也。英靈如在其亦舉吾觴而滿引也。

祭喻夏卿文

嗚呼。家喪長老。鄉失耆舊。斯倉斯箱。亦既曰富。引養引恬。亦非不壽。與人無爭。以德則茂。終身無疾。以福則厚。羣兒斑白。侍立左右。諸孫滿前。一經各授。場屋較藝。或居選首。族子羣起。能名輻湊。君爲一笑。歲晚樽酒。八十年間。何所不有。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詰曲稱心。亦惟其偶。君固自知。法常得後。盡其天年。既全所受。云胡今者。往往心疚。天行有終。人望彌久。空其一鄉。一家之候。氣象凋落。事當大繆。官稱日聞。還彼俊秀。隱然鎮重。若何架漏。淚涕橫臆。非以邂逅。百感交集。微我有咎。親固共哀。誰識香臭。以其寸誠。見之觴豆。苟事皆然。何力可救。

祭郭德揚文

嗚呼。昔君尙及。父兄在時。協贊上下。爲家之肥。比於弟姪。誦書及詩。君又於中。唱使必隨。俯仰先後。力用不遺。閱世之久。實觀盛衰。晚值兄疾。賴君羽儀。家道愈昌。匪規新。君家甥館。乘龍是宜。子亦自奮。輝映旁支。君方婆娑。不與世違。六十非夭。而止於斯。念昔於君。年甫近之。見輒情話。寧此心期。我困囚繫。莫哭總帷。墓草若何。酌此蕪辭。

祭宗式之文

嗚呼式之少失怙恃。同室乖梗。縱或不順。因子亦猛。萬事瓦解。不待肉冷。天人相遭。有幸不幸。五行之運。厚薄偏正。參差不齊。孰得其稱。其初則曰。感必有應。未亦有言。以待天定。嗚呼式之。與予有連。所遭亦等。子獨於中。降年不永。身在有餘。誰爲子請。我獨僅存。未失綱領。小小顛倒。天有正令。兒幼婦弱。莫適與競。張官置吏。禮樂刑政。寧使孤寡。徒歸之命。嗚呼式之。彌子。子路。幽明異境。力所不及。分應退聽。天果定乎。姑以自靖。人果衆乎。天豈易勝。我脫囚繫。理亦炳炳。爲子少須。以觀究竟。方未定時。胡可比竝。念子無窮。雙淚交迸。

祭妹夫周英伯文

嗚呼。我先人蓋寡兄弟。而吾母惟女弟一人。零丁孤苦。相與爲命。而卒歸于周者。英伯之母也。故英伯之。女兒復歸吾弟。而吾妹長英伯九歲。吾母亦許以歸英伯者。欲使姻戚之義。相聯於無窮。而親愛之至也。吾母棄諸孤七八年。英伯漸長。而吾妹竟歸之。不敢食吾母之成言也。故英伯少學於我。而欲以武事自詭者。量其資性之所宜也。志旣不遂。而自力家事。以克用裕。使吾妹無旦暮之憂者。盡其心力之所至也。時節相存問。緩急相周綴。雖竹頭木屑。亦有以應吾之須者。篤吾妹之分義於我也。木石隨在。而辦椽瓦隨用而足。別爲此室廬。以煥然一新者。分賢尊之憂。責於身也。尊旣下世。子亦隨往。寡妻弱子。遽失所仗。得罪當路。我困羅網。忍死自明。照臨在上。狴犴孤隻。旁無族黨。子旣去我。誰任鞅掌。吾妹憂思。相從慄恍。

我存安用事亦可想。終喪致哀。有負靈爽。當與令子。行營高斂。死則同穴。愛此尋丈。灑酒昭誠。魂其來饗。

祭胡彥功墓文

少驅馳於宦牒。晚推遷於事故。徒夢寐於英游。卒弭心於農圃。蓋逢坎而輒止。豈不遇而故去。嗟有才其焉用。期不墜於門戶。謂人生其何爲。倘不貴而卽富。通閭里之有無。共僮僕之甘苦。旣弟昆於戚黨。爰骨肉其所部。時一平於曲直。亦何求於勝負。亶在我而有餘。宜於人而無惡。俄死生之異變。均涕泣於行路。念得此者幾人。雖百身而莫取。尙慨想於平生。爰灑酒於堆土。惟此願之未償。孤疇昔之青願。忘夜雪之漫山。遡北風而誰語。冀英爽之昭然。鑒精誠而弗吐。

祭俞景山文

嗚呼。生必父母。成必師友。死必妻子。葬必里閭。此天地生生之常理。而未有知其由來者也。以子之端慤靜默。知有書卷。而不知有天地之大。日月之過前。知有朋友。而不知父母之遠離。家室之不可已。此其爲志。豈小而偃然臥病於百數十里之外。死以屬諸朋友。而葬以累其父兄。使天地生生之理。顛倒而不可知。抑其所謂不可知者止此。而子獨偶逢其適耶。何其所遇之慘也。雖然。比夫客死於不可知之地者。其魂猶爲有所依矣。死於我乎斂。弔於我乎哭。朋友故舊。觴酒豆肉。子魂在何。亦就乎木。舉柩卽路。有兄有叔。

祭何茂材文

惟君碩大充偉。儼然老成。端莊恭儉。以託後生。善多於財。實浮於聲。前輩遠矣。見此儀型。云胡溘然。使我失驚。衆所睹者。黃金滿籩。我獨知之。教子一經。我固欲倒。而風不停。二年囚繫。莫弔君靈。慕有宿草。我心未明。一遐將之。廓然此情。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四

祭文

祭呂東萊文

嗚呼。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而遺其精。則流而爲度數刑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聞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爲權譎縱橫。故孝悌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而材術辯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在人道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雖高明之獨見。猶小智之自營。雖篤厚而守正。猶孤壘之易傾。蓋嘗欲整兩漢而下。庶幾及見三代之英。豈曰自我。成之在兄。方半夜之劇論。嘆古來之未曾。講觀象之妙理。得應時之成能。謂人物之間出。非天意之徒生。兄獨疑其未通。我引數而力爭。豈其於無事之時。而已懷厭世之情。俄遂罹於末疾。喜未替於儀刑。何所遭之太慘。曾不假於餘齡。將博學多識。使人無自立之地。而本末具舉。雖天亦有所未平耶。兄嘗誦子皮之言曰。虎帥以聽。孰敢違子。人之云亡。舉者莫勝。假使有聖人之宏才。又將待幾年而後成。孰知夫一觴之慟。徒以拂千古之膺。伯牙之琴。已分其不可復鼓。而洞山之燈。忍使其遂無所承。眇方來之難恃。尙既往之有靈。

又祭呂東萊文

惟兄天資之高。地望之最。學力之深。心事之偉。無一不具。其來未已。羣賢凋謝。屹然山峙。兄又棄去。我存

曷以一代人物風流盡矣。生也何爲。莫解此理。彼豈無人。懼非書耳。昔兄之存。衆慕如蟻。我獨從橫。無所網紀。如彼扁舟。亂流而濟。觀者聳然。我行如砥。事固多變。中江乃爾。三日新婦。請從今始。念此哽咽。淚落如洗。卮酒豆肉。非以爲禮。

祭妻父何茂宏文

嗚呼。旣以有生。安得無死。自死自生。滔滔皆是。生旣非眞。死亦云妄。超出死生。是名實相。惟彼聖賢。其道則殊。不使生死。總之爲虛。生不如生。麋鹿與俱。死則死矣。木石之枯。生事愛敬。死事哀戚。人道始終。一用其極。前賢未辨。我任其責。責苟在我。有死無易。昔公少年。相父起家。食不厭羶。衣不慕華。父死我在。事靡有他。或費或嗇。先志未遐。欲知其人。視其家道。以其餘力。發爲辭藻。兩登薦書。門戶華好。迄用有成。難弟敏妙。家日昌矣。而弟遽亡。弟有遺責。併此乎當。同時孰在。彼俊者郎。筆硯其間。而視茫茫。旣老未休。心非外慕。不蓋之嗟。莫求其故。縱不尊榮。終此大數。無寧少留。觀我常度。唯公平生。皎然不欺。質直敢前。恭儉自持。無疾而逝。胡寧有疑。死生大矣。不足與移。某獨何爲。感念昔者。託我以女。匪其可且。幸能謀食。於道未也。晚蒙公知。異禮是假。言疏意拙。忠故不捨。二十年間。付之土苴。持此丹心。對越泉下。尙想音容。酒傾淚灑。

祭石天民知軍文

嗚呼。高才辨智。孰與強力爲善。博學多能。孰與蘊藉風流。故天下之士。有以自負而取名。自足而善謀。未

若無挾而好脩。淡然而不伎不求者也。嗚呼。天下而有若人。則薄劣不能汙。纖碎不能留。小諒不能表其子子。鄉原不能致其綱繆。當與一世混流而揚波。枝葉婆娑而根是培。屹然而山立。脩然而天遊者也。嗚呼。此吾天民所以單行於士林之表。平平而坦坦。容容而休休者乎。英風義槩。足以激懦而起偷。美意仁心。足以律貪而鎮浮。書冊未嘗不親。而書味厭飫。而優柔。事體未嘗不具。而事情反覆。而咨諏。聖賢不傳之學。豪傑經遠之猷。兼該衆美。而歉然以未善爲憂。推先一輩。而退然與後學爲儔。此吾夫子所以嘆任重而道遠。而韓子貴於責己重以周者也。嗚呼。天民豈復有一事之可憾。而不足以乘一障於遐陬乎。樞庭一屬。與夫治中別駕。乃足以盡其平生而酬之乎。吾不得質諸幽也。嗚呼。得兄凶問。京口行舟。審吾元卿北關渡頭。歸未弛擔。負薪是尤。賢子訃告。我病不瘳。日臥于牀。自夏徂秋。亶其旣安。困於敵讎。二年之間。一半爲囚。自餘奔走。人扼其喉。兄喪旣終。我頭未抽。墓有宿草。老淚漸收。我雖僅存。豺虎是投。來飲我酒。尙如生不。生死遺憾。付之牢愁。跡雖易考。事終可羞。兄亦慨然。歸安此邱。

衆祭濫用和文

嗚呼。鄰里親戚。朋友故舊。此人情之至隆。而人道之所繇立也。歲時無事。杯酒相命。劇談滿引。恢諧笑謔。醉倒而不相責禮。其尤親者。則有筆硯文字之好。上窮千古。下極目前。碎事以致其切磋琢磨之意。此人情之至歡。而人道之所繇成也。俄而於朋輩之中。奪其一人而去。使其徒回皇四望。而目瞪舌彊。不知所以爲策。徒能涕淚四垂。各道其平時悃款歡愛之淺深。以爲幽明契闊之候。此人情之至悲。而人道之所

繇極也。平時朋類相從，頽然無所是非於其間，使爭心消伏而不見，惟吾用和是賴，而何以首當此禍耶。豈吉凶皆非善惡之謂，而所遭特顧其臨時耶。千卷之書，獨不如生前一杯酒，此吾徒所以爲用和千古之嘆，而寂寞身後之名，要亦何足深計耶。八人之中，惟頤年相若，惟恂齒最少，同堂合哭，以哀亡者之相去一世，不知悲樂憂歡，變故何時而遂已耶。生無所取，死無所愧，哀哀用和，致此一酌。

祭章孟容文

嗚呼。盛衰生死，固天地之常經，而悲喜哀樂，遂出乎其間者，亦情之正也。如君父子，踵相躡以取科目，而先公遂以才望入御史府，登法從，蓋可謂一時之盛者。及其以不合得罪，罪方釋而死，及之，君徒小試州縣，而亦繼以死。行道之人，爲之酸辛而感涕，而況於君之母兄若弟若子乎。念昔見君，纍然在疚，撫胸呼天，天不我覆，余亦悲哽，慙不能救。今又幾時，來告君訃，盛衰相尋，如夕與晝，適其甚者，與君先後，余聞君疾之未病也，語其子以苟不可諱，勿用老佛之教以污我，及其臨訣，夜分款語，今且死矣，遂從吾父，所可憾者，棺未入土，禮壞千載，喪尤非古，如君之志，聖賢所與，君言在耳，而子忍負我，欲哭君，旣行而沮，昔君屬子於予，何取，庶幾幡然而過，可補祭奠，柩前，英靈鑒否。

祭孫冲季文

嗚呼。天之生子，殆若有意，變化倚伏，惟人自致，是以君子勉所未至，兢兢業業，天人之際，理之難知，乖其所恃，念子之初，亦或可避，彼其與之以識，而偏於才，備其能而嗇於德，文足以自見，而勞於成名，志足以

自立而困於無命。子憂其才之不足。余獨以德爲可貴。子方以名爲可求。余獨以命爲可畏。今余不幸而言中。使子賚恨而入地。重慈親之憂。有幼子之累。父必以咎而自歸。安在其子之有罪。然皇帝王霸之道。聖賢士君子之學。平時樂與子共之者。直事瓦解。而余尤不自知其多涕也。嘆來者之未涯。傷疇昔之有愧。苟子之姓名。與我隱顯於百世之下。則或爲九泉之慰。

衆祭孫沖季文

嗚呼。十人之聚。則有短長。命也不齊。固理之常。積而至百。胡可較量。念昔相從。意氣方張。禍福之來。孰避孰當。而謂如子。適是不祥。不祥何尤。當之可傷。相與別子。列以豆觴。汝飲滴酒。如在吾旁。所謂學者。帝霸皇王。追念此志。有淚盈眶。爾友咸在。爾魂茫茫。爾不能飲。飲爾以漿。各以意接。言不能詳。失聲而號。痛裂肺腸。何以慰子。沒身不忘。道過爾墓。悵望斯岡。千載吾銘。歸安其藏。

祭宗成老文

亮年十八九時。諸公不以爲不肖。雖大父行。父行。往往辱與之游。其後又與年輩相若者。相與上下其論。晚乃與一時後生相從。講畫雖才俊比肩。可喜可愕。至於動心怵目。無所不有。然其厚德偉度。要不復前人比。以故尤思與父行游不厭。公於其閒。厚德偉度。尤爲傑然。而旣親且舊。其慕用不一端而足也。乃亦竟死耶。八十之親。子又方冠。一第何爲。萬事冰泮。盛衰相尋。百年之嘆。人物藐然。寓哀一奠。

祭妻弟何少嘉文

嗚呼。恩莫隆於姻戚。義莫重於朋友。民之秉彝。士有常守。類而聚之。各從其厚。聯而合之。既厚且久。聖賢所謂捨是則否。我與子姻戚也。而講論辯說。我爲子剖。子於我朋友也。而患難倉卒。子獨我救。緩則游從。急則奔走。不期而應。如左右手。我寡兄弟。賴子以沒首。世俗道薄。賴子以遮醜。天胡不仁。爲此舛謬。夜半負舟。疾馳恐後。古亦有之。顏天跖壽。獨子遭乎。亦我有咎。嗚呼。此其禍變。豈復吾之始慮耶。以子之平生。亦何以致此荼苦耶。事母能以色養。至於左右之無違。事兄不以病替。至於憂喜之無忤。敬其弱妻。而裏言不用。撫其幼妹。而恩意孔煦。尙賢睦族。以任門戶。敬老慈穉。爰及行路。人爲我役。謹其喜怒。人食吾利。同其欲惡。節彼我飾。行以內恕。年未三十。動有常度。仰止聖賢。行矣而著。胚胎旣成。軒豁呈露。子之望我。亦以此故。我困禍患。失其故步。子拖不滿。交臂而去。道之云遠。人遏其邊。非道弘人。歸咎無所。百爾所思。豈亦有數。我辭非悲。我淚如雨。有知無知。一息千古。

祭徐子宜父文

前賢旣遠。源流莫繼。卓彼諸儒。尋廢起墜。後先相望。曰同而異。歲晏屹然。惟公之子。非子之能。於公實似。言取其信。動必以理。孝友慈恕。儉恭和粹。儀刑後末。子鍾其美。枝葉扶疎。有本如是。子登王朝。日躋臚仕。羣公相敬。資以行志。退食從容。教忠無愧。朱衣銀魚。寵褒沓至。何如蒼天。成此永喟。道之云遠。幾人能遂。無以考祥。曷視其履。公雖遄邁。道則自邇。盡道爲難。從公則易。進退莫安。死生孰計。終天之痛。惟子之瘁。子曰已哉。朋友則未。相與盡哀。繼以寬譬。嗟乎公哉。非以私意。庶幾饗之一觴之酌。

祭陳聖嘉父承務文

嗚呼。昔我先祖。以氣自豪。公方錄一縣之事。歲時相往來。以同宗故。甚相好也。我先君與公之子。生同歲。少同學。而不肖無狀。因得敘族屬。以自附。聞公之喪。匍匐哀慟。若已有之。比其葬也。亦復効薄奠。以載其區區之意。非無從而至此也。惟公早稱善人。晚錫爵命。念平生細大之事。莫或自欺。雖一死契闊之餘。故應無憾。有昭靈識。樂舉余觴。

祭凌正仲父文

惟君力足以自拔。而志念不出於鄉閭。才足以資世。而事業止闕乎門戶。孝友慈愛。人無閒言。規矩準繩。身有常則。富而好禮。惠以使人。子有一於是乎。吾必謂之學矣。居雖異縣。心則知君。及夫事變之驚悼。困於禍患之奔走。意料不到。倉卒何關。聞君之喪。嗟已後時。哭君之柩。沮於及境。徒有遺憾。夫復何言。一醉之哀。半歲而遣。昔者君之子。姓多不見鄙。故論君之平生。獨爲甚詳。魂乎來歆。言也無愧。

祭王木叔父文

嗚呼。父子之恩。沒身莫酬。四民孰貴。士兮好修。昔公有子。讀書是謀。亦旣得仕。惟友之求。堯夫子復。共仕吾州。少望正則。又拔其尤。我亦登堂。厠比英游。公居其間。意好綢繆。亦有甘旨。共此拍浮。賓主上下。一笑夷猶。謂彼茅容。少見未周。退與婦言。有此客不。非子能賢。實父之繇。十五年間。參差去留。進登王朝。或死以休。或掇巍科。或官遐陬。我獨窮甚。豺狼是投。賢子何爲。逆風撐舟。公亦厭之。一病不瘳。嗟乎哀哉。逝者

如流。死生異道。窮達不侔。孰爲此者。蒼天悠悠。未有已時。寧有定憂。積者厚矣。命子之收。鄙文侑奠。以享諸幽。

祭彭子復父文

嗚呼。生稱善人。死表於墓。曰處士之墓。古人務實而不務設飾。所以貽範於其鄉也。衆之本教曰孝。國人稱頌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古之人爲人子者。由微而至著。所以達其父於天下也。如公之父子。蓋亦庶幾於無遺憾矣。七品之服。以爲封。千里之寄。以爲養。夫婦相對。子女無缺。而相羊於七十五歲之間。天之報施。亦豈徒然哉。昔公之子。初官金華。我從之游。道義靡他。拜公堂上。質實無瑕。從容二林。相與如家。子登朝列。公壽方遐。我困囚繫。公天一涯。死生禍福。相去有差。晚節末路。共此嘆嗟。墓有宿草。計程則賒。雖死不朽。是耶非耶。情則至矣。儀匪靖嘉。臨風一酌。涕淚交加。

祭金伯清父文

嗚呼。讀書取於庇其身。治生取於足其家。身苟庇矣。有開其華。家苟足矣。不導其奢。設心措慮。造端不差。報施常理。爲應匪賒。故諸子力學勤生。統緒既定。宜君之暮年晚景。付託良佳。何一旦之逝去。致有識之咨嗟。況於樂善之不倦。重以內行之無瑕。壽不應齎。理宜有加。天之蒼蒼。其正色耶。若伯清者。善人非耶。雖倚伏之終在。而變化之周遮。念歸怨之何所。矢陳辭之靡他。追疇昔之樽酒。爲今茲之靜嘉。謂冥漠之如在。想英靈之未遐。苟余誠之可享。豈多言之爲誇。旣升堂之不見。宜有涕以無涯。

祭王天若父母文

嗚呼。富壽好德。康寧考終。此所謂五福。而權勢榮華不與焉。蓋五福上下之所通有。爲人者不可不自勉。以待正命也。如君之伉儷。雖不至於期頤之壽。然富而好禮。平時無甚疾病。而以令終。先後一年。而相從於地下。而又有子以似之。其於五福。蓋亦庶幾於備矣。亮之於君。居雖異郡。而壤地相接。聲問相通。雖不覩其丰標。而審其平生。敬其吉德。曾未得握手接殷勤。而君之耦以訃來。亦嘗爲君之子。驚悼失聲矣。禍患奔走。欲一遣慰。未能也。而君又以訃聞。嗟乎傷哉。如君雖可以無憾。而人子之心。奪之中道。鄰壤之敬。失之須臾。其爲傷嗟。寧有窮已。一奠併致。寸誠孔昭。靈其有知。我亦出涕。弔君之子。惟後是圖。

祭王文卿父母文

嗚呼。昔我諸兄。與其鄉人諸友。及從先公游。磨礱乎道義。而服膺其家範之懿。至今在耳歷歷也。及公之身。積愈厚。而收愈薄。克有賢配。以無忘先公之訓。惟我一二人。獲與諸子周旋。先世之德。至是而愈文矣。天之報施。意與人合。變化倚伏。一闢一闔。夫婦繼亡。有來或遇。何以占之。送車雜沓。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五

祭文

祭妻祖母夫人王氏文

嗚呼。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夫人之勤。始終若一。豈徒以起家之不可安乎。室無妄用。則男子無苟取之心。夫人之儉。不閒於有無。豈徒以貧富之不可常乎。至於察人之所不察。而閭內之情畢見。愛人之所不愛。而一家之勢常平。此所以夫不勉而正。子不督而賢。閒言不卻而息。長幼不約而親。而天下之爲人婦。爲人母。標行義以自見者。比夫人蓋猶未足以爲賢也。生不願知於人。死不見著於史。惟餘此心。無成有美。矧亮不肖。烏知夫人。亮實有婦。夫人之孫。十年登堂。誨言在耳。因跡以觀。其平如砥。昔亮之窮。棄不足論。夫人撫之。綈袍之溫。一飽有時。解顏以喜。感念之恩。如實出已。年餘八十。德浮於年。哭不可留。路及九泉。

祭姨母周夫人黃氏文

嗚呼。昔我外大父六男二女。而我先祖妣實外大父之女弟也。故許以女歸我先君。而外大父母相繼卽世。於其中間六男摧落無餘。故我姨母幼育於我先祖妣。及笄乃歸周氏。然後黃氏所存惟二女而已。我先妣每念及此。輒不欲生。歲時祭享。遂託於陳氏。亮自幼時。固已識我先妣之戚愛。常懼力之不足以任。

其後也未幾。我先妣以盛年棄我諸孤。弟妹交託於周氏。亦惟我姨母是撫。不獨黃氏之責。萃於姨母之身。天下閔凶。我姨母復得未疾。猶以藥物自扶。每力疾而語亮曰。汝克自立。我姊賴汝以瞑目。然黃氏於茲盡矣。汝母寧無遺憂乎。亮投淚以告。方扶持百年。是望毋爲是不祥之言。然心亦憂之。不圖其遂至此也。天乎酷哉。天乎痛哉。以亮之不肖。懼將遂墜陳氏。其能保有黃氏之墳墓。而饗其鬼神。以安我母我姨母之靈於百年乎。念我姨母。如我母存。死而可代。敢愛此身。今其已矣。責將誰分。長慟大號。告我後人。

祭妻叔母喻氏文

嗚呼。念不肖之疇昔。嘗受知於夫君。妻以其兄之子。教以古人之文。雖有孤於此意。豈不懷於過恩。俄永隔於生死。無所効於賤貧。惟胸中之耿耿。蓋可質於明神。晚抽頭於禍患。幸日暮之晏溫。事夫君而不及。有夫人之尙存。願誕彌之再拜。終此禮於千春。寧夫人之盛德。使我志之莫伸。環親戚而聚弔。獨計昔之後聞。雖本末之可察。年長短之易論。望新靈而哽噎。話往事以酸辛。尙至心之可恃。與薄奠而共陳。豈多言之自解。庶或格於尊魂。

祭林和叔母夫人文

嗚呼。欲知其母。視子之賢。子賢而達。母享其安。富貴尊榮。百福具焉。飛騰之初。而母棄捐。此在人情。孰不盡然。況於其子。寧望生全。孰爲此者。嗚呼蒼天。栽培傾覆。倚伏變遷。一往一來。如環無端。有幸不幸。理難槩然。必其在人。爲之後先。吉凶禍福。則罔所愆。雖愆不愆。其終不偏。天人相因。繩牽絲連。衛太夫人。和柔

靜淵夫婦如賓。烝嘗吉蠲。衣不慕侈。惡其敝穿。食取則足。惟其潔鮮。七品之封。八十之年。康寧考終。子孫滿前。凡我鄉井。三數衣冠。錙銖而較。莫我扳援。先德如此。厥有繇緣。子心罔極。曰不其延。於今未足。視後必填。安得彤管。大此幽鑄。我辭之悲。抑揚周旋。有是寸誠。薦之薌羶。

祭徐子才母夫人文

嗚呼。天之運行。爲有常人之祈望。爲無已。年踰八十。身爲命婦。康強無疾。奄然而逝。世之得此。其能幾人。天之報施。亦不薄矣。子有盛名。方爲時用。挈其才具。欲飛輒止。高高在上。事固難量。人之所期。豈有窮哉。天非獨吝。人非無厭。天不如是。則不足以言天。人不如是。則不足以爲人。送車千輛。祭者數百人。交有淺深。義有厚薄。或哀或念。其情如一。行路觀者。爲之太息。死生之際。無一可憾。人各有心。非力可取。地道無成。固有終矣。安歸于土。惟善惟最。

祭葉正則母夫人文

嗚呼。昔余識夫人之子。於穉年。固已得其昂霄聳壑之氣。自其客居永康。每一食未嘗不東向。悽然有時。繼以淚下。曰。吾家甚貧。而吾母病。飲食醫藥。宜如何辦。又以勞吾父之心。吾將何以爲人子。余於是時。雖未獲登堂之拜。固知夫人之甚慈其子。而爲之子者。固自爲可。且余有父不能養。余甚有愧焉。數年以來。夫人之子。大放於古今之書。凡聖賢之用心。與夫後來英雄豪傑之行事。觀其會通。而得其所以與時偕行者。於是四海友朋。如夫人之子者。可以一二數。而天下之人。有以觀夫人之爲人母也。旣而夫人之子。

又以甲科歸拜其親於庭。併世俗之所謂榮者而竝得之。人皆謂夫人之疾宜自是脫然而竟以不救。豈世俗之是非休戚一不以攷其心而繇疾至死。一一自有條理耶。疾與死非人力之所可爲而所可爲者。夫人旣加於人一等矣。常情之遺憾。又何以陳之夫人之前耶。然夫婦母子人之至情。死生之際。不可以理譬解。夫人之子與其父宜何以爲心。而朋友之涕亦不自知其潛然也。重岡一水。寓哀於文。匍匐之救。有覩古人。

祭趙尉母夫人文師旦

嗚呼。三釜及親。捧檄而喜。仕非爲貧。亦以養耳。孰不生男。其成有幾。人曰幸哉。有子如此。吁嗟夫人。亦旣有子。人事好乖。欲飛屢止。千尋之木。困嘗在始。及其千霄。條達自遂。君子知之。順變以俟。亡者安焉。身後無愧。賁及九泉。彤管有煒。登堂莫及。聞風而起。歸旆翩翩。道出下里。後之泱旬。失之寸晷。一奠之敬。竟成追致。交道之難。難於生死。

祭王道甫母太宜人文

嗚呼宜人。少從其夫。艱勤以起家。晚從其子。驅馳以赴官。三年簿領。一月朝行。而徑膺千里。專城之寄。板輿之樂。人生亦可無憾。羣賢聚朝。召命鼎至。而遽罹蒼天罔極之痛。喪車之行。識者以爲大哀。人之隱憂。子之巨創。交發竝至。其胡可言。嗚呼。人壽百歲。獨不可以八十九乎。貴極人臣。獨不可見其子爲卿監。法從乎。天運之公。人心之私。苟其相值。公私合一。厥或參差。爲此臬兀。富貴之來。半道而失。終天之恨。寧

此秒忽。某向與令子爲琨。逖之相期。晚節末路。蓋管華之異向。跡雖小戾。心實如初。追念昔遊。幾成一夢。值茲凶變。共哭三衢。越報兒曹。令陳薄奠。指日東望。臨風涕零。

祭錢伯同母碩人文

嗚呼。大家世族。垂三百年。方其盛時。二浙惟錢。被兵日少。有此山川。尺寸必爭。俄而華顛。棄如敝屣。聖明當天。祿以報功。位以象賢。著忠令甲。吳寶與肩。代不乏人。母儀是先。睠惟后族。和柔靜淵。女美夙著。女訓素嫻。有德有容。衣此華鮮。有禮有節。饗夫薌羶。齊實吾偶。作配其緣。生兒大佳。胎教固然。兒亦自力。取友心端。有聞于朝。進服班聯。持節分符。于蕃于宣。風采閒見。仁愛則專。板輿有教。奉以周旋。庶幾色養。不爲變遷。天子曰歸。赴我詳延。綵戲之樂。所居而安。子心罔極。福無十全。登進方隆。忍此棄捐。嗟舊封部。遺愛在焉。豈我一夫。爲是惓惓。弔死唁生。困於拘繫。祥除伊邇。寧發慰言。一奠之誠。不懈愈虔。天運參差。惟偏非偏。

祭樓德潤母夫人文

惟靈守寡之操。有以參列婦於古先。撫孤之仁。有以見夫子於地下。所積之厚。所收不微。板輿東西。廈屋終始。年踰八十。爲人子者。寧有滿時。命至再三。有國家者。以錫類耳。雖天報之未殞。而人道之有終。念一旦之息微。所不忍見。追平生之色養。詎其克堪。此賢嗣之所以創鉅而痛深。而朋友之所以哭哀而涕出。舉觴而薦。豈曰無從。望堂而登。於茲永已。

祭鄭景元母夫人文

嗚呼。盛衰消長。相尋於無窮。是非毀譽。交發而未定。此世人之所共歎。而君子以爲有命。方夫人之盛年。悼其夫之已竟。念二子之何學。寧利名之足競。嗟長公之山立。儼獨於細行。蔚羽儀於廟朝。樹後學之審訂。越仲子之鷹揚。慨砥節於清勁。不充詘於崔嵬。無幾微於贈蹬。宜世道之有關。詎門戶之私慶。以還報於地下。謂婦德其特盛。曾歲月之幾何。掩風波之交迸。彼山立其何罪。躡夫人而目瞑。此贈蹬而不已。遂得名於不令。矧窮達之小異。豈平生之退聽。噫夫人其何爲。與此變而俱病。雖自古之或然。冀天定之能勝。不然。則盛衰消長。是非毀譽。乃足以汨人之正性也。耶人欲若浮。天理如瑩。物必有對。鸞鳳梟獍。其順其背。或掩或映。參差不齊。於終必稱。受命於天。惟舜也正。長公有知。告我曰敬。其存謂何。盍亦自靖。逝者如斯。萬事墮甌。委曲則巧。直情則徑。匪人可欺。寧我不佞。尊魂如在。雖幽不懼。揭虔妥靈。斯言有證。

祭邱宗卿母碩人臧氏文

嗚呼。母子之愛。不出於閨門。而足以關天地之造。閨闈之懿。不出於鄉閭。而足以起薄海之敬。此其輕重繫之人。而真足謂人者。固未易以一二數。雖隱德幽光。亦將不期而暴白也。一世人物之英。百年廊廟之具。而碩人生之。豈不有關於天地之造乎。三品榮貴之養。上壽康寧之福。而碩人享之。豈不遂起薄海之敬乎。碩人之婦道。固天下之爲人婦者所取以爲法。碩人之母儀。而天下之爲人母者。雖欲想望其庶幾。而不可得。使盡發其平昔之所有。則碩人之不朽。固不在於言語文字之間也。終天之痛。人子之心。豈有

窮哉。宿草之哭。封部之人。其哀如此。仰惟靈識。俯鑒精誠。盡以餘悲。泄之一奠。

祭盧欽叔母夫人文

嗚呼。多男之祝。聖人不棄。則百斯男。徽音孰嗣。兩姓之合。似續爲貴。琴瑟旣調。男多受祉。嗟惟夫人。尅意絲枲。祭祀酒食。旣嘉且旨。家道用裕。人心不貳。開厥後來。相導以理。一男克立。問學自詭。聲問昭宣。亦母之美。或幹其蠶。或尙其事。諸男森然。分頭竝起。百足之蟲。不償其死。死而不亡。亦惟有子。闔內之懿。聞於井里。日夫旣行。今亦往矣。人壽有涯。子心罔旣。死生大變。孰可寬譬。號呼蒼天。感念終始。一哀出涕。朋友之義。我困于囚。義亦凋悴。追作此文。尙千萬祀。

祭蔡行之母太恭人文

嗚呼。以太恭人之盛德。而不及竟壽考。以成子之養。以令子之純孝。而不及登華要。以致養其母。此朝士大夫之所共歎。朋友之所爲流涕。而天之所以爲天。其不可知者。類如此也。雖然。太恭人之壽及中矣。令子亦有列於朝矣。夫君旣沒。整齊家道。母子相與爲命。以致菽水之歡者。又數年於此矣。諸子稍稍自見頭角。而爲母爲兄者。亦庶幾可以無負矣。等高下而較之。雖太恭人之母子。所以自盡者。甚至而天之所以報人者。亦不至於甚謬戾而不可合也。五福之難全。其來非一日。而一事之稱心。亦有以自歸於九泉。況其可以自寬者。不旣已多乎。歸從夫君。而兩愛子左右之。責當門戶。而四兄弟先後之。死者無所憾。生者未易畢。朋友之救。不能匍匐。樽酒之酌。有如嫩日。

祭李從仲母夫人文

嗚呼夫人。事夫有禮。而不同其老。教子有法。而不及其成。望有所止。而事固難平。雖助緝其家。始末之可念。然康強以老。死生之可驚。寒暑不能無代謝。弦望不能無虧盈。人生不能無欲。有欲不能不爭。苟在我有自安之分。則在人無不盡之情。終天之痛。聖人以三年爲斷。顯揚之孝。人子以終身爲憑。恍吉祭之有日。必揭虔而妥靈。稽一尊之奇禍。乖大義於平生。尙時日之可考。儻素心之易明。寓不足於薄少。徒黯然而涕零。悵音容之已遠。寧譬歎之或聆。庶彤管之可恃。豈龜趺之足徵。

祭郭伯瞻母夫人文

何郭大家。里閭相望。世有姻連。成此吉昌。夫人柔淑。於何用彰。出從于郭。適合其當。女功姑置。婦職是襄。外餉賓客。內謹烝嘗。必敬必戒。頃刻敢忘。宜家宜子。拱立于旁。睠惟夫君。以志自強。藏鏹巨萬。詩書是將。論德聖賢。結交老蒼。無以相之。歲月茫茫。今其已矣。有來感傷。吾事未了。付之諸郎。兒亦自知。若何終喪。弔者在門。有淚浪浪。

祭凌存仲母夫人文

閨門懿行。足以爲世母儀。死生大節。足以配古列婦。第知有子之可恃。亦以聽天之所爲。門戶方興。世皆知其爲陽報。庭除日美。人亦願其以壽終。胡不百年。究此大數。無寧一夕。困於小疴。樹欲息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昊天罔極。從古難言。朋友之哀。託文以訴。

祭葉正則外母高恭人翁氏文

嗚呼。惟恭人生長儒素。孿于勳門。匪惟勳門。國之戚姻。德尙多有。貴無與倫。方其盛時。震動簪紳。中更多事。散而之溫。大家世族。能幾人存。粵其存者。往往瓜分。各求其配。惟德是論。恭人宜之。豈適王孫。亦惟其德。相待如賓。自飭以禮。自督以勤。再立門戶。其命維新。賢士大夫。以類而親。有酒既旨。有殽既珍。爰多受祉。以友輔仁。相夫至此。有終則坤。云胡不淑。遽以訃聞。使其夫子。號叫云云。恭人甥館。第一輩人。亮忝交久。義同弟昆。一奠致哀。詎曰無因。恭人饗之。以誠非文。

祭妻姑劉夫人文

嗚呼。夫人有兄女爲我婦。諸孤是以諉我以銘墓。婦德女美。吾辭略具。親戚情義。亦旣悉吐。云胡今者。猶此驚嘯。所不忍見。輜車卽路。萬事瓦解。音容莫覩。五十餘年。遂爲堆土。杯酒從容。莫復其處。時節問信。敬致無所。慟且出涕。皆以此故。兄女昔者。固嘗奔訃。余乃不與。會葬之數。事有後先。歸壽其母。溯風而號。有淚如雨。生必有死。在昔自古。哀樂從之。人道如許。後先相送。懼失常度。觴酒豆肉。至情所寓。門庭徑塗。魂猶有據。是耶非耶。母亦小駐。異時夫人。嘗命兄女。遇有海錯。惠不妨屢。雖小戲劇。未酬前語。今亦稍稍。以登于俎。尙如平生。以享此不。千古話說。何時可茹。

祭妹文

昔吾母十四歲而生我。又二年而生汝。次兄。又二年而一男不育。明年遂生汝。自是不復有子。比我年二

十有三而吾母以盛年棄諸孤而去。未終喪而吾父以罾罟困於囚繫。我王父王母憂思成疾。相次遂皆不起。三喪在殯。而我奔走以救生者。我妻生長富室。罹此奇禍。其家竟取以歸。吾弟亦挾其妻而苟活於道旁之小舍。獨汝與一婢守此三喪。負焉在疚。人不可堪。汝左汝右。悲涕橫臆。見者疾首號呼蒼天。竟不我覆。余時無策。副前失後。大慟欲絕。出入貿貿。念汝之窮。冀以死守。雖余亦復。慚不能救。異時得脫。均此貧富。外表之姻。母意已久。余欲中變。孰任其咎。薄力未周。成此非陋。汝既畢縶。余終面垢。吾妻視汝過於女厚。歲時存問。肯有遺漏。天知地知。余心未究。見母地下。一一可復。三載之間。禍患輻輳。當路欲殺。刑不易受。搏手待命。大明當晝。親故反眼。孰匪我寇。汝與吾妻。涕泣消瘦。歸視我行。病輒顛仆。余亦失驚。庶天之佑。長號而別。事亦大謬。我遭羅織。命落人手。汝既喪夫。而子又幼。念此計窮。病亦宿留。天不可登。地無所叩。瞑目長往。如犬入竇。余望網羅。如鹿在囿。內外隔絕。迷此惡候。生死永訣。豈曰邂逅。汝責未了。我禍亦驟。當使汝子。稍識香臭。死而可忍。木亦難就。螿螿勃萃。自容宇宙。余復何言。無與石鬪。汝其有知。饗此觴豆。

祭徐子宜內子宋氏恭人文

嗚呼。婦容罔失。宜其家室。求我庶士。迨其既吉。婦德可親。宜其家人。夫夫婦婦。人之大倫。恭人之初。兩姓既社。外事詩書。內事絲枲。厥德交修。相尚以理。道德性命。施于女美。曰父而舅。曰母而姑。承顏順志。上恬下愉。賓客朋友。親族戚疏。一有不類。則匪我徒。祭祀孔豐。酒食惟潔。職所當爲。力兮必竭。家道肅穆。衆心

允愜。胡不百年。以及永訣。男拋未下。女失所依。矧姑鍾愛。涕淚交頤。思與婦計。楚相可爲。寧忍俱棄。命乖所期。畿內使節。罹此悲哽。有來貴富。年不偕永。一生辛勤。半道乖梗。事之難平。有幸不幸。言念昔者。嘗獲登堂。拜母之餘。爲壽于旁。友好念篤。克相無疆。再拜遺酌。觸事悲傷。遭此大變。出淚痛腸。魂靈縹緲。如在洋洋。

祭薛象先內子黃恭人文

恭人嘗誦釋迦摩尼余醉之故書紀

惟恭人生於巨公之家。嬪於名儒之室。少不以富貴而自驕。晚不以從容而自佚。聽妾媵之宵征。撫兒女如己出。小星從參與昴。取其所依嚮。而不止於貴賤。鳴鳩居鵲之巢。取其拙於更改。而不止於均一體。地道之無成。致闔儀之靡失。率是以行。其永迪吉。曾和鳴之幾時。而契闊於一日。用其于歸之相宜。變其弗及之佇泣。命也何言。天乎難必。爲故人而一哀。豈平生之永卹。雖薄禮之匪嘉。矧寸誠之敢忽。望畫嬰之無從。庶彤管之有述。

祭王丞內子文

嗚呼。伉儷雖以義合。而相配相求。天實爲之。脩短固有命存。而且感且傷。人實當之。況其配也。於天下爲最佳。及其傷也。於天下爲最慘。此長號大慟。所以不能自己。而朋友不敢以理相譬解者。亦知情之未易奪也。嗚呼。天乎人乎。是皆不可得而知。而死者渙然冰釋。生者怡然理順。乃於處變爲無憾。而人常未易至此。雖託契於夫君。豈能保安人之釋然耶。情之所窮。理之所在。一酌之不敢廢。語言之不敢苟者。不敢

以死者爲無知也。安人豈以其言爲墮於杳眇而不足聽耶。情文苟稱。安人其鑒之。

祭潘叔度內子朱氏文

嗚呼。夫婦至情。蓋天所紘。死生契闊。則亦有數。慨我良朋。又失賢婦。和氣滿門。莫求其故。數則靡常。非吾始慮。婦德隱然。其略可具。生長膏梁。樂嬾儉素。兒非己出。同此孺慕。室無閒言。以及諸奴。有姑嫜居。足樂遲暮。入門生敬。德聲載路。云胡一旦。使我驚嘯。友朋之苦。託詞以訴。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六

行狀

吏部侍郎章公德文行狀

初公年十六屬方臘唱亂睦之清溪環浙之東鞠爲盜藪公父朝散懼無全理則分幼子及衣一箱付公曰以是屬汝吾以汝母亦從此遁矣公奉命崎嶇山谷間僅得不死賊平挾其弟歸拜朝散而箱故無恙也自幼穎悟讀書不苟善爲詞賦而窮經旨至廢寢食中紹興二年進士第釋褐授處州青田縣主簿嘗攝邑兩稅舊法有上中下三限是年夏稅太守風告諸邑及上限足者吾任其材公以爲民力不能辦且法不可爲也太守大怒公辭邑事不可則以次第督之使無越舊限而已秩滿官陞左從政郎授處州麗水縣丞改御前軍器所幹辦公事辟兼川陝宣諭使司書寫機宜文字以勞得左承直郎用薦者改左奉議郎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磨勘轉左承議郎公外舅樞密都承旨鄭公剛中宣諭川陝故辟公以行鄭公留宣撫四川而公歸矣會權臣秦檜欲文致鄭公死地賴太上皇帝不可猶以罪罷公亦爲言者論去未幾轉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添差權通判宣州轉朝散郎時魏公良臣得罪里居公嘗以事忤之良臣不堪公不爲動良臣繇是知公秦檜死良臣入參知政事奏除公兩浙提舉市舶公事舶司寶貨之府公自常俸外例所可得公一不取對人亦不輒非前例轉左朝請郎差知建州州軍糧久不給軍情洶

洵至之日。爭走拜馬前。時公帑緡錢不能三萬。公徐諭之曰。汝輩第各歸營。得一月。當次第給矣。立案稅籍。得豪民姦胥要領。及期。軍用沛然。於是省教條。寬科率。與吏民相與守法而已。不事風采。而去思蓋不能忘也。連丁朝散及夫人憂服除。得知鄂州。鄂當水陸之衝。虜分兵扼上流。朝廷出禁軍戍鄂。一日至。或須船千艘。若馬五千匹。公度不可辦者。奏聞。餘悉給。無留難。當此之時。朝廷置武事不問。餘三十年。竝邊百姓。至不識兵革。虜卒棄好。流民不知所爲。更居迭去。鄂往往不復故民。公區處不遺餘力。民得不以兵事恐動。州納秋租才五千斛。上供至萬斛。他須稱是。公視酒稅籍。得贏錢立辦。人不測其所以至此。往往神之。公戒焉。若不自得人。亦莫解也。鄂民相與遮監司自言。公實愛我。願從朝廷別借公一歲。監司欲以聞。公笑謂曰。諸公庸知非某意耶。且朝廷未易欺也。某不自愛。懼貽門下羞。不果聞。除兩浙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漕司常貸常平緡錢二萬萬。至是已數年。漕司置不復言。常平亦不問。公嘆曰。此非法意也。民不知賴矣。立移督之。而戶部復請貸三萬萬。公甚難之。銜命小校恥不卽得出。不遜語。公叱之曰。此聖旨耶。常平民命也。猶當以法奏覆。不然。奴何敢爾。退而嘆曰。官不可爲矣。戶部尋知不可。公亦不欲自異也。今上登極。覃恩轉左朝奉大夫。明年轉左朝散大夫。又明年召除尙書吏部員外郎兼皇子慶王府直講。乾道改元。爲郎中。除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遷侍御史。公上疏。大略言。祖宗之大讎未報。中原之故地未復。嘗膽之志。可少忘乎。歡好常敗於變詐。師旅或興於無名。敵血之好。可久恃乎。至於淮堧瘡痍。江浙饑饉。邦財未裕。軍政久墮。士風壞於奔競。朝綱撓於私曲。此皆當今急務。不宜以偃兵而置度外也。又上言。

願以財賦邊備二事專委大臣。集羣臣之說參訂其可行者。置局措畫。假之歲月。以責其成。如以爲今之大臣不足任。願精擇可任者任之。不然。因循苟簡。臣恐後日不可悔也。又請博求武勇。以備將帥之用。三十年來。將帥以事廢。罪不至誤國者。願一切與之自新。又嘗因水潦。有旨侍從臺諫條具闕失。公上言。苟人事皆得其實。是乃應天之實也。人材欲取實能。政事欲取實效。諸所進用。必考其實。使一時虛名求售者。不得冒進。然後申勅有司。視朝廷利害。如在其家。與其身。不得以文移虛具。上下相蒙。人修實行。事建實功。上施實德。下受實惠。應天之實。宜無大於此者。時朝廷令兩浙江東人戶爲田一萬畝者。糴米三千石。抑配度牒關子之屬。公以爲事類科斂。無體民經國之意。朝廷以經用不足。議權拘郡縣職田。公以爲所得不足以當大農一日之數。自爲紛紛。損失大體。戶部侍郎朱夏卿以交子兌發諸道常平錢一百萬緡。公上疏。以爲自立常平以來。其間用兵多故。主計之臣。固嘗出意趣辦。獨常平以民命故。法不得睥睨。夏卿何爲者。而敢輕壞成法。又公鑿交子不得支用。欺罔不顧忌。法不可赦。知池州魯嘗以竹生穗實爲瑞。竹圍之。而囊其實來獻。且言。飢民實賴以食。公上疏。以爲物反常則爲妖。竹非穗實之物。是反常也。竹生實則林必枯。是妖也。以妖爲瑞。是罔上也。況飢民有食糟糠者。有食草根木實者。食土之似粉者。豈以爲是珍於五穀哉。猶愈於死而已。管牧民。願使其民至此。猶以爲瑞而獻之乎。佞邪成風。漸不可長。又言。給事中王時升似樸實詐。足以欺世亂俗。右奉直大夫謝鐸嘗事僞楚。不宜叨世賞。無以示爲臣者。上皆從之。初。公嘗上疏言。陛下臨御以來。首禁監司太守數易。今往往無故輒易矣。添差官不許釐務。今稍稍

放行矣。初改官人惟許注知縣。今有經營得堂除者矣。有差遣人不許再易。今圖換易者紛然矣。至於蔭補初出官者。法當銓試。今有堂除免試者。京官合入監當。今有徑得職事官者。私意勝而公法爲虛文。不嚴加禁戢。則公道蕩然矣。旣而聞放未銓試人魏好信等已四五十人。參知政事虞允文意頗主之。公不樂也。卽上言。今春銓試已中者率待五六年闕。而黜落者乃得美除。以援廢法。以私害公。事雖小而所係者大。乞竝行追寢。不惟略存公道。亦清仕流之一端也。朝廷嘗揀發諸路廂禁土軍。若五分弓手。就閱行在所。籍爲忠勇一軍。隸步軍都指揮使戚方。約防秋罷遣。還所在郡。隆興元年。留不遣。明年。又留不遣。至是。猶未遣也。軍人相與詣臺自言。公移牒樞密院。不報。軍人不堪。往往竄去。公卽上言。足食足兵。爲政之先務。聖人以爲必不得已。則去兵去食。而信終不可去。今因兵而失信。無乃不可乎。上語公曰。此軍朕所自閱。費不知限數。而欲盡遣耶。公奏曰。臣所不知也。臣所知者。人情事體爾。上曰。然則當盡逃乎。公奏曰。今逃數雖可掩。而人人心動。一旦空營迸散。不捕則廢法。捕則相率旅拒。損威失體。重爲天下笑。上曰。當與大臣議之。數日。公又上言。以爲逃數已不可掩。急遣猶慮無及。上曰。前日議猶未定。公奏曰。議未定者。是不可之辭也。臣言不行。無所逃罪。重爲朝廷惜。此舉動爾。樞臣迎合聖意。得無後悔乎。上頷之曰。更當徐議。虞允文時兼同知樞密院事。一日。召戚方議之事。復寢。一軍竄逸無留者。又相與拒鬪。不可捕。將校以下皆貶官。而方獨放罪。公言。方罪首也。不可赦。落方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仍舊管軍。公慨然曰。是不足問矣。卽上言。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虞允文輕狂傾險。敢爲大言。以文武自將。今居其位。而胸中無

有挾私任情。大略可驗。公以爲允文不去。天下不復有法。連章論奏不已。允文竟罷去。時參知政事錢端禮以肺腑與政。丞相久虛府。朝議以爲旦夕當同拜。允文去而端禮之議亦寢。公亦得罪去國。初公在浙西。梁侯彥得中旨。措置酒庫。公不以職事左右之。俊彥不滿。比去。問公所欲。公唯唯不對。及俊彥幹辦皇城司轉官。獨不行臺謝故事。公劾俊彥廢法。俊彥竟以贖論。會公除吏部侍郎。力請罷去。上怒。公辭免。不遜。有旨放罷汀州居住。或爲公言。是行俊彥有力。公正色曰。吾事君不知大體。分應得罪。俊彥何爲者邪。且聖明豈受人耳語。在汀七年。杜門觀書。世念泊如也。獨以不得展省先壟。松楸爲恨。既有旨自便。則歸拜壟下。退語妻子。今死無恨矣。明年得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又明年以疾卒于正寢。實乾道九年閏正月之二日也。享年六十有八。娶陳氏。早卒。贈宜人。再娶鄭氏。四川宣撫副使公之女也。子男四人。濤、右迪功郎平江府長洲縣主簿。渭、左從政郎臨安府富陽縣丞。先公八月卒。渙以公致仕恩。奏上充從進士舉。混奉公命出後。公仲弟著女四人。長適宣義郎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鄭樞孫。次適進士陳楡。次適迪功郎江州德化縣主簿楊注。次適承奉郎監臨安府糧料院鄭莊孫。孫男十人。機、桷、崧、雲卿、榘、柄、采、棣。餘未名。女三人。長適進士盧誠。餘幼。濤將以淳熙元年九月十三日甲寅奉公葬于永康縣武平鄉碧湍里三石湖之側。前葬。濤以行實爲請。且言。先君實知子亮屢道罪逆不能固辭。濤固以請。亮自惟少年時不自愛重。晚方悔悟。鄉閭故不齒也。獨公一見得之。命其子弟相與共學。一日來過。則具杯酒從容侍公語。問論天下人物。往往意合。知公金玉人也。因嘆世之量人者甚淺不足據。然嘗聞之公之子弟。公

嘗誦古詩。每向秋山拾紅葉。姓名那許世人知。輒諷詠不能已。可以觀公之志矣。然則紛紛固非其所屑也。每自幸晚學得依。而公遽下世。爲之慟且涕下。義當執筆狀公之行。以告世之有道立言之君子。而語言荒亂失緒。辭不獲。則姑次第之。公諱服。字德文。其先建之浦城人。五代之亂。徙杭之鹽官。國初來婺。因家永康。曾祖洞。祖玠。父俟。累贈右朝散大夫。母應氏。陳氏。贈宜人。公及朝散在時爲郡。朝散得封。右奉議郎。鄉人榮之。公有論語。孟子解各二卷。易解二卷。古律詩四卷。藏於家。淳熙元年夏六月晦。陳亮謹狀。

東陽郭德麟哀辭

往時東陽郭彥明。徒手能致家資巨萬。服役至數千人。又能使其姓名聞十數郡。此其智必有過人者。余不及識。而識其子德麟。德麟承家有父風。而淑其子弟。則有光焉。德麟之子曰澄。伯清者。歷從一世士君子。游異時。言諸郭事。往往不同。至是而論始定矣。自德麟在時。固嘗惴惴焉。以前事爲未滿也。余獨以爲不然。國家以科舉造士。束天下豪傑於規矩尺度之中。幸能把筆爲文。則可屈折以自求達。至若鄉閭之豪。雖智過萬夫。曾不得自齒於程文熟爛之士。及其以智自營。則又爲鄉閭所讎疾。而每每有身掛憲網之憂。向之所謂士者。常足以扼其喉而制其死命。卒使造化之功。有廢置不用之處。此亦爲國之一闕。而默察天地運動之機。則德麟之所從惴惴前事者。固足以見國家崇儒重道之極功。亦足以動識者爲天下大勢無窮之慮。非直德麟父子之足念也。夫程文之士。旣足以爲一世所用。而其間有所謂通經篤行者。又自爲其徒所尊敬。而常若不可及。雖德麟亦旣抑望而畏服之矣。余於斯時。方將爲之長言以解。

德麟之惴惴而寧其死。其不訕謗譴斥於一世之士者幾希。然使德麟持是以見其父於地下。庶可以相視一笑。而百年之後。當有明余心者。其辭曰云云。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七

墓誌銘

先祖府君墓誌銘

東漢之衰。太丘長陳公名實。是爲有道君子。紀羣又克世其家。位至三公九卿。司馬氏南渡。而遽從以遷。其後家於吳興。霸先遂據全吳。四世乃亡。其葬於婺之永康。號厚陵者。或曰后陵。陵今雖在。鋼之以鋼。不可發。莫能考其爲誰。故永康之陳。最號繁多。而譜牒未嘗相通也。往嘗有於百年居壁間。得數紙書。言譜系甚詳。有曰王曰公曰御史大夫曰龍虎大將軍者。疑其爲陳。隋間也。至本朝咸平以後。始從世俗稱號。曰公。則陳氏之散落爲民久矣。亮之八世祖諱通。及其子諱隆。始自奮田間。居陵旁七八里。曰前黃。至孫諱拔。遂大其家。有子四人。其三則於亮爲高祖。高祖諱賀。早夭。一子曾祖也。諱知元。宣和間。以隸籍武弁。例赴京城守禦。從大將劉延慶死於固子門外。是生我祖諱益。字進之。爲冢子。先祖少以志氣自豪。蓋嘗入舍選。從事於科舉。皆垂得而失。旣又欲以武事自奮。亦弗克如其志。晚乃浮沈里閭。自放於杯酒間。酒酣歌呼。遇客不問其誰氏。必盡醉乃止。然其孝友慈愛。明敏有膽決。蓋天資固如此也。故亮嘗竊言之。昔韓信謂酈生曰。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叔亦信之等夷也。而湮墜無聞。士之困窮偃蹇。百未償一。卒坐牢落以死者。非盡智失也。先祖生於崇寧二年正月五日。歿於乾道三年十月二十有七日。先祖

妣黃氏。訓武郎諱琫之女。其生也。先先祖一百九十有三日。其歿也。亦先六閱月。而閏後六年十有二月。有二日。始克合葬於龍窟臥龍山之下。將葬。家君實命亮曰。我高祖墳墓具在。而我曾祖爲季子。我不敢祖也。我曾祖我先祖墳墓不存。又不得而祖也。我將葬我先人於其中。俾汝母祔於我先夫人之側。他日次第以昭穆葬。汝居其隅。以供洒掃。使自是譜系一二可數。子孫之賢不肖不可知。而吾之志不可不明也。又命亮實書其事于石。以納諸先祖之壙。亮拜手稽首而泣書曰。生有遺才。歿有遺義。地有遺形。墓有遺位。爾子爾孫其勿棄。

蔡元德墓碣銘

崇寧大觀以來。祖宗之涵養天下。蓋百五十六年矣。三光五嶽。渾爲一氣。士之及生其時者。大抵魁梧質重。無自喜多易之態。故自渡江後。雖里閭人物。往往不自促狹。進不得志於科舉。退必有以自見於其鄉。昔亮得之先人者如此。退而私察其同時竝舉之人。又得東陽蔡君元德焉。君嘗學於前叅知政事王公次翁。去舉漕臺不中。始相父經紀其家。以鎮其里閭。敬老慈少。使詭猾暴橫者不得自肆。平民安之。而官事賴以省。及其父春秋日以高。爲園池以婆娑自樂。家事一不關焉。遂以忘其老。君卒於乾道九年十二月之朔。後二十有四日。吾先人亦自委棄諸孤。其後里閭所見人物。非復往時之舊。愈爲之悲傷焉。其孤將以淳熙二年十月二十有五日葬於所居相望南溪之原。病世俗之侈於葬。思欲效古以寧其父。大懼力不勝俗。謀之永康陳亮曰。是惟子之所以自獻耳。遂屬以銘。銘非吾任也。不忍使先友之無傳。而人物

氣類之變無考焉。君諱彌邵，元德其字也。不能言其所自來。蓋蔡氏之居於蔡塘舊矣。曾祖諱億，祖諱材，乘義郎，父諱友文，從義郎。君享年五十有八。娶戚氏，故處州縉雲縣丞觀光之女子。男三人：仲熊、仲虎、仲麟。女三人：陳次臯、黃煥、李開其壻也。孫男六人，女三人，皆幼。銘曰：

生足自效於州長縣正，而古制之未復。死則自隨於敵車羸馬，而非以矯其俗。尙有銘焉，相墓之木。

宗縣尉墓誌銘

靖康建炎之間，故忠簡宗公澤起家知磁州。當虜入長驅而南，迸散橫潰，不可收拾之時，獨憑城死守，爲天下倡。遂副太上皇帝開元帥府於濟南，及太上膺命南京，公留守京師，能以忠義鼓百戰之羣盜，以嬰方銳無前之鋒，懔然如老熊之當道。餘民因得賈勇從公以奮，而河北已沒郡縣，番爲圍守，功雖不竟。江南卒賴以立國，是爲一代之人豪。中興之元勳也。公世家婺之義烏，皇考某，累贈大中大夫。公兄沃之子稷，亦以公故得官，至修職郎。公守磁之歲，稷生子曰武，端整重厚，絕不類常兒。比長，能爲文章，有聲場屋間。三上，卒能取世科。釋褐授饒州德興尉。使若素閑吏道者，平生與人交，樂於傾蓋，不爲齟齬疑僞意態。有承平時士君子之氣。人以謂公耕之炊之，而其諸孫食之矣。然代滿甫及家，以瀋熙丙申七月二十三日死。是果何理哉！縣尉字成老，娶葉氏，子男二人：楷、林，女六人。何大辯，某某其壻也。幼未行，楷將以戊戌十月丁酉葬縣尉於去家十里熟水塘之原。大辯者，永康陳亮妻之弟，楷之妻又其女弟也。磨壙石再三乞書之。銘曰：

我思忠簡不數士稗。惟其血誠聞者興起。中興姓名與國同紀。從孫世科。家庭之美。不卒壯圖。以厚來祉。後不復究其藏在此。

林公材墓誌銘

君姓林氏諱崧字公材婺之永康人其先從天台來於君九世矣初君祖父濬父思聰自田闖間積勤服業以起其家至君兄弟且耕且學以無忘先世之緒而開其來者自是子弟始一於學矣然君猶以爲艱難之易失也訖晚歲不自侈大余嘗至其門崎嶇桑柘間得小徑竝牆以入計君之力非不足也獨至於爲其子問學之費無所靳君容貌魁然事親能自異於等人宜其於緩急輕重之際不足觀者矣不幸得年五十有二以萬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甲戌卒娶徐氏子男三人懂愉慥愉先君五年卒孫男女三人皆幼君歿之明年其孤將以十月甲申日葬於去家一望西山之原一日慥泫然拜于庭下曰昔慥實從章氏兄弟以來今其葬者大抵有銘矣奈何以處慥父余無以答乃爲其銘曰

不失其樸而示以文爾祖爾父爾子爾孫

孫貫墓誌銘

有宋中興之四十六年亮始取古今之書一一以讀之稍稍與其可者共學而同邑孫氏之子懋實來余愛其質性之穎悟也不愛吾力而琢磨之日引月長閱四年當萬熙乙未余爲易其名曰貫字沖季以觀其成秋七月十有三日沖季死余哭之慟沖季得年二十三歲娶陳氏一子後七日亦死於是沖季之父

名序老矣。又鰥居恃幼子以養。既而以書來告。貫得吉卜。序復何心以葬貫也。九月二十八日丙午。余率其友盧任、徐碩、周擴、呂約、周作、喻宏、喻寬、何凝、胡括、錢廓、方坦臨葬。深其坎。厚土以覆之。貫石識其墓曰：天地之生生不窮。則死寧有己。惟其生死不信。是以銘之在此。

章晦文墓誌銘

章氏世居建安。國初有來婺者。始爲永康人。自郇公申公相繼爲宰相。故建安之章聞天下。其後百有餘年。侍郎公始以進士起家。永康晚入臺爲侍御史。以吏部侍郎去位。侍郎兄弟四人。而名著。字晦文者爲同母兄弟。晦文自少容貌偉然。把筆爲詩文。便能有不凡語。父兄特愛之。及長。疎豁奮勵。不能依阿善惡。間不幸得年四十以死。實紹興乙亥十二月二十七日也。曾祖洞。祖玠。父俟。故贈右朝散大夫。娶姚氏。無子。一女適進士徐日休。他日侍郎公嘆曰：吾無兄弟矣。我死。吾懼吾弟之不食也。命其取所愛子曰湜者。奉其後。初君死時。用子弟禮以葬。當淳熙三年。湜蓋年十有七矣。顧瞻不寧。始議改卜。將以七月乙酉葬于蔡山之原。禮無子以兄弟之子爲之後。先君之肢體一也。使其一體不廢足矣。天理人情之至。聖人所用以爲天下之通制者也。使爲之後者。更力學以顯揚其緒。則死生均可以無憾。湜嘗從予游。蓋亦知動心於此者。是以求銘君之墓。銘曰：

體安於土。魂從其祀。謂君無子。亦既有子。

陳恮之墓碑銘

往嘗論鄉之富人。以陳性之爲第一。吾友徐元德居厚亦知此翁可人意。而樂妻其少女焉。居厚以對策切直得從事浙東觀察府。竟以不能曲折上官罷去。獨敬憚性之。蓋相處數年如一日。余嘗款性之門。闐然如無人聲。頃之一僮出問客姓氏。已而肅客入。主人相與爲禮。已而杯盤羅至。終不見喧嘈之聲。性之面目嚴冷。與人寡合。雖大會集。率不過三數客。遇有所往。雖百里夜半。亦疾馳竟歸。一日與鄉士大夫過予。自命行庖。具飯食畢。從容言曰。某素不解飲。一飽之外。雖留何用。予亦不強也。衣食取足。不爲分外經營。不交涉邑官吏。謁入縣庭。則不問可以知其令之賢矣。蓋其自爲過多。爲人過少。若有取於楊朱之道者。然予聞性之官劍浦。鄉人陳公質且老。而羈置在焉。性之曲意撫存之。使之自忘其爲臯戾也。居亡何。公質死。性之還自旁郡。道逢兵馬都監者。往驗其死。性之囑以徐行。有檄止君矣。性之亟趨郡白事。得追還其都監者。又爲治其後事。頗悉。蓋古之義俠。所謂不以存亡爲解者。大率亦此類。繇此言之。士之素守里閭。曾不得少自概見於世者。豈必曰鄉稱善人而已乎。性之以貲補迪功郎。嘗主南劍之劍浦簿。以憂去官。而不復調矣。性之陳氏諱良能。性之其字也。曾大父本。大父思忠。父填。子男三人。琳。正已。頤。女四人。長適奉議郎詹宗堯。次曹鉞。次何椿。季則徐氏也。孫男五人。大任。恂。愉。明。孫女七人。長適何源。次許嫁曹湘。餘幼。性之之配爲胡氏。以淳熙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卒。明年正月七日葬。邑之承訓鄉橫渡山之東原。又八年十有一月庚寅。性之始合葬焉。性之家故多竹。不以與人。多美器用。不輕以假人。居厚每笑於余。無所不可。墓上之銘。宜頤之有請也。頤嘗從予游。郡以其名上禮部。而性之死矣。蓋癸卯十有二月。

七日也。得年凡七十歲。銘曰

永康之陳。曰龍山。曰墓西。曰石牛。曰西門。皆嘗有列於朝。曰白巖。曰前黃。則富嘗甲於鄉閭矣。自君父祖。輾起清渭。儼然遂爲七族。而譜牒之相通。則未有攷也。宗法不立。難乎著姓。起其宗者。以人而稱。有蓄不救。事特未定。莫爲之先。孰承斯慶。銘之存也。亦以令也。

錢元卿墓碣銘

浦江於婺爲山邑。非賓客商賈之所奔湊。民生其間者。往往樸茂質實。力農務本。家以不欠賦租相尙。人以不歷公庭爲常。恥於華言少實。而以士自命。故間歲之羣。至於有司者。亦自有數。長吏至。則相與安樂其俗而已。其或貪暴自肆。則熟視咨嗟。而不敢出一怨憤語。此雖書傳所載古者禮義之俗。不過如此。往時浦江有錢氏之子廓。從余學。沈靜和雅。語如不能出口。稱其里中兒也。及其學有端緒而歸。鄉之大人長者。相與審問延譽。或折輩行與之交。此皆他邑之所未見者也。始其祖父良臣。以辛勤起家。年且七十許。猶無恙。其父贊固已學爲士。而又甚篤於廓者。俯首書冊中。口誦手鈔。窮日夜不輟止。然得年二十有六。以紹興丙子八月之三日死。卒不能少自見於場屋間。死時有二男一女。其妻爲同里金氏。金氏撫育其男女。勞苦有恩意。凡十三年亦死。男之長者名抑。疏豁足當門戶。少則廓也。女已嫁蘭谿方大同。其葬在距家五里。他日二男上塚。痛其父之葬不及待兒之有知也。環視墓門不甚固。謀以淳熙戊戌十一月庚申朔徙葬其地之高處。一一令如法。未徙前六七日。廓以書來曰。廓得事先生之日久。廓先人宜得銘。

余寧有愛於廓。顧銘以立就。懼不足爲銘。通化之錢。嘗有顯者。余不能詳其譜之離合。而三數年來。浦江之俗。所聞日與向異。風俗之移人。亦甚爲廓懼也。非復余向者之所聞。雖廓之通敏。愈於昔。而其樸亦異矣。後十五日。永康陳亮爲之揭銘墓上。以識其向之爲士者。蓋贊之字曰元卿云。銘曰。新塘之原。有立其石。是爲昔墓。過者必式。

郎秀才墓誌銘

淳熙三年秋。鄭婺州以召還。約其弟迓母括蒼。而語其屬邑之民永康陳亮曰。我必取道龍窟。以趨行在所。訪子有日矣。歸則刻期洒掃以待公。然猶差半月而後至。曰。早嘗飯於郎氏矣。是其郎。素鵬舉者。我識之久矣。明年鵬舉始遣其子景明來從予游。余嘗過之。出一石示余。指其所望之山曰。是綿亙數十里。而爲在官之山。竝山窮民。實資以自給衣食。嘗有奪而私之者。郡太守吳公芾。韓公彥古。取以還之民。書之石也。俾知二公有德於茲山也。不然。吾何力以致此也。余爲慨然久之。今天下之田。已爲豪民所私矣。雖在官者。亦不以與無告之民。豈期有在官之山。又以與民。而忍奪之乎。二公亦何心於爲德也。又明年余過之。而鵬舉死矣。蓋正月之六日也。今年春。余又過之。則旣免喪矣。其孤出鄭公之書曰。是從寧國以三萬贖我。夏五月。鄭公還永嘉。余與徐元德居厚。候之於館頭。遷延久之。則又飯於郎氏矣。鄭公於今爲道德之望。乃世所謂鄭景望先生者。道旁人士。獨郎氏歟。胡爲而拳拳若此乎。冬十一月甲子。子景明將葬。鵬舉於武平鄉盤龍山之原。而景明拜且泣曰。壙石未有書。庶幾先生之興哀也。問其世。則曰。其先嘗川

人自十一世祖光祿大夫知制誥諱珣者永嘉刺史其後徙居婺之永康然亦不能言其所以爲十一世之詳也。曾祖霖、祖觀光、父思堯。鵬舉娶徐氏，子男六人，景殊、景明，餘尙幼。女二人，長嫁同邑葛世脩，次未笄。鵬舉死時年四十七歲，銘曰：

物之生也，人自別於物，士自別於人，人士之望，則又自別於士，非其自別以自成，將以相成而相映，病無達人，無聞非病，牽連得書，未侈其應，生者自力，其藏其定。

胡公濟墓碣銘

東陽胡公濟年四十七而喪其配，悉以其家事付子勣，而築庵以居，不復作世間念，然猶銖積寸累，別爲田數百畝，曰：吾爲諸孫地也。釋氏以理爲障，以身爲幻，以孫子爲贅，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大倫，一切廢棄而不論，專求其所謂出世間法者，夫旣已有身矣，則世其可出乎，世不可出，則安得而無孫子之情乎？以公濟之志，足以知所取捨如此，宜其享有福壽，蓋年八十有一，康強無疾而終。里閭有遺思焉。余聞公濟少頗自豪，家故饒財，入手則淨盡不問，旣而小用其志，能家道輒如初，又復能藏鋒以休，公濟於余爲大父行，及際其晚歲，泊然之時，睹其風貌敦厚，氣質凝重，可以想像承平之里閭遺老，而惜不及其壯也。子勣，字彥功，與先人俱娶黃氏，彥功端然坐家，爲里閭信服，不啻官府，能光顯公濟餘業，此其父子皆有過人者。余傷其有能之不試，而彥功又將老矣，天地之正氣發泄於人，而里閭之所易見者，已不滿意如此，彼其遺憾果何在，亦可以人之思慮所及，而參酌其中，以應天地之運乎？又將有大於此者，則

亦同此慨嘆而已。今年春正月十有四日。彥功既禫。又十二月癸酉。葬公濟於家旁之北山。葬罷。將刻銘墓上。以其辭委余。余固心知彥功者。居相隣。親相屬焉。其奚辭。胡氏得姓所從來甚遠。且與陳爲同姓。其譜系遠不可記。有諱遠者。始居東陽。永康之間。至公濟之父。遂大其家。公濟諱航。娶戚氏。子男一人。勤也。女二人。嫁蔡犧、陳擴。孫男四人。廷芝、廷茂、廷芬、廷芳。業進士。孫女四人。嫁從政郎梁竦、承信郎陳堯。將仕郎曹致中。進士黃公輔。曾孫男女合二十五人。元孫一人。於是淳熙八改歲矣。永康陳亮爲銘其石曰。士以文進。異能盡廢。我銘之悲。獨一公濟。

方元卿墓誌銘

譜牒之不明久矣。卿士大夫能譜其世家。使始末可攷見者。蓋僅有之。而況崛起田廬。能由其所起之祖。至或一二百年而不墜。是亦可尙已。浦江真溪之方氏。自其諱聳者。奮以有家。至其子超。孫允脩。資日以鉅。遂爲邑之望族。允脩之子彥老。守其先人之業。能以尺度自律。天資恕厚。與人無怨惡。不求甚美。以自侈。亦不慕非人情所有之美。以求名聲。期自出於先世之外。蓋亦自處者求無甚愧於心而已。是真易之所謂克家者。其字曰元卿。生於宣和癸卯之二月二十八日。歿於淳熙六年之十月二十五日。娶柳氏。子男三人。友益、溫、友賢。溫後君三年卒。女三人。歸東陽貢士單肖、錢伯明、朱宗祐。孫男四人。坦、槩、餘、幼。孫女六人。其一歸毛友多。坦嘗從余游。一日。其父來視坦。每進見亦若諸生然。其恭而篤於教子若此。今將以淳熙八年九月十二日葬君於邑之政內鄉大姑之原。而以墓石累余。余懼後世不知永康陳亮之爲誰。

而況能及君乎。蓋自昔常如此，而人終未悟也。銘曰：
不墜先業，以勉其身。其餘以待後人。

孫天誠墓誌銘

丙戌之春，鄉人徐木子才、胡達可行、仲聯登進士第。方二君未第時，行仲之貧特甚。孫君天誠皆妻以女，而左右之。至是莫不謹言孫君之知人。孫君又自喜教其子，遇州縣學時節校藝，孫氏子常不在。三兩人後，予時尙少，罕與人接，亦知孫君能自別於他富人。也夫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而善致富者，則曰：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其抑揚闔關，蓋加一等矣。然猶較尺短寸長於其衡也。孰能運其智力於不爭之地，使范蠡計然之策，一切在下風乎？蓋余居之南十四五里，地雖鹵瘠，而非人之所必爭。孫君乃自邑而徙居焉，勤取畜出，以盡有其土。大較二十年間，富比他人，而省事過之。此其爲富有槩於余心者。孫君諱亶，天誠其字也。曾祖繼先，祖無黨，父軫。君生於崇寧乙酉十月二十有四日，歿於淳熙辛丑十二月十有三日。娶周氏，子男二人，長克和，次光祖。早死。女四人，長歸徐氏，次嫁趙端夫，次則胡氏，季適梁季璿。故戶部尙書汝嘉仲謀之諸孫也。歸徐氏之女，尊死，而子才旣得邑，定海矣。孫氏其先富春人，方漢氏失道，海內相與競智角力，以覬非望。而曹孟德以蓋世之雄，執縛略盡，孫討逆，蓋破虜之子，翻然欲與之爭鋒。孟德蓋甚難之，不幸早世。仲謀據江東之地，因曹氏之篡，自帝一隅，使魏不得爲正於天下，而天命不知所歸者殆數百年。區區一時之自營，其所關繫乃如此。及其四世之餘，子孫散落爲民，分適旁郡，況又歷七八百

年。則其間何所不有。故來隸永康者。亦不能言其於今凡幾世。而克和將以甲辰冬十二月二十九日甲申葬君於去家二里姚嶺之原。以墓石委余。余悲夫盛衰興廢之相尋。長短小大之相形。而人之智於是出焉。要其事爲有可言者。其於孫君安得而已乎。銘曰。
生壟其地。死營其旁。何以識之。孫君之鄉。

周叔辯夫妻祔葬墓誌銘

周氏不知其所從來。或曰。由建安徙處之縉雲。然自諱元者。徙居永康之上衢。於今可攷者五世矣。元生謂。謂生琛。琛生褒。世有吉德。不競利於其鄉。而衣食財取足。故鄉人無憾於周氏。然褒死於辛丑之亂。所存惟婦人女子。其禍亦慘矣。又得其弟之子若訥。字叔辯者。爲之後。叔辯之吉德。視父祖有加焉。此豈所謂天定者耶。然叔辯又無子。其母弟謙既已出後從父矣。叔辯以其子晄爲子。晄左右就養無違。叔辯得年七十有六。晏然逝去。實淳熙己亥八月之六日也。先是其妻黃氏以丁酉七月九日蓋年八十而卒。夫妻以壽考瞑目。可以觀眺之爲子矣。天人交際之理。厥應不忒。而變化倚伏。要之於其終可也。兄弟之子。獨非吾子耶。形骸一隔。而爾汝判然。雖聖人亦未如之何矣。始叔辯嘗出求仕事。不如意。輒棄去不問。其所後之父有女子三人。盡以其產自隨。斥其毫末以與叔辯。已又以勢奪之。叔辯亦不較也。叔辯與先大父俱娶黃氏。視亮蓋諸孫行。而待之如尊客。雖其他小兒。亦未嘗易侮之。及若親戚之貧者。不獨不替其禮。又欲忘其力之不足而卵翼之。今之讀書爲士者。往往多未之及也。吾故於叔辯敢不論天人之理以

待後之君子乎。叔辯所後之母施氏，塊然獨葬於去家一里之坡上。叔辯嘗登墓，喟然顧子孫而嘆。他日必葬我夫妻於其側，以明所後之義。晷不敢違。以十有二月十三日，祔葬而問銘於同邑陳亮。其辭曰：母居其中，子左婦右。既絕復續，以昌其後。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八

墓誌銘

何茂宏墓誌銘

公姓何氏諱恢字茂宏得姓所從來甚遠而婺之諸何爲尤盛居城之東而散出永康東陽義烏者其分合之詳不可得而紀然義烏之族自公而上其可數者六世而公又有子有孫矣公之曾大父京始葬其父祖於官塘之東西兩偏又營其地而居之浚其塘至百餘畝以盡有其四旁之壤兩子其次諱先是生公之父諱築以志氣自豪嘗欲奮於武事得官河北之恩州而公生焉故公狀貌端厚意象軒聳而胸次疎豁是非長短人得以望而知之讀書爲文亦不肯過爲巧麗取於適用而已大略似北人者豈其風土固如此公之父必欲其二子由科舉自奮公獨以其餘力助理家事積累至巨萬公弟恪茂恭得以專於文學庶幾近世晁張輩流嘗與公同上禮部茂恭得之而公不利公忻然曰是足以報吾父矣時公父已死數歲家事一毫已上不使茂恭關心焉茂恭奉其母湯藥惟謹不問錢物爲何事而公之臨財雖鬼神不欺也兄弟相與爲一體至其論文小不合輒爭辯以致辭色俱厲僮僕往往相語以爲笑茂恭未及爲時用而死公年且五十方俯首筆硯務合時好以與後生輩較寸晷於春官僂僂奉湯藥如茂恭在時暇則從容園池以小詩自娛皆清切有雅致而家事一切付茂恭之子大受懵若素不解者進退伸縮古之

君子無以遠過矣。娶同邑葉氏。子男三人。大辯、大雅、大猷。女六人。唐仲義、陳亮、宗楷、陳大同、俞表其壻也。幼未行。仲義與茂恭同年進士。以邵武之光澤丞上銓。曹關陞矣。孫男二人。蘭孫、玉孫。女二人。尙幼。得年五十有也。以淳熙癸卯七月三十日卒。始公無恙時。嘗欲營地於源深亭之上。曰：東望吾父。西望吾弟。其他可勿問也。旣而策杖於野堂之西。桂林之旁。徘徊顧望曰：是亦足以藏其身矣。日者獨以黃順堂之山爲最吉。曰：是回鸞舞鳳之勢也。諸孤欲遵先志。稍近野堂之東。而日者又以淨明之東山爲吉。寺僧欣然從之。用功力至費百餘萬。將以乙巳之正月某日葬焉。而有爲口語使寺僧牽連改動以遷延其葬者。諸孤竟以正月乙酉葬公於官塘之前山。使亮書其石。昔亮嘗見朱晦庵論廣漢張敬夫不惑於陰陽卜筮。雖奉其親以葬。苟有地焉。無適而不可也。天下之決者。何以過之。知公之三子固自爲可。於是永康陳亮再拜而書曰：

生不求全於人。死不求全於地。嗚呼。以此遺子孫足矣。

陳府君墓誌銘

永康之陳。大抵派自吳興。蓋其所從來遠矣。其居邑之南四十五里曰前黃者。遠事今皆不論。論其耳目之所及者。溯亮而數之。凡八世。而亮年適四十矣。三十年得一世。其間又有過二十而得子者。陳氏於今往往近二百年。雖不能馳驟取功名富貴。以自見於斯世。而衣食豐足。推其餘以及隣里。使一鄉無憾於陳氏。蓋自六世祖諱伯援而邑人始有稱焉。更三世而守其家法終始不墜。惟最長一支爲然。百四五十

年之間。衣被國家之飽煖。大家世族。或已淪替而無餘。而一鄉之望。凝然如一日。此豈無所繇致哉。亮之曾祖幼喪其父。而高祖母以盛年守志。於是六世祖老矣。家事悉以委之。長子諱文什。實能撫孤存寡。義不以一毫自私。使高祖母兒女之累釋然。終老而不悔者。恃其夫之有兄也。及曾祖死於王事。而先祖兄弟以摧喪之餘。暴當門戶。凜然懼不自保。而曾伯祖諱良佐。實存撫之。所以終其父之志也。其後先祖病廢。先人常有不勝家事之憂。曾伯祖之子廷俊。與其繼室葉氏。實左右有家。人事固多故。而吾家三世被其三世之德。其大者可念而不可忘也。公諱廷俊。字時父。嘗以納粟辟尉靖之永平。然非其好也。先娶同邑呂氏。蓋甚宜其家。而不幸早世。子男三人。克恭。克勤。克誠。女三人。適汪注。胡炳。徐良史。孫男九人。恂。亢。亨。懋。光。恪。允。愷。女三人。長適徐士龍。次盧屋。次幼。曾孫女二人。公生於大觀戊子三月十有八日。歿於乾道戊子五月二十六日。而男女之長者。與公相繼而卒。又十有五年冬十月十有二日己酉。始克葬公於距家五里雞鳴山先塋之旁。論次本末。以納諸幽。諸孤以爲責當在亮。謹再拜而銘之。銘曰。生而敦龐。以壯門戶。長則克家。以光厥祖。世有隱德。細猶未數。天道昭然。歸安此土。

謝教授墓誌銘

淳熙三四年間。三山林穎秀實之作。邑永康。強敏有幹略。一邑不勞而辦。父老以爲三十年所罕有。劉仲光茂實爲其丞。茂實永嘉人。嘗從一世士君子遊。以器識自負。不以細故變其所守。實之疑其好異。而茂實不顧也。余游二君間。每爲曲暢其情。邑尉謝景安獨恬然無所適莫。二君亦安之如一家。邑人實賴焉。

及趙伯彬德全來蒞邑事。風采煥發。而一丞失其姓名。外緩中伎。趙以憂去。丞欲掇拾其事而文致之。卒愧景安而止。使當兩雄不相下時。景安居其間。所以陰消人意者。其所能庇賴必多。而區區一尉。效見止此。及諸司交章論薦。於吏文少參差。景安一不以介意。去爲賀州州學教授。賀在極南。人士無幾。何景安獨不鄙夷其人。請諸州將及諸司。愈欲贍給其徒而致之學。不幸而景安死矣。嗚呼。國家以科目取士。以格法而進退之。權奇磊瑰者。固於今世無所合。雖復小合。旋亦棄去。以景安之靜厚篤實。亦復不偶如此。士之欲以科目自奮者。雖旣得之。要皆未可必也。景安姓謝氏。名達。字景安。福之長溪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先室王氏。繼邵氏。子男三人。宜之。進之。謂老。女三人。長適士人陳表之。餘幼。以淳熙甲辰五月二十三日卒。得年六十有一。以致仕恩得承事郎。宜之將以明年三月甲申葬景安於吾邑之合德鄉茅山之原。而以墓石爲請。余雅知景安者。不能經紀其葬。而敢愛其言乎。顧未知千年之後定如何耳。宜之能自力。足以脩父之業。吾友徐木子才。吳竽允成。實相爲終始之。允成與景安同邑。於是方尉永康云。銘曰。生於閩。死於廣。葬於越。惟其平生所不欺者。不與此而俱滅。深藏厚覆。以觀餘烈。

陳元嘉墓誌銘

縉雲陳君元嘉。以其讀書之餘。凡山經地志。醫卜方技之書。黃帝岐伯之所答問。郭璞呂才之所論註。無不熟復而究切之。下至弈棋。亦入能品。動息自遂。與物無忤。從容暇豫人也。元嘉娶章氏。故吏部侍郎諱服之女弟也。於是士大夫亦多知其名。聞其死。無不惻然傷之。其子檜嘗從予游。幼子猛有豪志。嘗欲問

余以古人之大體。方進而未已也。奉其諸兄之命而問銘焉。乃見其鄉之長老言曰。甲戌之旱。所在搖動。鄉之郭君。集義兵以衛其境。元嘉亦散家貲。募少年之有武勇者。什什而伍伍之。參錯能否。牽連遠近。而人固不知也。會郭君之徒有謀叛者。郭寤甚。夜走鄉先生胡經仲之廬。則語元嘉。命隊首擊鑼鳴鼓。整布隊伍。更出迭入。壓郭氏之門而過焉。時邑令方循行四隅。以督賑糶。元嘉令僞爲縣牒。起義兵自衛。微使郭氏之徒聞之。而元嘉之兵先集。未幾邑令亦來。其徒震動。然猶自詭以獻武藝。元嘉命翼開左右使獻之。叛者卒不能逞而止。以元嘉之才。小小自見。已能如此。而余獨知其爲鄉之善士。蓋人才因事乃見。而元嘉亦不願以才自馳騁於世。非真余之淺於知人也。元嘉姓陳氏。諱昌運。元嘉其字也。其先繇永嘉徙縉雲。爲鄉之大姓。曾大父捷。大父夢。父師尹迪。功郎潭州善化主簿。子男五人。椿、楸、槐、樞、猛。女六人。適周翊、何坦、沈集、王元德。坦監處州石堰銀場。餘未行。孫男五人。日新、日益、日嚴、日勤。元嘉以淳熙八年四月十日死。死時六十有五。而其葬在其邑之仙都鄉深渡之原。實十四年十一月五日。於是永康陳亮爲之銘曰。

才足用世。而爲鄉善士。非其命也。亦其志也。山夷谷壘。而來者不墜。非其志也。固其義也。

庶弟昭甫墓誌銘

嗚呼。昔我先人實生汝。而棄汝於他人。力未足以活汝也。我兄弟欲活汝於我家之旁。念汝之似吾先人也。活汝未成。而棄我以去。豈以我爲不足賴乎。我不能不念其子。而不念吾先人之子。則無以自別於禽

獸矣。我之心既不欺於鬼神，而汝猶有疑乎？無乃汝既知之，而命之脩短，非汝之所能自制乎？不然，則我之衰困顛倒，獲罪於天者既多，而併以累汝也。嗟乎冤哉！疇昔之年，當路欲置我於死地，病餘而繼以囚繫，坐天獄如坐井，雖生能幾何？扶持左右，始末惟汝。未幾爲小盜要而欲殺之於路，卒能使薄正其罪，獨汝爲有奔走之勞，汝之於我，既無負矣。生死之變，俄然至此，得疾之端，又復繇我，而我之所以處汝者，今雖百喙自言，人誰信之？觴酒酌汝，而諸子列拜於前，汝魂未定，尙聽我語，衣衾棺槨，我皆主辦。歲時祭享，汝終歸享於陳氏，我當敕其子孫以無忘吾先人之骨肉。庶幾異時有以見汝於地下，嗚呼哀哉！此龍川陳亮誌其庶弟之墓者如此。先人諱次尹，庶弟名明，字昭甫，行八三，而所養之父則張銳也。生甫百餘日歸張氏，其復歸則十有七矣。又十一年而死。寶淳熙丁未二月二十三日，其冬十二月十七日葬之，先塋之支壟。銘曰：

汝父汝兄相從在此，子孫敢曰：非陳氏子，靈其有知，其食千祀。此石昭然，其來未已。

陳春坊墓碑銘

始余出國北門，彌望沮洳之地，而帶以一水，岸行不足以容車馬，湖泊往往隨在，而有舟。至松江，風濤洶湧，雖余亦懼而登焉。小立垂虹之上，四顧而嘆曰：是豈戎馬驅馳之所乎？昔陳公思恭提兵數千，以小舟匿伏湖中，欲要兀朮而擒之，扣舷相應，戰士盡起，而兀朮以輕舸遁去。衆遂驚潰，韓世忠復扼之江上，虜自是不復南顧矣。酌酒弔古，以酹陳公之神，其孫均乃以喻偁，何仲光之書來求銘春坊之墓，閱其家世。

則陳公之子也。而陳公又爲晉公恕之元孫。晉公當太宗、眞宗時，爲國計臣。寇忠愍諸公之所敬憚。其子恭公執中，實相仁宗。以大闡陳氏。恭公之弟執古，生殿中丞世昌。殿丞生贈武翼郎晏。武翼以國學舉人。數上春官而無所遇。是生少師名思恭。卒，繇行伍自奮，爲神武後軍統制。以困兀朮，其事有槩於余心。雖欲卻均之請，而心知其可以張大陳公之功，亦一時之良會也。而均之請閱一歲不止。春坊名龜年，字壽卿。其先熙州狄道人。高宗南渡，少師扈從，轉戰至杭，因家焉。故今爲杭人。春坊以少師致仕，恩補保義郎。爲闔門祗候，提轄製造御前軍器所幹辦軍頭。引見司丁母崇國夫人柴氏憂，服除，差鎮江府都統司主管機宜文字。未上，改差皇太子宫主管左右春坊事。爲闔門宣贊舍人。尋除武衛將軍。御札曰：陳龜年，名將之子也。轉右領軍衛將軍。特旨以久在東宮，服勤不懈，帶文州刺史。除成州團練使。爲皇孫平陽郡王伴讀。有勞，授和州防禦使。少師一子，以南北既定，不復見諸武事，而獨爲東宮信臣，以身任怨，至死而不悔。嘗以館北客宴射玉津園，選善射者與虜竝射，莫能中。春坊挾二矢以與，平立睨之，一發中之。使當多事時，吳江之遺恨猶有屬也。春坊鬚眉如畫，而面目嚴冷，出入宮庭，不以色假人。整齊事務，摧抑僥倖。取前代儲君事，鈔成小集，暇日從容獻之。聽知所擇，以爲東宮德業之候。和章作字，必以寓區區之意焉。吾友王光化自中嘗爲其客，爲余道其事如此。今所載者其略也。未幾而春坊坐裴良珣事謫居信州。復官。得提舉台州崇道觀。以淳熙十五年四月癸酉卒于家。得年五十有九。以五月甲寅葬于餘杭縣蔡家之塢。夫人趙氏，祔贈太師密之女也。子男二人，均、承節郎。垓，以致仕。恩上女八人，長適忠翊郎婺州準備將。

劉轉次適從事郎隆興府進賢縣尉朱熙績。次適宣教郎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魏寶慈。次適秉義郎裴良珣。次適吳衍。餘未行。男孫一人。小頑。甲辰之春。余以藥人之誣。就逮棘寺。更七八十日。而不得脫。獄卒猶能言春坊之事始末。蓋其受誣頗相類。獄稍寬。欲往訪春坊問計。而春坊病矣。獄之相去纔一二年間。而誣人藥人亦可以例推耶。天下適安定。才者能者。無不坎壞於世。宛轉少能自致。至於受誣且死。而世莫之察。未死者可不爲死者一言乎。余非能言者也。二百年之間。陳氏之變。故起伏亦數矣。均方與人士相角逐。以自見。而垓亦將求世其家者。故再至垂虹。卒如其請。而書諸墓上曰。今天子龍飛之六十日。草莽之臣陳亮。實表故春坊陳龜年之墓。敍載家世。感念事功。而卒歸之命焉。非人誰爲。非命誰使。且以識死。且以起死。

金元卿墓誌銘

君諱大亨。字元卿。姓金氏。世居婺之金華。曾大父賜。大父肇。父從政。皆不仕。娶陳氏。子男三人。海。瀟。澤。女三人。于松年。孫之本。其壻也。幼未行。孫女一人。以淳熙己酉二月丁亥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一。是歲十二月丙申。諸孤奉君葬於其邑赤松鄉塘裏原。君在時所營也。而問銘於永康陳亮。瀟嘗從余游。君之於余甚謹。以故習知其家事。而得君之爲人亦甚詳。君讀書爲士。有繩尺。不求苟異於人。內行潔整。於聲色淡然而不求人之知也。及其爲家也。以儉勤自將。銖積寸累。迄用有成。而豪取智籠之術。一切置不用。故無怨惡於人。晚歲治其室稍華。將以娛其親之老也。諸子皆使之學。而必欲知辛勤起家之不易。獨使瀟從

四方師友游。勞費皆所不問。而不責其近功也。嗚呼。使天下之人。皆知人有常分。事有常程。安平之效。歲計有餘。撼動之力。時移難恃。則郡縣可以無條令而治。家道雖傳之百世可也。而世常不足以知之。何哉。銘曰。富人所欲。善吾所獨欲也。公之獨也。同之。遺之。以此。開之。於彼。銘之。深長。尙有以也。

陳思正墓誌銘

思正。姓陳氏。諱端中。思正其字也。世爲婺之永康人。曾祖博。祖回。父子茂。皆不顯於世。余嘗銘陳性之之墓。敍永康之陳凡七族。而思正蓋出於龍山之陳也。思正娶劉氏。子男四人。藻。棻。葵。蕃。女六人。葛汝舟。劉景脩。劉祉。周確。胡汝濟。胡楮其壻也。景脩甲辰進士。今爲脩職郎。臨安府富陽縣主簿。孫男女八人。皆幼。以淳熙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一。是年十一月壬申。葬于橫塘之原。祖塋之右。思正以意氣自豪。視錢物如糞土。不爲分毫後日計。平生不欲其鄉有不平之事。其人有不滿之意。雖以此遭躓而不悔也。族人嘗小忿爭。至反眼不相視。思正病且亟矣。呼而語之曰。兄弟不當至此。我死。誰當爲汝解之。各爲我飲一杯。還兄弟骨肉之舊。以此送我死足矣。其人皆釋然。及其將絕也。語諸子曰。吾意之所向。不在人後。而家事如此。累汝曹矣。我死。會客宜如禮。求一文以銘吾墓。畢我一身。任汝曹所欲爲也。其子衰經踵門。與其同宗人亮言其事如此。余悲之。以思正之才智。知所緩急先後。而行之以義。宜何所不可。而動輒齟齬。可以言命矣。死又無傳。則仁人君子之所不忍。而求之余則非也。銘曰。

將死猶欲人之無爭。死後猶欲身之不泯。嗟逝者之如斯。與草木而共盡。於其中間。聖賢爲準。我獨何人。銘以相殉。

喻夏卿墓誌銘

淳熙庚子。義烏喻夏卿改葬其內王夫人於邑之智者鄉雷公山之下。問銘於永康陳亮。蓋嘗敍夏卿夫婦之懿矣。夏卿教其子孫。皆興於學。所能自見。而多屈於春官。紹熙辛亥。夏卿年且九十有一。一日。從容置酒語其弟姪輩曰。羣兒及今舉自奮。老夫猶可待也。過是則已矣。又曰。我死非陳子莫銘我也。悵然凝竚者久之。未幾而八月十有九日。夏卿死。余猶繫三衢獄中。微若聞之。則爲之出涕。明年二月出獄。則往哭焉。九月。其子義方。民獻哭投余門。以其先君行實曰。我父實求屬於子。子知吾父者。其肯死吾父乎。亮曰。諾。昔孟子有取於爲仁不富之論。而世俗之常言曰。慈不主兵。義不主財。其說遂以行。而閭巷之奸夫猾子。借是以成其家。雖見鄙於清論。見繩於公法。而人樂其生。得以自資。終不爲之變也。夏卿孝友慈愛。根於天性。而著見於日用之間。如飲食之不可廢。中年與其姪分田。不過百三十畝。卒亦幾至於千畝。然而友愛子姪。而計較秋毫之心不萌焉。慈恤里閭。而豪奪力取之事不行焉。爲仁不富之論。蓋至夏卿而廢矣。晚雖家事不如初。而親戚故舊之急難。族人子弟之美事。愛莫之助。每致其惓惓之意。而人人常信之。嗚呼。爲夏卿者。亦可以無憾矣。福壽康寧。子孫彬彬。然皆有可觀者。天於夏卿。亦何所負哉。喻氏著籍蜀之僊井。散在浙江者。惟義烏爲盛。亦嘗有列於朝。曾祖諱迂。祖諱宗。父諱登。夏卿諱師。字夏卿。遇太上

皇后慶壽覃恩封迪功郎及高宗再上萬壽。加封脩職郎。子男四人。義方。脩職郎。大方。早夭。知方。汝方。女二人。適商克忠。趙悌。孫男九人。侃。憲。演。湮。淡。克。充。寬。競。孫女八人。嫁楊一之。蔣若拙。陳某。趙某。許公升。傅某。趙某。而公升新與計偕。幼未行。曾孫男女合十六人。汝方今名民獻。與侃入太學爲諸生。演嘗舉于鄉。而侃今再以姓名上禮部。卽前誌所謂宏者。義方將以十一月三日壬甲合葬。而亮實銘之曰。少年慮事。出人意表。至於危疑之際。爲人剖析無留難。而積善之報。未嘗泯也。晚歲百事不以關心。至於園池之間。婆娑遊嬉。無虛日。而釋老之書。未嘗問也。鄉之善士。卒爲老成。言無枝葉。行有準繩。空其一鄉。喪此持平。孰昭斯銘。以淑我後生。

錢叔因墓碣銘

紹興辛巳壬午之間。余以極論兵事。爲一時明公巨臣之所許。而反授以中庸。大學之旨。余不能識也。而復以古文自詭。於時道德性命之學。亦漸開矣。又四五年。廣漢張栻。敬夫。東萊呂祖謙。伯恭。相與上下其論。而皆有列於朝。新安朱熹。元晦。講之武夷。而強立不反。其說遂以行而不可遏止。齒牙所至。噓枯吹生。天下之學士大夫。賢不肖。往往繫其意之所向背。雖心誠不樂。而亦陽相應和。若余非不願附。而第其品級不能高也。余亦自咎其有所不講而未敢怨。壬辰癸巳而貧日甚。欲託於講授。以爲資身之策。鄉閭識其素而不之信。衆亦疑其學之非是也。而浦江錢氏之子擴來曰。擴於時文未之能。雖能亦不願也。區區之意。欲學其所當學者。余爲之有慨於心。曰。我亦將從此而學也。試與吾子共學之。因以爲人眇然一身。

與天地竝立而爲三才。其闕一不可之本爲安在。又以爲洪荒之初。聖賢繼作。道統日以脩明。雖時有治亂。而道無一日不在天下也。而戰國秦漢以來。千五百年之間。此道安在。而無一人能識其用。聖賢亦不復作。天下乃賴人之智力以維持。而道遂爲不傳之妙物。儒者又何從而得之。以尊其身。而獨立於天下。六經諸史。反復推究。以見天運人事流行參錯之處。而識觀象之妙。時措之宜。如長江大河。渾渾浩浩。盡收衆流。而萬古不能盡也。而後知人之職分。聖賢之所用心。而人心之危。不可以一息而不操也。苟有用心之地。則凡天下之學。皆可因之以資吾之陟降上下焉。故易擴名曰廓。而字叔因。以堅其共學之志。廓亦願自奮也。廓於程文。亦姑以遊戲云耳。癸卯之秋。與其儕輩試漕臺。亦復得之。冬十有一月九日。乃死於龍窟山寺中。其兄抑來撫而哭之曰。吾不信汝死也。汝死。是無天也。遂取以去。余哭之過時而悲。自傷其子子而莫我助也。甲辰之春。余亦顛倒於禍患。凡十年。而世亦無察其始末者。某月某日。其兄始葬之。其邑某鄉某所之原。念欲揭廓之志。以刻諸墓上。其友凌堅數以趣余曰。是堅之責也。廓少孤。其祖良臣。日以老兄抑實任家事。督廓以學。而一錢不以假之。旁觀亦不能安。廓曰。兄愛我者也。人有言兄私自爲計。則憤然責數之曰。何爲閒我兄弟也。兄必不爾。終不能動吾心也。錢物之到手有數。到輒與朋友故舊。無分毫吝惜。計較心。嘗以事爲人。給錢三十萬。僅得銀十餘兩。置之行篋中。暮夜入邸舍。發篋而又失之。人爲廓歎息失聲。廓笑曰。是固已失之物也。其於世故澹泊。孝友慈愛。出於天資。使得共學。以至於今。不但儕輩之不能及。固吾尊行之所共畏也。嘗與吾友瑞安葉適正則論後來學者。而有遺恨於廓。余嘗銘

廓父贊之墓。故略其世系。而系近世問學之離合。求正則書之。使來者有考。余永康陳亮也。銘曰。
三十而死。其志皎然。有子曰顯。以聽于天。

姚唐佐墓誌銘

君姓姚氏。諱汝賢。字唐佐。世居婺之永康。曾祖坎。祖孜。父源。君平生衣食粗足。不爲後日計。樂易好善。不求聞於人。教其子以學。而不冀其必成。優游卒歲。蓋適其真。以生死者。娶沈氏。子男一人。怡也。怡爲太學諸生。無所遇而死。君哀之。越二年亦死。蓋紹熙壬子八月六日。得年七十有九。孫瑀。甫冠。而兩喪停之屋下。怡之友林君大中。徐君木。傷其窮之至此也。於是林方入臺爲侍御史。不能必顧其私。命其弟大任相。徐舉義以葬。而樓君城。徐君總。陳君志。同與夏貢士師尹和之。尤力。龍川陳亮嘗入太學。於怡爲同舍。吳東陽芋。舊尉永康。而善怡也。某施文。吳亦施字。以成諸君之盛舉。使知風義不泯。薄俗尙有激也。聖明在上。風化尙可攷也。其地爲承訓鄉。馬義原。其舉爲紹興壬子十有二月丙午。銘曰。
失其子以及其身。世固有途窮之人。死於孫之手。而歸骨於其子之友。法猶謂之有後。吾將各舉畚土於新阡之上。以觀造物之處此壤也。

何少嘉墓誌銘

少嘉何氏。名大猷。少嘉其字也。世爲義烏著姓。初少嘉之曾祖先旣死。祖槩以武事強力起家。以光其業。父恢。茂宏。叔父恪。茂恭。以文字自奮。場屋有聲。諸公間。茂恭登庚辰進士第。未及爲時用而死。茂宏不上。

第亦死。少嘉時年二十許歲。輔伯兄大辯以當家。而家事悉稟命焉。仲兄大雅以疾不涉事。少嘉時其起居。使得徜徉以自養疾。門外之事。不問劇易。身悉自當之。少嘉兄弟欲葬其父於旁家之淨明寺。葬有日矣。而寺僧梗不得葬。少嘉慨然曰。我豈無一地以葬。是少我也。家不可立矣。官爲杖之而止。又杖一惡少之無故爲梗者。而後門戶爲之少寧。少嘉處宗族以順。待朋友以信。接鄉黨以禮。協親戚以恩意。教詔童僕。而隨力使之。視租戶如家人。而恤其輕重有無。及其死也。無一人不爲墮淚。而快其死者。兩僧及一惡少耳。內事則姑姊妹之旣適人者。疾病而多方救療之。緩急而奔走扶助之。公濟其乏。而私又不靳其所。有。惟其無事則平處之。或怨其不均。則曰。兄弟姊妹。豈有兩心乎。未適人者。坐起必曰。嫁爾而不及父在時。是爲死其父矣。爾伯兄必不然。暇時讀書有常課。暮夜欲慰暖其母。則臥榻之側。几案之旁。道及閭閻碎事。姊妹笑語。夜分母倦。始各散去。而母亦忘其爲寡居也。傾心一世之賢者。見輒尊事之。雖未見知。而不怠愈虔。曰。吾未知前輩所謂不傳之學安在。而敢自棄乎。嘗從余學。而其姊以爲吾弟何所求於子而汲汲若此。盍有以大慰其心。予笑謂其姊。越雞不能化鵝卵。惜吾之非魯雞也。其姊曰。我不解子書語。吾弟滿意而去。則吾之願也。未幾而當路欲以事見殺。少嘉自比於子弟。而營謀不愛其力。浙江風濤之險。一日往復兩涉之。幾至覆舟不悔。紹熙改元冬十有二月。獄事再急。月之六日。少嘉無疾而死。予爲之驚呼曰。我其不免於詔獄乎。少嘉死。是惡徵也。二年興獄。而僅能以不死。其兄將以癸丑二月二十三日葬其園之南山。少嘉娶俞氏麟之女。麟一時名士。得邑以死。少嘉年二十九歲。無子。愛其兄之少子已孫者。

死以嗣其後。亦少嘉之志也。於是龍川陳亮銘其墓。晉安吳竽爲書之。銘曰。兄之子吾子也。百世之後。孰知其爲彼爲此也。宅兆之下。惟其安也。以吾身而爲後日之計。則陰陽禍福之多端也。身無可擇之行。而道有未盡之精微。費志地下。深藏而厚覆之。而鬼神莫之窺也。化爲堆土。溢爲精英。變動無時。其或爾克承。

劉和卿墓誌銘

金華劉範十年前名淵。嘗與二三子從予學。居亡何。其母死。葬邑之慶雲鄉杉塘原。求予銘其墓。其後子久不見範。範能入太學爲諸生。與一時英俊相先後。一日。其父和卿名大聲訪予寶婺觀。爲予道範近事。喜甚。今年夏秋之交。予得第東歸。趨本郡謝。則聞君死矣。入弔君喪甚悲。未幾。範衰經跣行。以其同舍生袁州州學教授徐君正夫所述君行來告曰。我父將以十月己酉合葬。往嘗辱銘吾母矣。可不哀吾父乎。予自念投老蒙上誤恩。擢先衆俊。精神筋力。往往盡矣。愧無以報稱也。將遺落世事。痛自齋養。以庶幾萬一焉。而敢費心思於文字間。以重其羞。然聞範言。則拒之有所不忍。蓋世有常言。爭名於朝。爭利於市。金華距行都一水。水湍流時。舟昨發。今日至。行都無試則已爾。有則金華之士必多。君嘗學爲其文。而衆中未嘗有君之跡。孝友自將。祈無愧於鄉黨而已。君世居都城。乃傍城築室。瞰溪而南山森列。一望甚遠。縱橫不過二三丈許。外未免於利名交關。而過數步則幽人逸士之居也。然君與人無甚交涉。怨惡亦以是取足而無他營。晚始作大室天寧寺傍。亦取其不涉鬧市耳。君氣貌偉然。宜於世無所不可。而利名之場。

宜至死不休也。去朝密邇而不往爭名，出入於市而不就爭利，則其可書者衆矣。君卒於紹熙四年六月壬寅，得年五十有七。曾大父賜、大父肇、父從政，先娶陳氏，繼季氏，贈朝議大夫迪之女子男三人，長箕，次範也，少簡，女三人，適楊頴、李召甫、夏煥，孫男四人，女一人，皆幼。銘曰：人生何爲，爲其有欲，欲也必爭，惟日不足，粗足而休，惟君也獨，抱此入土，吉不必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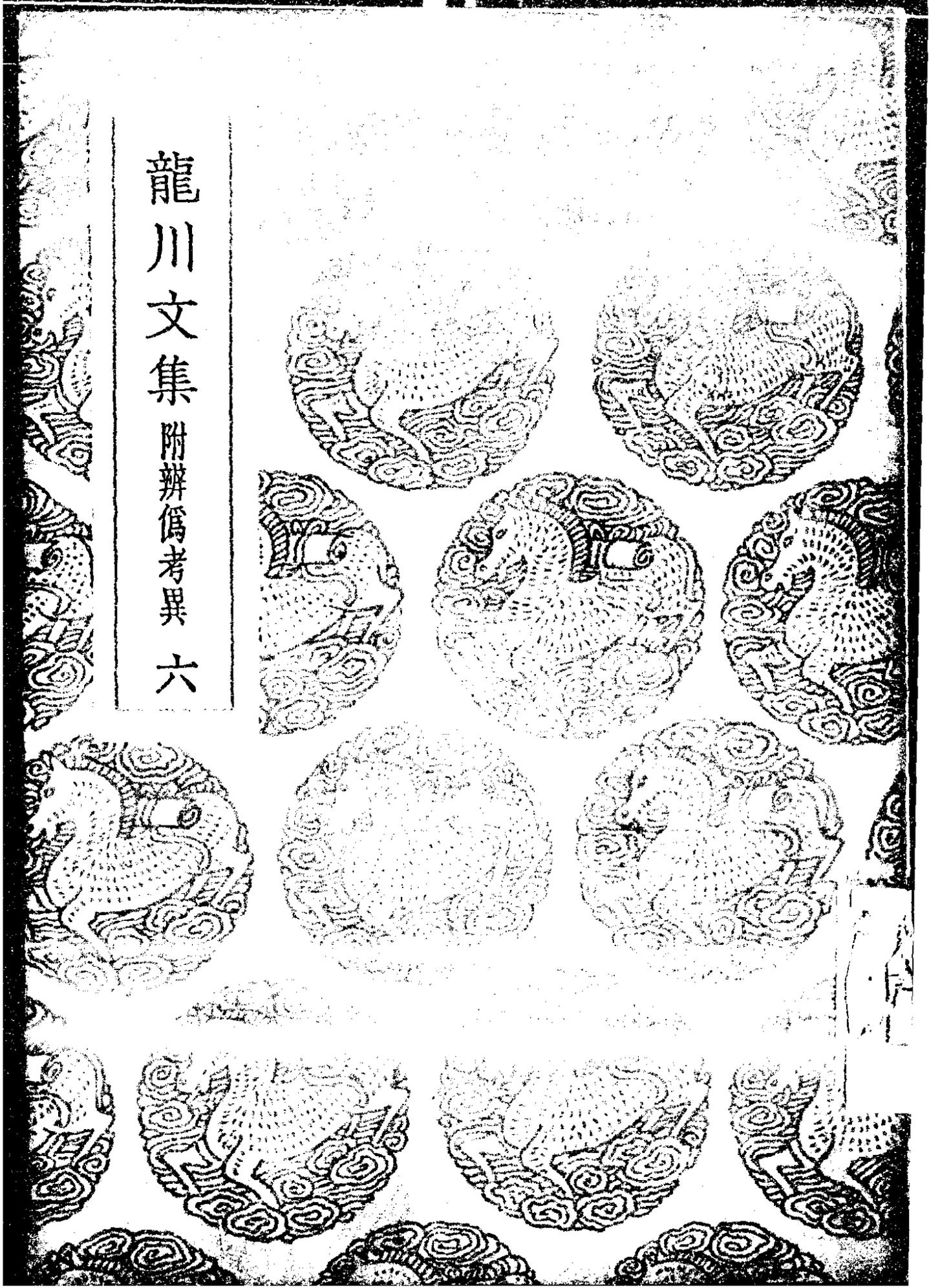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廿六年九月參拾日收到



3
4
2398

龍川文集 附辨偽考異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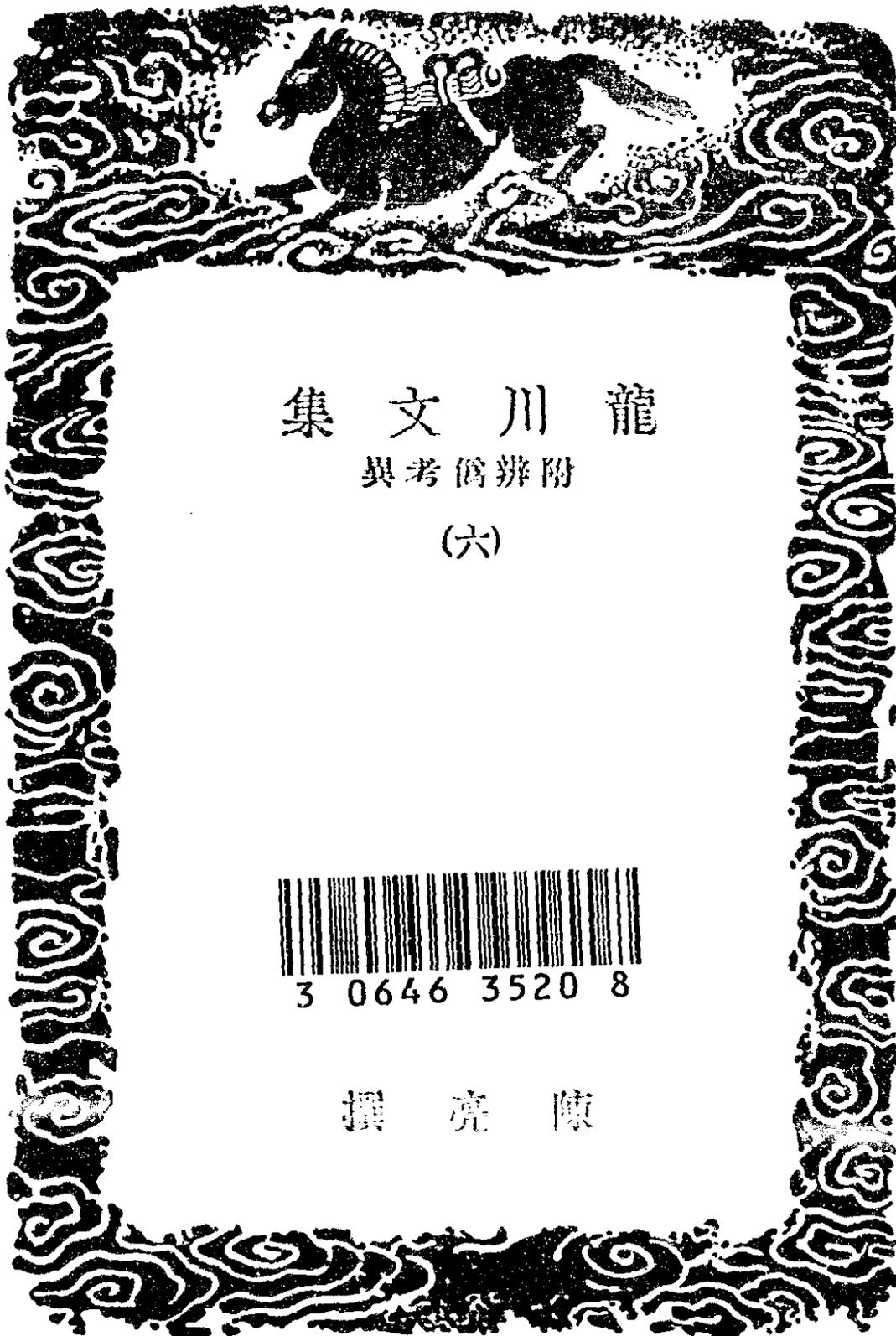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龍川文集

附辨僞考異

(六)



3 0646 3520 8

陳亮撰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九

墓銘誌

先妣黃氏夫人墓誌銘

乾道九年十有二月二日永康陳亮與其弟充始克合葬其母夫人於龍窟臥龍山之上。於是亮泣血磨石而書曰。

還山而葬。祔於其姑。是為十有四歲而生子。生之二十三年而沒。沒九年乃葬。其子曰亮。充。而其出則黃氏。武經郎諱大圭之女乎。不能從死。乃從以居。且暮率妻孥以洒掃。絲竹終身不至其廬。天地無窮。不孝安贖。死則葬我墓之隅。後千百年。猶不廢其為陳氏之墓。則必遇君子長者之人夫。

孫夫人周氏墓誌銘

始孫貫從余游。余不知其母沒若干年。而其葬之與未也。於是時余蓋七年弗克葬其母矣。蚤夜腐心疾首。不忍聞天下之有是事。惟恐其我告。而敢以問人乎。後二年始克畢事。因顧謂其友。即填溝壑無憾矣。獨貫慘然於衆人之中。若不能自容者。蓋其母喪猶在殯也。貫家故貧。遇歲大旱。貫滋以恨恨。明年淳熙乙未。謀掇其衣食之資。及秋而葬。且將乞銘於余。以告哀於百世之君子。立秋之一日。貫得疾不起。其父哭之。至於慟絕。少定則祝曰。吾不以汝死而不終汝志也。竟以九月丙午葬其母於距家一里馬雙塘之



50461 01108

085
112
22399

側先事遣其仲子恪泣且拜曰。子其重哀我亡兒。余固哀之者。乃爲其銘曰。來徙永康周其姓。資則有女序來聘。宜家宜子又賓敬。四十有二壽則竟。七年乃葬貧斯病。子知其罪制於命。父不忍欺情之正。我非其人銘豈稱。

商夫人陳氏墓誌銘

義烏商盤奉其父命。將以淳熙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丁酉。葬其母夫人於去家五里橫塘之原。先事踵門升堂而再拜曰。天不降不孝之罪於盤之身。而奪其母。淚徹九原。而不能以有及。至於免喪。又不克卽死。惟是得葬日月。遷延至此。生死愧恨。敢丐一言。以詔其墓於永久。以寬其萬分之罪。余爲之惻然答拜曰。此孝子慈孫之請。昔之君子所不愛其力者也。然余嘗嘆士之把筆爲文章。以自名於時者。何嘗不爲不朽之慮。人亦往往樂得其言。以自託。至或身未及歿而已無傳。其尤長者。繇是而數十百年而零落盡矣。始望之不酬。所謂文者果足願乎。況余志念衰索。圖所以及身之計。懼不自保。雖欲應子之求。其何以應子之求。今子之邑。已多賢士大夫。且吾亦誠懼夫不臧之罪。盤無以答。而強請不已。又使吾之親友故舊交逼而致其辭。余不得自通其意。獨念其嗜好之不類。或者文之不足託。而後世當有悲其志者。失人姓陳氏。曾祖裕。祖鏗。父宗高。年十七嫁同邑商君錡。子男頌。次則盤。浩先卒。巖質女六人。其塔樓知點陳謙。亨。喻。憲。餘未行。孫男一女。一皆幼。以乾道九年十月十七日歿。於是永康陳亮銘其墓曰。夫不以窮自懟。而爲是邦之彥。子不以愛自驕。而爲處子之秀。得年四十有八。是爲夫人之壽。

章婦胡氏墓誌銘

故太常寺主簿縉雲胡權經仲能以其學行奔走數州之士士往往以不得從其游爲恥然亦爭好傳道其所爲初章德文侍郎有從子年十許歲失父精神已自能凌逼人固奇之而亦以此不保其他日也經仲獨託以女稍長名沆而字曰養直及胡氏女旣歸其姑殊愛之養直亦更折節自愛婦又事事可人意以經仲故相傳閭里養直晚於家事乃有不自得於中者時時以杯酒自放婦蓋憂之亦不敢傷其意也然獨奉事其姑彌謹一日相其姑色微有不悅意時蓋已屬疾矣爲之數日不食曰十四五年婦姑團圞之意乃更以指尖事破壞耶我不足爲婦明矣且死常若不釋然者死時年三十六余與養直早相善入弔其二兒長短相去案上下間耳慟哭對客悲哀伏地如成人旁有女奴抱一嬰兒以立意慘慘泣下余爲墮淚而出有以知其母之可書者衆也養直於其死若干日葬之某所之原實淳熙三年九月某日聞泣爲余言甚矣吾哀之不可紓也吾婦今亡矣余使歸具石而次所聞焉銘曰

生而事姑死猶不滿此心昭然其存彌遠

胡夫人呂氏墓碣銘

往余聞呂氏母勞苦有功於家晚以其女孫妻吾從叔次愈蓋猶及識之於是時年七八十歲言語質實無飾撫問其旁兒女子諄諄有恩意因嘆承平遺民雖婦人猶能如此其女孫之嫁胡氏者有子從余游聞其始嫁時蓋甚少舅姑辛勤起家冀得婦以相吾事且又未有他婦已自能勞苦以取其舅姑歡心諸

叔之幼小者。撫視加懇惻焉。其後各各有婦。常先後彌縫之。故上下無大闕失。要之雖女訓久廢不用。彼其在父母家。習見其尊上人所爲。宜不誤人家事也。呂氏世居婺之永康。曾祖孟祖該。父章。年十九嫁同邑胡汝弼。從余游之子名括。余愛其可與其學者也。下有二子。尙幼。一女適東陽陳師古。嫁之二十九年。以淳熙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卒。明年十有二月甲申。葬於去家二里先塋之側。先事括拜且泣曰。括無以自致於其母者。且傷吾母之德。由是而澌盡矣。雖其邱壠。他日未可知也。余無力以重之。爲書其石曰。吾敍次夫人。以存其大母之遺風。吾因其大母。以著太平之遺民。銘乎遠矣。庶及其墳。

章夫人田氏墓誌銘

始余於送往事居之禮。缺然未知所圖。託於講授。以自衣食。而章氏之子椿實左右之。明年。其弟與允相繼至。自是歲時往來如舊。故每見其父巨川。終日對客。足未嘗越戶限。而飲食以時。品具精潔。戶內如無人聲。余固心知其得助矣。久而習知其家事。則又有異焉。巨川少時。頗自豪。視錢如糞土。已更折節以事生產。夫人不使戶內有一毫滲漏。以發越其志。而昌其家。及夫人之父春秋日以高。相其甘旨。使無闕而已。不欲其兄弟爲資人以生也。巨川課諸子以學。曰。及吾尙健。家事不以累汝。至於房閨細碎。夫人亦必爲之區處。曰。無以分其心也。聞其有稱焉。夫婦相對歡笑。否則失聲懊恨。有子何業。至女之已有歸者。問其能事人與否。而不及其他也。嗚呼。三綱五常。聖人致意於其間者。詳矣。學之不講。自男子處之。不能以得其道。況女訓之廢。於今千載。如夫人之資性適有合者。余甚異焉。夫人姓田氏。世居處之縉雲。曾祖玉。

祖褒父大亨年二十歸永康章濟巨川後三十有三年當淳熙乙未以十一月十三日卒又三年正月十四日乃克葬子男三人從予游者也女三人長適沈驥次許嫁胡梓次未笄孫男女合六人皆幼三子者奉其父命與吾友徐元德居厚之書以來曰願有述乃系之以銘

黃頃之原四山壁立幽固靜深夫人之室

徐婦趙氏墓誌銘

余往貧不能自食鄉人徐介卿欲以子碩屬余而使食焉余謝不敢其後計窮竟出此而介卿之死久矣自其故所往來皆莫余助其勢獨難於介卿在時以是尤念介卿已而聞碩聯姻皇之近族冀得官以立門戶余切嗟是非介卿之意也然碩方務學不輟晚又見其文日以進今年春三月十有四日其婦既歸殊不類貴家兒女上下相顧欣然其姑大恨得婦之晚余時爲客亦以爲事往往出意料之外介卿於是可以瞑目矣甫二月而其婦病及余客臨安得碩書告以婦死惟恨不孝不克事姑也碩哭之過悲將以九月之十日葬婦未及有子異時孰知其婦之爲可哀也曾祖某嘉國公祖某集慶軍節度使父某今爲武翼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於是陳亮同甫與之銘而葉適正則爲之書其石銘曰

徐氏再世之墓其名曰季園旁有小塚是爲濮王六世之孫而碩之室爲女二十有七歲爲婦一百有三十日生死宜之是爲永畢

喻夫人王氏改葬墓誌銘

往時義烏何茂恭以文稱。鄉人之欲銘其墓者，必屬筆於茂恭。余猶記乾道初，余就姻茂恭家，見茂恭銘其從母王夫人之墓，其文工甚。茂恭口誦一二過，余能隨記其文，復爲客道之。茂恭撫掌歡笑，世有強記如此者，今十四五年矣。當淳熙庚子，夫人之夫喻君夏卿將以十月二十日改葬夫人於智者鄉雷公山之下，以茂恭舊所爲銘文示余，求改葬誌。茂恭死八九年，其文愈可貴重。余讀其所爲銘文，爲墜淚久之。余安能誌人之墓，況又能於茂恭文外更着筆耶？第以夏卿一子三孫從余學，無辭以卻夏卿之請。夏卿四子，次子大方早夭，其孤遐老。又天婦陳氏守義不去，以檜老爲嗣。夏卿與夫人又以長子義方之子槐老重慰安之。下至房幃碎事，夫人不使陳氏有所憾。義方早喪，婦一女又孤，夫人亦命陳氏母之。惟留子柎老一人，故義方安於再娶，知方有瘡疾，夫人憐之，亦令得所配。夫人在時有子樁老，今又有林老者，夫人最愛幼子汝方，勉使爲學而已，卒不以一事損其均平之德。猶以不及見其有子爲恨。今有子四人，曰樁老、榆老、櫛老、槿老，而汝方亦能以學問自見於鄉閭。柎老今名宏，有俊稱。檜老名憲，能經紀家事而不廢學。槐老名演，郡以其名上禮部，而夫人皆不能待。兩女嫁商克忠、趙梯，豐約一取命於夏卿。夫人止計其女功所當爲者，彼其一家之所以和平而無閒言，雖夏卿處之有道，而夫人之爲慮亦甚密，其大略之可言者如此，而余不及知其詳也。茂恭之所已載者，今皆不著。茂恭名恪，夏卿名上，從師下，則余先祖私諱，而余永康陳亮也。銘曰：

一夫一婦，本無可言。有子及孫，如十指然。生既無一毫之憾，死以著夫人之賢。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

墓誌銘

汪夫人曹氏墓誌銘

紹興癸亥歲。從事郎金華汪公浹。自江州德化縣主簿罷歸。久之。以是歲卒。其後葬邑之慶雲鄉。所謂東彌塢者。又三十有五年。當淳熙丁酉三月辛亥。其配曹氏卒。子泌等將以己亥二月丙申舉而合葬焉。先事泌以母夫人行實一通。哭授其子俊臣。奔走以告永康陳亮曰。泌願有謁於子也。泌之母葬有日矣。惟是不得離其柩。跣行以謁也。昔者先伯氏有子。實婚於陳氏。於泌之母爲諸婦。閭內之事。不能以欺子矣。吾子幸而賜之銘。以宣昭先懿。使後此千百載。不知其爲汪氏之時。猶賴以存其墓。豈惟以掩蔽其孤之不肖。而異時姓字。又獲比數。故願吾子之哀泌也。亮頓首對客。以不能辭。又念君之力。足以取一時有名位者之辭。以自厭滿。假如足以及君所言。猶且不敢。況又非所及乎。俊臣奉其父命。縷縷不止。亮復以爲意方熱時。忽忽不自覺爾。久後固將大悔。第歸熟計之。亮退而讀其狀。見其所載主簿公與其兄將仕義居三十年。閨門肅睦。如其爲父子之居者。將仕凡三娶。先後之姓不能以皆同。而夫人處之如一。媼也。主簿歿時。夫人年方四十四。男二女皆幼。夫人輯理門戶。咸有節法。過者不知其寡居也。蚤夜自躬其勞。以進其男子於學。女子非女功不輒習。故泌與其弟天錫。澄。溥。皆令入粟補官。以試其藝業於計臺。女之長

者以歸奉議郎通判寧國軍府事王統。次嫁時詮。詮固大家子。不幸天錫、澄、溥皆相繼先夫人而亡。夫人又爲之存撫其孤兒。使各各有立。視其父之存者。今其孫九人。曰正臣、表臣、俊臣、廷臣、堯臣、良臣、鼎臣、周臣、舜臣者。皆能不廢書冊以自見。女孫十六人。其三人已嫁。楊濂、王杞、曹蒙其壻也。杞爲承務郎。使主簿而在。所以處其子若孫者。宜不過如此。然夫人不自以爲功。每曰。是其先君之遺澤也。晚歲一切委事於二三婦。又如不諳其有家者。其他閨闈細碎可紀尙多。與亮所聞皆合。然後知亮之果不足以任此銘也。旣而泌以書來曰。泌寧獨不悔而已。苟不得不止也。乃敍次而使刻焉。曹氏在金華爲良大家。曾大父隨。大父介。父韶。夫人享年若干歲。銘曰。

在昔夫存。視其弟昆。其居旣寡。視子若孫。旣老而休。則視諸婦。死則已矣。視此韻語。

周夫人黃氏墓誌銘

亮外大父闔門宣贊舍人黃公大圭。自其父訓武公璘當妖賊熾甚時。以死捍鄉里。而舍人公亦能擒虜。別將以自見。故黃氏在永康爲聞家。舍人六男皆早世。長女嫁同邑陳氏。是爲我先夫人。次女年十有四。則嫁同邑周晧。三男曰擴。曰揚。曰抗。兩女。一以歸亮之弟充。一歸縉雲潛萬中。又三十有三年。以淳熙己亥六月二十有四日卒。其年十有二月二十三日。葬于去家十里長蘭山之原。其地蓋屬縉雲。其女兄之子實銘其壻。銘曰。

痛父家之將遂淪墜。念夫家之永有顯者。覆厚土於其藏。爾後人其勿捨。

劉夫人陳氏墓誌銘

夫人陳姓。世居婺之金華。曾大父良直。大父忠。父文德。年十九嫁同邑劉君大禮。生男三人。淮、淵、演。女三人。長適楊頰。次在室。嫁之三十二年。當淳熙壬寅七月二十五日卒。其年十有二月一日丁酉。葬邑之慶雲鄉杉塘原。先葬淵。以劉君之命。問銘於永康陳亮。數年以來。亮以與世不合。甘自放棄於田夫樵子之間。誓將老死而不悔。一日。金華二三子相尋蕭寺中。問其舊學爲何事。使人惘然如有所失墜。思欲溫舊起廢。而忘其志念之既落。其一人則淵也。今年春。淵之母夫人疾旣篤矣。然猶往來不輟。朝記夕省。若學之不可以頃刻已者。問其故。則曰。吾母之志也。未幾而遂死矣。余悲之。推此道也。則所以事其舅姑以及其夫者。宜其皆可觀。而其詳不得而具也。銘曰。不自憫病。而淑其子。曰母之愛。則有餘美。是其藏也。可以詔千萬年者。未耶。言之不文。理則近是。在爾後之人。尙其克嗣。

何夫人杜氏墓誌銘

始余聞東陽何君堅才善爲家。積資至巨萬。鄉之長者。皆自以爲才智莫能及。然堅才方端居深念。平生爲學之志。於是不酬矣。遣其子逮從。一世士君子游。又招至邵康似之。使造適。遇述從之學。似之有聲學校中。及爲甲辰禮部榜首。世多知其人。似之亦善稱其四子。謂足以如堅才志。而堅才死。逮實主家事。師其四弟。以奉母夫人杜氏惟謹。而門戶綱紀。一切聽之逮。如堅才在時。人往往言逮才有父風。或曰。是四

弟爲學之驗也。余獨心知杜夫人之有異於人。夫女主於愛。愛之過則長幼必失其序。而家事莫適所主矣。今父死而五子以次聽命。余雖不及知夫人處家之詳。而其大略固足爲寡居者之法也。夫人姓杜氏。世爲東陽儒家。曾大父義。大父伯忻。父杉。夫人年十九歸何君松。堅才也。以淳熙丙午閏月二十五日卒。享年五十有四。子男五人。女四人。長適同邑郭江。江兄弟爲東方學者。次適從政郎淮西江東總領軍馬錢糧所準備差遣鞏燦。尋卒。餘未行。孫男三人。存。攄。恬。諸孤將以丁未十月二十九日合葬夫人於松山鄉寶山原堅才之墓。先事逮跣行以見永康陳亮而哭曰。葬日迫矣。閨門之懿。將隨葬而泯滅也。吾母早奉其姑勤甚。晚歲復迎外王母以歸養。示諸子以孝也。吾父死。而我兄弟居喪。不使一日廢學。示諸子以無忘先志也。衣食足矣。而機杼之事。雖老不置。示諸子以不忘本也。使令具矣。而鞭扑雖有不用。示諸子以尙寬也。至於平生妯娌之無閒言。鄉閭親戚之有恩意。人人類能言之。吾子盍爲逮圖其所以永久者。亮語之曰。子之言皆是也。而我又以知君之母。惜乎吾文之不逮也。於是與之銘曰。

劉夫人何氏墓誌銘

紹興之年。余客臨安。凡三歲。父母願其有室而命之歸也。義烏何茂恭欲妻以其兄之子。於是義烏之富言何氏。茂恭兄弟俱能文。而茂恭聲聞尤偉。余貧甚。懼不得當也。諸凡茂恭姻黨。皆以爲不然。獨武義劉君叔向力贊其說。且語吾父趣納幣。又明年乾道改元。余往就姻焉。姻黨咸在。而叔向之妻。茂恭之女弟。

也。於是茂恭之母年七十餘。兩子一女。相與爲命。門戶方張。和氣充滿。入其門者。油然生敬。愛諸孫女如女。然而尤念吾妻爲類己。以故劉氏姑視之特好。而叔向於余亦加厚。茂恭罷官吉之永新。諸公爭知其才。旁觀者亦以橫飛直上爲不難也。而壬辰之春。一日無疾而死。又三四年。母亦下世。叔向與其妻會葬。而叔向死焉。茂恭之妻未幾亦死。吾妻之父以淳熙癸卯七月之晦。其死如茂恭。獨劉氏姑與吾外姑尙無恙。丙午之春。俱集於外氏。劉氏姑語余曰。我生於七月二十八日。歲頰遣禮。而不一顧我。如不遣也。余笑曰。是固其初心。今當償之耳。及期而往。出門迎笑。大會親族。勸酬達旦。而意殊無已也。是夜將繼之以樂。杯未行而舉手扶頭曰。病。余往視之。則死矣。嗟夫。盛衰相尋。本不足計。而生死之際。其誰爲之。乃使其兄弟之死如一人。余亦不自知其哭之慟也。二十餘年之間。爲月凡幾。爲日凡幾。何氏。劉氏。其變如此之亟。而余窮蓋如初。變通之道。獨至於余而遂息耶。是又可歎已矣。夫人姓何氏。曾大父京。大父先。父槩。年十七歸劉氏。死時五十三矣。子男三人。三復。監衢州北較務。三友。三進。女三人。嫁黃華。黃述古。皆佳子弟。而述古嘗以國子上禮部。幼未行。孫男三人。女三人。尙幼。夫人志意疎豁。語言明朗。遇親族上下。不問貧富貴賤。皆有恩紀。大略似其父。而不類婦人女子然。樂人之飲而不自飲。終日言笑而無可擇之言。閨門懿行。雖處子不能過。豈其得陰之正德。而無其幽吝之氣耶。此亦婦人之傑也。始叔向之葬。在家傍五里。金塘之東原。諸孤將以丁未十一月二十三日合葬。而謂亮何以使吾母雖死而不亡乎。亮固力不足者。將藉友朋以自助。銘曰。

志念豁然。賈之以死。葬從其夫。畀爾孫子。

姚漢英母夫人沈氏墓誌銘

余世居永康之村落間。雅不喜遊城市。遇友朋在焉。則過之。一日。過同舍生姚怡順道於闌閭中。其門桑柘環合。一徑幽長。如幽人逸士之居。升堂而拜其父。則風貌淳古。語言質實。使人失其所以欲富欲貴者。竹牀瓦器。品具精潔。閨門濟濟。又若不待禮法而自合者。余雖不及請拜其母。而心知其闔內之懿矣。久之。而怡之母夫人死。死後乃知其爲故吏部尙書陳良祐之外兄弟。蓋其夫妻安貧。不以親戚之貴達而有賴焉。雖其友之子。不得而知。夫人從子徐君之茂。登科從仕。日月有聞。而怡之友林君大中、徐君木亦浸浸有列於朝。獨怡踰躄太學。夫人亦不以是而愧其子。徒欲其學業之久且不息也。夫人姓沈氏。曾祖某、祖某、父某。嫠之金華人。年若干。歸永康姚君某。子男一人。怡也。女若干。孫男若干。女若干。適某。夫人以怡入太學。遇高宗皇帝慶壽覃恩。得封孺人。嫁之若干年。卒於某月某日。越一年。當淳熙戊申冬十一月十有八日。葬於邑之承訓鄉馬義弄之原。而以銘屬其友陳亮。辭不獲。則敘其略如此。銘曰：不使其夫有賴於人。不使其子有羨於人。此其德之深且厚者。故所以宜其後人。銘以昭德。獨可非其人乎。

凌夫人何氏墓誌銘

浦江凌堅從余學。往十年時。余嘗弔其大父之喪。其伯父杞實任家事。而堅左右之。升堂而拜其母。則肅

然端重如五六十許人。令人生敬者。徐而問之。乃知堅失父時。母方二十而娠。及生堅。則毅然誓不再適。父母欲奪其志而不可。亦未知堅之必成立也。家政出於舅姑。而輔其內事。惟謹。房戶細碎。無不整辦。舅姑日以老。則一切聽之。其夫之兄。纖毫以上。未之或與也。惟課堅以學。晝夜不使少怠。曰。汝無死乃父足矣。及堅能與薦書。則曰。是可少塞門戶之責也。堅不懈愈虔。卒能以姓名自見於諸君子之間。始爲之開眉曰。吾之不死以待汝者。欲持以見汝父於地下也。汝其愈自力。使問學更有聞焉。則我死矣。自餘惟伯父之命。是恭也。及余奔走於禍患而莫之解。則聞堅之伯父死。余欲哭之而不能。未幾而堅母亦死。實紹熙改元十月之一日。得年五十有一。而求余銘其墓。堅於余。休戚每若相關者。余心許之。而困於囚繫。小定。則堅來曰。堅以其年十二月丁酉葬。堅母於縣西三里德政鄉華表原。先人之側。墓內之誌已矣。何以相其墓上乎。堅母何氏。名道融。字處和。紹興諸暨人也。曾祖辨。祖滿。父新年。十九歸。凌君楠。子男一人。堅也。孫男二人。鼎。泰。孫女嬌。堅數爲余言。堅母好讀書。知義理。於先祖妣治生之際。能迎其意而奉承之。於先父既死之後。能廢琴不撫。以撫其孤。敬上恤下。內外親屬皆有恩意。而寡居不自謂能也。余爲誌其大者。則表裏本末。皆隨以見。於是永康陳亮爲揭銘墓上。而晉安吳竽允成實書之。銘曰。

夫曷爲而死乎。子曷爲而成乎。成其子不死其夫。曷爲而不得銘乎。銘非其人乎。銘當其義乎。因吾言以得其所不言。亦有以盡孝子之志乎。

呂夫人夏氏墓誌銘

夫人夏氏。世居婺之永康。曾大父恭。大父開。父琛。年二十有七。嫁同邑呂君師愈。呂君先娶夏氏。生一男一女而歿。蓋夫人同族女兄也。夫人初歸呂氏。家道未爲甚裕。呂君不遺餘力。經理其家。至有田近數千畝。遂甲於永康。夫人節蓄於內。課女工甚悉。以輔成呂君之志。又贊呂君教其前母之子約。必使自見於士林。取其女若夫。置屋傍。使能自昌其家。蓋繼爲人母者之所難也。及夫人所生之子浩。以賑濟得官。夫人不爲動。及用是而獲貢於漕臺。乃始爲之喜。曰。汝父本非私汝。直爲今日爾。更能自力以明父之志。迺吾心也。約爲怨家所告。幾陷不測。語連呂君。浩詣闕告哀。請以所得官贖父兄之罪。朝廷義而許之。里閭族黨咸以浩年少。不知事體。爲人所戲弄。自喪失一官。浩亦慙見其母。母語之曰。汝今日不怠。自力於學。已能明父之心矣。尙將何求。其後既許約居外。以事生產。亦許浩自讀書於外。獨與少子源俱。曰。汝歷事未多。讀書未廣。自力家事。以代父之勞。所得亦既多矣。婦人女子之不溺於愛。區處其子。切於事情。而無違夫之志。若夫人者。能幾而享年止於六十有四。以紹熙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卒。五年二月二十七日葬于趙侯祠南山之原。孫男五人。季魯。季殊。季時。季懷。季恂。女三人。尙幼。前事約。浩源扣予門而哭。盡亦哀吾母而賜之銘。且吾父之志也。余方叨被誤恩。褒嘉之語。非所宜蒙。訓誡之辭。不遑寧處。思所以休息暮年。而報稱天地之造者。懼未之逮。而敢言文乎。獨欲使一世知予無所怨惡。而鄉閭幽閨之微。往往具知之。故勉從約。浩之請。而系之銘。銘曰。

婦貴於拙。拙不害成。母主於愛。愛惟其平。彤管所書。幽閨曷稱。因所自見。庶幾平生。在爾後之克紹。豈予

言而後明。一石易朽。遺志可憑。深藏厚覆。莫之變更。

黃夫人樓氏墓誌銘

義烏黃耕子野以壬辰歲入太學。與其同舍一時豪俊。角銖積寸累之功。以登舍選。於余爲同年進士。其入太學之四年。始娶同邑樓君若虛之女爲婦。年纔二十有二。而子野孀親在堂。不以違離自戚。亟欲爲其親一日之榮。時節不敢離學。故樓夫人見子野之日常少。子野亦覬得一官。以終配儷之樂。有男一人。名初孫。而樓夫人以己酉十二月十五日死矣。紹熙四年夏。子野與余同試殿廷。下登甲第。每爲余誦言其不滿。至十二月二十八日辛酉。葬樓夫人于邑之龍祈鄉菱塘先塋之側。求余書壙石以誌其哀。余龍川陳亮也。銘曰。

三綱所在。人之至情。事或奪之。本心自明。是皦皦者。寧閒死生。子野具石。余爲其銘。

補遺

王應麟困學紀聞二則

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又曰。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此龍川科舉之文。列於古之作者而無愧。何義門云。今龍川集無此文。惟上孝宗第三書。下云。臣之所以為大臣論者如此。同甫方以為為望孝宗。不應作此語。此必為俗本所節刪也。當以厚齋所引補而正之。

法深無善治從百子金丹錄出

風林無寧翼。鳥不得寧也。急湍無縱鱗。魚不得安也。操權急者無重臣。臣不得其死。持法深者無善治。民不得其生。奸宄之熾。皆由夫禁網之嚴。罅漏之多。亦由夫防閑之密。故聖人不忍盡其術。不忍斲其樸。

畏羞于君子從百子金丹錄出

見辱於市人。越夕而可忘其辱。言小人之辱不足恥也。見羞於君子。累世而不泯其羞。言君子之恥不可忘也。此丈夫所當履其道。免筆誅口伐於華門圭竇之間。實其行。免心喪膽落於目瞻耳聆之餘。

梅花從金華詩錄探入見全芳備祖

疏枝橫玉瘦。小萼點珠光。一朵忽先變。百花皆後香。欲傳春信息。不怕雪埋藏。玉籟休三弄。東君正主張。

水龍吟

從詞綜宋
詞錄出

鬧花深處。層樓畫簾半捲。東風軟。春歸翠陌。平莎茸嫩。垂楊金淺。迤日催花。淡雲閣雨。輕寒輕暖。恨芳菲
世界。游人未賞。都付與鶯和燕。寂寞憑高念遠。向南樓一聲歸鴈。金釵鬪草。青絲勒馬。風流雲散。羅綬
分香。翠綃封淚。幾多幽怨。正銷魂。又是疎烟淡月。子規聲斷。

洞仙歌

秋雨追次李元膺韻
從詞綜宋詞錄出

瑣窗秋暮。夢高唐人困。獨立西風萬千恨。又簷花落處。滴碎空塔。芙蓉怨。無限秋容老盡。枯荷催欲折。
多少離聲。鎖斷天涯。訴幽悶。似蓬山去後。方士來時。揮粉淚。點點梨花香潤。斷送得人間。夜霖鈴。更落葉
梧桐。孤燈成暈。

虞美人

從詞綜宋
詞錄出

東風蕩颺輕雲縷。時送瀟瀟雨。水邊臺榭燕新歸。一點香泥溼帶落花飛。海棠糝徑鋪香繡。依舊成春
瘦。黃昏庭院柳啼鴉。記得那人和月折梨花。

附錄朱文公經濟文衡

論堯舜禹相傳之旨答陳同甫此段專謂聖人教人必欲盡去人欲而全天理

來書心無常泯法無常廢一段乃一書之關鍵鄙意所同未有多於此段者也。而其所以異亦未有甚於此段者也。蓋有是人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法。固無常泯常廢之理。但謂之無常泯。卽是有時而泯矣。謂之無常廢。卽是有時而廢矣。蓋天理人欲之並行。其或斷或續。固宜如此。至若論其本然之妙。則惟其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人。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也。若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也。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也。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乎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爲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爲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常泯也哉。夫堯舜禹之所以相傳者。旣如此矣。至於湯武則聞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之顏淵。曾參者此也。曾子之所以傳之子思。孟軻者亦此也。故其言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

其所不聞。又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此其相傳之妙。儒者相與謹守而共學焉。以爲天下雖大。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然自孟子旣沒。而世不復知有此學。一時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一言一行。偶合於道者。蓋亦有之。而其所以爲之田地根本者。則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

論漢祖、唐宗只是暗合於道。答陳同甫。此段謂漢、唐之君。全體卻只在利欲上。

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卻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爲一也。今若必欲撤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爲準則。而求諸身。卻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黜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有以得之於我。不當坐談。旣往之跡。追飾已然之非。便指其偶同者。以爲全體。而謂其真不異於古之聖賢也。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宮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蓋舉其始終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少。而其不合者常多。合於義理者常小。而不合者常大。但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功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爲無害於理。抑或以爲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

再論古今漢唐之異答陳同甫此段謂後世只是隨其分數多少以有所立

古之聖賢從根本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嘗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沒。其質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盡善。則一而已。來諭所謂三代做得盡。漢唐做得不得盡者。正謂此也。然但論其盡與不盡。而不論其所以盡與不盡。卻將聖人事業。去就利欲場中比並較量。見得彷彿相似。便爲聖人樣子。不過如此。則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其在此矣。且如管仲之功。伊呂以下誰能及之。但其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是以聖人雖稱其功。而孟子、董子皆乘法義以裁之。不少假借。蓋聖人之目固大。心固平。然於本根親切之地。天理人欲之分。則有毫釐必計。絲髮不差者。此在後之賢。所以密傳謹守。以待後來。惟恐其一旦舍我道義之正。以徇彼利欲之私也。今不講此。而遽欲大其目。平其心。以斷千古之是非。宜其指鐵爲金。認賊爲子。而不自知其非也。若夫點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爲金爲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易久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卻閒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卻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若謂漢唐以下。便是真金。則固無待於點化。而其實又有大不然者。蓋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夫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淘擇不盡。猶有可憾。今乃無故必欲棄舍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爐邊查礦中。撥取零金。不亦悞乎。

論理欲係義利邪正之閒答陳同甫此段謂但反之吾心則理欲自見

嘗謂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於古今王霸之迹。但反之於吾心。義利邪正之閒。察之愈密。則其見之愈明。持之愈嚴。則其發之愈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蓋斂然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賁育莫能奪也。是豈才能血氣之所爲哉。老兄視漢高帝。唐太宗之所爲。而察其心。果出於義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則私意分數。猶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知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飭。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下之間也。若論道之常存。卻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亙古亙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耳。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

論聖門成人之說答陳同甫此段謂子路之問。夫子亦就其所及告之。

至於儒者成人之論。專以儒者之學爲出於子夏。此恐未可懸斷。而子路之問成人。夫子亦就其所及而告之。故曰。亦可以爲成人。則非成人之至矣。爲子路。爲子夏。此固在學者各取其性之所近。然臧武仲。卞莊子。冉求。中間插一箇孟公綽。齊手並腳。又要文之以禮樂。亦不是管仲。蕭何以下規模也。

答陳同甫

熹懇辭召命。不蒙開允。反得除用。超異非常。內省無堪。何以勝此。已上免奏。今二十餘日矣。尙未聞可報。踉蹌不自勝。來書警誨。殊荷愛念。然使熹不自料度。冒昧直前。亦只是誦說章句。以應文備數而已。如何便擔當許大事。況只此倖冒。亦未敢承當。老兄之言。無乃太早計乎。然世間事。思之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孔子豈不是至公血誠。孟子豈不是竊拳大踢。到底無著手處。況今無此伎倆。自家勾當一箇身心。尙且奈何不下。所以從前不敢容易出來。蓋其自知甚審。而世間一種不相識。有公論底人。亦莫不知之。只是吾黨中有相知日久。相愛過深者。好而不知其惡。誤相假借。以爲粗識廉恥。而又年紀老大。節次推排。遂有無實之名。以至上誤君父之聽。有此叨竊。每中夜以思。悚懼慚怍。無以少答上下之望。未嘗不發汗沾衣也。不意以老兄之材氣識略。迴絕流輩。而亦下同流俗。信此虛聲。將欲彊僥以千鈞之重。而不憂其覆跌狼狽。以誤知人之明也。辭免人行已久。旦夕必有回報。似聞後來廟論。又有新番從官。已有以言獲罪而去者。未知事竟如何。封事雖無高論。然恐無降出之理。萬一果如所傳。則孤蹤尤自不復可出。自今以往。牢關固拒。尙恐不免於禍。況敢望入帝王之門乎。彼去都城不遠。想已見得近日爻象矣。萬一再辭不得。卽不免束裝裹糧。爲生行死歸之計。承許見訪於蘭溪。甚幸。但恐無說話處。向來子約到彼相守三日。竟亦不能一吐所懷。或先得手筆數行。略論大意。使未相見閒。預得紬繹。而面請其曲折。庶幾猶勝。忽忽說話不盡。只成閑追逐也。

答陳同甫

數日山閒從游甚樂。分袂不勝惘然。君舉已到未。熹來日上剡溪。然不能久留。只一二日便歸。蓋城中諸寄居力來言不可行。深咎前日衢婺之行也。如此則山間之行不容復踐。老兄與君舉能一來此閒相聚爲幸。官舍無人。得以從容。殊勝在道閒置車中。不得終日相語也。君舉兄不敢遽奉問。幸爲深致此意。千萬千萬。戰國策論衡一書。并自注田說二小帙。并往觀之如何也。所定文中子。千萬攜來。陳叔達說有韓公所定禮儀。尙未及往借也。別後鬱鬱。思奉偉論。夢想以之。臨風引領。尤不自勝。

君舉竟未有來期。老兄想亦畏暑。未必遽能枉顧。勢須秋涼。乃可爲期。但賤迹孤危。力小任重。政恐旦夕便以罪去耳。旱勢已成。三日前猶蒸鬱。然竟作雨不成。此兩日晨夜淒涼。亭午慘烈。無復更有雨意。雖祈禱不敢不盡誠。然視州縣閒政事。無一可以召和而弭災者。未知將復作何究竟也。本欲俟旬日閒力懇求去。緣待罪文字未報。未敢遽發。今遂遭此旱虐。如何更敢求自便。但恐自以罪罷。則幸甚。不然。則未知所以爲計也。不審高明將何以見教也。新論奇偉不常。眞所創見。驚魂未定。未敢遽下語。俟再得餘篇。乃敢請益耳。婺人得錢守。比之他郡。事體殊不同。他人直是無一點愛人底心。無醫治處也。趙倅之去甚可惜。鄙意亦欲具曾救荒官吏殿。最以聞。以方俟罪。嫌於論功。遂不敢上。不知錢守曾再奏否。若其遂行。實可惜也。書義破題。眞張山人所謂著相題詩者。句意俱到。不勝歎服。他文有可錄示者。幸併五篇見教。洗此昏憤也。向說方巖之下。伯恭所樂游處。其名爲何。其地屬誰氏。幸批示。近刊伯恭所定古易。頗可觀。尙

未竟少俟。斷手卽奉寄。但恐抱膝長嘯人。不讀此等俗生鄙儒文字耳。社中諸友朋坐夏安穩。山閒想見虛涼。無城市歎煩之氣。此所授之次第。亦可使開一二乎。可與立者。未可與權。願明者之審此也。病中不能整理別頭項文字。閑取舊書諷詠之。亦覺有味。於反身之功。亦頗有得力處。他亦不足信也。示諭見予之意甚厚。然僕豈其人乎。明者於是乎不免失言之累矣。震之九四。向來顏魯子以納甲推賤命。以爲正當此爻。嘗恨未曉其說。今同甫復以事理推配。與之暗合如此。然則此事固非人之所能爲矣。附託之戒。敢不敬承。然其事之曲折。未易紙筆旣也。叔昌所云。初實有之。蓋意老兄上未及於無情。而下決不至於不及情。是以疑其未免乎此。今得來諭。乃知老兄遂能以義勝私。如此真足爲一世之豪矣。而區區妄意。所謂淺之爲丈夫者。又以自愧也。武夷九曲之中。比縛得小屋三數間。可以游息。春閒嘗一到。留止旬餘。溪山回合。雲烟開斂。且暮萬狀。信非人境也。嘗有數小詩。朋舊爲賦者亦多。薄冗無人寫得。後便當寄呈求數語。韓文亦許爲作記文也。此生本不擬爲時用。中間立腳不牢。容易一出。取困而歸。自近事而言。則爲廢斥。自初心而言。則可謂爰得我所矣。承許見顧。若得遂從容此山之閒。款聽奇偉驚人之論。亦平生快事也。但聞未免俯就鄉舊。正恐自此騫騰。未暇尋此寂寞之濱耳。策問前篇。鄙意猶守明招時說。後篇極中時弊。但須亦大有更張。乃可施行。若事事只如今日。而欲廢法。吾恐無法之害。又有甚於有法之時也。如何如何。去年十論大義。亦恐援溺之意太多。無以存不親授之防耳。後生輩未知三綱五常之正道。據聞此說。其害將有不可勝揀者。願明者之反之也。妄意如此。或未中理。更告反覆。幸幸。李衛公

集一本致几閒。此公才氣事業。當與春秋戰國時何人爲比。幸一評之。早以見寄。幸甚。

又問答

比忽聞有意外之禍。甚爲驚歎。方念未有相爲致力處。又聞已遂辨白而歸。深以爲喜。人生萬事。真無所不有也。比日久雨蒸鬱。伏惟尊候萬福。歸來想諸況仍舊。然凡百亦宜痛自收斂。此事合說多時。不當至今日遲頓不及事。固爲可罪。然觀老兄平時。自處於法度之外。不樂聞儒生禮法之論。雖朋友之賢如伯恭者。亦以法度之外相處。不敢進其逆耳之論。每有規諷。必宛轉回互。巧爲之說。然後敢發。平日狂妄深竊疑之。以爲愛老兄者。似不當如此。方欲俟後會從而罄其說。不意罷逐之遽。不及盡此懷也。今茲之故。雖不知所由。或未必有以召之。然平日之所積。似亦不爲無以集衆。尤而信讒口者矣。老兄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紬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爲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荷相與之厚。忘其狂率。敢盡布其腹心。雖不足以贖稽緩之罪。然或有補於將來耳。不審高明以爲如何。悚仄悚仄。

又與陳同甫問答

人至忽奉誨示。獲聞卽日春和。尊候萬福。感慰并集。且聞葺治園亭。規模甚盛。甚恨不得往同其樂。而聽高論之餘也。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只是富貴者事。做沂水舞雩意思不好。亦不是躬耕隴

畝抱膝長嘯底氣象。卻是自家此念未斷。便要主張將來做一般看了。竊恐此正是病根。與平日議論同一關捩也。二公詩皆甚高。而正則摹寫尤工。卒章致意尤篤。令人歎息。所惜不會向頂門上下一針。猶落第二義也。君舉得郡可喜。不知闕在何時。正則聞甚長進。比得其書。甚久不曾答得。前日有便。已寫下而復遺之。今以附納。幸爲致之。觀其議論。亦多與鄙意不同。此事儘當商量。俱卒乍未能得相聚。便得相聚。亦恐未便信得及耳。座右銘固知在所鄙棄。然區區寫去之意。卻不可委之他人。千萬亟爲取以見還。爲幸。自欲投之水火也。它所誨諭。其說甚長。偶病眼數日未愈。而來使留此頗久。告歸甚亟。不免口授小兒。別紙奉報。不審高明以爲何如。

誨諭縷縷。甚荷不鄙。但區區愚見。前書固已盡之矣。細讀來諭。愈覺費力。正如孫子荆洗耳礪齒之云。非不雄辨敏捷。然枕流漱石。終是不可行也。已往是非。不足深較。如今日計。但當窮理脩身。學取聖賢事業。使窮而有以獨善其身。達而有以兼善天下。則庶幾不枉爲一人耳。

答陳同甫

方念久不聞動靜。使至忽辱手書。獲聞近況。深以爲喜。且承雅詞下逮。鄭重有加。副以蜀縑佳果。吳棧益見眷存之厚。顧衰病支離。霜露悽惻。無可以稱盛意者。第增愧怍耳。喫緊些兒之。尤荷高明假借之重。然鄙儒俗生。何足語此。咏嘆以還。不知所以報也。熹今年夏中。粗似小康。涉秋兩爲鄉人牽挽。蔬食請雨。積傷脾胃。遂不能食。食亦不化。中間調理稍似復常。又爲腳氣發動。用藥過冷。今遂大病。疲乏不可言。丹

附乳石。平日不敢向口者。今皆雜進。尙未見效。意氣摧頽。如日將暮。恐不得久爲世上人矣。來諭袞袞。讀之惘然。反復數過。尙不能該其首末。蓋神思之衰落如此。況能相與往復。上下其論哉。向來讀書。頗務精熟。中閒亦幸了得數書。自謂略能窺見古人用心處。未覺千載之爲遠。然亦無可告語者。時一思之以自笑耳。其閒一二有業未就。今病已矣。不能復成書矣。不知後世之子雲。堯夫。復有能成吾志者否。然亦已置之。不能復措意閒也。只今日用功夫養病之餘。卻且收拾身心。從事於古人所謂小學者。以補前日粗疎脫略之咎。蓋亦心庶幾焉。而力或有所未能也。同甫聞之。當復見笑。然韓子所謂斂退就新。趨營悼前猛者。區區故人之意。尙不能不以此有望於高明也。如何如何。此外世俗是非毀譽。何足挂齒。牙閒細讀來書。似於此未能無小芥蒂也。大風吹倒亭子。卻似天公會事發。彼洛陽亭館。又何足深羨也。嘗論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孟子固未嘗不畏大人。但藐其巍巍然者耳。辦得此心。卽更掀卻臥房。亦且露地睡。似此方是真正大英雄人。然此一種英雄。卻是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竊豪。卻一點使不著也。伯恭平時亦嘗說及此否。此公今日何處得來。然其於朋友不肯盡情。亦使人不能無遺恨也。抱膝吟久做不成。蓋不合先寄陳葉二詩來。田地都被占卻。教人無下手處也。況今病思如此。是安能復有好語。道得老兄意中事耶。承欲爲武夷之游。甚慰所望。但此山冬寒夏熱。不可居。惟春暖秋涼。紅綠粉葩。霜清木脫。此兩時節。爲勝游耳。今春纔得一到。而不暇宿。秋來以病未能再往。職事甚覺弛廢。若得來春命駕。當往爲數日款也。但有一事處之不安。不敢不布。聞私居貧約。無由遣人往問動靜。而歲頽遣介

存問生死。遂爲故事。旣又闕然不報。而坐受此過當之禮。雖兄不以爲譴。而實非愚昧所敢安也。自此幸損此禮。因人入城時。以一二字附叔度。子約。俾轉以來。亦足以道情素。不爲莫往莫來者矣。如何如何。

又答陳同甫

熹衰病如昨。不足言。但所見淺滯。只是舊時人。承諭正則自以爲進。後生可畏。非虛言也。想已相見。必深得其要領。恨不得與聞一二。然自度愚暗。於老兄之言。尙多未解。政使得聞。決是曉會不得。如前書所報一二條。計於盛意。必是未契。又如今書所諭。過分不止之說。亦區區所未諭。如僕所見。卻是自家所以自處者。未能盡絕私意之累。而於所以開導聰明者。未盡其力爾。故夫以五陽之盛。而比一陰。猶欲決之。故其繇曰。揚於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蓋雖危懼自修。不極其武。而揚庭孚號。利有攸往。初不願後患而小卻也。拙詩前已拜稟。大字固當如戒。但恨未識錢君。不知其所謂正與大者爲何如。未敢容易下筆也。來詩有大正志學之語。逢時報主。深悉雅志。此在高明。必已有定論。非它人所得預。然所謂不能自爲時者。則又非區區所敢聞也。但願老兄毋出於先聖規矩準繩之外。而用心於四端之微。以求乎堯公之所樂。如其所以告於巍巍當坐之時之心。則其行止忤合。付之時命。有不足言矣。就其不遇。獨善其身。以明大義於天下。使天下之學者。皆知吾道之正。而守之以待上之使令。是乃所以報不報之恩者。亦豈必進爲而撫世哉。佛者之言曰。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而杜子美亦云。四鄰耒耜出。何必我家操。此言皆有味也。夫聖賢固不能自爲時。然其仕久止速。皆當其可。則其所以自爲時者。

亦非它人之所能奪矣。豈以時之不合而變吾所守以徇之哉。

自聞榮歸。日欲遣人致問。未能。然亦嘗附鄰舍陳君一書於城中轉達。不知已到未也。專使之來。伏奉手誨。且有新詞厚幣佳實之貺。感叙不忘之意。愧汗亡喻。然衰晚病疾之餘。霜露永感。每辱記存。始生過爲之禮。祇益悲愴。自此告略去之也。比日秋陰。伏惟尊候萬福。熹旣老而病。無復彊健之理。比灼艾後。始粗能食。然亦未能如舊。且少寬旬月。未卽死耳。新詞宛轉。說盡風物好處。但未知常程正路。與奇遇是同是別。進御與不進御。相去又多少。此處更須得長者自下一轉語耳。老兄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伯恭之論。無復改評。今日始於後生叢中。出一口氣。蓋未足爲深賀。然出身事主。由此權輿。便不碌碌。則異時事業。亦可卜矣。但來書諸論。鄙意頗未盡曉。如云。無動何以示易。不知今欲如何其動。如何其易。此其區處。必有成規。恨未得聞其詳也。又如二者相似而實不同處。亦所未喻。若如鄙意。則須是先得吾身好。黨類亦好。方能得吾君好。天下國家好。而所謂好者。又有虛實大小久近之不同。若自吾身之好而推之。則凡所謂好者。皆實皆大。而又久遠。若不自吾身推之。則彌縫掩覆。雖可以苟合於一時。而凡所謂好者。皆爲他日不可之病根矣。蓋修身事君。初非二事。不可作兩股看。此是千聖相傳正法眼藏。平日所聞於師友而竊守之。今老且死。不容改易。如來諭者。或是諸人事宜。非老僕所敢聞也。不知象先所論。與此如何。向見此公。差彊人意。恨未得款曲盡所懷耳。

熹所遣人。度月半前後到都城。不知歲前便得歸否。但迂滯之見。書中已說盡。自看一過。亦覺難行。次第

八九分。是且罷休矣。萬一不如所料。又須別相度。今亦不可預定耳。來教所云。心亦慮之。但鄙意到此轉覺懶怯。況本來只是閒界學問。更過五七日。便是六十歲人。近方措置種得幾畦杞菊。若一脚出門。便不能得此物喫。不是小事。奉告老兄。且莫相攬掇。留閑漢在山裏咬菜根。與人無相干涉。了卻幾卷殘書。與村秀才子尋行數墨。亦是一事。古往今來。多少聖賢豪傑。韞經綸事業不得做。只恁麼死了底何限。顧此腐儒。又何足爲輕重。況今世孔孟管葛自不乏人也。耶。來諭恐爲豪士所笑。不知何處更有豪士笑得。老兄勿過慮也。

附錄葉水心先生文集

祭陳同甫文

嗚呼同甫。氣足蓋物。力足首事。天所畀也。孰可抑制。以智開物。以機動事。學而得之。又相比。飲載書以來。糾結披籍。解剝闢闢。遇其殊特。著於詞章。無後無前。啓蟄滌醒。獨爲時先。補空續高。扶英植豪。探海取鼈。惟已所操。回視世人。磨細研精。俯墨仰繩。用影律形。視人而行。服勞終身。俎豆僅列。我漫一奏。韶壤雅闕。嗚呼同甫。絕代之寶。衆豈同美。抵擲棄捐。亦其常理。子重受禍。嘻又已甚。寓矢以攻。殺者無禁。脫廷尉械。爲進士頭。天子第之。始莫我尤。謂天弗省。天乃終定。謂天既定。而弗永命。嗚呼同甫。心事難平。寵光易滿。萬世之長。一朝之短。余蚤從子。今也變衰。子有微言。余何遽知。畏子高明。痛子憔悴。鑄礧無勇。和隨有罪。子不余謬。懸俾余銘。且曰必信。視我如生。疇昔之言。余不敢苟。哀哉此酒。能復飲否。

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

志復君之讎。大義也。欲挈諸夏合南北。大慮也。必行其所知。不以得喪壯老。二其守。大節也。春秋戰國之材。無是也。吾得二人焉。永康陳亮。平陽王自中。亮字同甫。童幼時。周參政葵請爲上客。朝士白事。參政必指令揖同甫。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論議。隆興再約和。天下欣然。幸復蘇息。獨同甫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著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後十年。同甫在太學。睨場屋士。餘十萬。用文墨少異。雄其間。非人傑也。棄去之。更名同。復上書至再。天子始欲召見。倖臣恥不詣。已執政。尤不樂。復不報。又十年。親至金陵。視形勢。復

上書陛下試一聽臣用其喜怒哀樂之權鼓動天下上顧內禪決矣終不報繇是在庭交怒以爲恠狂前此鄉人爲讎會末胡椒特置同甫羹馘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獄矣民呂興何北四毆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數歲無所得復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直其寃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擢第一旣知爲同甫則大喜曰朕親覽果不謬授建康軍簽判同甫雖據高第憂患困折精澤內耗形體外離未至官病一夕卒哀哉葬家側龍窟馬鋪山世所謂陳龍川也自中字道甫岸谷深厚山止時行所歷雖知名勝人或官序高重逆占其無憂當世意直嬉笑視不與爲賓主禮一日赴丞相坐有餽鹿至請賦之韻得方字搖膝朗唱曰世間此物多謂馬寶匣還宜出上方相慘慍亟入復出出入數四客皇恐不自得道甫神色不異飲啖自若以此甚不悅於流俗乾道四年議遣歸正人伏麗正門爭論且曰今內空無賢外虛無兵當網羅英俊廣募忠力爲中原率坐斥徽州每應試皆陳實策無一語類時文或笑曰此劄子也然竟亦得乙第中書舍人王藺薦於上藺上所厚得召對上壯其貌親其言改官爲籍田令又使舉其所知將用矣以諫官蔣繼周疏罷上徐悔差通判郢州道知光化軍還朝光宗曰壽皇以卿屬朕姑爲郎相伴乎公謝臣已累壽皇不敢復累陛下固請知信州復召以王恬疏罷知邵州以謝原明罷知興化軍以高文虎罷是其人之於二公非有睚眦激發之憤膚奏嗜螫之苦也相傳以嫉望風而忌爾然二公自料苟其人志不復君之讎慮不足絜諸夏合南北固不與並立矣則進退離合之不相容亦其勢也然黨偏而方隅亂說勝

而白黑混。至使旁觀不敢平論。後世不能分別。又足悲夫。道甫既罷興化而死。始道甫樂仙壇山北之原。卽其葬焉。外戚擅事累世。必其危漢者。劉向耳。宦官擅事累世。必其亡唐者。劉蕡耳。以窮鄉素士。任百年復讎之責。余固謂止於二公而已。彼舅犯先軫。識略猶不到公子勝。新垣衍奚繇知之。余固謂春秋戰國之材無是也。雖然。上求而用之者也。我待求而後用者也。不我用則身藏景匿。而人不能窺。必我用則智運術展。而衆不能間。若夫疾呼而後求。納說而後用者。固常多逆而少順。易忤而難合也。二公之自處。余則有憾矣。同甫稱信州韓筋柳骨。筆硯當獨步。自謂不能及。又歎今日人材衆多。求如道甫髣髴。邈不可得。蓋亦指文墨少異者言之。猶前意也。今同甫書具在。芒彩爛然。透出紙外。學士爭誦。惟恐後。則旣傳而信矣。道甫乃獨無有。是信而不傳也。鮑叔管仲友也。鮑卑而管貴。美在叔也。王猛薛強友也。王顯而薛晦。過在強也。同甫得無以死後餘力。引而齊之。使道甫亦傳而信乎。是以併誌二公。使兩家子弟刻於墓。若世出則碑陰絃焉。銘曰。

哦彼黍離。孰知我憂。竭命殫力。其爲宗周。嘉定十四年正月日。

龍川集序

見前首卷

書龍川集後

余旣爲同甫序龍川文。而太守邱侯真長刻於州學。教授侯君敏。推官趙君崇。皆佐其役費。同甫雖以上一人賜第。不及至官而卒。於是二十年矣。遺藁未輯。愈久將墜。真長不惟收卹舊故。存其家聲。可以託

生死厲薄俗。至於趨然以其文字廢興任爲已事。僚友一時志同義合。相與扶立俊豪魁特之緒。使流風餘論。猶能表見於後人。蓋知古太守職業者也。同甫集有春秋屬辭三卷。倣今世經義破題。乃昔人連珠急就之比。而寄意尤深遠。又有長短句四卷。每一章就。輒自歎曰。平生經濟之懷。略已陳矣。余所謂微言多此類也。若其他文。海涵澤聚。天霽風止。無狂浪暴流。而回漩起沱。縈映妙巧。極天下之奇險。固人所共知。不待余言也。

陳同甫抱膝齋二首

昔人但抱膝。將軍擁和鑾。徒知許國易。未信藏身難。功雖愆歲晚。譽已塞世間。今人但抱膝。流俗忌長歎。儒書所不傳。羣士欲焚刪。譏訶致囚筮。一飯不得安。珠玉無先容。松柏有後艱。內窺深深息。仰視冥冥翰。勿要兩髀消。且令四體胖。徘徊重徘徊。夜雪埋前山。

音駭則難聽。問駭則難答。我欲終言之。復恐來撻杳。培風鵬未高。弱水海不納。匹夫負獨志。經史考離合。手振二千年。柔條起衰颯。念烈儻天回。意大須事匝。偶然不施用。甘盡齋中榻。寧爲楚人弓。亡矢任挽搭。莫作隋侯珠。彈射墜埃壒。

余重刊龍川文集。工將竣。讀葉水心先生文集若干卷。有祭陳同甫文。龍川集序。書龍川集後。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共四篇。又題陳同甫抱膝齋吟二首。檢閱龍川集序。原刊已弁諸簡端。其餘文三篇。詩二首。宜補刊以附於後。益見二先生相知之深。以敦夙好而徵友誼云。後學鳳丹謹識。

二十二世孫陳坡跋

公世居永康之前黃。嘗遊義烏何茂恭公之門。偉其品學。妻以兄女。有丈夫子五。第四子肇。十八府君。諱煥。徙居義邑繡湖之濱。生次子。諱林。登宋嘉定進士。任都昌令。子姓蕃衍。稱上市陳。實坡西門一派所由始也。公集在永康向有刻本。板凡數易。嘗覓得三種。惟得於金郡者刻最工。而訛舛處則皆仍其舊。茲特商本派而重梓之。其訛舛之顯然者。與派孫新奏略爲訂正。內有脫句。苦無善本可對。及閱朱文公集。有附刻公原作。始知落去十字。卽從旁添註。以完文義。其見於他集者。補刻數篇。如金華書目所載毛晉跋本。有詞七首。從黃昇花菴詞選採入。語多纖麗。或疑贋作者。概從略焉。至朱子經濟文衡及全集。有與公問答文十餘篇。則爲增刻附後。與原集呂成公答書並存。足見公當日雖與諸公各行其是。而仍不廢往復講明。無所爲門戶之見也。刻成。略記緣起於簡末。時道光二十九年嘉平月。

月樵都轉提舉崇文書局。柏心亦預讎校。暇語都轉曰。陳龍川先生者。公鄉人也。兵後遺集猶存否。都轉曰。燬於兵燹矣。柏心家有二藏本。一爲明刻。一爲國朝道光時刻。乃取授都轉合二本校之。字畫舛誤。悉爲刊定。遂繕寫重刻。夫龍川先生天下士也。以豪傑而有志聖賢。坎壈不遇。乃用文章顯。雖閱百世。其光芒魄力。如雷霆虹電。猶揮霍震爍於霄壤。都轉之汲汲刊行。非獨以興起鄉人。又將使天下俊偉雄傑之士。讀其書而慷慨奮發。遺棄委瑣卑陋。卓然思自躋於高明光大之域。則其有功於人心學術也。豈淺鮮哉。刻成。屬柏心紀其事附諸末簡。同治戊辰秋仲。監利王柏心跋。

龍川文集辨譌考異卷上

卷一

宋史本傳

戕明本誤戕安坐而盈者明本誤戒懼之不可以息明本誤以忽按以禮義廉恥明本作義理宋史
禮則欲籍天下之兵明本籍誤藉取圖籍以是具知天下戶口按史記蕭何世家高祖入關何獨
也明本誤疆封椿明本誤封椿詳見下宋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明本檜人才日以闕茸明本茸誤茸臣恐祖
宗之積累明本誤而怒而鎮壓且五十年明本且作於移都建業明本都作居寬其文法明本其作以
服陛下之仁明本誤以仁小儒明本誤小儒宋史惟曾覲知之明本誤曹覲按宋史宦官傳曾覲與
驛泉使用事二十年後加少保而效見殊絕明本作效又囚亮父于州獄明本于誤子明辨齊本
本傳乃囚亮父于州獄與續湖本合似原心於秒忽明本續湖本明辨齊本秒誤杪按漢書敘傳
不誤蓋亮父囚于州獄而亮則下大理耳原心於秒忽產氣黃鐘造計秒忽註秒禾芒也忽殊網細
者獨孤及夢遠遊賦以一氣之秒忽與萬化而紛揉白居易箴問以涵養為正明本正誤圭授僉書建
日月代明而晝夜分刻漏者準之無秒忽之失焉應从禾不从手以涵養為正宋史為正

目錄

符堅明本續湖本符誤符按晉書其先蓋有屈氏之苗裔世為西戎酋長始其家也中蒲生長五丈
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後洪因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上有赤文隱起成字日

草付臣遂改姓為揚雄。明本楊雄。續湖本揚雄。按【氏姓譜】揚雄之揚從手。漢書揚雄其先出自有荷氏。從草不從竹。揚雄。周伯儒者。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楊。因氏焉。揚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揚氏或稱侯。號曰揚侯。似又從木旁。鍾繇、華歆、王朗。目應分一篇。母丘儉。明本續湖本均作母丘。按【唐韻】【集韻】【古音貫說】之楊後人。楊揚通用之。橫貫象寶貨之形。又母丘地名。更記田完世家。宣公伐衛。取母丘。【註】母音貫。說文。穿物持之也。從一橫貫。象寶貨之形。又母丘地名。更記田完世家。宣公伐衛。取母丘。【註】母音貫。母丘。古國名。衛之邑。今作母丘。儉。今多呼為父母之。母非也。據此。則母丘氏當音冠。衛取母丘。【註】母音貫。母氏。又作貫氏。魂有母丘儉。今多呼為父母之。母非也。據此。則母丘氏當音冠。衛取母丘。【註】母音貫。母从沽。歡切。之。母字不當。從微。夫切。之。母。其誤已久。不可不辨。與母丘俱別。稽康。明本續湖本皆誤。稽少康。封子季杼。於會稽。遂為會稽氏。漢初。徙譙。稽山。改為吳大帝。目應分一篇。呂東萊答書。明本答會稽氏。【急就篇】本姓奚。銓縣有稽山。家於其側。因氏。姓。吳大帝。目應分一篇。呂東萊答書。明本答會稽王。景皇帝。歸命侯。歸命侯。五字。今增入。送叔祖主筠。明本不誤。跋朱晦庵送寫照郭秀才序後。明庵下多一啓字。今書作論法後。明本續湖本書作法後。脫一論字。按【十六卷篇上標題】謝黃正言啟。據續湖本刪去。書作論法後。明本續湖本書作法後。脫一論字。按【十六卷篇上標題】謝黃正言啟。明本誤。又書。目應分一篇。與葉丞相。三。書。與勾熙載提舉。一。書。與范東叔龍圖。一。書。與陳君舉。均增入。今王正言。又書。目應分一篇。與葉丞相。三。書。與勾熙載提舉。一。書。與范東叔龍圖。一。書。與陳君舉。均增入。今告高曾祖文。明本脫。祭喻夏卿文。明本脫。夏祭薛象先內子黃恭人文。按【二十五卷原文不】陳春坊墓碑銘。續湖本作。錢叔因墓誌銘。明本因。續湖本亦叔因。

上孝宗第一書

鬱遏於腥羶。續湖本脫於腥羶。則人道遂為禽獸。夷狄。續湖本脫夷狄。二卒於無所遇。明本續湖本改。正。當導陛下以有為。明本導。河洛腥羶。至而五十年之間。句。依明本增入。皇天無親。甚可畏也。本脫。此六句。依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句。依明本增入。南北未嘗通和也。明本宋史。續湖本是。是固不知勢者之論也。句。依明本增入。而申傲之。左傳亦作申。而四方次第平定。依續湖本增入。微澶淵。

卷二

中興五論序

而留神裁察明本裁幸今依

中興論

以俚俗論之明本論之今依

為天設之險明本奈設穿

音驟城上女後開謀

論執要之道

以宰天下明本繡湖本宰誤幸

論勵臣之道

以臨於王公士民之上明本民士今依

論正體之道

而嚴大臣之執守明本職守今依

卷三

問答一

競智角力。明本競誤兢。今依續湖本。能智。豈其將以私天下哉。明本豈將將。今依續湖本。改其將。未有以異於湯武也。續湖本以異是也。

問答二

又豈嘗學古以從事哉。明本。續湖本。作常。應作嘗。

問答三

則舉世皆不復知所謂人道矣。明本舉作聖。今依續湖本。作舉世。

問答四

諸公各已南面稱孤。明本已作以。今依續湖本。各已。

問答六

豈不可與諸公之子孫族屬。明本脫一諸字。依續湖本。增入。共執國政哉。明本國。多一國字。今依續湖本。刪去。楚屈完。明本屈完。與左傳合。必使之敷歷中外。明本場歷。續湖本作敷歷。

卷四

問答八

而一目之不精也。篇中二一目。明本上一句誤一。日。今依續湖本。均作一目。

問答九

形勢之制。明本誤形制之勢。今依續湖本。是正。蓋懼其自代也。明本自伐。今依續湖本。自代。則衣非外物也。明本外事。續湖本外物是也。與下數句皆非外物也。

同。然而非高明爽塏之地。明本塏誤愷。按說文塏高燥地。左傳景公欲更晏子之宅。請更諸爽塏者。不得而欲以為悅。明本多此一句。續湖本脫。今依明本

問答十

然後為忠厚之極則。明本無則字。續湖本有則字。今增入。

問答十一

而賈佗曰季之徒。明本佗作他。按音語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字典作與他同。賈佗之佗應从它。

問答十二

而可以人倫而縻之乎。明本作靡。字典縻。縻同。今依續湖本作縻。

卷五

光武

有物而肆其螫。明本作以物。今依續湖本有物。故且身徇燕。趙。明本續湖本徇作狗。下皆改。耿弇。明本作景弇。據漢書耿弇。續湖本作耿弇。與漢書合。

曹公

以宰天下。明本誤以幸。今依續湖本以宰。而與吳人爭南三郡。明本誤而與。續湖本作而與。

卷六

苻堅

苻堅者。明本誤符堅。繡湖本同詳見前。

韓信

蔡陽。明本誤蔡陽。按元志隋開皇四年分蔡陽置廣武縣取山為名仁壽九年改為蔡澤。繡湖本亦作蔡陽。蔡應從水。取則知餘兵雖號二十萬。明本人知餘萬。今據繡湖本人作則強。此雖智者。明本智說志今依繡湖作號。明辨齋本則作吾。

薛公

則洛陽失援。明本援作據。今依繡湖本失援。

鄧禹

而況吾勝而彼沮。明本彼誤後。繡湖本彼誤後。求與復戰。明本誤賊戰。今禹之失。明本之敗。繡湖本之失。

馬援

耿舒。明本景舒。按漢書作耿舒。一曰壺頭。明本壺頭篇中四處同。繡湖本亦誤壺。按後漢書地理志武陵郡充川。舒與奔書曰前舒上。後漢書馬援本傳作塗夷而運遠。又耿光武必以為可勝矣。明本必誤必作。

卷七

諸葛孔明

諜聞無所窺。明本諜誤。今依繡湖本作諜。

呂蒙

有天下之深謀者也。續湖本有誤存。則除天下之患。續湖本除誤。以伺中國之變。明本變作苦。使其攻破樊、襄陽。續湖本樊城多一城字。惟羽一破襄陽。又無城字。未免參差。仍依明本均無城字。

鄧艾

師次笮橋。明本續湖本笮皆誤。按晉書丁未三年春三月桓溫敗漢兵於笮橋。進至成都。註云笮竹索也。以竹篋為橋面。以笮為之。在成都府城西。自古幸而成功者多矣。續湖本誤也。

羊祜

此所以為國之輔。明本無為字。今依續湖本增入。容有未善者。明本容未有善者誤。抗敗則西陵可得。明本更數日西陵可得。今依續湖本增入。

卷八

崔浩

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明本謂作以。則舉一國猶擣虛耳。明本續湖本皆誤。揭按唐書李吉甫傳請起兵擣三峽之虛。賊勢必分。又南蠻傳章由炎南詔必襲邕管。不先防近而圖遠。恐擣虛絕糧道。

李靖

張郃追之。明本續湖本郃誤。按蜀書諸葛亮傳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小者至不能自立。明本自誤有。

封常清

賊軍至則斂兵不應。續湖本作賊寇。越數載而僅勦之。明本附數載。續湖本越數載。

馬燧

請出師以討之。續湖本作濟師。以抗朝廷。明本作以執。一戰而北。明本戰。

桑維翰

曾不少懼。明本未嘗少懼。當依續湖本作曾不少懼。其續湖本蓋涉下文未嘗資夷狄之擊援也。以破敬達。續湖本以誤。彼其樂中州之繁華。明本彼其樂。

卷九

謝安比王導

端靜寬簡。明本靜作靖。續湖本作靜。按後文其端靜寬簡。明本亦作靜。則宜從靜字。諸名將未輔。明本誤名勝。苻健、苻雄。明本。續湖本均誤作符。詳見上。

王珪確論如何

太宗方奮然有運天下豪傑之心。明本脫一有字。依續湖本增入。

揚雄度越諸子

劉更生之傳五行。續湖本傳誤得。明本作傳五行。

勉彊行道大有功

此儒者之所大懼也。明本大懼。續湖本甚懼。應從大。

卷十

詩經

頤比諸君。明本續湖本同。一作頤與諸君。

周禮

自伏羲神農黃帝以來。續湖本黃帝。明本黃帝。

春秋

而能正人乎。明本而能正人。誤。倒。依續湖本是正。

上孝宗皇帝鑒成箴

勿俾禍起於蕭牆。明本禍誤禍。續湖本作禍。

辛稼軒畫像贊

出其毫末。明本作毫末。續湖本作毫末。按古彙字與毫通。

卷十一

策問

而冤濫之弊。續湖本作冤濫。明本冤濫。按明本冤字不誤。玩上文獄民之大命也。及下對策民命之未易生全等句。似應作冤。

廷對

而求種藝之必生也。續湖本藝誤孽乃五皇極之事也。續湖本事誤時明師道以臨天下。續湖本而臨臨亦付以死。明本作傳盡君道以宰天下。明本宰而冤濫之弊。明本誤不常而欲一日盡去其冤濫。續湖本二冤濫不誤。明本作方堯舜以君道宰天下。明本宰而廢置予奪之不當。明本誤不當

江河淮汴

今汴渠已塞矣。明本已誤以

量度權衡

寸為十八。明本寸是非數之正。明本是非正之數誤倒。

銓選資格

思立法度以宰天下。明本均誤幸其循名責實。明本均狗名及夫循名責實之意。明本均狗名承五

代藩鎮之禍。明本禍誤禍故朝廷尊嚴大臣。續湖本尊嚴

變文法。續湖本誤倒

及楊大年。明本大作大年凡其弊有如明問所云者。明本作此問

制舉

誠得夫古者設制科之本意。明本多一個字言之緩急當於時。續湖本脫此一句

子房賈生孔明魏徵何以學異端

歎其前之不足為法。明本前定。今依續湖本前之。以一正天下之仁。明本一正。續湖本一匡。【按】匡係宋藝祖諱。故龍川先生避改作正。仍當作正。以存其舊。

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何以獨名於漢唐

以供奉宣帝寬大之政。明本作先帝。續湖本宣帝。欲揭其君於三代之隆。明本三代之際。續湖本之隆。而第五倫、李固之徒。明本

周。續湖本李固。【按】後漢書。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郃之子也。

卷十二

三國紀年序

魯用天子之禮樂。明本誤。天下。故樂與三家共墮之。明本墮誤。孔子之用奈何其不終哉。明本作孔子之

哉。今依續湖本是正。彼是不嫌同體也。明本作彼是。續湖本彼其。

龐統法正

天下方亂。明本誤。天子。

齊王

皆專競於世也。明本。續湖本均專競。【按】競。爭。袁渙。明本。續湖本均作煥。【按】

吳大皇帝

以徐、豫、幽、青屬吳。明本屬。不誤。湖本作屬。不誤。

呂東萊答書明本答誤得依

王者之不作明本脫一不字今及此暇時序次哀集續湖本時誤不字連

卷十三

高士傳序

仕有定時明本仕竊有慕焉明本竊古本通今從竊切

忠臣傳序

世例是非於成敗明本列誤立

義士傳序

其民之姓氏嘉靖本民誤名續湖

謀臣傳序

則豈可不以謀而力烏用哉明本烏論漢以來明本已來

辯士傳序

使而不失辭明本失辭續湖本失亂【按】左傳寡君之命使臣則掉闔而鉗制之明本掉誤押【按】戰

摩掉之者開也有辭矣【又】子產有辭請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明本掉誤押【按】戰

中興遺傳序

胡爲喜言此等狂生。續湖本喜誤余此等誤其人今依明本改正。

卷十四

春秋比事序

嘗爲婺之校官。明本校觀較續湖本校官。

類次文中子引

稱其書勝荀揚。明本續湖本揚作揚詳見前。

龍川文集辨譌考異卷下

卷十五

送韓子師侍郎序

不敢以聞續湖本誤不取

送邱秀州宗卿序

使之各有其力明本作力其力今依續湖本有其力

送徐子才赴富陽序

隨所遇而嘗有餘明本所寓續湖本所遇 榮陽明本榮誤榮詳見前 諸僑嘗若瞠乎其後明本瞠若二字誤倒

送吳恭父知縣序

空所有當搏蒲一擲明本誤作擲蒲按類篇搏蒲戲也晉書陶侃傳搏蒲者牧猪奴戲耳晉何 鄞瀕

海明本瀕誤並續湖本瀕海

贈武川陳童子序

自古聖人明本古誤吾續湖本自古

後杜應氏宗譜序

同兄大五諱書明本諱作講
續湖本諱書

卷十六

信州永豐縣社壇記

其旁之屋廢不復構明本構
誤講

重建紫霄觀記明本續湖本
均脫一記字

淺至於錙銖明本續湖本均誤緝
闕寂雖無取於錙銖【文賦】考殿最於錙銖皆從金無從系者

北山普濟院記

做二門於前明本二作三
續湖本二門翰林學士
明本脫一林字今
依續湖本增入

書類次文中子後

往往過多明本作多過
續湖本過多使遺書於子子再拜而受之 薛公謂子曰 子離席而拜明本四予字皆誤
今依續湖本改

書文中子附錄後

文中子家世之明王道明本作世家世續
湖本作世家

書伊川先生春秋傳後

其例類博矣明本作類例誤倒今
依續湖本作類

書歐陽文粹後

不能上承聖意。明本承而其味常深長於意言之外。明本作言意誤倒

書林勳本政後

而隸農出軍賦。明本隸誤穀續湖本

題喻季直文編

便如茂恭在日。明本日誤日

書作論法後。明本續湖本脫

而自然典麗。明本脫一然字今

卷十七

謫仙歌

看白餐雪水底眠紫煙。明本續湖本均作食按說文餐或从水作滄後人譌書作食又餐豈特文

章為足法。明本惟足法續湖本可為

三部樂

開弦。明本脫一字續湖本

念奴嬌

勢成寧問彊對明本續湖本均作疆【按】吳志陸抗傳疏今臣所統千里受敵

阮郎歸

願祝屆期願明本屈作留願作願續湖本作屈作願【按】留字字彙無此字玉篇屈音由穴也

祝英臺近

百年忘了句頭續湖本白頭明本句頭【按】句字不誤下閱世間萬寶都成都字平

卜算子

悄靜菊花天明本悄作靜頂戴御袍黃明本戴誤載

賀新郎

把當時一椿大義明本續湖本均作椿非應作椿天地洪爐誰扇鞴續湖本作鞴【按】鞴【廣韻】【集韻】【正韻】均音

垂絲釣

景物漸幽明本景誤暑

洞僊歌

是鵬鷲搏空明本續湖本均作搏【按】唐明皇詩三年初擊浪九

祝英臺近

同樣霏微明本續湖本皆作全同俗字

三部樂

爭看搏空霜鶴。明本續湖本誤搏此調搏誤博皆非應從搏

謝陳參政啓

陳善閉邪。明本閉誤閉按孟子陳善閉邪謂之敬

謝趙同知啓

宥密本貞。明本貞誤兵續湖本本貞

謝黃正言啓

剽銳何如。明本銳誤說續湖本剽銳按范成大詩牙門列校俱剽銳檄與河邊禿髮知

謝楊解元啓

立制莫踰於今密。明本莫誤美而豪傑之氣漸以拘明本漸誤賤續湖本作漸願脫俗之無階明本俗誤父續湖本脫俗

卷十八

賀周丞相啓

足以流轉墨客。蜀本轉作傳明本續湖本均作轉

謝畱丞相啓

所當明辨於十日之嚴。明本誤十日按大學十會適洪私明本洪私續湖本洪慈按唐章懷太子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伏乞俯從微願特降鴻私沈

既濟枕中記過蒙殊獎特秩鴻私廣韻洪通作鴻

謝葛知院啓

敬歷班行湖本作敬歷續

謝曾察院啓

隨乃塵凡明本作隨續湖本作隨按後漢書崔駰傳隨時之宜道貴從凡注姓字何干朝宁明本宁湖本朝宁按禮記天子當宁厚祿誤人湖本作故人而立註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厚祿誤人湖本作誤人

卷十九

與王丞相

而未嘗自言明本自誤白章聖皇帝明本皇作王依續天下有事故難量之識明本識作彥亦不宜久在掌故明本故誤周續湖本掌故按史記龜策傳因製掌故未遠非除都養之勤豈通掌故之業應從故

與韓無咎尙書

而尙書撫存數載明本數誤教

與徐大諫

不願反汗之小嫌明本汗誤汗按漢書劉向傳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之出而不反者也而欲塞沸騰之公議明本沸誤涓按詩百川沸騰

與章德茂侍郎又書二

又妻孥更番病明本更文恬武嬉明本嬉作熙相臣將臣按韓愈平淮

又書三

義勇八千續湖本千誤所謂癡人自相惜明本亮乃事尙墮危按宋書江智淵傳父僧安太子中庶子
景文智淵正色曰恐不宜有此上怒曰江僧安續湖本借誤借使自相嘲訐嘗使王僧朗朝戲其子
人疑人自相惜智淵伏席流涕由此思寵大衰續湖本尙誤而依如何收煞明本作
作收煞續湖本

又書四

東西敬歷明本作揚歷

與呂伯恭正字又書三

而執寸莛以撞萬石之鐘者明本以盡泚海以莛撞鐘又韓愈詩有如寸莛撞巨鐘應从莛

與林和叔侍郎

亮親見坡爲亮言如此仍依明本作爲亮言如此

復樓大防郎中

郎署多暇明本署作潛今從慶福當需此時明本福作福天已與奪之明本天誤大今反以求死爲快
肥明本快脫致衝湖本快脫按字字典脫俗肥字唐節促絕切音關又蒼沒切音猝湖本作臚非

台閣問福明本作幅續湖本作福

復陸伯壽

不如早與一死為快脛也明本快脛續湖本快活誤詳見上

復杜伯高

齊一變而至於魯明本魯誤楚 欽羨之餘明本餘誤休續湖本之餘 以當世道之亨明本亨作事續湖本之亨

復杜仲高

然衆力又何足以遏方至之川哉明本哉作也續湖本川哉

復呂子約

庶幾成一不刺人眼也明本作一成誤倒今依續湖本是正

卷二十

壬寅答朱元晦秘書

日逐且與後生尋行數墨續湖本且誤日今依明本作且

又書

加以天作旱勢明本天誤大續湖本天作 黃公揭耙歸之說明本耙誤招依續湖本是正 文恬武嬉明本誤武詳見前 四千七百文一石明本石作碩今依續湖本作石又困於諸生點課明本困因 區區尙須續具寄明本寄作記續湖本具寄

又癸卯通書

亮方整頓室宇。明本頓誤煩。繼湖本整頓。

又甲辰答書

所謂權歌者也。明本繼湖本均權歌。按韻會正韻權音濁。說文引也。廣韻抽也。出便喊一響。明本韻依繼湖皆其虛影也。明本影亦可以招禍。明本招原心於秒忽。誤處本秒忽。明本繼湖本二。要得本心膽盡露。明本露誤靈。繼湖本作露。按後漢書郎顛傳臣之寸心無由披露。不是屈頭肩大擔底人。明本繼湖本均誤。

與朱元晦祕書

頽然未嘗自辯。明本頽。頽堂後為寧廊一閒。明本蜀本作寧廊。繼湖無分當得此教耳。六大字不敢強。明本耳十六大字連下。計今實非關釘。較合以成。明本蜀本作關釘。繼湖本作元晦。按韻府郝經詩中原有奇才。詞據繼湖本係耳字。實非關釘。較合以成。明本蜀本作關釘。繼湖本作元晦。按韻府郝經詩中原有奇才。詞君子無乃又失之碎乎。繼湖來論。論者今歸一律從論。本所謂短釘者未知據何本。來論論者今歸一律從論。

又書乙已

恃愛忘分。明本脫一分字。今依繼湖本增入。高牀大枕而死。明本大枕作枕。繼湖本大枕。

卷二十一

與葉丞相

辨正邪以立大計。明本邪

與周丞相

亮竹甚。明本作竹甚。續湖本作竹。

與辛幼安殿撰

始聞作室甚宏麗。明本始誤如。續湖本作始聞。

與張定叟侍郎

想其遺烈。明本想作愬。按愬。集韻作弄切音總。愬也。連上讀而志實未泯。愬亦難解。今依續湖本作想。

與彭子壽祭酒

治之於漸積。明本續湖本積誤漬。玩上文有漸有積。應從積。

與吳益恭安撫

不可當吾世而失諸侯。明本而誤面。亮已為枯木朽株矣。明本朽誤株。續湖本朽誤株。便為文法所繩。明本便誤使。小

小起伏願且安之。續湖本小小起伏起願且安之。今仍明本之舊。

與陳君舉

但隨分溷過。明本溷誤溷。祇足以致人之服耳。明本服誤伏。續湖本作服。

又書

甚悵然也。明本悵誤悵。續湖本甚悵。

與石應之

夏秋而建業。明本續湖本業作鄴。建使之搃匙亂著。明本搃作搃。業之業無下旁。詳見前。

復吳叔異

將藉之以與百世爭豪。明本藉誤籍。續湖本作藉。

復張好仁

遂有建業之役。明本續湖本業誤鄴。

復喻謙父

近世之競爽者。明本競誤兢。

卷二十二

告先聖文

豈能出規矩準繩之外哉。明本哉誤矣。續湖作哉。

祐順侯祈雨文

而非神之心也。明本神誤人。續湖本作神。

祭周參政文

人用愴安。明本情誤情。續湖本情安。人事猶有遺恨。明本事誤土。續湖本人事。

祭張師古司戶文

刃愈割而不頓。明本刃誤忍。續湖本作刃。欲困我於鞠訊。明本。續湖本皆作鞠。按鞠。說文。踢鞠也。附雅釋言。鞠。問鞠。詩大雅。鞠哉庶。正。應從言。不從米。

卷二十三

祭王永康文

視此歸榷。明本榷。誤榷。

祭鄭景元提幹文

卯首伸眉。明本作卯。續湖本作昂。按。漢書司馬遷。卯首伸眉。傳。卯首信眉。論列是非。卯同昂。信同伸。

祭何子綱文

動不與其較。明本。續湖本共。作其。應作共。酌斗酒於隻雞。明本。酌。誤。酌。按。酌音頰。玉篇。以酒祭地也。廣韻。以。字音。酌。資。酌。非。酌之。酬。從。酌。非。

祭陳肖夫文

予教嬰孩。予作子。明本。續湖本皆誤。

卷二十四

祭石天民知軍文

歸未弛擔明本續湖本擔誤擔按洛陽伽藍記東平王晷逃命江左明帝請歸國拜侍中義陽王詔曰
給一日樵歸於山道遇二道人對
基弛擔就觀左傳弛於負擔

祭金伯清父文

若伯清者明本清誤夷

卷二十五

祭林和叔母夫人文

孰不盡然明本作盡續湖本作盡今仍疑作盡然

祭錢伯同母碩人文

所居而安明本安作居今依續湖本而安

祭鄭景元母夫人文

越仲子之鷹揚明本鷹誤鷹按詩經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漢志曹洪傳於終必稱明本稱誤稱依

祭李從仲母夫人文

尙時日之可考明本考誤攻續湖本作考

祭郭伯瞻母夫人文

適合其當。明本其作於。續湖本其當。

卷二十六

吏部侍郎章公行狀

為田一萬畝者。明本作一萬田。續湖本一萬畝。今死無恨矣。明本無恨。續湖本無憾。兩浙西路。明本兩誤。續湖本兩浙。

卷二十七

宗縣尉墓誌銘

當虜入長驅。明本入誤。人。續湖本作入。于男一人楷林。明本林楷誤。倒。續湖本楷林。

陳性之墓碑銘

闕然如無人聲。明本闕。續湖本闕。所謂不以存亡為解者。明本存誤。在。續湖本存亡。而譜牒之相通。明本。續湖本。牒。誤。軍中。反。闕也。玉篇。同也。牒。廣韻。書板曰。牒。玉篇。譜也。太史公自序取之譜牒。

錢元卿墓碣銘

非賓客商賈之所奔湊。明本。續湖本皆从湊。按。韻會。玉篇。皆从水。不从。

方元卿墓誌銘

譜牒之不明久矣。明本。續湖本。牒。誤。不。求。甚。美。明本。美。作。美。續湖本。甚。美。

孫天誠墓誌銘。脫一誌字。依目錄增入。

於其衡也。明本衡誤衡。續湖本作衡。翻然欲與之爭鋒。明本鋒誤而。續湖本爭鋒。因曹氏之篡。明本篡誤篡。

周叔辯夫妻祔葬墓誌銘

而衣食財取足。續湖本脫一財字。今依明本增入。

卷二十八

陳春坊墓碑銘

婺州準備將劉轉。續湖本誤作婺州。準備轉劉將軍。今天子龍飛之六十日。明本之龍飛誤倒。今依續湖本是正。

金元卿墓誌銘

而必欲知辛勤起家之不易。明本之起家誤倒。今依續湖本是正。

喻夏卿墓誌銘

我死非陳子莫銘我也。明本死誤兒。依續湖本是正。

錢叔因墓誌銘

張棊。明本續湖本皆誤拭。嘗以事為人給錢三十萬。續湖本給誤給。按給音殆。玉簡疑也。欺也。史記高祖紀乃給為誤。曰詐也。明本作給不誤。

卷二十九

商夫人陳氏墓誌銘

果足願乎。明本果誤未。續湖本作果。

章婦胡氏墓誌銘

其姑殊愛之。續明本殊誤妹。余使歸具石而次所聞焉。續明本具誤其。余愛其可與共學者也。續明本可以與。

卷三十

何夫人杜氏墓誌銘

帥其四弟。明本帥誤帥。按帥帥與率同。續湖本作帥。

戊辰十月。龍川文集刊刻成書三十卷。附呂東萊。葉水心二公贈答諸篇於後。校原本者。蕭金門刺史良駒。校繕本者。王仲珊。茂才樹之。閱六月而告成。雖經同人研究再三。余心猶耿耿。未敢公諸同好。自秋仲至冬初。公餘之暇。反覆推求。漏至三下。秉燭搜尋。得味外味。集中遇廟諱。御名。聖諱。並恪遵國朝體例。敬謹缺筆。凡各本訛舛。有歧異者。有從同者。復檢經史羣書。暨各集之可考證。以理之最長者。折衷之。明本有脫略之字。舛錯甚多。繡湖本道光二十九年重刊。陳東屏司馬因刻是書。竟得三種。惟得於金華者爲最工。其錯誤略爲訂正。明辨齋本長沙余氏所刻。採選稀少。合觀諸本。亥豕魯魚。層見疊出。而俗字。棼如。尤宜糾正。是刻其顯然訛舛者。校正一二。其間深奧而湮晦者。仍從其舊。以俟世之博學者講求而質正焉。同治七年冬。鄉後學胡鳳丹謹識於退補齋。



龍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川文
附辨譌考異
冊六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陳亮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殿



B3
14
2399